巴金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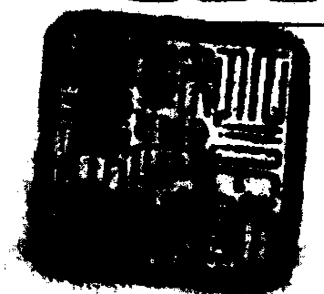
巴金全集

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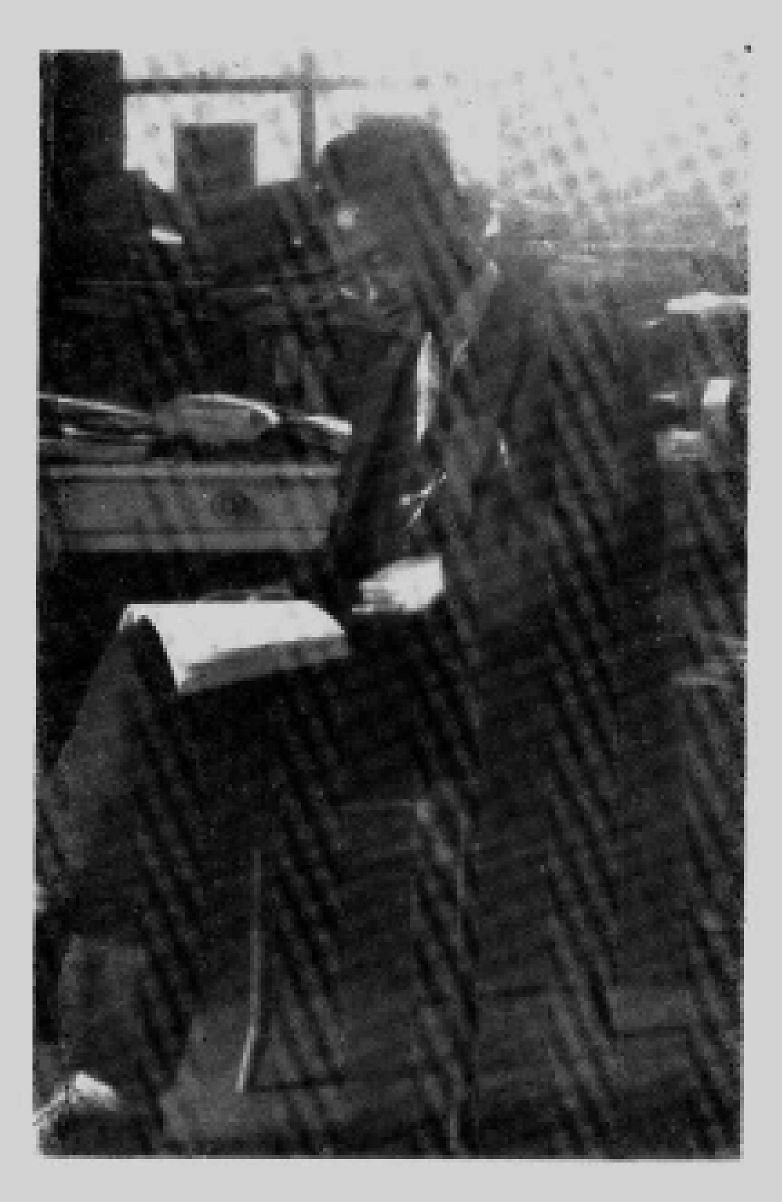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七年·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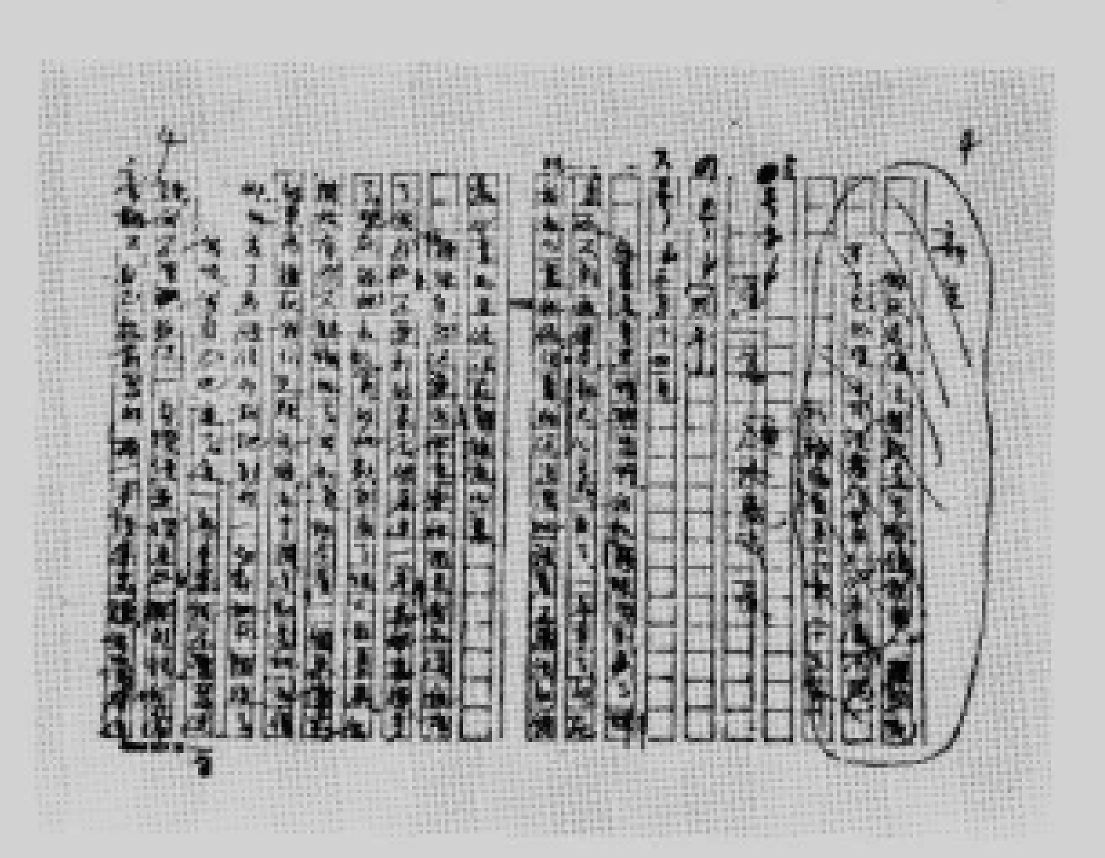
巴金全集

（第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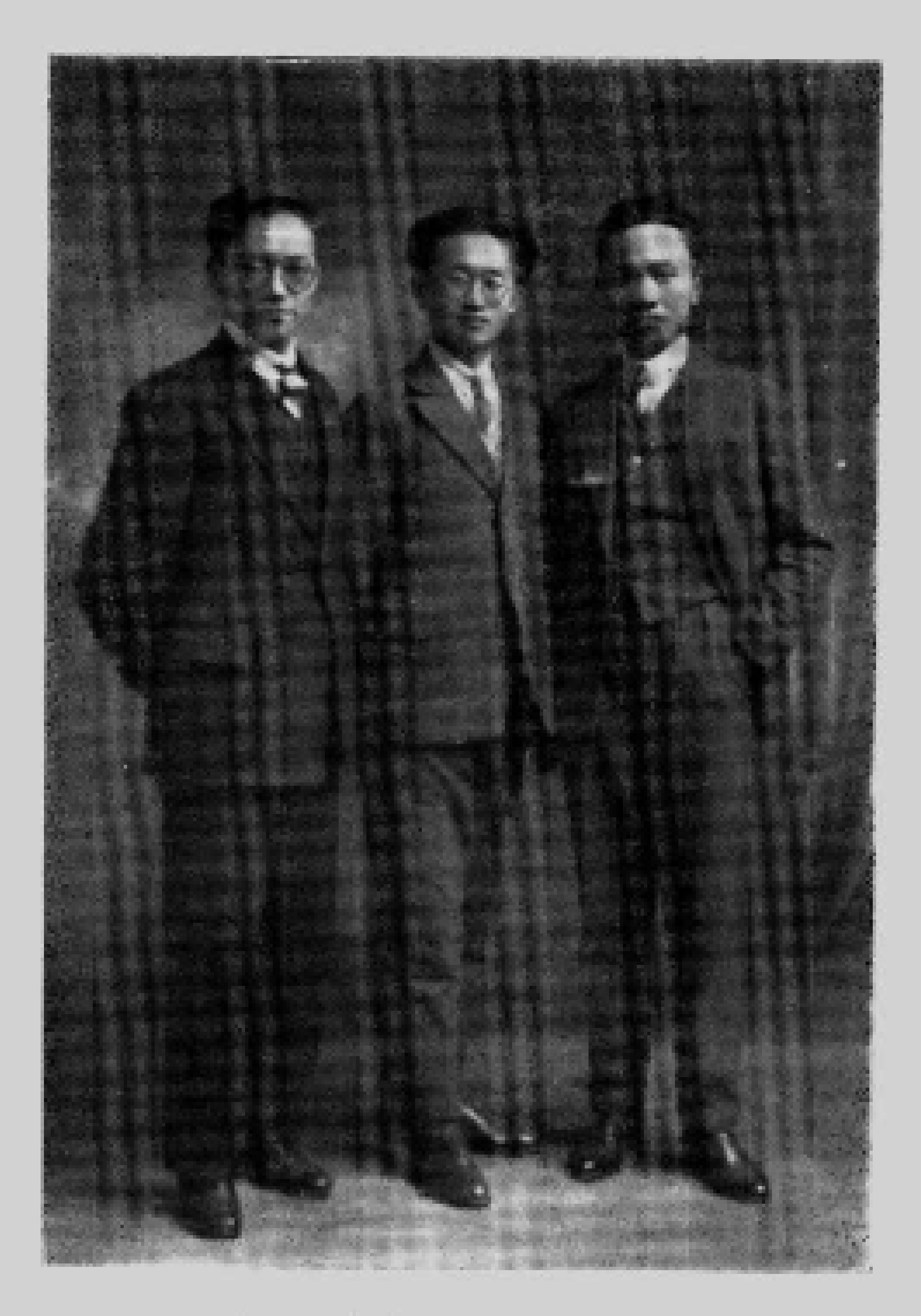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7年北京第1版
1987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0042-8/I·43
书号 10019·4185　定价 6.45 元



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摄于
法国沙多-吉里拉封登中学



《新生》手稿之一页



一九二八年春摄于法国沙多-吉里

（右）詹剑峰（中）桂丹华



《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书影

目　录

灭 亡

《灭亡》，一九二九年十月由开明书店初版，迄一九五一年七月，共印行二十八版(次)。
一九五三年五月由平明出版社重排新版，印行一版。

序

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我又是一个孤儿。

我有一个哥哥，他爱我，我也爱他，然而为了我底信仰，我不得不与他分离，而去做他所不愿意我做的事情。但是我不能忘记他，他也不能忘记我。

我有一个"先生"①，他教我爱，他教我宽恕。然而由于人间的憎恨，他，一个无罪的人，终于被烧死在波士顿，查理斯顿监狱的电椅上。就在电椅上他还说他愿意宽恕那个烧死他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爱他，他也爱我。

我常常犯罪了！(I have always sinned!)② 因为我不能爱人，不能宽恕人。为了爱我底哥哥，我反而不得不使他痛苦；为了爱我底"先生"，我反而不得不背弃了他所教给我的爱和宽恕，去宣传憎恨，宣传复仇。我常常在犯罪了。

我时时觉得哥哥在责备我，我时时觉得"先生"在责备我。亲爱的哥哥和"先生"啊，你们底责备，我这个年青的孩子实在受不下去了！我不敢再要求你们底爱、你们底宽恕了，虽然我

---

① 指"萨柯与樊塞蒂案件"中被处死刑的意大利工人巴尔托罗美·樊塞蒂。我在巴黎的时候写过两封信给他，也得到他从监牢中寄出来的回信。

② 这是樊塞蒂上电椅前说的话(1927 年 8 月 22 日夜半)。

知道你们还会爱我，宽恕我。我现在所希望于你们的，只是你们底了解，因为我一生中没有得到一个了解我的人！

我底“先生”已经死了，而且他也不懂中文，这本书当然没有入他底眼帘的机会。不过我底哥哥是看得见这本书的，我为他写这本书，我愿意跪在他底面前，把这本书呈献给他。如果他读完以后能够抚着我底头说：“孩子，我懂得你了。去罢，从今以后，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哥哥底爱总是跟着你的！”那么，在我是满足，十分满足了！

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并没有一件是我自己底事（虽然有许多事都是我看见过，或者听说过的），然而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底悲哀。固然我是流了眼泪来写这本书的，但为了不使我底哥哥流眼泪起见，我也曾用了曲笔，添加一点爱情的故事，而且还编造了杜大心与李静淑底恋爱。

自然杜大心不是我自己①，我写其余的人也并没有影射谁的心思。但是我确实在中国见过这一类的人。至于我呢，我爱张为群。

巴　金 1928年8月。

---

① 只有第十二章内5月28日的日记是从我自己底日记中摘录下来的。

七版题记

《灭亡》是我底第一次问世的作品，它是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写成的。现在算起来已经隔了八年了。最近趁着七版的机会，把它仔细校读一遍，删改了一些字句，交给书店改版重排。我在三四年前就有删改这本书的心思，但是被别的事情缠住，未能如愿。今天看完书店方面送来的校样，心里很痛快，这也算了却一桩心愿了。

然而同时我又起了一点感想。我仿佛又回到写这本书的年代去了。关于写这书的动机和经过，我在《写作生活底回顾》一文里说得很详细。这文章已收在我底《短篇小说第一集》中，不便附印在这里。我当时还写得有日记，但在"一·二八"上海战争中散失了。我还写过一篇《灭亡·作者底自白》，是对于某一些批评家的答辩，里面有一大段话叙述我自己对杜大心这个人物的看法，我现在把它抄在这里：

> 我写杜大心底思想时完全采取客观的态度，我并不曾把我自己底思想完全放进去。我虽然并不是杜大心底信徒，但是我爱他。我自信我对他的态度是公平的，我写出他底好处，同时我也写出他底弱点。不过象刚果伦君底批评却有点不公道。他说杜大心"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不正确的，他是以工作抑止自己的苦闷，以革命发

挥个人的理想”。我承认杜大心“是一个罗曼谛克的革命家”，而且他还是一个病态的革命家。但要说他参加革命的动机不正确，就未免太冤枉他了。他之所以成为罗曼谛克的革命家，他之所以憎恶人类，一是由于他底环境，二是因为他底肺病。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不停地在发展的肺病。他参加革命是一件事，他以工作抑止自己底苦闷又是一件事。他并不是为了抑止自己底苦闷才来参加革命的。人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东西，而有肺病的人更是多感的。杜大心参加革命之后，他不能就变成一部机器。他底环境依然使他苦闷，但是他并不幻灭，并不放弃一切，当然只有拿工作来抑止自己底苦闷了。我当时也曾得到一个国内朋友底信，他说他很痛苦，日来“以忙为醉”。这不也是和杜大心一样吗？至于杜大心底死亡，我以为这是必然的。刚果伦君说：“仅止因着一个朋友的被杀去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报仇，……不是革命党人应有的态度。”这是不错的。不过他如果再深思一下，他一定会明白杜大心底面前就只有死这一条路。一个憎恶人类，憎恶自己的人，结果不是杀人被杀，就是自杀，并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何况杜大心又有肺病呢？复仇还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底第二期的肺病使“他开始觉得这长久不息的苦斗应该停止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事实上在他，也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受安静的幸福”。俄国政治家拉吉穴夫在青年时期中有一个同学得了不治之症，那个人叫拉吉穴夫拿毒药把他毒死，拉吉穴夫不答应，却在自己底日记上写道：“不能忍受的生活应该用暴力毁掉。”他自己后来也自杀了。杜大心“知道他自己在向着死之路上走去，而且分明感到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当然会采取用暴力毁掉生命的这一条路。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

在初版本的《灭亡》底第一页上我印过一句献辞。我把这

本书献给我底大哥，他是对我底智的发展给了极大的帮助的第一个人。现在我删去了这短短的献辞，因为我底大哥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写这本书给他看，想求他了解我，让我安心地走我自己底路。然而我们终于不能了解地永远分离了。

我反复地翻阅面前一页一页的校样，想在这些油光纸上面找到什么东西。我害怕回忆，但是如今我又绝望地求助于回忆了。

暮春的凉风从窗外吹进来，周围静寂无声，夜很迟了。一个人枯坐在窗前写些文章，有什么用处？难道我不能够做一点更有用的事情么？

巴　金 1936年5月20日之夜。

第一章　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底呻吟

这街道平时本来是很清静的，但现在忽然热闹起来了，街中聚集了一大群人，有着各样的身材，各样的衣服，和各样的面孔，层层密密地围成一个大圈子，站在后面的人都伸出颈项，好象要尽力使他们底身体立刻长高几尺，好看见前面的景象；而侥幸得站在前面的人又似乎拚命要扩大自己底身体，害怕他们看见的景象被后面的人偷看去了一般。在这样你推我、我挤你的竞争中，又夹杂着从许多人口里吐出来的话，这街道确实是热闹起来了。

这时候大学生李冷偶然从这街道经过。热闹的景象引诱他挨近了这人群，而且居然在密层层的人堆中分开一条小道，挤进去了。旁边一个肥胖的商人几乎被他推倒，那人立定了身子，怒目看他，但他并没有注意。他是挤进去，达到前一排了。他才知道人群所注意的乃是一辆黑色汽车，旁边躺着一个似人非人的生物。然而现在他是死了，死得象一块石头，硬硬的，冷冰冰的，但也是血淋淋的，伏在地上，动也不动。他底头被轧碎了，脑浆淌出来。他底褴褛的衣服裹着枯瘦的身体，上面涂满了血迹和污泥。单从服装看来，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而且他底生命之价值也就被估定了。汽车上除了汽车夫而外，还坐着两个人。一个是约莫三十多岁的男子，圆圆的紫色脸上留着几根黑须。他戴着博士帽，穿着一件华丝葛狐皮袍子，外面罩着一件青色马褂。傍着他而坐的是一个时髦女人，穿天蓝色旗袍，罩上一件深绿色的长马甲；压着她底浓黑的短发的绛色帽子上站着一只绿绒的鹦鹉。她底脸的确是美丽的。她底一对灵活的眼睛更美丽。但从那里面李冷看出了一种非常的表情：这并不是怜悯，而是畏惧。

那个男子伸出头和站在车外的警察说话，警察对他的态度是很恭谨的。来迟的李冷所听见的已是他们底谈话底最后几句了。

"你把汽车号码记下来……有什么事……到我底公馆里去说，"那男子昂然说，好象十分不在意的样子。

"是……是……不过……不过……"警察笑容可掬地回答。

"这东西吗？"那男子轻蔑地指着地上的死尸，打断了警察底话。"你把他搬开就是了，……我现在有要紧事情……"他说着在怀里摸出一个皮夹来，从许多钞票中取出一张拾元的钞票交给警察。"你去叫部车子来把他搬开。"

警察接了钱，恭敬地行了礼，在人丛中挤开一条路扬长地去了。

"这东西？你不如叫他做狗还好些！"一个人愤愤地低声说。这句话冷冷的，冷得象雪风一般的，刺入李冷底耳里。李冷吃了一惊，掉过头来，想看那说话的人。但周围尽是一些带

笑的、蠢然的脸。只有在他底后面，隔着两三个人，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李冷只看见他底头：瘦削的脸 突起的鼻子，放光的眼睛，微微张开的口。不能用言语形容出来的是那个人底受苦的面貌，这象针一样在李冷底心上刺了一下。他低声自语道："是他，这一定是他。"

汽车夫始终坐在车前，带着胆怯的样子，动也不动一下。最后主人大声吩咐他道："阿根！……开车！"车夫好象从梦中醒了过来，连忙作开车底准备，先按一下喇叭，接着就开起车走了。

人们口里嚷着，拚命地奔跑，在一阵你挤我推的竞争之后，他们让出了一条大路。那汽车洋洋得意地飞驰而去。一声声呜呜的喇叭在表示它底胜利；但同时追上去的还有许多因拥挤而被撞跌的人底恶毒的咒骂。

李冷从旁边的人底谈话里才知道坐车的人是戒严司令部秘书长。

那秘书长底汽车去得远了。雇车子的警察还没有回来。"这东西"硬硬的、冷冰冰的躺在地上。刚才被汽车冲散了的人又重新聚拢来。有的用手指着，有的用口嚷着，各人自由地大声说话。有的怪死者自己不小心，有的说车夫太不把人当人，有的说这是命该，有的叹死者可怜，也有的在骂那杀人的机器。然而并没有人骂那秘书长。

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那瘦削的男子分明在说了："那秘书长，那该死的东西，那狗。"对于李冷，这尖锐的、愤怒的声音，压倒了无数的人底谈话。象一块石头似的，它自己向李冷

掷来。李冷不自主地转过头，恰好两人底眼光遇在一起了。李冷立刻看出来那青年底眼里含着的是无穷的憎恨，连他也有点害怕起来了。他微微低下了头，但仍斜着眼睛偷看那青年。那青年在深深地看了李冷一眼之后，便迅速地、象兔子钻篱笆似地，在人丛中挤开一条路出去了。李冷也跟着他走出来，这与其说是有意的，不如说是无意的，实在李冷自己也说不出要跟着他出来的理由。在这个短时间内，李冷是被那含着无穷的憎恨的眼光所占有了。

离开这热闹的人群，便觉得空气寒冷了，李冷打了一个冷噤。在他底前面有三四步远近的光景，正走着那青年。他穿着灰布棉袍。大概棉袍太薄了，因为要使他底身体暖和，那青年便走得很快。他底瘦长的身子挺直地在寒风中移动着，好象是一根竹竿。李冷底注意力差不多全集中在这青年底背影上面。忽然李冷觉得自己底眼睛有点异样了。在他底前面真正立着一根竹竿，而且还拚命地往上长，差不多长到了不可捉摸的高度。无论他怎么走，竹竿总在他底前面，他有点惊惶了，便低声叫起来。一个灰色的东西挡住了他底去路，竹竿早不见了。那青年摊开了两手，问他道："请问你为什么要跟我？"一对放光的眼睛好象要看穿李冷底心。

突然的、出其不意的发问，使李冷找不出一句回答的话。好象自己底秘密被人识破了似的，他只感到惊惶，脸也红了，茫然看着那张瘦削的脸。

瘦削的脸上倒现出了笑容。那青年微笑道："不要怕，你觉得我底举动上有奇怪的地方吗？"

这微笑鼓舞了李冷底勇气，他说："我知道你就是方才骂那个秘书长的人！"

"你不是侦探罢！"青年冷然回答道。

"不，我们是朋友，……我是对你表同情的，"李冷热情地分辩说。

一道微光掠过瘦削的脸，但只是在一瞬间，过后又消灭了。青年底脸上又恢复了冷淡的样子："当然。"这样一点也不动心的回答更使李冷惊奇了。

两个人无言地走着，不久就走入了康悌路，到了康益里弄门口。青年一面向里走，一面邀请李冷道："我就住在里面，进去坐一下好吗？"

李冷竟默默地跟着那青年进去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着好奇呢，还是为着对那青年表同情的缘故。

在第十九号的后门前，那青年站住了，伸出他底手向门击去。门没有锁上，受了他底打击，发出一声好象是痛苦的叫声，立刻退后了。因为推的人用力太猛，门撞在砖墙上又弹了回来，但青年已经跨过门限进去了。李冷早有了防备，他伸出手等着门过来。门一达到他底手，他轻轻一推便也进去了。

上了楼梯，青年摸出钥匙去开亭子间门上的锁。门开了，他让李冷先进房里去。

房子很小，也没有什么陈设。靠着右边的墙壁安置了一张架子床，上面放着薄薄的被褥，虽有床架，却没有帐子。对着门的一堵壁上开了一个窗洞。窗前便是一张方桌。桌上乱堆着旧书，墨水瓶，几管笔，一些原稿纸。左边的墙壁被方桌

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地位，桌子两边放着两把椅子。在这堵墙壁底正中挂了一个大镜框，里面有一个四十多岁的慈祥的妇人底照片。这一堵墙壁和开着门的一堵壁底邻近的角落里放着三口箱子。这屋子里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些了，至少在李冷看来就只有这些。

那青年一进门来便倒在床上，除了"请在椅子上坐坐罢"这一句话外，什么都不说。这样的举动更是出乎李冷底意料之外，他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好。李冷并不坐，只是茫然立在桌子前面，望着窗外。他觉得窘，失悔不该进来。

突然房里起了哭声，声音很低，好象是一只无家的狗受了谁的鞭打以后的哀号。无穷的绝望的痛苦都包含在这里面。一把利刀割着李冷底心，他开始战栗起来。他明知道那青年在哭，但他不相信这会是那青年底哭声。在他底眼前，那瘦削的面貌，突起的鼻子，放光的眼睛出现了。他不相信那个曾经如此傲慢地对他谈过话的青年现在会哭得象一只被打伤的野狗似的。然而分明的，那青年斜卧在床上，双手捧着脸，痛苦地低声哭了。

李冷不知道那青年底悲哀，而且在他看来那青年底举动也有点奇怪。他不好劝他，又不好问他。他只好装做没有听见的样子。

在这里一分钟好象是一年。一方面寂寞得难受，另一方面那哭声响彻了整个房间。李冷虽想装出安静的样子，但自己底惶惑却是一秒钟一秒钟地增加。到后来李冷也有点悲伤了。为了要安静自己底惶乱的心，李冷打算在书堆中找出一

本书来看。当他把眼光放在桌子上的时候，无意中把桌上的叠在一起的几张原稿纸拿起来。印着红线格的白色原稿纸上现出一行一行的蓝色字迹。这是一首长诗，还没有写完，最末的一段是：

…………

他呻吟着，痛苦地呻吟着，
一幕可怖的惨剧又在他底眼前开演了。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夜，
广阔的田地上盖满白雪，
在被暴风震撼着的一所院子中，
来了一群背着枪带着刀的土匪们。
这家的主人早已逃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那患病在床被留下看守庄院的一个农人。
人打他，人拉他，人放他在地上，
要他说出哪里有金，哪里有银。
他本来就一无所知，怎么能够答应，
这一来更激怒了失望的、虎狼似的匪们。
人把院子底墙角和地板都挖尽，掘尽，
他不说什么，人也终于找不出金银。
人打他，人拉他，人放他在地上，
他哀号，他苦叫，他捣着头颤抖地求饶。
虽然是微弱的，但也是痛苦的声音不住地哀叫：

"大爷们，仁善的大爷们，可把我这条狗命——这条
　一钱不值的狗命，开恩饶了，
愿天老爷保佑你们——保佑你们日后能步步升高！"
这样的，一丝一丝的，一条垂死的狗底绝望的哀号，
终不能，终不能使匪们放下他们底快刀。
举起来，举起来，高高地举起来，
呀！这无数亮晃晃的利刀！
砍下去，砍下去，狠命地砍下去，
呀！那一块血肉的身体！

刀上涂满了腥红的血，
地上染满了腥红的血，
手上溅满了腥红的血，
…………
…………

下面一定还有，但是并不曾写出来，他又翻起第一张看，题目是《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底呻吟》。题目下面歪歪斜斜地署着一个人底名字："杜大心"。他也就不去看前面的几段了。

"杜大心"这个名字在李冷并不是陌生的，他看见过几次。他记起来杜大心就是在《春潮季刊》上发表《撒旦底胜利》长诗的诗人。那青年就是杜大心！他底惶惑马上消失了。他自以为了解那青年，但是他心里反而有些难过了。他放下诗稿，对

着布满了灰尘的玻璃窗发愣。

那青年在床上咳了一声嗽，把李冷从沉思中唤醒了。他听见那青年坐起来，他便转过身子。那青年底受苦的脸又突然现在他底眼前。眼角上还留着泪珠，呼吸急促，青白色的脸上有几处红色的迹印。

他想和他谈话，但骤然间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他又感到惶恐了。惶恐中，他毕竟吐出了几个字："你就是杜大心先生吗？"

"是，"这便是那青年底短短的答语。

他们便开始谈起话来。

第二章　梦景与现实

时间虽不算早，但在上海正是热闹的时候，不过康悌路并不是热闹的街道，康益里更是很清静的弄堂，所以睡在床上的杜大心这时候就不曾听见人声了。

然而人声之有无，这晚上在他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睡不着，一闭上眼睛，白天的惨象便出现在他底眼前。那挺直的、僵硬的、污秽的身躯，和那血淋淋的、被轧碎了的头总摆脱不开；他只得在黑暗中圆睁着眼，看着那无边的黑暗。他想看透它，看出它底尽头处，却总看不出它底边界来。这小小的房间底墙壁，以及房中的家具都不见了。他忽然觉得自己是在一个黑暗的无垠的大荒原中，而且现在只有他一个孤零零的生人。他感到无限的恐怖，他想明白这里究竟是黑暗中的哪一点，但他终于分辨不出来。到处都是一样的黑暗，好象是一无所有。眼睛连一点用处也没有了。他便用手摸足触，很惊奇地发见到处都是栏栅，到处都是冷的，硬的，石头和木头一般的东西。他努力挣扎，想在这无形的栏栅中找一条出路。他再用手摸，这里是墙壁，那里是栏栅，这里又是木块。他才明白自己并不是在无边的荒原中，只是在一个狭小的囚笼里面。他又觉得这囚笼愈缩愈小，他底呼吸也愈急促了。什么软软

的、沉重的东西压着他。他拼命挣扎，出了汗，喘着气，嘶声叫道："放我出去！"这声音好象也冲不出囚笼，退回来，撞在墙壁上，碎了，碎成一丝一丝，在他底耳边无力地飘荡着。他绝望了。

忽然他好象在什么地方看见一线微光，这鼓舞起他底勇气。他便聚精会神地去找寻那一线光明。他终于找到了。他明白这是从他底母亲底照片上射出来的。这样一想，好象母亲底双眼射出了更强烈的光芒。这光芒不久就照透屋子里的黑暗，射进了他底心。霎时间这屋子又成了光明的一片。他底心得到短时间的宁静，便安静地闭着眼睛睡去。

过了一些时候，他忽然又醒起来，睁开眼睛向周围一看，好象听见下面门响，又听见脚步声和谈话声。房东夫妇回来了。楼下的一切举动，他都听得清清楚楚。他听见他们拴上门，又走进楼下后房，开了锁，扭开电灯，然后又听见移动家具声，他们底谈笑声，声音渐渐低下去，变成了听不清楚的私语。似乎他们上床睡觉了。

忽然年青女人底带笑的、动情的声音响起来："我要打你两记耳光！"男人也在笑着说话，但听不清楚。女人也笑了。床上发出响声。"我要打你两记耳光！……让我轻轻打罢。"还是女人底声音。"不行……不要吵，会把小孩吵醒了。"这是男人底话。床上起了一阵骚动，似乎女人要打男人，男人在躲避。男人用铺盖压倒了女人，女人从铺盖下发出笑骂声来。

"塔"的一声，男人赤着脚从床上跳下来，穿上鞋子。女人

也跳下床笑骂道："看你跑到哪里去！"

在静寂的夜里，耳朵倒有类似眼睛的功用，楼下的一切，他好象看得异常清楚。

女人抓男人，但没有抓住，扑咚一声跌倒在地上了。男人在笑。女人起初不响，但忽然开始哭了。男人笑着过去拉她，一面说："何苦来？……跌伤没有？"

女人不答话，反而哭得更厉害了，她一面跟男人挣扎，一面哭骂："你这狠心短命的！……你这杀千刀的！……你天天欺负我。"

显然男人放松了手让她在地板上滚。他底声音也变了，不再是笑声："你说，哪个欺负你？……你自己跌倒的！"

"你不跑下床，我怎么会跌倒？"女人大声哭骂道。男人不开口了。

忽然女人跳起来向男人身上扑过去，只听见男人接连地说："你要怎样？你要怎样？""拍！""拍！"男人底脸上似乎挨了两下打。两下很清脆的声音！

"够了……够了，"男人说，似乎竭力自卫。

"我要把你打个痛快！"虽然还是哭骂，但已经是带着得胜后的满足的音调了。接着又是"拍"的一声。

"你还要打？"男人也开始骂起来。"好……你蛮不讲理！……滚罢！"咕咚一声，分明是男人把女人推下床了。

"你打我！你这杀千刀的，……你这短命的！……你打我！"哭骂声里没有方才的满足的音调了。手打着地板，脚踢着男人。

"好，打你就打你！……打杀你又怎样？"他认真地打起来了。她似乎没有抵抗的力量，只听见她在地板上打滚。后来她大概被打得受不下去了，便叫起来："救命哪！打杀人哪！"

杜大心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他搬到这家来虽然不到三个月，但这样的事却也见惯了，而且讨厌了。虽然有人在叫"救命哪"，但他知道没有人底生命有危险，或者要他去援救的。实在这种滑稽的悲喜剧不能够使他动心了。

下面似乎闹得更不成话了。男人把女人从屋子里拖了出来，拖到近后门的一个过道似的小天井里。女人显然成了战败者，她底哭骂声里含着求饶的成分多，而骂的成分倒少了。

"打得好！把我打死就好了！……你好另接一个进屋来。……打杀我好了！……救命哪！……我不如死了好了！……"很可怜的声音。

有人在敲门叫："张先生，……张先生开门！"男人去开了门。进来的是一个女人，这是从她底声音上面分辨出来的。

"你们夫妻间有什么大不得了的事？有话好好地说。何苦常常这样吵架，叫人家听见笑话！……张先生，你是个男人家，让她一点。……张师母，你起来，回房里去，有话明天讲好了。"

"王师母，你不知道！……她这个泼妇……我受够她的气了。……今晚上要给她尝尝我的手段！"男人先说。

女人也开口了："王师母，你看他要打杀我哪！……好，打杀我罢！……我也受够苦了……不想再活了。……你打！……你说……我嫁给你以后，你哪天不欺负我！……打得好！……

把我打杀就好了!……你打！打杀好了！你不把我打杀，你不是人!”女人见有了劝的人，胆又壮了，哭骂声里又有力量了。

“王师母，你看，我才说两句话，她就说了这许多。……你说，该打不该打?”男人说着又动手打她，女人便杀猪似地叫了起来。这一次只是干号了，显然是她拿这个做抵抗男人的武器。

王师母把男人拖开，她一面说：“张先生，你不要再动手。有什么事，明天再说罢……你今晚暂且避开一下……免得张师母生气。”

男人本想借此收场，就让王师母带劝带推地送出去了。

女人看见没有对手，也不再撒娇了，又经王师母劝慰一阵，自己也叙说了许多关于她底男人的坏话，后来也就若无其事了。

“好！你们两个闹得够了，现在该让我睡一会儿罢，”杜大心在楼上亭子间里的床上自语道。

两个女人站在天井里谈话。孩子在房里哭了。王师母便告辞出去。那女人关上门，然后跑进房里。

“宝宝……不要哭……妈妈来啦。”小孩底嘴吮奶的声音和他底哭声还混合在一起，随后哭声就消失了。女人抱着小孩在房里缓步走着，一手轻轻拍着小孩，一面又哼着：“宝……宝……宝……宝……不……要……哭，……”轻轻的、有节奏的歌声，缓缓地从母亲底嘴里流出来，方才的吵闹已经没有一点痕迹了。一切都融化在爱里面，渐渐地歌声消失了。杜大心听见了关电灯的声音。

不久又是异常寂静了。

周围全是黑暗，死一般的静寂，忽然从街中送来一阵呜呜的声音，显然是一辆汽车在弄堂外经过了。

杜大心象受了针刺一样，陡然一惊，掀起铺盖坐起来。他似乎看见了什么异样的东西。

闭着的门自己开了，进来一个女子。这时候黑暗的屋子里充满了非地上的光明。在光明中他看见掩着那苗条的身躯的是一件天蓝色旗袍，绛色的帽子上站着一个绿鹦哥。在水汪汪的双眼里，他看出恐怖的表情，他明白了。这是坐在秘书长身旁的那个女人。白天的事情还印在他底脑中，使他激怒起来。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

“去！去！我不认识你！”他向她挥手说。

然而她走过来，在方桌前的椅子上坐下了。

他用双手蒙住脸，身子倒在床上，口里狂叫：“去，去！……我不要看你……你，那秘书长底东西……去！”

他听见那女子的脚步声。她又站起来，似乎走到床前，坐到他底身边来了。呀！一只多么柔软的手！这只手来拉开他底蒙着脸的双手。他还在抵抗，然而他听见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大表哥！”他底手软了，他实在没有抵抗的力量了。他底手放了下来。这时候他才明白这不是什么秘书长底女人，这是他底表妹，他底幼年时期的唯一的爱人。

依旧是她底平凡的面貌，依旧是她底比秋水还清明的眼睛。然而她憔悴得多了。她坐在床沿上，不开口，也不看他，

默默地低着头。他奇怪，他偏起头向她看，从她底眼角流下泪珠。她在哭。看见他所爱的少女底脸上的痛苦的表情，更增加他底心里的痛苦。过去的一切象电影一般地在他底眼前重演一回，他完全明白了。她是为他而哭，为四年来没有了她底爱而生活着的他而哭！

第三章　四年前

这是四年前的事。旧历八月的一个晚上，在他底姑母家底花园里，月光把松树和槐树底影子投在地上，越显得枝叶如画。他坐在草地上，表妹靠了他底右手边的一株槐树立着。花园里很静，四周只有花草底清香。绿草丛中还有虫鸣。

"这个消息不见得就是真的罢，"他底心里充满着说不出的痛苦，努力说出这样的一句话。

"怎么不是真的？昨天晚上红玉听见妈跟三舅母谈起……说赖家还想早一点接人。……一家人把我瞒得这样紧。……妈说怕我女儿家知道会害羞。……还有妈……"那个少女用战抖的声音说，但到了最后，就闭住口，似乎有点难为情。

"害羞？这是你自己底终身大事啊！为什么不问问你愿意不愿意？为什么就私下替你决定了？还要这样瞒着你！……"他恼恨地说。

"我想……一定是怕我不愿意……妈已经知道了……"她住了口，她底苦恼的脸上稍微起了红晕。片刻的宁静后，她才接着说下去："妈知道我们底事……知道我和你很要好……她常常劝我少和你见面……"

"为什么？我又不曾带坏你。……"他咬着嘴唇，不眨眼地

望着她。

“妈常常说，你脾气怪，又不知礼貌，总是大模大样，举动很使人讨厌……”

“你就相信？……”

“唉！”从少女底深心里发出这一声叹息。“你难道不知道我底心？”

他把那只捏着一把青草的手放开，指着她底胸膛说：“你底心不是跟我底心一样？”

她无言地点头，痛苦的表情里交织着深的感激。

又是片刻的沉寂。他说话了，希望在他底心中燃烧，他底眼里发出喜悦的光辉，好象他在绝望中找到了一条生路：

“我们底心既然一样，就用不着去管姑妈了。……这是你底事，……我底事，……我们两个人底事。……这又不是姑妈底事。……我们只管照我们自己底意思做！……我们自己去求我们底幸福，不要专靠姑妈。……现在还来得及……我们可以想法……我们还有最后的武器，——走！”

她不回答，开始啜泣起来。

“不要这样，我们还有最后的武器。……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牺牲。……你怎么样？……”他兴奋地说。

她仍旧不回答，却哭得更伤心，虽然声音很低。

“你快准备。……我们可以走！……你不必再哭了。……你为什么不答话？”他觉得她不该只是哭，不该不回答他。

“你为什么只是哭？……不回答我？”他有点奇怪了。

“不要这样逼我！”那少女从痛苦中挣扎地吐出这句话。

“我……不能……我不……肯……抛掉……妈。……她老了……苦苦地居孀……多年。……只有我一个……女儿。……妈爱我。……我也……爱……她。……”

一时的悲愤阻塞了他底咽喉，他挣扎了一会，才嘶声说出一句：“那么，你就是不爱我了！”他抓着胸前的衣服用力说：“我恨不得把心剖开给你看！”

那少女呜咽地答道：“我也……恨不得把心给你看。……我底命苦……我不配……我舍不得妈。……我不能抛弃她。……我不能……使她因为我痛苦。……我……不愿……把她急坏……气坏……”

“那么，你甘愿到赖家去了？”

“……不要——不要问我这句话……”

“我知道你是甘愿到赖家去了！”

“…………”

他不说一句安慰的话，一句哀怜的话，他反而不停地拿针去刺那个伤心地哭着的少女底心。实在他底悲哀太大了。本来一个男人如果真正爱一个女人，他可以为爱而牺牲自己底一切，只要这个女人是属于他的时候。然而如果他明白她不再是属于他的了，那么，他底对于她的爱，就会驱使他向她作种种残酷的报复。杜大心这时候就处在这样的境地。他许多时候来的幻想竟然被她底几句话打破了，并不留一点余地。她不再是属于他的了。纵然她还在爱他，又有什么用处呢？因为她甘愿到赖家去了。得意后的失望，快乐后的悲哀，压倒了他，使他竟然忍心把一肚皮的怨气，完全倾倒在他所最爱的

人底身上，倾倒在这个无抵抗的少女底身上。

没有哀怜，也没有一点同情。他自己的痛苦的确太大了，占有了他的整个心灵。他不能再想到她，再为她设法。他不但不安慰她，反而逼她哭得更厉害：

“你是甘愿到赖家去了……可是我呢？……只恨我没有眼睛……不能够认识人！……”

“…………”

“我……”

“扑”的一声，槐树上的一只栖鸟飞起来，把树叶弄得响，叫了几声，又歇口了。忽然从树上落下一团白的东西，在月光里看来更白。他自然地把头一偏，那东西正落在他的肩上。“塔”的一声，原来是一堆鸟粪，他摸出手帕来揩干净了。

“大小姐！……大小姐！……”远远地传来红玉底声音。

“我走了，”他站起来，说。

她并没有说一句话，让他穿过了假山，踏乱了草地上的花影、树影，向园门去了。

在一阵昏迷中他走出了姑母家。明月一路上伴着他。他底头突然沉重了。他想走快，然而脚不再听从他底命令了。周围的一切对于他已不再存在。他只有一个思想——自己，幻梦被打破后的自己。好象有什么妖怪要夺去他底宝物似的，他拚命防卫着，而其实这个宝物已经失掉了。他从前以为只能是属于他一个人的她现在已不再是他底，而另属于一个姓赖的了。他不能够忍受！没有她，他不能够再生存下去。他不仅是在保护他底心爱的东西，而且是在保护他自己了。

分明走过自己底家门，他并不觉得，仍然无目的地向前走。头越发沉重了，浑身冒出不少的汗，脚步更慢了。然而他还是在拚命地走。

突然起了一个响声，什么东西在撞击他底头，使他退后一步，立刻把他从昏迷中惊醒过来。原来他正撞到一个醉汉的肩上。

"该死的！你瞎了眼睛吗？"那醉汉怒目看了他一眼，骂了两句，又哼着小曲，一偏一倒地走了。

"……八月桂花香……九月菊花黄……"醉汉走远了。他也慢慢地折回家里。

第二天早晨醒来，想到昨夜的事，他觉得自己昨晚上对待她的举动太粗暴，太自私了。当两种感情在她底心中战斗得很厉害的时候，他应该哀怜她，同情她，而不应该拿那样的话增加她底痛苦。他后悔。他想立刻去到她底面前，哀求她底宽恕。但是男人底自尊心终于占了上风，他不肯向她示弱。

第四天他实在忍不住，又到姑母家去了。他不曾看见她。他想见她，但是他觉得姑母家的人对他很冷淡，他连问起她的勇气也没有了。后来他才知道她病了。他明白她得病的原因，他很想进内房去看她，但又觉得有许多无形的栏栅把他拦住。告辞出来时，他已走出厅堂，红玉从里面跑出来，交了一本书给他，说是"大小姐还给表少爷的"。他正要向红玉发问，那个小丫头已跑进去了。

这是她从前在他那里借去的一本小说。他想她一定夹得

有字条在书里面。一路上他翻了几遍，始终没有寻出什么。回到家里，他又仔细将全书翻阅一遍，到底在最末一页的几行空白处发见了她底笔迹，是用铅笔写的：

我不忍再提昨晚的事，请你忘记我这一个苦命女子！不要再想我。你年青，又有志向，前程不可限量。望千万珍重。他日自有比我强过百倍的人——

在知道她得病的消息以后，又读到这样的信，这个十九岁的青年竟然哭得象一个小孩子似的。

从此以后，他在表面上似乎很平静，然而内心的激动却是十分厉害。他有时也去姑母家。她底病自然不久就好了。不过在他看来，她却比从前憔悴多了。他们虽然常见面，但除了几句客气话之外，就再没有话可说。而且当着姑母家的人底面，他们两人便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纵有满腹的话在人前也难开口。他想，既然两人没有共同生活的缘分了，那么又何苦时常用这种短时间的见面，拿痛苦的感觉来互相折磨呢？到后来他连姑母家也不去了。但是他愈想把她忘去，他愈觉得她已经深印在他底心里。痕迹只有愈磨愈显。在这痛苦底熬煎中，他不仅怕到姑母家去，怕走那条街，甚至这城市他也住得厌烦了。其实如果不是为了他底母亲，他连生活也会厌弃了。

本来，他这年在中学毕业以后，就打算到上海去继续求学，这时他便积极进行这件事。但在准备动身的前三四天，他忽然生了大病。

在他底病中，她也曾几次来探病，但每次都有她底母亲在

旁陪伴，他们两人也就不曾说过一句心里的话。

他底病使他留在成都，亲眼看见她底出嫁。这在他，实在是太难堪了。然而他处在病魔底势力下，又有什么办法逃避呢？他曾几次想扶病动身，免得看见她做新娘。不过他总拗不过他底母亲，他底慈爱的母亲。她也爱她底母亲！母亲含着眼泪在床前安慰他的时候，他底勇气、他底悲愤都不知飞到哪儿去了。母亲自然不知道他底心事，但这终于是母亲底心！他已经违反了母亲底意思多少次了。然而这次他到底顺从了母亲，在家里静养，等候那痛苦的日子到来。

痛苦的日子终于来了。这是一个晴明的春日。姑母一家人自然是很快乐的。只有他（还有她）底心有若在严冬的季节。周围的一切都不能引起他底快乐。他在这一天只有象木偶一般地行为。实在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过去的。当姑母家的人把那个新妇打扮的她拖上花轿的时候，他看见她在挣扎，她在哭。姑母家的人都以为这不过是女儿出嫁时的常态；然而这哭声、这挣扎是异样的，这只有他一个人才懂得。他知道这是为他而发的。他在一阵激动之际，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思想。他想上前去推开众人，把她拉回来，但他终于没有勇气做，而且他们人数又太多了。他完全绝望了。

眼泪颗颗地向肚里流，他愤愤地看着四个轿夫把花轿抬走了。他想：好凄惨的音乐！她底哭声是听不见了。对于其余的人，这女儿不过是嫁了，走到幸福的路上去了。然而对于他，她却是去了，永远地去了，死了。

他回到家里，他底痛苦达到了可怕的地步。但是第三天

她回门的时候，他仍然不得不再到姑母家去。在贺客盈门、音乐齐奏中，他看见她和那个姓赖的一起出来拜客。他看不清楚她底脸，她底被花冠上垂下的珠串遮住的脸。两个陪嫁的伴娘扶着她，跟着姓赖的跪拜。到他底轮值时，他也照样地行了那回故事。他跪拜完毕起来时，却注意地看了姓赖的一眼。这是一个多么瘦弱的青年，高的颧骨，灰白的脸色，微驼的背：这就是"他"底特征。他想这就是她底终身伴侣了。他觉得自己并没有不及那个人的地方。他轻蔑地看了那个人一眼，算是报了仇，顿时觉得坦然，便从贺客丛中挤出去胜利地逃走了。

但是就连这样的"坦然"也不会长久。他回到家里，一想到她怎么能够和那种人在一起生活，他底心又痛起来。

在一个春雨连绵的下午，他离开了多年来住惯了的故乡。带去的东西除行李外，还有母亲和弟妹们底送别的眼泪。

这一天早晨她是来了的，但并没有和他多说几句话。

"大表哥，一路上千万要保重……"她说到这里似乎有什么东西突然阻塞了她底咽喉，她闭了口。

这时候他恨不得抱着她痛哭一场，然而一个念头象针一般地刺痛着他。他深切地感到她不是属于他的了。他又奇怪自己为什么还要爱她。他在和自己战斗，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使得他底母亲也惊诧起来。母亲悲哀地又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他陡然明白了，便装出镇静的样子回答道："你放心，我是知道的。……"

他埋下头，但又偷眼望她，看见她在暗暗地点头，过后又掉过头去从身边掏出一方手帕，装着拭鼻涕的样子，其实是在揩眼泪。

到了上海，他考进一个有名的大学。第二年他就接到他底母亲病故的消息。据他底弟弟来信说，母亲病中常常嘱咐弟弟千万不要把她底病状告诉他，免得他着急。一直到临死的前一晚上，她才说她切望她底大儿回来。到次早她逝世时还频频叫他底小名。这封信大大地伤了他底心。虽然他底周围的情景在接信的前后时间中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改变，但他底心境却是不同了。他知道他底母亲，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个的母亲是没有了。她底爱，她对于他的无限的爱，现在也伴着她长埋在黄土中了。从得信的那一天起，他底心里又失掉了一个重要的东西，日子更过得忧郁起来。

又过了一年，他因一个同学底介绍，参加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团体。后来他竟然完全抛弃学业，离开学校，把他底全副精力用在革命工作上面。家里仍旧寄了不少的钱来，但是他除了留下一点来维持自己底最低限度的生活外，其余的就一概充作团体底费用。

在这样的生活中，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过去的事情。他寄回家的信里从未提过她，家里的来信也没有报告过她底消息。只有五个月以前，当他底长诗《撒旦底胜利》在《春潮季刊》发表，得到好评的时候，他底弟弟来信说她底丈夫死去了。他为她底恶运落下几滴眼泪，过后也就坦然了。

第四章　女　人

在四年以后的今晚，她又这样地出现了。

相貌并没有改变，只是憔悴多了。她还在哭。

“我不能够离开妈，”他还很清楚地记得这句话，然而她现在又怎么离开了她底母亲而来到他这里呢？

“大表哥，……”她说，“我回来了，象一只船一样，经过了大风浪以后……经过了四年的飘流以后，……到底回到码头上来了……”她眼泪汪汪地望着他，等候他底回答。

这样的一句话是他不曾料到的。他底失去的宝物到底被找回来了，她现在确实又是他底了。一个美丽的前程立刻出现在他底眼前。他不说一句话，紧握着她底手，望着她底激动的脸。她又说：

“我回来了。……虽然这只船被风浪打坏了，然而它到底找到了归路回来了。”

一种说不出的快乐驱走了多年来堆积在他底心上的痛苦，他觉得心里轻松许多。他坐起来，望着她底交织着痛苦与快乐底表情的眼睛，然后扑身过去抱着她。两人底快乐的眼泪溶合在一处。

过了一些时候，忽然一个思想在咬他底脑筋，一切快乐的

感觉立刻消失了。热情也消退下去。他激动地，或者可以说愤怒地抛开她，又倒下去，绝望地说："这不可能了！……"

那女人投一瞥惊异与痛苦的眼光在他底身上，她底话已经从眼睛里说了出来。

"不能，我不能够爱你了。"他绝望地回答从她底眼里出来的问话。他又指着他底胸膛说："我已经没有了爱人的心了。这颗心是再不能够爱人，也不能够接受任何人底爱了。……"

"我所要带给你的，是我底全量的爱，全量的温柔。我是永远属于你的。……我要使你重享人间的幸福。"

"全量的爱……全量的温柔……人间的幸福……"他迷惘地反复说。过后又放弃似地，摇头道："不，不能……我底心已经干枯了。从它那里流不出一滴爱泉来！"

"我要用我底真诚的、纯洁的爱底眼泪来润湿它。"

"我底心已经破碎了。"

"我要用我底爱丝把它连结起来。"

"在我底心里只有黑暗。"

"然而我要给你带来我底光明。"她用手抚摩他底头，然后又埋下她底脸，爱怜地吻他底嘴唇，过后又注视着他的眼睛，说："我可怜的孩子！……"

女人底接吻，充满着爱怜的接吻，现在把他心里所有的黑暗、恐怖、不安与绝望完全驱散了。他又沉到爱河里面了。

"我底可怜的孩子，"她望着他底瘦削的脸说，"你看，你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

她底眼泪滴在他底脸上。

“这不是梦？……我真有这幸福吗？……”他怀疑地、迷惘地自语道。他们互相望着。从她底眼里又流下串串的晶莹的泪珠，落在他底脸上，又流到他底唇边。他任它们流进他底口里。

“可怜的孩子，你已经不是我从前的大表哥了！……你看，他们已经把你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想分辩说他是和从前一样，然而他底嘴唇却背叛了他。他恼恨地说道：“你知道哪个使我变成这样的？……多年来尝遍了人间的痛苦的我，想在你底爱那里求到一点安慰，一点幸福；但你也象其他的人那样，把我从幸福之国里推了出来。……而且从那时候起，我便一天一天地走向痛苦之渊。没有爱，没有光明，没有生命。我靠着生活的，除了这微小的维持生存的物质而外，就是一个痛苦的、黑暗的思想。我受够了人们底嘲笑和诅咒；我也看够，演够了人世的悲剧。……四年来，我想把我从你那里失掉的爱取于人们，施于人们。……然而对于我底爱，人们只拿陷害，仇恨，掠夺，欺骗来报答。……最令人痛心的，是那些在表面上对我讲爱人类爱真理的人，胸中正藏着一个极其恶毒的心！……他们正戴着爱底面具来吃我，吃人。……我实在不能爱了！……也不要那吃人的、虚伪的爱了！……”一阵悲愤塞住了他底咽喉，他底脸上起了可怕的痉挛。他不能再说下去。

她却不再哭了，好象也不曾听清楚他底话。她底眼睛发亮起来，她分辩似地温柔地说：“我不要听你底这样的话，这也不是你应该对我说的。……我要给你带来世间最热烈、最真诚

的爱，我要把你从痛苦之渊里救出来。……你从人世所受过的一切痛苦，我要以同量的、女人的爱来偿给你。我要象母亲一般疼你，妻子一般恋你，女儿一般爱你。……”

然而悲愤还压着他，过去的一切阻止他发出一句哀怜的、安慰的、感激的话，反而使他底痛苦、失望和愤怒大大地增加了。

“不，我不要爱，也不要女人底爱了。我为什么要爱你们女人呢？不错，你们是母亲，你们把我们带到这个可怕的痛苦世界中来。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你们把我们关在慈爱的家庭监狱里。为了你们底爱，你们竟把你们底偏见、你们底无知一起传给了我们；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你们又把我们抛到这残酷无情的社会中，让我们这些娇养惯了的孩子被人摧残，受人践踏。……你们是妻子，是情人，是伴侣，你们骗去了我们底爱情，你们掠夺了它，拿它来作你们底装饰品、你们底消遣品，你们需要它的时候，就尽量地玩弄它，玩得够了时又把它抛弃了。……你们是女儿，你们叫我们做你们底奴隶、你们底牛马，来装饰你们，打扮你们，满足你们底奢侈的欲望、物质的享乐，给你们找一个可人的夫婿……”

“不要说这个！……我们女人做你们男人底奴隶，已经有无数的年代了……”她掩了面哭，哭得十分凄惨，他不禁起了寒栗。

然而这时候他觉得他不是在向着他热爱过的表妹说话，坐在他底床沿上的也不再是他底表妹，好象只是那个做了无数年代的奴隶的、所谓“女人”的生物了。他觉得她不该只是

这样哭。他底愤怒又使他说下去：

“不错，你们做了无数年代的奴隶，然而可曾有一个时候，你们想站起来做一个自由的人吗？无数的年代过去了，你们竟没有反抗的念头！……你们中间懦弱的就做了男人底柔顺的奴隶，强项的就做了折磨男人的主人。……你说，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自由人底感觉，那珠玉的首饰，华丽的服装，香艳的脂粉，难道不会压碎你们底头脑，烧灼你们底身体，染污你们底面貌吗？你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做成的？……

“你不记得，你……当我劝你离开家庭的囚笼的时候，你不是拒绝了我底提议，甘愿到赖家去做奴隶吗？去做你不爱的、不认识的那个人底终身伴侣吗？……你们天天诉说做奴隶的苦，可是一旦到了一举手就可以打碎镣铐的时候，你们反而退后了。……你们实在是甘愿做奴隶的！……”

“…………”

“牺牲，……为什么要这卑下的牺牲？羔羊温顺地送到虎狼底口里，而美其名曰牺牲！奴隶甘愿跑去让主人凌辱，而美其名曰牺牲！……你放弃了一个做自由人的机会，跑去做奴隶，也美其名曰牺牲！……你这种牺牲究竟使谁得救了？……你底母亲？姓赖的？你自己？这种奴性的懦弱的牺牲，只有使人类堕落！……我诅咒它！……我也憎恨你！……去罢，我不爱你，我不爱你们女人。……”

他底声调异常激昂。他说话时并不看她，而且拚命把声音提高，来压倒她底哀泣。

她似乎并没有在听他底话，却俯下她底头吻他，冰冷的眼

泪又落在他底灼热的额上，她用慈爱的声调，象母亲责备孩子似地说：

“可怜的孩子！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你不明白你说些什么话。没有爱，一个人还能够生活吗？……”

他想答复，但这一次他底咽喉真正被阻塞了。他挣扎了许久，总不能说出一句话。

远远地他看见了一个大的泥沼，在里面跪着许多艳装的女子，她们只是在哭。猛然地，自己也莫名其妙地，他从床上跳下来向前扑过去，一面愤怒地叫道：“去罢，我不要看你们！”

椅子阻挡了他，使他跪拜似地跌在地板上。有人用庄严的、差不多音乐似的声音在说：“我要用我底爱来拯救你。”他抬起头来，看见前面是一片光明，在光明中立着一个穿白衣的女子。她底面貌是如此庄严，如此温柔，如此美丽，如此光辉，他不禁软化了，无力地睡倒在地上。

一切都是梦景。在什么时候天亮了。

第五章　一个平淡的早晨

杜大心醒来，看见自己睡在地板上，觉得很奇怪。但过后他也就明白了。隔壁人家的挂钟响了起来，清清楚楚地敲了七下。他穿好衣服，照例地在楼下厨房里洗了脸，漱了口。他并不在自己底房间里停留，便打开后门，大步走出去。

他走出弄堂门，太阳已经升起来，天空罩着一层薄雾，不过街中的景物还模糊可辨。他信步走到十字街头，忽然停了脚步。他这时才明白他并没有一定的目的地，但自己现在却站在三条可走的路前面了。究竟走哪一条路呢？自己一时也不能决定；不过他有一个思想，就是不到昨天看见汽车碾死人的那条街去。他站在十字街头向四面茫然望了望，选取了右边的一条路。

街上少有行人。阳光透过薄雾射在西边的屋脊上，光芒已经比较在夏天时微弱了。但太阳还想尽力驱散那遮蔽它的薄雾，把它底光明完全照在地上，带回夏天底暖热来。不过它底努力还是没有用，人们依旧感到冷。过往的行人还是缩着头，耸着肩，驼着背。那伸直的道路经过了半夜的安息之后，现在又开始向人们诉说它底被人践踏的命运。人底脚步一压下去，便听见路底受不住的叫声，这叫声和大清早的市声打成

一片。在堆满着人和菜摊子、菜担子的一个广场前，他知道自己是走到菜市场了。

他不关心地看着那一群忙忙碌碌的人，脚步下得很慢。离他不远，一个卖菜的大脚妇人，她用蓝布帕子包着头，黑黄色的一排上牙因嘴唇包不住，全露了出来，正在捆几根萝卜。她刚刚把萝卜捆好交给主顾，一面伸出手去接递过来的钱。一个八九岁的黑脸小孩，偷偷地，却又迅速地伸手在她底背后的一个箩筐里抓起一根萝卜就飞跑了。因为动作得很快，他一个不留心，在跑的时候竟把放在地下的扁担踏了一下，惊动了那个妇人。她转过身，连忙放开大步追上去。她很快地追到他底身边，一把抓着他底右臂，只一拖，几乎把他拖得跳起来。接着她又用她底粗大的右手沉重地在他底黑瘦的脸颊上打了几下，含在他底小嘴里的萝卜，便落在地上了。这根萝卜已经被咬去了一小段，而且在剩下的一段上还留着几个很深的齿印。那妇人打他底脸，他底身子。他一面防卫，一面拿难入耳的骂语来回答她底咒骂。但身子底大小相差得太远了，他终于被打得哀声向他底敌手求饶了。

周围渐渐地聚集了一群观客。一个健壮的中年妇人和一个瘦弱的黑小孩相打，而且在那个激动得脸颊象喝醉了酒一般红的妇人底手里，那个黑小孩确实是吃亏了。这是多么滑稽的景象！大家底脸上现出了满意的微笑，好象在看一场滑稽戏似的。

"你这小鬼现在要刁赖了。我把你拉到巡捕房里，叫你见见世面去！"虽然依旧是怒骂，但话里却含着得意的语调。黑

小孩仍然在绝望中挣扎，他想作最后的脱逃。但结果只得到比刀还锋利的咒骂，和铁石一般沉重的拳头，最后那妇人决定了结束这场戏，把菜担子托人看守，自己拖了小孩找巡捕去了。

这一次，孩子一点也不抵抗，很柔顺地任她拖走。临行时他掉过他底小脸四面一望，想找寻什么东西似的，忽然扁起嘴，从红肿润湿的一对小眼里，泪珠滚滚地流下来。从他底口里发出了惨不忍闻的声音："妈妈！"这声音里含着什么意思，别人自然不能了解，而杜大心也是不能了解的，不过他明白在他底一生中听见用这样的声音叫"妈妈"的，这是第一次。

去了，妇人拖着小孩去了。人们也就散开了，一路上三五成群，议论纷纷。杜大心本来打算一直向前走，但这时候他便急急跨了几下大步，向左转了弯，又到另一条街上去了。

走完了这条街，再一直走去，猛然间他向周围一看，吃了一惊，他明白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了。这正是他打算避开的地方，然而他又不自觉地走到了。街道还是一样，但景象却不同了。

一切都是幽静而安闲，阳光驱散薄雾，慢慢地从屋脊上爬下来。右边一排店铺底屋檐上染着黄金色。旁边屋脊上坐着一只黑猫，在晒太阳，拿它底前脚在头上搔痒。在一家檐角下挂着一个鸟笼，里面装着一对白燕，在歌唱着欢迎新来的阳光。一切都是幽静而安闲。店铺里柜台旁边摆着老板或店伙们底悠悠的找不出一点表情的黄脸，有的眼望着街中闲散地缓步的行人，有的口衔纸烟在和同伴谈天。昨天的惨剧是不留

一点痕迹了。要不是杜大心昨天亲眼在这里看见那件事，那么他一定不相信会有发生惨剧的可能。因为不仅这空气、这环境是异常和平，而且就从那些摆在柜台旁的黄脸上看来，也可以推测出，在他们底一生中，流血的惨剧是不曾发生过的。不仅汽车不曾碾死人，黑小孩不曾因偷东西而被打，被拉进巡捕房，就是各地连年战争，军阀鱼肉人民，流氓与土匪横行，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作威作福，以及革命党被人屠杀等等的事，都是不会有的。何等幸福的人生啊！

然而不幸的是杜大心昨天亲眼在这里看见过一件不寻常的事情。现在他又站在昨天的那个地方了。他分明记得这是尸首倒卧处，但血痕已经看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一切只能在他底记忆中去找寻。他暂时立在那里，迷惘地看着过往的行人。一阵车轮声渐渐逼近。一辆粪车慢慢地滚过来。在前面拉着绳子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女孩，穿一件薄薄的破棉袄，一团团灰黑色的棉絮已经绽出来，悬挂在破布底裂缝处。她蓬着发，赤着脚。她底脸冻得通红，嘴里喷着热气，她拖起车来很吃力。后面推车的老汉，从年纪上看来应当是她底祖父。一顶非常破烂的毡帽盖着他底半秃的头，眼睛只有一只，一脸的皱纹，枯瘦的唇边点缀了几根灰白的胡须，一身破烂衣服和他底孙女底差不多。他也是赤脚。他推着这一辆粪车很吃力，恰象一匹老马驼着重载被鞭打着不得不向前走一般。缓缓地走着，虽然是缓缓地，却也终于走过去了。

杜大心目送着他底背影直到看不见为止，然后又回过头把眼光射在昨天流血的地点上。霎时间他看见从地底下爬出

来昨天的那个尸体，而且站了起来，相貌恰和刚才看见的推粪车的人一样。呀！不只一个，是两个，四个，八个，十个，千个，万个！街上过往的人都是！同样的衣服，同样的面貌。他感到一种压迫，先是怀疑，后来就是恐怖了。“呸！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不信！”他努力睁大眼睛，果然什么都没有了。一切依旧是幽静而安闲。他有点莫名其妙。忽然在他底耳边，有人在大声说：

“我们在贫穷里生，我们在贫穷里受苦，我们在贫穷里死。这都是为着你们。”

这不是一个人底声音，这是一万人底声音，百万人底声音，乃至全个阶级底声音。他想到这所谓“我们”和“你们”，不觉猛烈地战抖起来。

这一天也和其他的日子一样，平淡地过去了。推粪车的老人回到家里依旧和他底孙女过着半冷半饿的日子，店铺的老板们依旧伴着他们底妻子做悠悠的好梦。当夜之母亲以她底大得无穷的手臂把地上的一切紧抱在她底怀里的时候，有一个人这一晚却不能够闭眼安睡了。这是一个生病的女人，因为她底爱儿早晨在家里饿得难受，跑了出去，到晚上还不见回来。

第六章　李冷和他底妹妹

傍晚李冷回到了海格路的家里。他底脸上带着一种不愉快的表情，他底妹妹李静淑看见，也感到惊奇了。

他往日回家，脸上总带着他底好心的微笑，和她谈许多事情。但这一次他却皱着眉头，没有笑容，也不开口，好象他有什么心事一样，这是李静淑一看便知道的。

自从他们兄妹来到上海以后，在这么大的都市里，她只有一个亲人，就是她能了解而且也了解她、她深爱而且也爱她的哥哥。

他们是江西省人。父母都健在。父亲李成龙是清朝的一个大官僚，做过两湖总督，确实刮了不少的地皮，积了一份很大的财产。"国变"之后，他便弃官归隐，每日以诗酒美人自娱，倒也能享清闲的福。然而亲戚朋友中有许多人觉得他有非常之才，不出山济世，未免可惜，也曾劝他出来做一点事。他总说，他不忍辜负"大清三百年的深仁厚泽"。劝的人听到这样的话，觉得自己在忠臣底面前显得太渺小了。从此李成龙底清高之名也就传出去了。

不过一般小人总有嫉妒贤者的心思，因此有些不满意他的人便造了不少的谣言来毁谤他。自然在有识者看来这些谣

言都是不可信的，不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罢了。其最大证据就是李成龙确实能够甘居清贫，与别人之退而不隐者不可同日而语。他在上海买了一座洋房，又在西湖造了一所别墅，住家在江西省城内。他底家里有一个老妻，一儿，一女；另外还有两个二十多岁的小老婆。

李冷兄妹靠了舅父底主张，居然自幼就进学校读书，李静淑所进的女子中学底校长就是她底舅父。李冷比他底妹妹长六岁，在省城中学毕业后，在家里闲住了一年就到上海进大学。这是“五四”运动之后的事。所以李冷一到上海就受到逐渐澎湃起来的新思潮底洗礼。在他寄给妹妹的信中，他常常和她讨论社会问题，介绍新书报给她，后来竟把他底新思想也传给她了。

李静淑接受了新思想以后，好象得到了新的生命力似的。热诚、勇气和希望充满在她底心中，她感到前面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幸福在等待她，她要努力向它走去。她开始进入梦的世界中了。然而她愈走入梦的世界，她便愈感到她底家庭的环境和她底理想相冲突。父亲底冷酷的脸，母亲底终日鸣不平似的、愁烦的眼睛，两个姨娘底狐媚的样子。醉后红着脸拍桌子掷东西的父亲和怨命的、失了丈夫底爱的母亲间的打骂，两个姨娘在旁边的恶意的挤眉弄眼，这一切都使她看不惯，而且受不下去了。幸而不久她在中学毕了业，便向父亲提出到上海去读书的要求。她知道这是一个难关，但她相信她底母亲会帮助她。

李静淑底要求倒有点使她底父亲为难了。在他看来，女

子无才便是德，他底女儿在中学毕业已经是破例的了。他不想允许她到上海去，他打算看中一个女婿把她嫁出去，就这样尽了父亲底责任。然而母亲爱女儿。她想，从她底丈夫那里，她已经得不到幸福了。她将来只有靠她底儿女，她不能轻易让她底丈夫决定她底女儿底命运。她爱女儿，她愿意事事使女儿满意。她固然不能断定她底女儿底读书的要求是对的或不对，但在她充满对女儿的爱的时候，女儿底意见就是她自己底意见。因为她底唯一的心思就是使女儿事事如意，为了女儿底幸福，她就忘却自己底一切。本来母亲之爱儿女就是如此，何况失了丈夫底爱的衰老的她。

这个女人和她底丈夫争吵时，永远是弱者，永远是自己屈服。但这一次为了女儿底幸福，心里充满着纯洁的爱，她却变成不可征服的强者了。她不断地和她底丈夫争吵，要他答应女儿底到上海去的要求。她天天反复不倦地说着同样的话，大有不达到目的便用生命来力争之概。李静淑底舅父和在上海的哥哥也都来援助这个少女。李静淑到底得到了胜利。

李静淑底胜利也就是她底母亲底胜利，母亲底快乐也是不能用言语形容的。她虽然想到女儿走后，在家里就少了这个唯一的爱她而帮助她的人，她以后的日子会更苦，然而这和她底年青、美丽的女儿底无限的幸福比起来又算得什么一回事呢？

李静淑到上海的时候，她底哥哥已经是N大学本科二年级生了。她也考入这个大学的预料。他们兄妹就住在海格路一所小洋房中，雇了一个娘姨。每天早晨兄妹同去学校上课，

十二点钟的时候，又一道归家吃饭。午后两人上课的时间便不同了。在这种刻板似的，却又是和平的、安静的、友爱的生活中，一年半的光阴流水似地过去了。

他们兄妹都研究文学。李冷在课余的时候，常常写一些诗和散文寄给两三份杂志发表。他底诗文可以表现出来他底恬淡、和平、温柔的性格。在那些诗文里面并没有惊天动地的悲剧，也没有慷慨激昂的壮烈的情景，他只是发抒他个人的平凡的感情罢了。至于李静淑呢，她酷爱音乐，也爱好文学作品。她底哥哥常常笑称她做“公正的批评家”，他底作品写成后，他总要先拿给她看，常常根据她底意见修改，因为她底意见常常使他满意。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兄妹间的友爱自然不断地增加。现在，一个人有什么不快意的时候，其他的一个也会不高兴；不过这样的时候不常有，因为他们总是过得很平静，很愉快。

然而这天李冷回来却是面带愁容了。李静淑只看了他一眼，眉头便微微皱起来。她心里想，哥哥大概遇到了什么不快意的事。她刚要猜想这是什么事。但另一个念头立刻捉着了她。她底美丽的脸上又出现了无邪的娇笑。

“今天你怎么回来得这样迟？……你吃过饭吗？……我想你一定在朋友的家里吃饭，所以不等你。……不过我给你留得有好菜。……你要不要我去叫娘姨给你弄热来吃……”她笑着说，一双含着无限的友爱的大眼关切地望着他。

李冷底脸上现出了痛苦的表情，他好象在和什么东西斗争。但后来他也恢复了笑容来回答他底妹妹：“妹，谢谢你……

我已经吃过饭了。"他又闭了口。片刻的宁静使人感到不安。

李静淑知道她底推测是不错了。她很想立刻知道他底忧愁底原因，她好安慰他，给他解释，驱散他底隐忧。不过她又害怕在这时候提起他底心事，会增加他底不快。她想应该先驱散他现在的愁思，帮助他恢复他底平静的心境。她看见哥哥底和蔼的面容，更充满了对他的无限的友爱之情。她记起今天整个下午所筹思的计划了。她带笑地向他说：

"哥，我在想，还有一个多月，你底二十五岁的生日便到了。我想好好地庆祝一下。那天正是星期日。我想把林先生、袁先生、陈先生和密斯郑都请来，我们给你举行一个小小的庆祝会。……你看好不好？"一双晶莹的、天真的大眼望着他，等候他底回答。

她底笑是如此真实，如此纯洁，她底哥哥被感动了。他明白她底心理。他感激她，他实在找不出话来拒绝她底提议，而且他也不能够把他底忧愁对她隐瞒了。

"妹，……我知道你底心思。……你不要以为我有什么忧愁。……我实在并没有什么。……不过跟杜大心激烈地辩论了一阵。……不！……差不多是他一个人在攻击我底理想。……我并不承认他底话，可是我也受伤了。"他底态度、他底声调表示出来内心的痛苦，他确实受伤了，这伤痕是在他底心里。

"哥，你什么时候认识杜大心的？我怎么从不曾听见你说过呢？"那首充满对人生的诅咒的长诗，给她的印象太深了，所以听到作者底名字，她便止不住她底惊奇。"他又和你辩论些什么呢？"

李冷慢慢地把这一天的经过情形，以及他和杜大心的谈话详细地告诉了他底妹妹。他最后用激动的语调说："我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写出那样的诅咒的诗来。……他自己说他相信憎，他否定爱。……他说我太幸福了。……不错，我实在太幸福了。……"他突然用手捧着脸，倒在躺椅上。

李静淑底一对秋水一般明净的大眼睛阴沉起来，她收敛起颊上的两个笑涡。她在深思。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前，自言自语地念道："我们实在太幸福了。"

"杜大心也许是对的，"李冷在一阵惶乱的激动中说，脸依旧埋在手里。"他还说：'你们这般诗人天天专门讲什么爱呀，和平呀，自然的美丽呀！天天歌颂什么造物者底功德呀！其实，这所谓爱，所谓和平，所谓大自然的美都被你们几个人占了去。至少在我，在那被汽车碾死的人，在那无数冻死饿死的人，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要诅咒人生！而你们却拿温柔的话欺骗人，麻醉人！'他居然对我说这样的话。……这太可怕了！他也许是对的。不，我并没有错。我没有骗过人，也没有那种心思。……我爱一切。……我爱和平，我爱大自然。……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如此。……我不能够诅咒人生。……这太可怕了。……我不能，因为我心里只有爱。……我只要爱。……我欺骗人？……这太不公道了。……"他好象在和谁兴奋地争辩似的。

李静淑明白哥哥底忧愁。这也就是她底。她自己也似乎受伤了。因为她所靠着生活的正是这个原理。然而现在有人来动摇那个原理了，这人就是《撒旦底胜利》长诗底作者，那个

可怕的人。她脑里正在这样地思索，忽然无意间她看见了她底哥哥底痛苦的表情，她又起了一种充满着友爱的怜悯心。她忘记了方才的一切，忘记了哥哥所转述的杜大心底话。她走到他身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拿下他底捧着脸的手，安慰地说：

“哥，你太兴奋了。他那样说，谁相信呢？不要管他！……你太激动了，应该休息一下。……你看，你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的！……你疲倦了，好好地躺一会罢。”

李冷听了妹妹底这些话以后，他底头脑也就渐渐地宁静了。李静淑伴着他，让他安静地靠在躺椅上。等到他睡熟以后，她便走到书架前取了一本书。然而这天晚上在明亮的电灯下，她总不能把心关在书上。她又想起杜大心底话，她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怖。……她第一次接触到这样一种可怕的人间的恨。她相信她底生活是非常正当的，她底原理也是无可指摘的。……然而人说她太幸福，说她所信仰的爱之福音是在骗人。……她不能忍受。她又觉得自己前面就横着一个深渊，她自己是立在悬崖上的。在从前她一点也不觉得，现在猛省起来才觉得从前的生活是何等危险的了。……但她又相信她底生活是无可指摘的。……然而最后想到她底父亲，她不觉打了一个冷噤。……

从此以后，她底心灵之门又开了半扇，她又瞥见一线新的光明，好象又知道了一条新的生活之路。但怎样才能够走上这条新路，她这时还不明白，她底全心灵现在所能了解的只是有这条新路存在罢了。

第七章　生日的庆祝

那一次偶然的会面竟使李冷和杜大心成了朋友，李静淑也因此认识了那个诅咒人生的可怕的诗人。

杜大心第一次给李静淑的印象完全和他给她底哥哥的印象不同，就在她本人也是料不到的。因为这个诅咒人生宣传憎恨的人在她底面前，正象一个不知世故的孩子那样地行为。他底动作差不多是笨拙的，而且带孩子气的，与李静淑底理想中的杜大心完全两样。她从前以为杜大心至少是一个冷酷的、骄傲的、粗暴的人。现在她看见杜大心底幼稚的、笨拙的动作，她倒起了同情心，象姊姊对待犯了过失的弟弟一样（虽然他底年龄比她底大），她一点也不讨厌他、害怕他。她反而欢迎他常常到她底家里来作客。

一天晚上，杜大心参加了他们底团体底会议回来。在会议上他为了某一个问题和一位老同志辩论了许久，出来以后便觉得头痛，回到家里颓然倒在床上，似乎一点力量也没有了。他连衣服也不脱，就昏昏沉沉地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十点钟。

十二点钟光景，他正打算出去吃饭，忽然在地板上离门不远处发见了一张名片，这显然是谁从门缝里投进来的。他拾

起来一看，原来是李冷底名片，上面还有几行铅笔字：

顷偕舍妹来访，值　兄外出，未晤，怅甚。明日有暇请于午后来弟处一谈，愈早愈佳。

此致

大心兄

弟冷留字 星期六。

原来李冷兄妹昨天到这里来过，名片便是他们留下的。昨晚杜大心回家，倒头便睡，所以没有看见。

这天午后两点钟他到了李冷底家。

楼下客厅里，浅绿色的墙壁上挂了几张西洋名画，地板上铺着上等地毯。房子底中央放着一张大餐桌，桌上正中放了一个大花瓶，桌子四周有几把乌木靠椅，另外靠墙壁还有几把躺椅。最深处的一堵墙边放着一个矮矮的条柜，上面有几件精致的德国磁器。在左边的一角立着一面穿衣镜；一架大钢琴放在右边的一角，正和镜相对着。

李冷一个人坐在靠背椅上，其余的人都坐在躺椅里。杜大心认得这些人中间穿漂亮西装口衔纸烟的是大学教授袁润身，穿长衫的是《春潮季刊》编辑陈冰伯，他底身边坐着他底新婚夫人郑燕华。还有一个穿一套半新半旧的西装的矮人是李冷底同学林秋岳。李静淑坐在钢琴底旁边。

他们看见杜大心进来，起身打个招呼，杜大心也对他们点了点头，拣了一把离门不远的躺椅坐下。

"大心，好几天不看见你了。你在干些什么事情？"李冷笑着向他说。"你怎么来得这样迟？"

"我一天总是瞎忙！对不起，昨天累你们两位白跑了一趟。我昨晚回来，倒头便睡。今天十二点钟正要出门的时候，才看见你留下的名片。要是大意一点，今天我就不会来了！"杜大心说着，略带困窘的笑容在他底瘦削的脸上现了一次。

"杜先生，……你今天要是不来，我们可不答应你，"李静淑半嗔半笑地说。"今天是哥哥底二十五岁的生日，我们请了几个客来。他们几位上半天就来了。你一个人却来得这样迟！我们正要罚你呢。"

"你并没有告诉过我今天是他底生日，我怎么知道呢？昨天的名片上也不曾提起，"杜大心分辩道。

"这又怪了，以前杜先生在这里的时候，我不是提过几次吗？昨天是哥哥不肯在名片上写出来。我也想，要是告诉了你，你大概不会来了。"她微微一笑："杜先生跟小孩子一样怕见客……"

"大心，你看，我妹妹底嘴永远不肯让人，"李冷笑起来，打断了李静淑底话。

李静淑底脸上现出了两个笑涡。大家都笑了。

陈冰伯抚着他底短短的八字胡向杜大心说："大心，你最近那首长诗我觉得不及《撒旦底胜利》。下一期你有什么稿子给我？"

"你说得不错。我近来心境不好，事情又多。提起笔就感到一种压迫。我没有力量再写东西。连这首《灵魂底呻吟》也还是勉强写成的，所以那么坏。……我觉得我没有力量……我没有力量写作了……"杜大心忧郁地说。

“为什么呢？我说不好，只是说它不及前一首长诗好。你应当多写，千万不要因为这点事情灰心啊，”陈冰伯惊讶地问道。

“我不这样想。我自己确实感到，象诗一类的东西我以后再也不能写了。我觉得在我们不用行为造成一种力量的时候，话是没有力量的。所以《灵魂底呻吟》这首诗是多么空虚，因为我自己底心早就空虚了……”杜大心苦恼地说。

“杜先生太客气了，你底诗真动人，佩服得很，”林秋岳插嘴说。

“我常常读他底作品还掉眼泪呢！”郑燕华也附和着说。

“不过，我底意见和你们底不同，我觉得他底作品完全不象他底人，他底作品太可怕了，”李静淑接着说。“我固然也被它们感动，但是我总怕读它们。我觉得作者所描写的是夸张的，可怕的，不必要，而且是不可能的。譬如在那首曾经传诵一时的长诗《撒旦底胜利》里，作者那样诅咒人生，那样歌颂撒旦底胜利。那种思想，我们不说有，只要一想到就够使人战栗了。……杜先生，你是不是觉得我底批评过于苛刻？”

“密斯李底话不错，”袁润身笑着拍手道。

“我底意思并不是这样，”杜大心似乎更苦恼了，但他只是冷冷地说，因为这时候，他忘记了听他讲话的是些什么人。他好象自己是一个裁判官，在宣告一个阶级、一个社会底死刑。他觉得他所判决的死刑因是没有一点抵抗力的，所以他能够镇静地、冷冷地说话。“我所写的正是我所确实感到的。如果你们责备我诅咒人生，那么至少在我看来，人生是可诅咒的。

如果你们责备我歌颂撒旦底胜利，那么至少在我看来，撒旦底胜利是应该歌颂的。密斯李底话，从你底出发点看来，是只能这样的。但在我，我便不承认你底话。你说我底描写是可怕的，这是因为世间正有这许多可怕的事。你说这是不必要、不可能的，而事实上除了你而外，在别人底心里确以为是必要的，可能的。……"

"我否认这样的话！"袁润身愤愤地说。

"且听我说完再反驳不迟，"杜大心冷笑道。

"袁先生，你且让他说下去，"这是李静淑底温柔的声音。

"我憎恨罪恶的心，并不减于密斯李，也不减于任何人。然而正因为我憎恨罪恶，所以我不能放过它，忘掉它，所以要把它写出来，使一切的人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其实我也常常对自己说：'够了，够了。这一切的罪恶已经够了，你为什么还要把它写出来，传出去。苦恼大家？'然而事实上大家正以为罪恶还不够，谁都蒙住眼睛，塞住耳朵，装出看不见一切、听不到一切的样子，一面又来犯罪恶。我在一阵愤怒中又说：'既然大家还以为罪恶犯的太少了，不如就索性让撒旦来管治世界罢！'因为至少它是不戴一点假面具的。我已经敲遍了人生底门，但每一扇门上都涂满着无辜受害者底鲜血。在这些血迹未被洗去以前，谁也不配来赞美人生。……"

除了袁润身惶惑地望着杜大心外，其余的人底脸渐渐地阴沉下来，但是看得出这是因为忧愁，而不是由于愤怒。李静淑底一对大眼闪电似地看入杜大心底眼睛，她想看出一点不可解的东西。她底声音微微在战抖："我想这血迹是应该用爱

来洗掉的，用憎只能添上更多的血迹。”

“爱？小姐！谁看见过爱来？”杜大心讥笑似地说。“我们已经被这样的话欺骗够了。如果爱是真实不虚的，那么世界怎么会成了这样子？人们说爱，不知说了若干年了！谁曾看见爱来？我不，我要叫人们相恨，唯其如此，他们才不会被骗，被害，被杀。就因为有你们在拿爱字来粉饰太平，所以这个社会还会继续存在下去！在我是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不要再听那个爱字。”最后的几句话是用愤激的语调说出来的。

李静淑底脸上现出忧郁的表情。她底一对晶莹可爱的眼珠又幽暗起来。她并不答复杜大心，她在深深地思索什么。杜大心看见她底这种表情，也就不再说下去了。他底态度渐渐地缓和了。他觉得自己底话有点过火，触犯了她，他想说一两句道歉的话。

然而袁润身却愤愤地说了：“大心，岂有此理，你简直在骂人了。”

杜大心看见他底那种舞着右手、点着头、张开大口的样子，觉得好笑，并不去睬他。

李冷在这场争论中并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他也开口了，他微笑地望着他底妹妹：

“我们底这位女批评家今天可被人难住了。……其实我也不赞成大心底意见，不过今天我们又不是在开辩论会。……你们说是来庆祝我底生日，却只顾在这里吵架，这真奇怪了。……妹，你说是不是？”

李静淑底脸上微微现出红晕，那两个可爱的笑涡显得更

动人了。杜大心看见这个，他底心里就象射入了一道阳光似的，有了暖意。她觉得杜大心底眼光在她底脸上盘旋，又听见她底哥哥底话，便半羞半笑地回答道：

"这要怪我，是我引起杜先生底感触，叫他这样激动。杜先生，请你原谅我。……从这个时候起大家都不许再谈这种不快意的事情。"

"多么可爱的声音啊，"杜大心想。他也笑了一笑。

"我有一个提议：请每个人说一个笑话，"李冷这样说。

"有趣！我第一个赞成，"袁润身一面在擦火柴，燃第二支烟，一面大声说。

"我也赞成，"大家异口同声说，只除了杜大心。

"不过，我也有一个提议，请密斯李先给我们唱一首歌，"袁润身把烟夹在右手底两个指头中间，张开口，吐出一口白雾，一圈一圈地腾上了空中，然后他慢慢地说。

"赞成！"大家又是异口同声地说，不过杜大心仍然没有开口。

"袁先生总爱拿人家开心，我哪里配说唱歌？"李静淑推辞说。

"妹，你就唱一个罢，"李冷在旁鼓舞道，众人也怂恿她唱。

李静淑略略迟疑一下，就带着一种矜持的、娇羞的微笑答应了。她走到钢琴前面，坐在琴凳上，揭开钢琴底盖子，在键盘上试按一下，说道："这是我新近学来的一首歌：《一个英雄底死》。这是十七世纪俄国农民革命军领袖哥萨克英雄拉进底故事。在前一期《现代杂志》上发表的，大家一定都看过。我

现在只唱开头的一部分，唱到拉进辞别未婚妻到顿河地方去煽动革命为止……”

杜大心底脸上突然现出一种异样的表情，这显然是一种意料不到的事情，使他感到惊喜了。他底脸为一种光辉所笼罩着。但这时候众人底眼光都定在李静淑身上，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

李静淑说罢，又深思一会，便弹着琴开始唱起来。

杜大心底座位正对着那一面大穿衣镜，李静淑底一切动作，他在镜子里看得十分清楚。

她底大眼立刻亮起来，似乎在看墙壁上挂的那幅米勒底《晚祷》。林秋岳、袁润身、陈冰伯、郑燕华几个人都凝神地望着她，眼光里含得有赞叹和惊异的表情。李静淑渐渐地完全消失在歌中了。她觉得自己就是歌中人，歌曲就是从她自己底心里吐出来的话。好象她自己就是俄罗斯草原上的农家女儿，在送别她底将出发到战场上去的情人，为他歌唱一般。她底眼里和脸上的表情正随着歌中的情节变更；脸颊因为激动的缘故，更染上一层薄薄的红霞。她底青丝一般的浓发盖着鹅蛋形的脸，左边眼角下有一块小小的白痣，秋水一般的清澄的大眼似乎要穿透墙壁上的法国名画。天蓝色的旗袍裹着这苗条的身躯，胸口微微地起伏着，身子也随着歌声和琴音底节奏而略略摇动。在她底不高不低的、白玉一般的鼻子下面，便是那不厚不薄的、充满血气的嘴唇，就从那两片嘴唇里发出来如此美丽的歌声。她唱到委婉的地方，她底声音便是异常柔和，象软软的挽不断的丝；唱到悲壮的地方，她底声音又是十

分凄厉，象深夜里战场上的号角。自然地，不疾不徐地，这歌声好似一串明珠从她底口里不断地滚了出来。婉转时，好似一阵微风轻轻地掠过那沉醉在春夜月光下的大草原；激昂时又如深夜的春潮急急地打着那荒凉的石头城。

李冷微笑地闭着眼，一面听着，一面点头，表示他底满足。袁润身显然是着了迷，林秋岳不转睛地望着她。陈冰伯满意地抚摩他底短短的八字胡，他底夫人郑燕华告诉他说，她从没有听见过这样美丽的歌声。

杜大心不曾看过李静淑一眼，但又不会把眼光离开那个女郎。因为他望着的是镜中的她，但也是同样清楚的。她今天确实更美丽了，至少在他看来是如此。

这时候李静淑正唱到拉进最后回答他底情人的话。他听着更有感触，心里激动得更厉害。为了不愿使别人看见他底脸上的似乎是凄厉的表情，他便站起来，掉过头，无目的地望着窗外。这一节差不多全是从他自己底深心吐出来的话，现在从这美丽的口里唱出来更是动人了。

对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
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底一身：
我自己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
然而我底命运却是早已注定！

告诉我：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没有牺牲，而自由居然会得胜在战场？

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

我知道我能够做到，而且也愿意做到这样……

他默默地想着，为他自己底命运而踌躇。他突然感到一种凄凉，觉得在座诸人中只有他一个人会得着灭亡的命运，凄惨的结局。一种莫名的悲哀忽然来袭击他，他觉得自己是十分孤独的了。

李静淑底歌声停止了，袁润身第一个拍手赞好。其余的人也附和着。杜大心才回过身子，看了李静淑一眼，无言地坐在躺椅上。李静淑关上钢琴底盖子立起身，也回到原位。她看了杜大心一眼，杜大心并没有称赞她，然而从他底眼里她看出了他底批评，她满意了，她底美丽的脸上现出了微笑。不过她还不明白他底眼光中为什么含得有那么多的感激。

"我底话如何？密斯李底这首歌真是一曲仙乐。我真找不出话来赞美了。"袁润身欢喜得合不住口，两排雪白的牙齿露了出来。

"我从没有听见静淑唱得象今天这样好，"这是郑燕华底话。

"这样的歌正需要这样的人来唱，"陈冰伯也笑着说。

"是，这个批评很公道，"林秋岳感动地说。

只有杜大心不开口。他底深沉的眼睛好象要看穿天花板似的。表面上的镇静隐藏不住神经的紧张和内心的激斗。

"大心，你觉得密斯李唱歌怎样？"袁润身看见他不开口，觉得奇怪，便挑战似地笑问道。

杜大心收敛了他底眼光，他觉得脸快要燃烧了。然而还极力装出冷静的样子，略略点一个头，要说什么，但没有说出话来。

"怎么？难道你还不满意？"袁润身半惊奇、半气恼地逼着问道。

"唱自然唱得好，不过……"杜大心努力说出这一句。他底心跳得很厉害。

"不过什么呢？你为什么说起话来这样地吞吞吐吐的？"袁润身张开嘴得意地问，一面又在燃第三支纸烟。

杜大心轻蔑地望着袁润身，过后他底脸上现出淡淡的笑容，他很安静地说：

"歌词是我作的。"

这句话使全客厅里的人都吃了一惊。但一瞬间大家也都明白了，杜大心不会说谎。只有袁润身一个人有点不高兴，但他也不说什么，只是拚命抽纸烟。

"杜先生，为什么这首歌底口气和《撒旦底胜利》完全不同呢，既然都是你底作品？"李静淑带笑地望着他，温和地问道。

杜大心有点窘，但是他到底找着了一句答话："在我，这都是从一个共同点出发的。"

第八章　一个爱情的故事

袁润身底说笑话的轮值终于到了。他底细小的近视眼睛在一对镶黑边的圆眼镜下睁大起来。向右边分的、梳得极其光滑的头发，盖着那涂满雪花膏的、白中透黄的圆圆脸。微厚的嘴唇上有一撮日本式的胡子。他把右腿放在左腿上，左手又压在膝盖上，右手空着，准备在说话时做各种姿势。袁润身是在演说了。

果然他一开口便与众人不同："我不高兴说笑话，我给诸位讲一个故事。这是我自己经过的事情，请你们不要随便当作普通的故事听。

"前年我得到巴黎大学文学博士以后，因为用功过度，神经衰弱，医生劝我到法国南部去休养，我便动身到M城去。

"我住的房子在山上，异常幽雅。房子底外形颇象一座中世纪的城堡。我住在楼上，房里的陈设极其华丽，很合我底意思。

"房东是一个六十岁的老妇，她有一个女儿，已快四十岁了。女儿在十八岁时跟人结了婚，但不到半年，她底丈夫抛弃了她，从此音讯杳无。她也不再恋爱，立誓终身奉养老母，倒也享了些家庭幸福。

“我底房东对我很客气。她们没有儿子，所以就把我当作亲人一般看待。她们很知道青年作客异乡的苦味，又常拿亲切的话来安慰我。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月就完全习惯了，犹如在自己家里一般。我底初意是在那里住个一年半载把身体养好，就动身回国。谁知命运捉弄人的本领太大了。从第二个月底末尾起就发生了一件事，我底一生的幸福几乎就因此断送了。

“有一天午后五点钟光景我从友人家回来。刚走进大门，我就遇着房东母女送了两个女客出来。房东给我介绍，仓卒间不好说什么，只握了手，说了两三句客套话，就分别了。

“这两个客人，一个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少女。那女子美极了。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 robe，外面罩了一件青色大衣，披着白羊皮领。淡青色的帽子下面露出她底鹅蛋形的脸，鼻子隆起，一双天蓝色的眼睛常常带笑，嘴唇红得真象一颗熟透了的樱桃，这是天然的红，并不是口红底颜色。

“虽然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却也把她看够了。而且着迷了。四年来我遇见了不少的法国女子，其中也有几个使得我时常怀念的。然而一见就能使我倾心到这样的，她却是第一个。

“姑娘走后，房东母女就把她底历史告诉我。我知道她今年只有十七岁，在本地女学校读书。她底母亲早死，父亲在巴黎经商。她从小就寄居在叔父家里。最近她患了病，她底婶母带她到巴黎去就医，现在病好又回到 M 城来了。她们两家

也有一点亲戚关系。房东母女又向我说起姑娘底种种好处。我从她们底口气中，知道她们很喜欢她。而且也就不知不觉地被房东母女底谈话感动了。我也就开始盲目地爱她了。

“说恋爱是盲目的，这真是至理名言。譬如我只见了玛丽(房东女儿告诉我，姑娘底小名叫玛丽)一面，谈过两三句话，我就爱上她了。在别人会认为这是滑稽的，但在我，当时的事实确是如此。从这晚上起我就添了一件心事，书看不进去，事也无心做了。其实单是这样，倒也不要紧。无心看书，不看书就是了；无心做事，不做事就罢了。所苦的是时时刻刻都在想她，想着她，心就无处安放了。第二天起得特别迟，因为前一晚想她，不能熟睡的缘故。

“第三天房东家请姑娘一家人吃茶点。在下午两点钟光景客人就来了。我在楼上看书，其实这不过是在混时间而已，我底心早就不能够放在书上了。然而在未听见门铃声时却极其希望她们早来。但听见了门铃声，知道她们已经来了之后，我心里又是悬悬的，怕见她们了，只有躲在房里看书。自然我是极愿意下楼去的，但总鼓不起勇气来。不久房东女儿上楼了，她好象知道我底心事一般，一定要我下去。我起先推口说，我是外国人，夹在她们中间会使她们不方便，又故意找了些不大近情理的托辞，但终于半推半就地被房东女儿拉下去了。

“走进客厅，三位客人在和房东谈话，一见我和房东女儿进来，便站起来带笑带言地欢迎我。姑娘正坐在门边不远的一把椅子上。今天她更美丽了。除了那天见过的她底婶母

外，还有一个中年男子，房东介绍说是麦歇某某，就是姑娘底叔父。大家握了手，说了两句客套话。房东给我指定了一个座位，恰在姑娘底上手边。

“房东女儿笑着说：‘麦歇袁本来不好意思下来，我拉了他底膀子，才把他拉下来的。’大家都笑了起来。我特别注意她，她确实笑得动人！我等大家笑声止了后，便红着脸把我底所以不下来的理由说出来。她底叔父便说：‘这并没有什么，在法国外国人就如同在自己底家中一样。我们法国人对待外国人和自家人是没有分别的。你们中国人又很客气。只要你愿意，请常到我家里玩，我是再欢迎不过的。我有一个图书室，你如肯借书看，我也很愿意。’

“姑娘接着说：‘是呀，只要麦歇袁肯来，我也高兴得很呢！’她说了又是笑。她底牙齿洁白得真可爱。

“房东母女和她底叔父夫妇谈得很起劲。我也就逗引着姑娘谈话。起先总是我问她答，后来她也向我问长问短了。不过我觉得她底举止和表情上都带有不少东方的温雅，并不象一般法国女人那样多话。房东她们看见我们俩谈得很好，也不来打断我们，专心去和其余的两个客人高谈阔论。我们俩谈话底声音都很低，一则为的不妨害他们，二则也不愿使他们听见我们底话。

“我因为爱看她笑，便常常用些话来逗引她笑，她果然每次都笑了。笑的时候她底脸上更现出一层薄薄的红晕，雪白的牙齿也从红红的小嘴里露了出来。她这一天穿的是紫罗兰色的透出淡白色小花的 robe。颈上戴了一个金锁链。颈项和

膀子底藕白色皮肉都露了出来。

“在四点钟的时候，房东女儿把客厅中间的桌子整理好，我们就开始用茶点了。两个女主人坐在长桌底左右两端。她底婶母与我坐在上面，她与叔父坐在下面。我和她正斜对着。用茶点的时间，差不多继续了一个钟头。这时候姑娘很少谈话，只有别人问起她，她才答应一两句，不然就只有笑的份儿。她底叔父和老房东谈得最起劲，我虽一面听着，但一面仍不时偷眼去望姑娘。不知为什么姑娘对我也特别注意，她也时常看着我。许多次我们底眼光对射着成了两根平行线，那时我心里真跳动得厉害，我底脸也发烧了，故意对她笑了一笑。她并不把眼光避开，只是脸上多染了淡淡的一层玫瑰色。可惜我不是画家，不能够把她那时的神态和那一对夺人魂魄的眸子画下来。

“五点钟一到，她和叔父、婶母就告辞回家了。

“我回到楼上房间里，忽然觉得冷清清的，感到了凄凉的滋味，好象刚才做过了一个神奇的、美妙的好梦。然而现在却从幸福的世界里落下来了。这样大的房子里却只有一个孤零零的我。

“我百无聊赖地又混过了五天，第六天早上，她底婶母到我家来玩，临走时请房东母女晚间到她家去闲谈，顺便也请了我。我自然一口答应了，吃过晚饭在八点半钟时候，我就高高兴兴地跟着房东母女到婶母家去了。

“这天落着小雨。到了婶母家，没有见着她，我很觉扫兴，以为她被雨阻留在学校中了。幸而房东立刻问起，婶母说她

去取牛奶去了，就要回来，我才高兴起来。果然我们刚刚坐下，她就活活泼泼地走进来了。她笑嘻嘻地给我说个‘晚安’，不松不紧地握一次手。我们大家围着一张方桌坐下。在灯光下面看起来，她底美丽又别有一种风味。

“她们女人底话照例很多。她底婶母又爱说笑，所以谈笑总是没有间断。她有时也笑嘻嘻地说两三句。这晚上她和我正坐在桌子底相邻的两角。有时候互相看着笑一笑。她们问我中国底风俗，我也略略说了一点，又常常惹起她们发笑。

“后来我们告辞走了。在路上老房东还絮絮地向我述说玛丽小姐底种种好处。

“从此我就常常借着向她底叔父借书的题目，到她家去，总是在星期天或晚上。这其间我和玛丽也有过一些故事，现在也不说了。

“爱情这东西是生长得最快的，只要它发芽后不曾受到阻碍，那么它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会很快地发育到成熟的时候。我和玛丽间的爱情也是如此，那不可免的时刻便到来了。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和她从影戏场出来，时间已经不早了。路上冷清清的，没有行人。走过我家门前，我邀她进去，她推口说不早了，要回家去。我见她一定不肯进去，便说：‘路上冷清清怪可怕的，我把你送到家罢。’我们就一道走下山去。在路上我们谈起今晚的影片，又把话题引到她底身世上去。她说她底父亲待她如何无情；又说父亲要她去巴黎学戏，她如何不愿意；更说世间没有一个真正疼爱她的人。她忽然眼里落了泪，就靠着路旁的一株苦栗树不走了。她小声地哭

着。我从没有看见过少女底眼泪，而且也绝对不曾想到象她这样的一个活泼可爱的少女会哭得这样伤心。我自然找了许多话安慰她，但都没有用。一个强烈的欲望渐渐地把我完全占有了。我本来挨近了她底身子，这时便贴近她，一把把她抱住。我激动地在她底耳边说：'玛丽，我爱你，我爱你快要爱到发狂了！'我用我底火热的眼睛望着她。她不开口。然而她底脸发亮了，泪晶晶的双眼已经告诉了我：我底爱情底自白是得到她底欢迎的。我知道她也爱我。我底胆子更大了。我先在她底眼泪打湿了的右颊上亲了一下，她并不避开。然后我就吻着她底润湿的嘴唇。她也回答我一个动情的接吻。这时我们完全沉醉了。我忘记了一切。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一切都忘记了。就是世界底毁灭，人类底灭亡，在我都觉得没有一点关系了。

"我送了她到家，回来时的心境又和去时的不同了。我觉得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是幸福的。一路上似乎一景一物都在含笑地为我祝福，都在羡慕我底好运。冷清清的路上虽仍只有我一个行人，我也并不觉得孤寂。

"从此我们便成了一对情人，至少每隔一天要见一次面。因为在她家里不便拥抱接吻，不便说情话，我们便指定了一个约会的地方。每天或隔一天傍晚时分在公园里一个石头长凳上相聚。我们谈着将来的一切：如何先告诉她底叔父婶母，如何同去见她底父亲，求她底父亲底允许，如何结婚，又如何同去中国，在西湖上组织新家庭。我们俩天天在好梦中生活着。

"然而好梦却也是不能久做的。命运所注定的东西终于

到来了。在某一天我和她约会时，觉得她似乎有什么不快意的事，我问她几次，她总说没有。虽然她面带笑容，但我觉得她是在强为欢笑，不过我也说不出这是什么缘故，这一天的约会带了点凄惨的样子。当我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她眼里含着泪，口里喃喃说些什么我听不懂的话。好象有人在欺侮她，她要求我保护她一般。虽然她总说没有什么事，但我早已料到一件意外的事情快来了。

"果然第二天在约会的地方我便不曾见到她，从八点钟等到十二点钟，还不见她来。我想她也许因事不能抽身来会我。第三天我又等到十二点钟，仍然不见她来，我知道她一定不来了。我绝望地走回家里。

"我这一晚心里一上一下，一翻一覆，不知要怎么才好。我第二天早晨十点钟起来，梳洗以后，走下楼去。在厨房里遇见房东女儿。她告诉我昨天八点半钟玛丽曾来此告别，并致意我。我大吃一惊说：'怎么她走了？到什么地方去了？'房东女儿才一一地把昨天的情形告诉我。原来她底父亲昨天早晨来M城，特地接她到巴黎去学演戏。她本不愿意，也曾在信函中几次反抗过她底父亲。但她底父亲一来，她终于屈服，跟着父亲走了。今天早晨我在床上高卧时，正是她和她底父亲乘车去巴黎的时候。一个小小的女儿有什么反抗的力量呢？房东女儿说到这里也有点伤感。她又告诉我法国社会上薄命的女儿太多了；她似乎记起了自己被人抛弃的那一段历史，眼泪不禁夺眶而出。我没有话说，回到房里哭了许久，这时候我也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我所处的世界。我感到自己底孤独，人生底无

味。过后我又回想她从前待我的种种情况。我更明白她临行时因为怕触动我底悲哀，所以知道我在约会地方等着她的时候，才来我家告别。可见她临行时还很爱我，还为我着想。然而她如今已经去得远了。一点痕迹也不留地就去远了。这时离我和她第一次见面的时期还不到四个整月。

"我从前不是向她说过，'我爱你快要爱到发狂了'吗？这时我真发狂了。一个星期之内，不知道干了些什么事。在第八天我就病倒了。病好时已是深秋。这一次的打击算把我底青春断送了。从此心灰意懒，无复生人的乐趣。我便决定到罗马凭吊古迹，到瑞士留连风景。在去年夏天才回到上海来。一到上海，老友N大学校长王君聘我在大学里教课，一直到现在……"

袁润身说罢叹息一声，又大大地嘘了一口气，仿佛身子轻松了许多。过后他颓然倒在躺椅上，似乎精力竭尽了。他又叹一口气，补上一句："至于玛丽，我以后就没有再见到她了。"

爱情固然能使人变傻，但它也能使人变纯洁。"想不到袁润身那样讨厌的人，居然会说出这个动人的故事，"杜大心禁不住这样地想。

大家听了这样的故事都很感动。

在一阵难堪的沉默中，郑燕华说话了："袁先生，人生的遇合都是有缘份的。事情已经过去，徒然悲伤也是无用的了。俗话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也许袁先生还有更大的幸福在日后呢。"这自然是安慰的话。

"然而我现在又被命运捉弄到第二个情网里面去了。如果我再得到那样的结局，那么，如此人生还有何意味，我就只有用自杀来了此一生……"他底脸因了激动而涨得通红，声音也战抖得很厉害。两只眼睛燃烧似地望着李静淑底脸，似乎要从她底不厚不薄的嘴唇里等候什么样的回答。

杜大心底脸上起了一阵妒嫉的痉挛，一块石头压在他底心上，深邃的眼睛阴暗起来，好象谁打伤了他。

大家底眼光都集中在李静淑底脸上。她明白了。一层红霞上了她底脸颊，她深锁着眉头，无言地站起来，慢慢地走出房去。大家目送着她底背影。

袁润身底红脸立刻变成苍白，他张着口，闭着眼，还在微微地嘘气。

杜大心底脸上现出一种愤怒的样子，他在和一个绝望的思想战斗。但没有人注意到他。

大家都找不出话来说。李冷毕竟是主人，他便开口来打破这可怕的沉寂。

"大心，现在轮到你了，怎么不开口？"

"我吗？我什么也不会说！"这是杜大心底冷冷的、而且含得有苦恼的回答。大家有点愕然，不明白他何以会这样不高兴。不过他们知道杜大心底脾气古怪，所以也就不追问他。

"好，我代你说一个故事罢，"李冷似乎被杜大心底回答窘着了，但他是主人，到底善于体贴客人，所以他就这样地替杜大心解了围。

这时候李静淑进来请大家到隔壁饭厅去吃饭。在那边餐

桌已经安排好，娘姨也把菜饭端上来了。

吃过饭以后，李冷果然说了一个异常美满的故事，使得大家忘记了先前的事情。快乐的空气笼罩着整个客厅。大家继续谈笑，一直到九点钟。

第九章　杜大心与李静淑

走出李冷家，众人都雇了黄包车坐上走了，只有杜大心一个人步行。

温和的春天的晚风吹到杜大心底脸上。他觉得他底脑子清爽多了。这一天的生活对于他，并不是寻常的。他似乎进入了一个神奇的梦境，他底冷静的心也被扰乱了。现在他走出了梦境，在这晴明的暮春的晚上，在这幽静而宽阔的马路上，他可以冷静地回忆方才所经过的一切。

第一个念头就苦恼着他。他记起袁润身说完故事的时候他自己底心情。他当时确实感到愤恨，妒嫉，绝望。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苦恼呢？谁侵犯了他？袁润身？然而他自己分明地同情那个人。那个人底故事？那只能引起别人底同情的，而且为了那个故事，袁润身似乎给了他一个较好的印象。那么一定是那个人底最后的话。是！但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袁润身爱上了李静淑或任何女子，对他又有什么妨害呢？他既然同情那个人，那么他自然希望那人底爱会被李静淑接受，希望他们两人能过着幸福的爱情生活。……然而一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了，另外还有一个新的自己在反对现在的自己。那个自己在叫喊："李静淑是不能够属于袁润身

的。"他底现在的自己似乎屈服了。是，李静淑是不能够属于袁润身的。这件事情是他不能忍受的。为什么呢？他不能确切地说出来，然而他所感到的是：袁润身可以爱任何女子，然而袁润身不应该爱李静淑。为什么呢？他一时找不出回答来。

一对迷人的大眼含笑地望着他。他知道这是什么人底眼睛。霎时间一个美丽的面孔出现了。他底歌被她唱出来，而且唱得异常美妙。他满意了。她知道作者就是他，而他写的歌词又为她所爱读，爱唱。他满意了。他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了。

她是多么温柔，多么美丽！不错，但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他很奇怪为什么他今晚上竟让一个女郎占据了他底脑子。他为什么这样地想她？他到底发见了：他自己在爱李静淑，而且好象他对于她的爱，也不只是在今天才发生的。同时他底一个疑问也得到解答了：他爱李静淑，所以不愿意袁润身爱她。

是，他爱上了李静淑。她也许会爱他的。袁润身呢，她不会爱他，他们两人底思想和性格差得太远，而且从李静淑今天对袁润身的举动就可以看出来了。然而袁润身爱她，又是那样情急，袁润身又拿自杀的话来要挟她，难保她不会软化的。那么，他又怎样办呢？

但无论如何他总是在爱她，热烈地爱她，至少在今天听过她底歌声以后，他不能不承认他是热烈地爱上她了。……他爱她？爱上一个资产阶级的女儿？这似乎不可能！这太可怕

了。他已决定不爱一切，不爱女人。这不可能！他，一个立誓牺牲个人幸福来拯救人类的人，还有资格爱女人！特别爱上一个资产阶级的女儿！把他底有限的精力分到男女的爱情上面去！这不可能！不应该！

然而事实上他明明爱她，而且深切地觉得他对于她的爱是十分真诚、十分纯洁的。他每想到她，他底心就燃烧起来。他从前自信他底心是坚如磐石、冷若死灰的，现在磐石也被捣碎，死灰也已重燃了。

后悔自己不该常到李冷家去吗？但已经悔不及了。那么，索性让他底爱情继续发展下去。向她自白罢。她会爱他吗？也许，这是可能的。然而她肯象他这样离开富裕的家庭过简单的生活吗？他也许就会被捕，被囚，被杀，那么她又怎么办呢？他能够让她忍受这一切的痛苦吗？他既然真心爱她，就应该使她过幸福的生活。但是事实上他所能带给她的就只有痛苦，以及超于痛苦的恐怖。……幸福？他自己既然抛弃了幸福，怎么还能够拿它来给别人呢？

总之，如果她真爱他，她甚至甘愿抛弃富裕的家庭，来和他共同过简单的生活，她又能够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监禁，死亡，孤独！这样一个可爱的少女，谁忍心叫她去接受这悲惨的命运？

他自己底命运是决定的了：监禁和死亡。他决定要做一个为同胞复仇的人，如果他不能够达到目的，那么，他当以自己底壮烈的牺牲去感动后一代，要他们来继续他底工作。所以对于他，命运愈悲惨愈好。然而要是她爱上了他，这一切她

也不得不分享了。她底青春，她底美丽，她底才华都会为着他断送了。……啊，多么可怕！……多么残酷！……他实在不能够爱她，至少也不能够让她知道他在爱她。……但是他现在是没有力量了！

矛盾的思想反复地来到他底脑中。他不但不能走快，反而把路走错，走远了。

一路上，她底歌声，她底姿态，她底言语都来追逼他。而且在他明白地断定他在爱她之后，她底印象对于他简直成了一个专制的暴君。

将近十一点钟光景，他踉跄地回到家里。汗象流水一般地从额上落下，脑子里乱成一团。他不想睡觉，便打开窗户，在半圆月底清辉下望着静寂的弄堂。

过了一会，忽然从不远的地方送来一声叫喊：

“卖小孩儿啊！”

这一个山东汉子底声音在这样情形下面听起来，非常凄惨。声音近了。他看见一个山东汉子一扁担挑了两个箩筐，后面跟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妇人。箩筐里有几个头在动。他分辨得出在前面一个箩筐里坐着两个较大的女孩，后面的一个里面坐着三个男孩。

“卖小孩儿啊！”

这个“小贩”在杜大心底窗下走过不见了。唯有那凄惨的叫声，还在春夜的温和的空气中回响着。杜大心不由自主地用双手蒙了耳朵。

杜大心在康悌路康益里一个亭子间里倚窗望月的时候，在海格路一所洋房中右边楼上有一个少女也在凭栏望月。这就是李静淑。

她很爱月夜，每逢月夜总是睡得很迟。这一天也不是例外，不过心境却不同了。

"如果我再得到那样的结局……我就只有用自杀来了此一生，"袁润身底话还清楚地留在她底耳边。

今天的事情是她完全料不到的。她想不到袁润身会在人前向她求爱，而且拿自杀的话要挟她。她接受他底爱呢，还是拒绝他？平心而论，她找不到袁润身底大坏处。他也许还是现社会中一般人所羡慕的一种人。她又想起他底失恋的故事，她有点同情他，觉得他可怜。她想，如果她这次也拒绝他，对他是不是一个大的打击？虽然她知道他并不会自杀。

然而她又觉得袁润身是一个并不可爱的人，她也找不到他底一点好处。她自问她究竟爱过他没有？

——没有。

究竟现在爱他不？

——不，决不。

以后还可以爱他不？

——……？不，决不。

这是从心之深处发出的答话，她底心不会骗她。她自己确实不曾爱过他，而且也从不曾有过爱他的念头。她和他在性格上、思想上都是不同的。在她看来，袁润身似乎是不能够知道自己底灵魂深处的人。他好象是一个利己主义者，而且

他也曾向人宣传过他底利己主义。而且他不是常常宣言他只知道自己底幸福，从来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吗？她有她底幻梦，而他也另有他底。他底生活和她父亲底生活又有什么分别？她能爱这样的人？

不，自从那晚上瞥见一条新的生活之路，发现自己是在悬崖上生活以后，她就不能够再以这种生活自满了。她无时不在想法来摆脱掉那悬崖上的生活。如果她至今还未能毅然决然地舍弃一切来救出自己，这不是她不愿；事实上她并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走到新的路上去。然而袁润身式的生活，她是厌弃了。她不愿做太太，也不愿做大学教授底夫人。她相信人应该彼此相爱，互助地、和平地生活着。那么她就不能再过那种靠别人底血汗、别人底眼泪来建筑自己底幸福的生活。她不能再过寄生的生活。杜大心底话多么刺人！但是她知道杜大心底话是很公平的，因为她确实是一个千金小姐。

杜大心？她一想到杜大心，她底心境就立刻改变了。似乎一道光明来到她底心中。她望着月亮微笑了。

“杜大心”，特别在今天这三个字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底名字。他是她所爱唱的歌词底作者。他底深沉的眼睛似乎还在她底面前表示他赞美她底歌声。他底冷冷的、淡淡的笑容还在她底眼前荡漾，而且在压迫她，要她驱散一切其他的思想。她觉得自己今天有点古怪。她努力不去想那个人，然而结果她愈想他。好象有什么东西在她底心里燃烧起来了。

她以为她现在更了解他，她相信他底出发点是和她底相同的，这就是她所奉为上帝的一个字：“爱”。然而这“爱”何以

会变到"憎"，在她还是不能明白的。不过他底举动，他底言语，他底面貌，特别是那一对深沉的眼睛，无一不含得有一个神秘不可解的东西。这是悲哀，而且更是超于悲哀以上的东西。他一定有什么隐痛，一定有一种无可挽救的悲哀藏在心之深处。她固然不能把他底灵魂了解透彻，但这一些日子的观察使她知道他有着一个高贵的灵魂，一颗黄金似的心。她似乎感到他底心之跳动。她觉得在她底面前他底态度中含得有无限的温柔。她又记起《一个英雄底死》的歌词里司顿加·拉进和他底情人的谈话。这一切不是从他自己底心中流露出来的吗？她忽然觉得只要自己能够做拉进底情人，听他底那样的话就很幸福了。为什么呢？她很羞愧地惊讶自己会有这种可笑的思想。……为什么呢？从她底心灵深处发出了一声叫喊："我爱杜大心！"

她明白了。她现在发见了她底深心的秘密：——她爱他，她爱上了杜大心，一切都在这里面了。

一层红霞上了她底面颜，心灵顿时开展，不厚不薄的嘴唇因微笑张开了。她懒洋洋地用右手抚摩被微风吹乱了的发鬓。

第十章　爱与憎

一天傍晚，杜大心来到李静淑家。李冷兄妹照常地接待他。他这几天来似乎更瘦了。李静淑心里很难受，好象看见一颗美丽的太阳渐渐落下地平线的光景，她感到一种无助的凄凉。她望着他底瘦削的脸上的两颗燃烧似的、闪光的眼睛，差不多呜咽地说："杜先生，你这几天更瘦了！"

"不要紧，"杜大心淡淡地回答道。

"不要紧？"李静淑惊愕地望着他。他底脸上起了一阵痛苦的痉挛，她看见他底这种表情也有点恐惧了，她怀着一种悲哀的心情，换过话题来安慰他：

"杜先生，我又要劝你了。你何必定要那样自苦？工作固然要紧，但总不可过度。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又何必急急于一时呢？你看，自从你第一次到我们家来了以后，你只是一天天地瘦下去。我看见你总是皱着眉头。究竟你有什么事不能放开胸怀呢？……杜先生，保重身体也是很要紧的，"李静淑很恳切地说，长睫毛盖着的大眼露出无限的温柔，好象慈母在责备她底心爱的孩子一般。

杜大心记起了，在他一生中象这样劝慰过他的，只有他底母亲一个。他底脸上现出一道光辉，他底眼睛也亮了。他笑

了笑。然而这一切马上又都成了过去的陈迹，他底脸又阴沉起来了。

“唉!”他只叹了一声，两只深沉而忧郁的眼睛望着李静淑，这里面含得有无限的感激。

“大心，妹底话很不错，”李冷同情地说。“我想你底毛病就在抛弃了爱，只从憎那方面去着想，所以觉得世间的一切都是可憎、可悲的。……其实你应该象我一样，多在爱一方面努力。只要达到爱的境地，你底心自然也就宽大了，也不会再感到悲哀了。就拿我来说，我觉得自己并无大的希望，我只望能够过着安静和平的爱之生活。我希望自己得着和平，也希望别人得着和平；我愿意自己幸福，也愿意别人幸福；我爱自己，我爱生物，我爱人类。我觉得世界是十分可爱的。如果你说我们底世界坏成了这个样子，正因为人们抛弃了爱，彼此相恨。正是爱太少了，憎太多了。所以我们应该用爱来消灭憎。……”

“其实，我看杜先生也并不是不知道爱的，”李静淑插嘴向她底哥哥说。“我读他底《一个英雄底死》那几首歌，我总觉得那里面燃烧着一颗火一般的为爱牺牲的心。然而《撒旦底胜利》就使我害怕了。”她又转过头对杜大心说：“杜先生，你不是说过这是从一个共通点出发的吗？那么，你一定也承认爱字。……我想我很能了解你。你大概一生尝到憎底味道多而爱底味道少，所以只觉得人间可憎，可怕。人们本来就很难互相了解的，自己既然怀着憎恨之心，好象戴上了一副着色眼镜，觉得所有的人都是他底仇敌，都在憎恨他。这样把自己关在

用自己底痛苦造成的狭小的笼子里，又拿仇恨、嫌厌、猜嫉来做食料。这种生活是多么可怕！你为什么要憎恨一切？……你难道觉得我也是你底仇敌？你觉得我是可憎的吗？你会憎恨我吗？”她微微地笑了一笑。“你憎恨我底哥哥吗？其余的人还不是和我们一样！……”

“小姐，你不知道……”杜大心激动地插嘴道。

“杜先生，你为什么要这样叫我，要这样讥笑我？”她略略带怒地看他一眼。呀，在他底深邃的眼睛中闪耀着亮晶晶的泪珠。她底声音又转变得极其温柔了。“其实世间并无绝对的事，爱与憎也是相对的。爱多一分，憎便少一分，你虽然在过去只尝到憎，但将来还有不少的机会来尝爱的。没有爱的人尚可以学习而发展爱，何况你本来就有一颗热烈的爱心呢。……”

李静淑还想说下去，然而杜大心开口了。他底话受着心中热情底熬煎，虽然吐得很快，但同时因为着急的缘故，就成了断续的了：

“我想找话来反驳你们，但是我不能够。因为我知道你们底话都是带好意的。我感激你们，我感激你们底劝告，你们底同情……”片刻的宁静。

“然而我底病并不是在不知道爱，不曾爱，不曾尝过爱，不，决不。我也曾知道爱，也曾爱过，而且也曾尝过爱。固然我不象你们那样有过美满的幼年时代，但我也不是绝对没有尝过爱的。五岁以前的事我记不起了。但我记得从五岁以来我就在爱一切人，爱一切生物了。那时候我父亲在四川省的

一个县里做知县。我们离开了省城的家到那个县去，我没有小伴侣。衙门里的四堂就是我终日游玩的地方，一群鸡就是我底游伴。每天早晨，我一起床，就带着一个丫头去把鸡放出笼来，晚上又照料它们进笼，让它们安歇。一共有二十多只鸡，我给每一只鸡都取了个名字。我又想出种种方法指挥它们游戏。我常常睡在四堂后面干草堆上，在温和的阳光底抚爱下，我半开着眼睛，望着在草地上游戏的鸡群。我快活极了。我觉得生活的确是如此美满。

"有一天一只鸡忽然不见了，晚上点名的时候，也找不到它；然而这天晚饭时，桌上添了一碗好菜。不久因为请客的缘故，我看见厨子把我最爱的一只大花鸡捉住了。这只鸡是我最爱的，在鸡群中算是最肥，松绿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点，我叫它做大花鸡。为了要救它一命，我大哭了一场，然而母亲笑呼我为痴儿。大花鸡终于被杀了。这天吃晚饭时，我想起我底大花鸡，我很伤心，我的确不曾在它底血肉做成的好菜的碗里下过筷子。

"从此我就知道人底爱是不能及于动物的。我也就无心再和鸡玩了。因为我底小孩子的幻梦已经被打破了。虽然在杀鸡的时候，女佣袁妈，在厨房里念什么'往生咒'，说鸡被杀了，可以去投生做人，但在我，我每看见它们在活泼跳跃，就想到被人宰割烹好端上桌子的时候，我底小小的心就不舒服了。做了鸡，就命该做人类底口里的牺牲，这大概是自然的事，而且念'往生咒'的婆婆妈妈们也承认的。然而在我，我实在不忍再和那般只是为了给人类做食物而活着的鸡一类的东西游

戏了。

“不过我还想着人一定能够爱人的。过了三年，在那个县里荒年来了，有钱的人把米堆在自己家中的谷仓里。穷人们吃草，吃树皮，吃土块，到后来真正吃起人来了。失掉小孩的事，卖小孩的事都是常有的。因为人究竟还不忍吃自己底亲骨肉，别人底小孩倒也不要紧。

“我们底衙门里每天煮了十几大锅的稀饭施给穷人。我亲眼看见每天早晨那些瘦得和死尸一样缠着破布的人，拿着破碗碎罐扶老携幼地源源而来，争先恐后，好似奔命一般。照例每人两瓢。从早晨八点钟起一直到下午，每天总有一两千人。有些人来迟了，连一瓢也得不着。这样的施粥又有什么用处？现在我想起来，这只不过是延长他们底痛苦，使他们慢慢地饿死而已。城外野田畔掘了几个大坑，饿死的人一条一条地被抛在坑里，象无数的蛆一样。

“你们也许会觉得这太惨了。然而当时还有人借这个机会囤了米，高价出卖，发了大财呢！

“我自己没有受过饿，固然不知道饿是怎么一回事。但我也有小小的经验。我从前常在草丛中捉蚱蜢，把它们关在玻璃盒子里。它们底食料是花草，吃饱了便发出‘咱咱’的叫声。有时候我忘记给它们放食料进去，它们便互相吞食起来。有一次只剩下一只的时候，那唯一的胜利者便吃它自己，先从自己底两只后腿吃起。我看见那只吃掉自己底血肉的蚱蜢，我底心都抖起来了。我以后便不敢再捉蚱蜢玩。从这件事我便体验到饥饿之可怕。我想那些饿死的人在断气之先，一定

咬嚼过自己身上的血肉！

“从那时起，我便知道所谓人们相爱，也只是一些梦话。而且我自己也不能够爱人了。小孩底脑筋固然简单，但对于那些吃草根，吃树皮，吃土块，吃小孩，以至于吃自己，而终于免不掉死得象蛆一样的人，我是不能爱的；对于那般亲眼见着这样的惨剧而不动心，照常过着奢侈生活的人，我是不能爱的；对于那般趁这个机会发财的人，我更是不能爱的。

“是，我又爱过我底母亲，我底表妹。然而我底母亲因为没有了人间的爱死去了，我底表妹被人强迫做奴隶去了，纵然在今天我底爱心还在燃烧，我想再爱一切，我愿再爱一切，我也不能够了。

“至少在这人掠夺人、人压迫人、人吃人、人骑人、人打人、人杀人的时候，我是不能爱谁的，我也不能叫人们彼此相爱的。凡是曾经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底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我发誓，我拿全个心灵来发誓说，那般人是应该灭亡的。至少应该在他们灭亡之后，人们才能相爱，才配谈起爱来。在现在是不能够的。

“许多年代以来，就有人谈爱了，然而谁曾见到爱来？基督教徒说耶稣为了宣传爱，宣传宽恕，被钉死在十字架，然而中世纪教会杀戮异教徒又是唯恐其不残酷！宣传爱的人杀起人来、吃起人来更是何等凶残。难道我们还嫌被杀被吃的人尚不够柔驯吗？还要用爱去麻醉他们，要他们亲自送到吃人者底口里吗？

“不，我是要叫那些正被吃、快被吃的人不要象羔羊一般

地送到敌人底口里，就是死，也要象狼一般地奋斗而死，总得把敌人咬几口才行！只要能做到这一步，我自己底短促的一生又算得什么！”

他越说下去，越是愤激，头脑发起热来，汗不住地往下流。说到最后他实在不能再忍耐了。

“我还要到别处去，现在我走了。”他不等李冷兄妹说话，就站起来迈步往外面走。李静淑望着他底瘦长的背影走出去，不久就听见铁栅门底沉重的响声。

第十一章　立誓献身的一瞬间

杜大心是去远了。李冷兄妹好象从一个恶梦中醒了过来，各人怀着莫名的恐怖。两个人惶恐地互相望着，不说一句话。杜大心是去远了，然而他底话分明地留在这里。

过了一刻死一般沉静的时候。

“哥，你听见他底话没有？”李静淑开口问道。又是片刻的宁静。

“我听见了，”李冷悄然回答。这时他也失掉了平日的那种安静的态度。他底忧愁的声音泄露了他底心中的激动。“他底话也许是不错的，不过那太可怕了。流血，仇杀，相恨，相害！为什么永远是那样？为什么一定要那样？”

“哥……”李静淑在深思了一刻之后，又痛苦地说：“现在是要临到我们底头上来了。他说的凡是曾经把自己底幸福建筑在别人底痛苦上面的人都要灭亡的事，是到底会实现的。……多么可怕！那一天不久就会来的。……唉！想起这许多年来完全生活在罪恶丛中，生活在悬崖上，多么可怕。……谁知道就在安静温和的空气中，我们在做着青春的好梦的时候，还有人在他们底因饥寒不能熟睡的长夜里，拿充满怨毒的声音诅咒我们。在那般终日啼饥号寒的穷人底心目中，我们

兄妹也会被人看作吃人的怪物！多么可怕！”

“妹，想起来我也不能够活下去了。我们叫人爱，我们自己底生活却成了贫民底怨毒底泉源：这样的生活现在应该终止了。我们有钱人家所犯的罪恶，就由我们来终止罢。”一道光辉出现在李冷底脸上，一线希望在绝望中闪耀起来。“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底罪恶应该由我们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哥，我也正有这个意思，”李静淑底恐惧也渐渐被希望所驱散了。一种崇高的理想开始在她底心中燃烧着。两只大眼射出来强烈的光芒，这里面只含着无限的纯洁。她底脸上现出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光辉，在李冷看来，他底妹妹似乎在微笑了。然而这微笑是不寻常的，这是灵魂的微笑。这少女底全身似乎都浸在光明中间。李冷有点诧异，他从没有见过他底妹妹是如此美丽的。这时候他自然还不能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但在后来他却懂得了。每个革命者在怀着崇高的理想立誓献身于人民的一瞬间都是如此的。

在这时候她虽然知道在她底前面便横着贫困、苦刑和死亡，但她一点也不怕，也不悔，因为现在她底灵魂里已有了一种更崇高的东西，她觉得她已得到良心的安慰，她底心真是平静得象一泓秋水似的。她底清脆得象银铃一般的声音现在听起来更象音乐了。她又继续说：

“我还是相信这个世界只有用爱来救，我决不相信憎。不过以后我们要用行为来表现爱，而不单是用语言。”

她底态度，她底容貌，她底声音都充满了热情，使李冷十分感动。

"妹，我也是这样想，我们以后互相勉励罢，"他热情地说。

这两兄妹底心又合成了一颗。他们觉得他们从来没有过象现在这样幸福的时候。

这样的一瞬间在那般甘愿牺牲一切为人民谋幸福的青年，便是唯一的幸福的时候了。虽然这一瞬间就是贫困、监禁、死亡底开端，但他们却能以安静的笑容来接受。因为他们深切地明白从这时候起，他们便是做了人，而且尽了人底责任了。

第十二章 杜大心底悲剧

杜大心一年来都在工会里工作。最近几个月那个工会里的事情渐渐地多起来。虽然宣传部办事的人除他而外，还有两个委员，但大部分的事都要他做，而且他如果不负责，另一派人底意见就会占上风而被采纳了。另外《工人旬刊》底编辑也是他，他还要为这个刊物写作大部分的文稿。工会会所在杨树浦，他住在法租界，相隔太远了，有时候也感到不便，所以他决定搬到杨树浦去。

同时他看出来他对李静淑的爱情一天一天地在发展。虽然在理智上他认为他不应该爱这个女郎，但事实上他却异常爱她。而且在他底激情得势的时候，他好象非有她就不能生活下去一样。一天不见她，这一天就成了不幸的日子，心神不安宁，生活也就成了苦刑。然而他见了她，他底爱情就生长得更快，而同时理智又来压迫他，使他感到了良心的痛悔。最后他决定：一方面用工作来抑制自己底激情，另一方面极力和李静淑疏远，设法使他底爱情逐渐冷淡。因此搬到杨树浦去就是他底目前的唯一出路了。

张为群代他在杨树浦租了一间后楼，房租每月三元，就在张为群住的那所房子里。一天下午杜大心雇了一辆板车搬运

他底行李，自己乘电车到杨树浦去。

这个纺织工人工会有十几个办事员，他们分成了两派：杜大心是一派，王秉钧是另外一派。王秉钧底势力要大些，他虽然只是一个交际委员，但他是某党工人部底职员，又是派到这个工会来的代表，他可以向党部按月去领津贴工会的款子。王秉钧原是一个工厂的学徒，因为人聪明，又常常跟着几个二等伟人东奔西跑，而且同别人办过几个工会，资格既老，经验又多。他加入某党以后，因为他曾从事劳动运动多年，颇受重视，在工人部里当了一个职员。他在工会里也颇有势力，大部分的办事员都是附和他的。

同情杜大心的只有四个人：总书记周百顺，交际委员高洪发，还有张为群和蔡维盛，这两人都是宣传委员。

周百顺、蔡维盛、高洪发三个究竟是有了年纪懂得世故的人，做起事来顾虑很多。他们虽然比较其他的办事员好，但至多也只能做到把工会底事看得和家事差不多有同等的重要。若说为工会作多大的牺牲，在他们是做不到的。而且他们同情杜大心与其说是受了他底思想上的影响，不如说是受了他底人格上的感化。他们不能明白地说出来王秉钧所宣传的“总理主义”和杜大心底“社会主义”哪一种好哪一种坏，但他们却相信杜大心，因为他们以为杜大心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底对人以及说话的态度都是诚恳的。他们也很讨厌王秉钧底骄傲自大。并且王秉钧永远只是那几句话，开口说总理，闭口说总理，差不多三句话内就要夹一个总理。至于总理曾拍过

他底肥大的肩膀，也是他常常说起的，有时甚至做出样子好象表示，这个肩膀一经总理拍过之后，就成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了。至于总理究竟曾否拍过他底肩膀，别人并不知道。虽然张为群几次说王秉钧底话不见得可靠，但周百顺他们也并不曾起过疑心，有时候在会议中王秉钧被杜大心或张为群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就拍拍那曾经被总理拍过的肩膀，愤愤地说："总理底意思也是这样。"杜大心自然是一笑置之，而张为群却也不肯相让，有时甚至摹仿着他底动作来讥笑他。然而总理究竟是伟大的，而王秉钧也就伟大了，一般人底意见是如此。所以王秉钧就常常这样地得胜了。

但杜大心也不是完全失败的，有时候他也有一点小胜利。本来中国人有一种特别长处，就是顾面子；工会办事员因为要顾全杜大心底面子，所以在小地方也常常对杜大心让步，使他不至于太失面子。至于宣传部底事，差不多全是杜大心一派人包办，不过王秉钧有时候也要来干涉。

这样的工作使得杜大心痛苦，他觉得他受不下去了，特别是当他诚诚恳恳、披肝沥胆地说出来他所感到而且确实相信的那些话的时候，他只得到王秉钧底鼻子里冷笑的回答，以及众人底冷淡和敷衍的态度。他屡次想不开口，让王秉钧一个人去说，然而他一看到自己所当作爱护的理想被人那般无理地糟蹋了，他底愤怒又使他不能不说话。他明白这样的热辩、这样的愤怒只能戕害他底病弱的身体，并且有几次热辩之后又跟着来了一阵剧烈的咳嗽，脸又红又烧，汗也大出，气也紧了，好象那颗心也要从他底喉咙里跑出来似的。这时候一座

的人都沉默了。最难堪的是王秉钧底脸上的似笑非笑的表情。他看见这个，更觉得愤怒，因而咳得更厉害了。他知道他自己在向着死之路上走去，而且分明感到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本来患了肺结核症的人是应该静养的，他自己也知道。他底同志们劝过他，李静淑底劝告更动人。他们都说他还年青，工作和奋斗的日子还长远，他应该顾到将来，不该只顾现在，不要为现在的工作以及无益的自苦毁坏了身子。这样的话自然很有理由，他也不能否认。然而他底热情却毁坏了这一切，他不能够在他所愤恨的事前闭口。他看见可恨的事就要恨，可悲的事就要悲。他纵然明知道这种恨、这种悲是没有好处的，但他自己是不能自主了。一切将来的梦想已不能安舒他底精神，他对于痛苦的现实之感觉是太锐敏了。表面上他常常可以做到异常冷静的地步，其实这冷静正表示着心里痛苦到无可奈何的程度。他底胸中正藏着一颗热烈的心。这颗热烈的心所渴望的正是工作——日夜不息的工作。他正要拿这样的工作来戕害他底身体，消磨他底热情，消耗他底精力，把他弄成麻木不仁，那时候他便可以不再感到那种难堪的锐敏的痛苦了。

然而事实上他底病愈深，他底感觉便愈锐敏，他底痛苦也更难堪了。他那时候的日记中有一页是这样写着的：

我不能爱。我只有憎。我憎恨一切的人，我憎恨我自己。

迦尔洵说过："狼不吃狼，人却欣然地吃人呢！"不错，我每天只见着人吃人的悲剧。人能爱人吗？为什么在一个同样的人的世界中，一边是光明的，热的，而一边却是黑暗的，冷的呢？一些人在热

的世界中狂欢，另一些人却在冷的世界中冻死。我们坐视着，我们为将来的人许下了美丽的东西，而对于现在那些快要冻死、饿死的人又怎样呢？什么是将来？所有的将来的希望都在这不死不活的现在中消失了。什么是“梦”？难道“梦”能使饿着、冻着的人满足吗？我们尽管以美丽的梦来安慰人们，然而人们依然是不断地饿死、冻死，被同类摧残而死。对于那些人我们底话还有什么力量！他们会带着憎恨的记忆死去。我要做一个替他们复仇的人。

我恐怖死，然而憎底力量却胜过了死底恐怖。我既然不能为爱之故而活着，我却愿意为憎之故而死。到了死，我底憎恨才会消灭。——五月二十八日。

杜大心底另一个痛苦底原因就是他对李静淑底爱情。他在六月六日的日记里也写着：

今晚到李冷家。冷出去了。我和静淑谈到各人将来的希望。她底话很使我感动。她对我底信仰很赞同，不过她不赞同用暴力革命的方法。自然我底偏于憎的主张是她反对的。她说她们兄妹已决心脱离资产阶级的生活，准备不久即实行到民间去，宣传爱之福音，救济人民（她底哥哥刚在大学毕了业）。这一席话把我缚得更紧了。

她今晚对我特别表示好感，对我底病又很关心，我把工会中办事的困难和我底痛苦告诉她，她恳切地安慰我。她底可爱的大眼中的确含了一眼的泪珠。她为我而哭！我感激她。我感到女性底温柔，我感到了女人底灵魂深处有一种极其高贵的东西，这是我们男子所没有的。我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深深地觉得在她面前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孩子。我想的只是：如果我能在她底灵魂深处占一个位置，一切的代价我都甘愿付出。如果在那时候，她向我叫

道："去，那里是海，你跳下去！"我就会立刻跳下去的。然而事实上她却只说："去罢，杜先生，你可以回去了。你不要再拿憎恨来苦恼自己。你记着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总是有一个人同情你的。"这是什么意思？……

她也许会爱我，也许已经爱上我了。我自己要用全心灵来爱她。……然而我现在没有资格爱人了。我今晚在她家里的时候，我完全被她征服了，完全违反了自己底意志。我为什么要爱她？为什么还要爱她？我自己不是屡次立过誓不爱女人吗？我所负的责任乃是担起人间的恨和自己底恨来毁灭这个世界，以便新世界早日产生。我应该拿自己底痛苦的一生做例子，来煽起人们底恨，使得现世界早日毁灭，吃人的主人和自愿被吃的奴隶们早日灭亡。这样泪海才得填平，将来幸福世界的人底血液里才不致混入现代人底毒汁。这样的工作自然不是我所能完成的，然而至少我要做一个开路的先锋。我如果为着一个女子，就抛弃了自己底工作，去享受人间的幸福，或者去为她牺牲一切，那么，我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从前的话都成了空谈吗？我自己应该努力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凡我用笔写过的，我都应该拿行为表现出来。我要珍爱我底痛苦，用痛苦来洗净自己底罪恶，努力做一个纯洁的人。我当竭力想法消灭对她的爱情。

以后不应该再到静淑家去了。——六月六日。

但六月九日和十五日的日记里又有下面的话：

昨天和今天都到静淑家去过了。我不是早说过不去吗？然而我不能不去，我已经做了我底爱情和激情底奴隶了。不看见她，我简直不能过日子；见着她虽使我因良心上的痛悔而更感痛苦，但我觉得非此不能满足。

她分明是一个爱之天使，多么纯洁，多么温柔！我爱她，我应该爱她。我为什么又不应该爱她呢？然而爱了她，我怎么能使她幸福？又怎么有余力来为我的信仰尽力？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六月九日。

我觉得我应该到她家去！我应该爱她！是的。我为什么不到她家去呢？为什么不应该爱她呢？……以后又怎么办呢？到底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六月十五日。

杜大心底悲剧就在这里了。

第十三章　张为群

工会里办事员中只有张为群一个人是杜大心底真正的同志。

他现在只有二十四岁，是安徽省人。他底父亲是一个店员，家境并不好。他在高小毕业的那一年，县里遇着兵灾，他底家被抢得干干净净，父母又相继去世，自己无法过活，便到上海来，在一个纱厂里作工，已经作了八年。他为人谨慎，又很勤苦，更没有嗜好，又不要养家，所以生活也还过得去。三年前他娶了一个妻子，现在已经是一个小孩底父亲了。

他是一个天真的人，虽然已经成年，却还有孩子气，还没有失掉赤子心。正因为有赤子心，所以看见不平、不公道的事，就要出来说几句话，叫几声；看见别人底痛苦，他也就要流眼泪。这样他就不能以自己底小小的个人幸福为满足了。在不到一年以前他信仰了杜大心底"社会主义"，要用革命的方法推翻人世间一切的不平，创造出一个美满的世界来。

张为群底理想很单纯。关于现在的一切不平的事，他都是在生活中亲眼看到的；至于那美满的将来世界，却是杜大心给他的书本里面告诉他的。他虽然不能够象一般学者或著作家会从科学上、哲学上、社会学上得出结论来证实自己底理

想，但他却坚决地相信那伟大的日子一定会来，而且差不多到了迷信的地步。他和一般教徒一样，他底主义就是他底宗教。他也有一个上帝，这就是“人类幸福”。自然这四个字在他也只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要他确实地指出如何才是“人类幸福”，他也不能够。但他确也曾具体地觉得这四个字里面至少包含着他平日所看见的受苦的人也会过着安乐日子的意思。在将来，不会再有不平的事，没有人压迫人的事，也没有厂主和工人这一类的分别。人人都是平等的，都享着和平的幸福。他不但相信那样的日子会来，而且还相信在最近的将来，甚至一两年内就会到来。所以有时候他便觉得不能忍耐了。他常常拿“革命什么时候才来”的问题来问杜大心。不是预言家的杜大心自然无法回答，不过杜大心也常把自己底意见向他解释，并且常常说一些鼓舞的话勉励他。

张为群做起事来的确是敢做敢为，除了做工时间以外，他底其余的时间大部分用在工会底工作上面。工会里各部底事情，只要是繁重的，危险的，众人都推他去做，他也就自愿地担承了，很勇敢地去做，而且心里很快活。因为这样，工会里的人对他都有很好的印象。

杜大心很喜欢张为群。他看出张为群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因此也愿意多和这个年青工人接近。他搬到杨树浦来，恰好又和张为群同住在一幢房屋里。他住在后楼，张为群夫妇就住在亭子间。每天张为群下工回来，倘使不是工会开会的日子，吃过晚饭后，杜大心便到亭子间来闲谈，把他底知识以及他底经验，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地告诉他们夫妇。他们也很

注意地、很快乐地听着。有时他也向他们描绘未来的世界，他讲得如此美丽，如此动人，他们注意地听着，好象在做一个黄金似的好梦。这时候杜大心也完全和平日不同了，平日支配着他底脑筋的“憎”已经软化在未来的美梦中了。这样的聚会给张为群夫妇带来很大的快乐，也使杜大心感到一种平淡的乐趣。但可惜这也是不常有的，因为工会底工作多，他们很少有这样的闲暇。

张为群底妻子也渐渐地喜欢杜大心了。后来他们夫妇说杜大心一个人烧饭不方便，一定要他和他们同桌吃，杜大心拗不过，也只得顺从了他们底意思。他也常帮忙张为群底妻子做点洗菜、洗碗筷等等的工作。虽然她笑着不要他做，但他终于抢着做了一点，每月也照例贴他们饭钱。她又叫他把换洗衣服也拿给她洗，他无法拒绝。自然她是不要钱的。他们夫妇没有亲人，所以待他更亲热，而他也就把他们当作亲骨肉看待了。这就是在这痛苦的生活中，杜大心所引以为十分安慰的事。

一天晚上，杜大心和张为群从工会底秘密会所出来，已经是十一点半钟了。两个人底脚步声在荒凉的街上响着。偶尔有一两个沉默的过客把他们底颀长的影子模糊地投在灰黑的地上，头也不回地急急走过去了。天空闪耀着一天的明星。他们不久便走过一片菜畦，正走在一条窄得仅能容一个人过身的小径里。杜大心忽然听见张为群在他底身后叫道：“杜先生，”这是一种非常异样的声音。他诧异地回过头看了张为群

一眼，黑暗中有一双明亮的、带凄厉的表情的眼睛。

“什么？”

“杜先生！……我实在忍耐不下去了。”分明要忍下去而终于捺不住、吐了出来的声音，里面含着无穷的苦恼。

“为群，不要这样说！……你为什么这样苦恼？”杜大心一面安慰他，一面仍旧往前走。

“杜先生！……革命什么时候才会来？”他又在问那个永不能解决的问题了。

“为群！……我不是向你说过好多次吗？……那个日子会来的，一定会来的。……你为什么要这样性急？这样不能忍耐？……”杜大心这时候忘记他自己也是一个“不能忍耐”的人。

“不是这样！……我实在等不得了。……你晓得这不是为我自己，实在不是为我自己。……我自己一个人并不要紧，……决不是为我一个人……”这声音在静寂的夜里战抖着，就好象一只冻得快死的狗拖了尾巴抖着，抖着。“你看，这是为着那些人，在那里面的人，为着那些过苦日子的人！”

杜大心掉过头，看见张为群拿他底战抖的手指，指着左边的吐着红烟的黑色大怪物，杜大心也感到一种恐怖的激昂。他不能再说什么，只是把他底脚步沉重地压在软软的泥土上面，向前走着。然而张为群又说了：

“杜先生，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

“…………”

“你晓得你现在住的那间后楼是怎样让出来的？……”

“什么？……”杜大心惊愕地问道。

张为群并不管他，自己一直愤激地说下去：

“在你搬来几个钟头以前，房东叫了警察来，把里面的人赶出去。那是一个患着痨病的妇人，养了三个孩子。她底丈夫我也认得，他从前也在我们厂里做过工。五个多月前，因为偷了东西被工头查出来，送到警察局去关起，判了六个月监禁。他不过偷了一点东西罢了！六个月监禁！丈夫犯事后女人就苦了。起初她还替人家洗衣服补衣服，得一点钱养活她自己和孩子们。但后来她病重了，不能劳动，就靠挪借过日。所有的东西都当尽，卖尽了。我们有时也帮助她一点，但终于是有限得很，我们自己也不宽裕。她整整有四个月不缴房租，虽然我们替她缴了一个月，然而那个把一个铜板看得和性命一样贵重的房东，怎么肯把她放过去！他时常来吵闹，但是总逼不出钱来，她总推口说等她丈夫出来后再缴房钱。房东吵得不耐烦了，便把房子租出去了。……”

杜大心停住脚步，张为群也就不往前走了。

“你来租了这间房子，是我介绍你来住的。当时我并不知道详细情形。我想一定是她答应搬家，不然房东就有安置她的办法。我一心只望你搬来同住，所以把房子给你租下了。后来你就搬来了。那天晚上我底女人告诉我那个女人底事情……”

他似乎说不下去，嘴和脸都痉挛似地动着，但过了一刻终于又说了：

“你是下午搬来的。就在那天早晨快吃早饭的时候，房东

叫了两个警察来。她怎样办呢？她知道这次房东下了决心了。她哀哭着，她和她底三个孩子跪在凶恶的警察和房东面前。她还想哀求到那班人底半点哀怜。你想那班人还有人心吗？他们用脚踢她，把她剩下的一点烂东西从晒台上抛下去。一小锅还不曾煮熟的粗米粥也被他们连锅一起泼在路上了。最后她只得牵着她底三个孩子走了。她坐在路旁，望着那一点破烂东西哭了许久，最后才把东西收拾起来走了。……"

"她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杜大心苦恼地问。

"她带着她底三个小孩讨饭过活。……今天我听说她死了。"

"死了？"杜大心半意识地问着。他希望这不是真事。然而张为群底声音是十分坚定的。这是无可疑惑的。死了，在这四万万的中国人中，一个患痨病的讨饭妇人死了，这又算得什么！但这时候对于他，死去的不仅是那个不知名的病女人，也连带地死了他自己底一线的希望。

"革命什么时候才会来？……我实在不能够忍耐了。……"张为群底痛苦的声音把充满了菜香的安静的空气完全震动了。

杜大心极力要挽回他自己底失去的希望，而张为群底这样的话又象利刀一样地刺进他底胸膛，不容他思索，也不容他保护。"为什么要这样逼我？"他心里想。

"你已经忍耐了二十多年，为什么今天就忍不下去了？"杜大心愤慨地说，好象对张为群报复似的。

"在从前我相信这是命定的，应该的，而且正当的，所以我

能够忍耐下去。现在呢，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不正当的，应该消灭的，这一切都是罪恶，所以我不能够忍耐了。”张为群猛然拿右手按着他底胸膛说：“不是我，它，它不能够再忍耐下去了。”

杜大心再没有话反驳张为群，而且他也不想反驳了。他不能够再说什么。因为张为群底悲哀也就是他自己底悲哀，他也是早就不能够忍耐下去了。

这时候红烟还不断地从工厂底烟囱里冒出来，在深蓝色的天空中显得血红，而且愈高、愈浓。起初看起来，红的只是天的一角，过后全个天都红了。他们两个都知道就在那里，他们所认为是罪恶的一切都在活动。不仅是昨天……今天，而且明天以及明天底明天……。他们感到一个暴力底威压，好象一个代表全世界底罪恶的神在追逐他们。他们觉得如果不靠着一种奇迹，他们就会在恶神底手里灭亡了。但这奇迹什么时候才会来呢？

天似乎就要燃烧起来了，人类底运命象游丝一般地飘浮着。杜大心和张为群两人底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恐怖。

第十四章　危　机

杜大心醒来了。

这一天的醒来和平常的不同。他睁开眼睛就感到绝大的惊奇。他睡在柔软的钢丝床上，而且在一个华美的房间里。这房间，他是看见过的，但现在却想不起来究竟是谁底家里。奇怪，今天他底脑筋也不大灵活了！

这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屋顶上几只麻雀在吱噪吱噪地叫着。空气温和，四周清静，只偶尔远远地传来一阵汽车或电车底声音。这究竟是谁底家里呢？他又何以会睡在这里呢？人很疲倦，似乎连思想力也没有了。他也不去想什么，依旧把眼睛闭着。迷迷糊糊的，又过了一刻。忽然他听见一阵很轻的脚步声，他知道一个人走进房里来了。他微微睁开眼睛，他几乎要叫出声来。

进来的是一个白衣女郎。他认识她，她就是李静淑，他很奇怪，要看她做些什么，便装着熟睡的样子；但并未把眼睛完全闭上，还可以看见她底动作。她走近床前，把她底右手放在他底额上（他底心猛然跳了一下，但他没有做声。这是多么温软的手啊，而且又是第一次）。她抽回她底手，在自己底额上摸一下，又轻轻地把那只手放在他底额上再按一下。她底脸

上顿时现出安慰和欣喜的颜色。她于是悄悄地走到窗前，在一把藤椅上坐下。

杜大心明白了。这是李冷底家，这个房间就是从前李冷底父亲偶尔来上海的时候住的地方。但为什么他睡在这里，又怎样会睡在这里呢？他还是不明白。他又似睡非睡地过了一刻，因为他太疲倦了。

又一阵脚步声，把他惊醒了。他立刻分辨出这是李冷底脚步声。进来的果然是李冷。

"他还没有醒来?"李冷问道。

"轻声点，他还没有醒过，"这是李静淑底低声的回答。"他睡得很好，头也不发烧了，大概没有事了。……我们不要吵醒他，让他多睡一刻，他一定太劳苦了。……他那样拚命地工作，简直是在自杀!"

"他这人真固执，拚命把自己摧残到这个样子!"

"大概因为他有那颗热烈的心。他本来也可以和我们一样地生活的，……想到这一点又使我们觉得羞愧。……不过看见这样的人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又叫人不得不伤心……"李静淑底话中微带凄楚。

"我想他底病根还是在那个'憎'字……"

"我也是这样想。……我要医治他这个病。我看，非把他底病根除去，他底身体不会好起来的……"

李冷并没有回答。然而杜大心忍耐不住了。他故意咳一声嗽，然后掀起被，睁开眼睛，表示自己醒来了。

李冷本来立着，便走到床前，李静淑也走了过来。

"大心，现在好些了吗?"李冷友爱地、恳切地望着他。李静淑底温柔的眼光也凝视着他底脸。

"好了，谢谢你，"他微笑地回答说。"告诉我，我怎样会病在你们这里?"

李冷底脸上也浮出笑容，指着他底妹妹说："你叫她告诉你……你昨天差一点儿把她急坏了。"

杜大心望着李静淑，脸上的微笑还留着。

"杜先生，你不要信哥哥底话，哥哥总是爱拿人家开玩笑。"李静淑站在离床前不远的一把椅子背后，听见哥哥底话，想起昨晚的情形，不觉脸上泛起一道红霞，便微微低下头，说了上面的一句话。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她并不曾把笑容收敛起。她觉得杜大心底眼光还留在她底脸上，她底脸更红了。

"好，你不说，还是我来说罢，"李冷带笑地说；"昨天早上八点钟光景，你到了我们这里。满头是汗，脸色白得吓人，两只眼睛睁得大大地，我们正在客厅里吃早饭，你走进客厅叫了一声就倒在地上。我们连忙离开座位来看，你晕倒在地上，妹以为你有什么不好了，几乎急得哭了出来。……"听到这里，李静淑略略抬起头，把杜大心瞥了一眼，褪去了的红霞又泛出来。李冷并没有注意她，只管说下去：

"我们忙乱一会，你后来也就醒过来了。我们又请医生来，给你看病，医生说这是由于身体虚弱、忧郁过度、疲劳过度的缘故，而且你又中了暑。……你吃了药，后来便安静地睡着了，一睡就睡到现在，可见你真是疲劳过度。……现在你就在我们家里多休养几天罢。你底身体既是如此虚弱，更不宜自

寻苦恼，应该把心放开一点。你在这里没有家，就把我们这里当作你底家也好，我们都是外省人。”

“真是一语令人万感。你们现在是我底救命恩人。我能够拿什么来表示我底感激呢？尤其是昨晚叫密斯李那样着急，叫我心里很过不去……”

“又是密——斯——李，”李静淑故意拖长声音，笑嗔说。

“你叫得杜先生，我就叫不得密斯李！”杜大心带笑地分辩说。

李静淑抿嘴笑了一笑，望着她底哥哥说：“你看，病才好一点，又斗起嘴来了。杜先生总是不肯让人的。”

“又是杜——先——生，”杜大心也带笑地拖长了声音说。

李冷微笑着。

这时候壁上的挂钟刚敲了六点。李静淑并不回答杜大心底话，却自语道：“六点钟了，我叫娘姨给杜先生煨得有稀饭，等我去端来，让杜先生吃一点。”她说毕，便往外走。

“又是杜——先——生，”杜大心又这样说。

李静淑回头看了杜大心一眼，想说什么，但终于没有说出来，只笑了一笑，就走出去了。

过了两天，杜大心底病就好了，不过他还微觉疲倦。他打算这天就回杨树浦去，但终于被李冷兄妹留下来。李冷为了使他安心住下起见，又把他底消息告诉了张为群和杜大心底另一个同志朱乐无。他们也都来李冷家看过他，他们也劝他多休息几天。他实在没法走了，只得留下来。他在李家整整住

了一个星期。

这七天的日子在杜大心算是一种苦刑。但他终于能够自持，不曾把爱情向李静淑表白出来。她在这七天里天天伴着他，又象慈母般地照料他，看护他。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底拚命压抑下去的爱情就很快地发展成熟了。他对她的爱情底热度一天一天地在增加，他也深切地感觉到。但他极力维持着表面上的安静，不把他心里的激动显露在她底面前。这是一桩艰难的工作。装假本来不是容易的事，而一个真诚的人要在他所爱的人面前装假，更是困难的了。所以这七天来他差不多熬尽了自己底心血。她在面前时他觉得很满足，忘掉了其余的一切。实在除了她以外，他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一旦离开了他，特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便感到剧烈的良心上的痛悔。因为他对她的爱是极其专断的，一天一天地向前发展，征服一切，渐渐地要来征服他所相依为命的信仰了。他自己确实感觉到在一阵激情袭来之际，他只想到占有她或被她占有的一件事，他只想如何才获得她底完全的爱。其余的一切，他全忘掉了。

幸而他还未完全失掉自制的力量，所以他还能够不断地鼓起勇气来和他底激情战斗。然而他清楚地知道激情底力量是一天一天地强烈起来，而自己却是不停地衰弱下去了。到后来就在第七天的晚上，他们三人又谈到各人底将来的计划，她说到她底帮助人民、宣传爱底福音的决心，那时一种崇高的义务感情在她底心中激动着，这女郎即刻变成了爱底天使。他觉得自己实在没有自持的力量了。他几次想伏在她底脚

下，哭诉他心中的痛苦，自白他底胸怀，求她给他以爱之甘泉。但是另一个念头又立刻来征服他，而且又占了上风。这念头就是：他已经是命定了弃绝一切人间的幸福的人，他不能够爱她。他终于能够咬紧牙齿以极痛苦的忍耐，把他底象一座就要爆发的火山一样的激情镇压下去了。

他别了李冷兄妹回到自己底房里，刚刚被镇压下去的激情又扬起烈焰来。这是一个凉夜，但他底心却热得快要发火了。他异常兴奋，浑身发烧，头脑也有点昏迷。他不能够睡，闷热得难受，便把窗户大打开，让凉风吹进房来。他还是不能睡，斜坐在床上，半身靠着钢丝床底铁栏。他要想什么，但刚刚想起一件事，"她"便毫无理由地插进来，而且把他底脑筋完全占据了。她底面貌，她底声音，她底姿态都变成了无数个，同时出现于他底面前，把他包围着，而且逐渐逼近了。他想冲出她们底重围，但是他不能够。他底头脑更昏迷了。他半自觉地叫着她底名字。他觉得她就是在他底怀里，他昏迷地用手抚爱着他底幻想中的李静淑，一个人低声说着什么，脸上带着笑容。

忽然他动一下身子，把眼睛大睁开惊惶地向周围一看，并不见李静淑在这房里。不可制服的激情控制了他，他跳下床来，冲出门去，想夺回他底失去的李静淑。这时候他也忘掉了一切，只知道李静淑是他一个人底，他要永远把她抱在怀里，不许她离开。

本来抑制久了的爱情，要是一旦到了爆发的时候，便成了不可克制的激情了。杜大心对李静淑的爱情因为被他自己极

力压抑的缘故，也就渐渐地渗入了激情，不仅是纯洁的爱情了。这晚上他受着激情底驱使，不怕一切，不顾一切地冲出去，要到李静淑底房中，自白他底爱情，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欲望，就是要证实她是永远属于他，也永远不离开他。总之，他现在决心去占有她底爱了。

他出了房门，在楼前的走廊上，他看见右边房里的电灯已经熄了。蓝空中闪耀着密布的星群，凉风吹拂着他底烧脸，似乎有一瓢冷水向他底头上泼来。他底被激情昏迷了的头脑，现在比较地清醒了。他鼓起余勇走到李静淑底房门口。他先把脸靠在玻璃窗上望，白色的窗帷遮住了里面的一切。他又把耳朵贴在窗上听，但只听见房中挂钟底不疾不徐的“的答”声。显然是那女郎安静地熟睡了。然而他并不移开他底贴在玻璃窗上的耳朵，他注意地听那钟声，听了许久。

他终于听到什么了：女郎在梦里叹息了一声。过了几分钟，她含糊地说了两三句话。这虽是她底梦里的低语，但是他却听懂了。她在说：“为什么你永远这样地天天衰弱下去?……要是你没有幸福，我还能够有幸福吗?”

这样的话真正伤了他底心。一种味道进了他底心头，是酸，是甜，是苦，是辣，他说不出来。他底激情很快地逃走了，只剩下一个凄凄惶惶的他。他记起了刚才的一切，想到他这样的人竟然怀着那种心思深夜痴立在一个少女底房门前。他再细嚼她底话里的滋味。他觉得实在无力自持了，便狼狈地逃回了自己底房间。他底眼泪象雨点似地落下来。他不知道究竟是为感激她而哭，或是在求她底宽恕，或是在哭他自己。

这一晚他没有睡。他在深思。矛盾的思想反复地来到他底脑中。他最后决定提前回杨树浦去。

第二天早晨，天刚刚大亮，他就走下楼，打开门去了，在桌子上留下一封给李冷兄妹的信。

他决定从此不再到李冷底家了。

第十五章　革命党被捕

黑漆般的天空里有几颗半明半昧的星，地上落着三点两点的雨。秋夜的凉风吹起来使人感到了一点寒意。这一晚在上海市华界一条街上，说是因为特别情形，在九点钟的时候就没有了行人。店铺底门关得紧紧的，几乎连人声也没有。在那么长的街道上只有两个背枪的警察缩着头踱来踱去。

至于这种特别情形是什么，全街中只有这两位警察先生知道。其实他们所知道的也是有限得很。他们只知道上海市要戒严了。若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上海市要戒严呢，他们也只能答道，这是为着严防“赤党”作乱。因为上司对于他们的训话里不曾说到别的，他们也就无法知道了。说到店铺中人，他们简直是一无所知。警察先生光顾到他们底小店来，叫他们关上铺门，他们就把铺门关上了。因为天下似乎有一个至理存在着，就是不听警察先生底吩咐是要受罚的。谁又不怕受罚呢？

然而其中也有几个经验丰富的老先生对于这种非常的事情不免要加以一番研究了。其实这所谓研究，毫不含有怀疑的意思，因为人虽至愚，也都知道为官者，在上者底命令是天经地义，本无怀疑之余地的。这研究不过是根据从前的经验

把警察先生所传达的命令加以注解而已。说是"赤党"作乱，"赤党"究竟是什么呢？大概就是那班推倒清朝割掉辫子的革党罢！不过那时的革党好象是穿白的，怎么又说是赤党呢？"大清改大汉，要剪掉毛辫，明明投洋人，……"怎么又说现在的赤党要打洋人呢？可见这赤党不是那革党了。然而凡事总是古已有之的。不错，啊，有了，这赤党一定是"长毛"了。长毛本是用红缎子裹头的，所以说是赤党，而且赤者红也，红与洪同音，长毛底头脑洪秀全又恰恰姓洪，那么赤党一定是长毛了。长毛一出，天下又要大乱了，人民又要遭一番浩劫了。那位以关岳自命的吴大帅不是曾经发过通电说"……赤祸蔓延，中原鼎沸……生民应遭涂炭……"吗？想到这里，那班忧时的老先生们不免要落下几滴老泪了。

不过在这"赤祸蔓延"的中国，上海究竟算是一个世外桃源，虽然近年曾因齐卢之战受过一点兵祸，但也没有多大的损失。况且这里除了有外国人统治的租界以外，还有管辖五省、坐镇金陵的孙联帅底军队，小民托庇了联帅底福荫，勉强可以安居乐业。将来灭长毛、定天下、登龙位的"真命天子"难保不就是他老人家！有了真命天子，那班忧时的老先生们也就放了心，安然睡去了。

然而只苦了那两位巡夜的警察先生。他们在未来的真命天子、现在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底治下倒敢发起牢骚来了。这时候别人睡在温暖的被窝里多么写意！他们倒冷清清的，在这荒凉的街道上巡夜。什么巡夜，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受罪罢了！

灰白色的灯光在睡了的街中抖着，好象受不住风吹似的。在这抖着的灯光之下，右边的一个警察底花白胡子也跟着抖起来了，上面粘着几点口沫，还在闪光。左边的那个较年青的同伴却挺着胸膛，立得笔直，象一个惊叹符号一般。

"他妈的！革命！革什么命！"年老的一个先鸣不平了，接着打了一个呵欠。"把老子革到这里受罪。"又打呵欠，又流鼻涕。

"哈，哈，你的瘾又发了，"年青的一个说。

年老的一个无力地在右边的裤袋里摸出一个白色小纸包，就在街灯底微光下打开了纸包，从里面的十几颗黑丸中取出三颗来，放在嘴里，振了一口唾沫，便吞了下去。旁边的那个"惊叹符号"带着笑容不转睛地看他。

过了一会。

"好，现在才有了精神。说起来真气人，那班东西要革命，几乎把老子命都革掉了。别的倒不要紧，瘾一发，就真正要命。幸亏我还早预备好了这包丸子，不然我老陈今晚上就要……"

瘾过了，自然有了精神，老陈一面踱着，一面又继续说下去。

"老范，你倒好，年纪轻，不抽大烟，又不喝酒，很可以省几个钱好好过活。我是什么都抽到烟枪里去了……"老陈惋惜地说。

老范底脸上现出满意的笑容："我劝你趁早把大烟戒掉罢，这又不难……"

"不难?"老陈惊讶地说。"你们不抽烟的人，不懂！我一戒烟，就要生病。现在老了，倒也不想戒了。从前我象你这样年纪时，原不想抽大烟。在那时候不抽烟倒不好了。烟既便宜，人人都抽，招待客人，也是它！你不抽，别人说你不懂得规矩，别人说你太古板，别人要拉你抽。有人敬你烟抽，你不抽，你就得罪人。……营盘里谁又不抽！大碗的云土由你抽，成分十足，不掺半点假。……我那时年纪轻，又壮又肥。……我当兵跟着赵尔巽赵大帅到四川，后来打进西藏去。……当时正是我年少气盛的时候，现在想起来又算活了一世。革命！什么都革掉了！赵大帅的兄弟赵尔丰也就被革命党杀了头。如今什么都变坏了，再没有那样的好日子过了。……老子捉到了革命党，要把他碎尸万段，才消得这心头之恨！……"老陈愈说愈气，到了后来，真气得说不出话来。

忽然一个黑影子晃了一下，沿着关闭的铺门匆匆溜过去了。老陈不加思索地发出一个命令："站住！"但是影子竟敢违抗命令，仍然急急地走着。老陈大大地吃了一惊，连忙追上去，老范也跟着他跑。前面的人因为拿了一包很重的东西，不能跑快，终于在快要进租界的地方被追上了。老陈一把抓住那个人底肩膀。

"你干什么?"那人回过头怒目说。

"你这包里是什么东西?"老陈问。

"旧报纸，拿去包物事用的。"

"打开给我看！"老范一面说，一面就抢了过来，那个人要夺回已经来不及了。老范把纸包抛在地上，打开了，抽了一张

传单出来，在街灯下读着："'打倒鱼肉人民的军阀孙传芳！'"他伸出舌头来，又缩了进去："好大胆，骂起联帅来了！"他又在下面抽出一张较大的报纸："《工人旬刊》……'总同盟罢工'……'孙贼底末日到了'……'上海工人武装起来！'……哈，原来你就是革命党，我们正要捉革命党！"他撕了报纸，猛然打了被捕者两下耳光。那个人在抵抗。

"你就是长毛，"老陈骂了一句，就加入战团，一只手揪着"革命党"兼"长毛"的那个年青人底头发，一只手拚命地乱打。"你是革命党，你要革老子的命。……好，老子的拳头不准你革命！"拳头下得更重了，那个人在这两个警察底沉重的拳头下，渐渐地失掉了抵抗力。他底回答只是挣扎和叫骂，他始终没有一点乞怜的表示。

打了一些时候，被打者底叫骂声也减弱了，两位警察先生似乎打够了，现在怒气没有了，心里在盘算未来的奖赏。他们确实觉得革命党被捉，天下太平是有望了。老陈得意地拖着倒在地上被打得半死的革命党，老范抱着那包宣传品呼啸而去。

几分钟以后街道又归于静寂了。只是那几颗半明半昧的星已完全隐去，墨色的天空中荷荷地落下了一阵大雨。

第十六章　八　日

张为群一晚上不回家的事使他底妻子和杜大心都起了大的惊恐。杜大心这天六点钟在租界和他分别的时候，他说是到印刷所去取传单和《工人旬刊》的。然而他这晚上不回来，又是什么缘故呢？杜大心担心出了什么乱子。他到周百顺家里去过两次，也打听不到一点消息。张为群底妻子确实很焦急，她底一举一动都表示她底心里发生了从未有过的骚动。杜大心看见她底苦脸，也就更着急了。

第二天一早杜大心出去打听张为群底消息。他先到周百顺底家里，没有一点结果，又到工会底秘密会所和高洪发、蔡维盛底家里去，也没有得到半点消息，高洪发又不在家。他打算到租界去，无意间在等电车的地方遇着高洪发。高洪发匆忙地走过杜大心底面前，被他一把拉住了。高洪发自然大大地吃了一惊，不过他看见这是杜大心，倒也就放心了。他连忙对杜大心说："我正要找你讲话……好，我们到百顺那里去，……"杜大心从他底脸色和语调上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两个人在路上不谈一句话，各人底心里锁着深的秘密。

他们终于到了周百顺底家，高洪发便说出他底第一句话："为群被捉到警察厅去了。"这消息是他从一个在警厅里当侦

探的朋友处得来的，据说就要送到戒严司令部去，到了戒严司令部总是凶多吉少。他又说他底那个朋友劝他们把东西检点一下，行动也要当心点。高洪发还嘱咐杜大心要特别当心，因为他是一个学生，在这里容易惹人注意，而且他又负着宣传部底全部责任；高洪发又害怕张为群受不过拷打，会把杜大心底名字供出来。

周百顺果然立刻把他家里所存有关工会的文件清点好了，装在一个小箱子里拿出去寄放在别处。高洪发也回去清点东西。杜大心呢，他只是在思索。他不怕什么，而且他相信张为群纵然受了拷打，也不会供出什么来，因为他知道张为群是什么样的人。

在十二点钟的光景，杜大心才回到家里。其实他还不想回去，因为他不愿把这消息告诉张为群底妻子。但是不回去也不行，事实俱在，是不能永远瞒着人的。她在家里又是何等地焦急。所以杜大心还是回去了。他把实情告诉了她，不过他附加说，据他看来，案情并不重大，并没有什么要紧，至多不过监禁几个月。

这个消息象霹雳一样，把张为群底妻子吓倒了。她嫁给张为群三年了，两个人从没有分离过，生活过得很好。现在，他被捉到官里去了。革命党这个罪名在这个年头是很大的。她不知道他底罪会不会被判死刑。她想，万一他有什么好歹，这孤儿寡妇又靠谁呢？她不能够想下去。这个打击太大了，她实在受不了它。

但是她又想，昨天他们夫妇还过得很好，今天她就看不见

他了。这该不是梦罢，她底丈夫也许还在工厂里做工。她觉得她听见他在说话，她听见他底脚步声。她又想她底丈夫并未被捉到警厅去，他晚上就会回来的。总之她年纪轻，太没有经验，所以对于这样的事故，一方面非常害怕，另一方面又不大相信它会是真的，她总以为这只是梦，她底幸福才是真。等到她明白事情十分严重的时候，她就毫无主意地痛哭起来。若在别的妇女就会抱怨，甚至于仇恨杜大心、周百顺一班人。因为她底丈夫要不是和他们一道去办工会，他决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故。在一般的妇人看来，这是一个充足的理由。她们也可能借此要挟杜大心他们。但在这个天真的小女人，却不是这样。她只怨自己底命苦，她一点也不恨别人。她倒在床上伤心地哭着。她底两岁的孩子不知道这是怎样一回事情，在旁边不断地打岔她，她就眼泪汪汪地对孩子说些他不能懂的话，说了又哭。孩子看见母亲哭得伤心，自己也就放声大哭起来，她又不得不止哭去诓孩子。到了傍晚时分，她算完全止了悲，怀着一种凄凉的心情做了饭，又无可奈何地逗着孩子玩了一阵便睡了。

从此每天杜大心都要出去打听张为群底消息，他每天向她报告的话总是同样的：没有动静，大概不久就会放出来了。其实他所得到的消息并不是这样。真正的消息是一天坏似一天。在张为群被捕后的第五天，高洪发便在周百顺底家里向杜大心报告张为群被解到戒严司令部去的消息。高洪发很感动地转述张为群底话。据说当高洪发底朋友和张为群在戒严司令部见面时，张为群已经被拷打得脸肿得不堪，腿也烂了，

他还是咬着牙齿说："告诉他们，能救我出去自然最好，不能够时，我死，我一个人死也不要紧，我决不招出一句话。……我底妻儿要望他们照应。我一点也不后悔，叫他们不要灰心。……"杜大心想到从红肿的脸颊中间的口里吐出来这些话时的心情，他自己底心里也起了一阵剧痛，他不能够说什么了。

周百顺、蔡维盛和高洪发三人也有了兔死狐悲似的伤感。他们深知道张为群是无法救出来的了。他们现在所希望的只是不要叫自己陷于这同样的运命。大家觉得四周都有敌人，危机就在前面。虽然各人满心希望危机不要到来，但同时也觉得危机是一刻一刻地逼近。外面一点响动或人声都使他们十分惊惶。但各人都想在表面上做出极其镇静的样子，不要把自己表现得比别人更为胆小。在这沉默得难受的空气中，大家都感到在受着一个快来的不可抗拒的势力底压迫，而且觉得时间是过得很慢，又很难堪了。

他们忽然听见有人上楼的声音，各人心中颤抖了一下。有人在敲门。"找啥人？"周百顺一面问，一面把抽屉里的手枪拿出来，向着门口走去。门外的人答道："我。"但房里的人一时听不出究竟是什么人底声音。

"你是什么人？"周百顺再问一声。高洪发和蔡维盛都站起来。杜大心还沉溺在深思中，安坐不动。

"我，你都不认识吗？"门外人底声音很熟，他们知道来人是谁了。不过周百顺还很小心，开了门，自己便拿着枪藏在门后。

进来的人是王秉钧。他一进门看见高、蔡两人，便带讥笑地问道："你们在干什么？"

"你快把我们吓煞了，"这是蔡维盛底回答。

"哼！你们底胆子又不是面捏的！"王秉钧轻视地说。

突然有人在拍王秉钧底左肩，他回转头来，一支冰冷的手枪指着他底鼻子。他底眼睛花了。一个人在怒目看他。他大吃一惊，眼睛大睁，肩一耸，双手向上一扬，头摆动一下，口也大大张开了，他连忙退后两步。那个人笑了。他定神一看，才知道这是周百顺。他抽了一口冷气，向那个人啐了一口，找一个座位，坐下来说："好，你立刻就报仇了！"

这件事过去了。王秉钧说他这几天生病躺在一个亲戚家里，今天病好一点，才跑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他已经知道张为群被捕了。高洪发把张为群底话转告了他。王秉钧叹了几声，摸着他底仁丹胡子，露出一排黄澄澄的牙齿："……想不到张为群这孩子倒这样的勇敢。……如果这是我，倒也不要紧，因为我受过多年革命的训练，并且见过总理。你们要知道先总理到北京去，路过上海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他老人家。他老人家知道我很努力，所以笑嘻嘻地亲手拍我的肩膀，说我是一个忠实的革命同志。……为群还是一个不大懂事的年青人，他又不懂总理主义，他现在居然这样勇敢为总理主义牺牲，一定是先总理在天的英灵保佑他。不久我们的武装同志打到上海，我一定要在总司令面前保举他。……"他说到这里又摸摸胡子，独自点头说："如果是我，倒也不奇怪……"

屋子里没有人理他，杜大心底脸上现出来不高兴的表情。

但是王秉钧仍然一个人得意地说下去：

“他就是死了，也不要紧。……不但不要紧，反而死得荣耀。他不就是一个烈士吗？何等荣耀！施洋，施百高，你们总知道罢！‘二·七’之役，他被萧耀南枪毙，谁人不知，死得何等荣耀！百高是我的同乡。我那时也在武汉，本来那次我也是逃不掉的，吴佩孚早就知道我是一个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听说他要指名捉拿我，不料正是风潮激烈的那几天，我女人病了，她一定要回乡下娘家去，我没有办法，只好送她回去。这一来就把好机会错过了！……真可惜。你看，百高死了多好。现在提起百高的名字，武汉工人谁不流眼泪！”

“然而百高——”他一面说，口沫四处飞溅，“没有见过我们总理。我却见到了总理。他老人家还拍我的肩膀，说我是忠实的革命同志。……本来总理的主义是伟大的，然而他本人更伟大，凡是和他老人家见过一面的人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单单做总理的信徒是不够的，要见过总理才行……”他还得意地用左手摸摸他底右肩，极力摹仿当时总理拍他底肩膀的神气。

杜大心不禁失声笑了。这一笑使得王秉钧惶恐起来了。在他看来这时候发出不敬的笑声，不仅侮辱了他，而且连总理也被侮辱了，真是罪该万死。他不相信世间竟有这样大胆的人！

杜大心走出去了。王秉钧气得不做声，等到杜大心底背影被门关住了以后，他才指着门说：“这是一个反革命！反革命！”

杜大心回到家里自然不把刚才得来的消息告诉张为群底妻子，他向她说的都是自己编造出来的假话。她也就相信了。她底愁思减少了一点，她只是不能忍耐地等候她底丈夫底出狱。杜大心竭力设法安慰她，处处避免触动她底忧愁。他把她当作他底妹妹一般看待。她底家里的用度也由他设法，他努力使她们娘儿过得安乐。

第十七章　杀头的盛典

在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里看杀人，在某一些人看来的确是再痛快没有的事！何况被杀的又是"人人得而诛之"的革命党！近年来大概因为世风日下的缘故罢，上海人久已没有机会参加这斩首示众的盛典了。据说在上者惩办那班"乱臣贼子"，甚而至于人人皆曰可杀的"革命党"时，也只是在夜间执行枪决了事，从不肯让小民来观光观光的。的确，不仅是胜朝遗老，便是那些稍有阅历的商店老板和店伙们也在叹人心之不古了。

大概这个年头转了好运，在孙联帅底治下，上海的居民居然再得有此眼福。自然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谁也不肯放过。杀革命党的地方是北火车站的广场。在这天，不到午后一点钟的光景，老的，少的，村的，俏的，男的，女的，都来齐了，把这个广场挤得满满的，只有中间还留着用麻绳圈着一块地方。幸而这是秋天，天气不热，不过因为人太拥挤了，每个人都感到呼吸有点急促。每个人都想走到前一排去，以便看得更清楚些。所以谁都用尽自己底气力拚命地向前挤去，尤其有女人的地方挤得最厉害。时常听得见女人底清脆的叫声："呵呀！杀千刀的！短命鬼！"接着又是一阵男人底笑声。最

初的挤倒还有目的，到后来人们竟毫无目的地乱挤起来了。

杜大心因为来得很早，所以能够在前一排占一个位置。他这时候的心情是特别的。他没有愤怒，也没有痛苦。他只有疑惑和希望。他看着那些有说有笑象在赴什么庆祝宴会的人群，他不能够相信在短时间以内就会有人被杀头。这是不可能的。他疑惑自己在做梦。

忽然汽车喇叭大鸣，群众挤得更加厉害，居然让出了一条路，因为演戏的脚色到了。先进来八个马弁拥着一位长官，跟着又是四个背大砍刀的兵，押着一个赤露上身、两手反绑在背后的犯人，再后又是一队兵士。最后得意洋洋的刽子手出现了。另一个人替他捧着刀。在群众底叫声中，这一干人进了广场中间的圈地。

杜大心所注目的只是那个犯人。然而八天的分别，竟使他不认得张为群了。实在，现在他所看见的待决的犯人已经不是他底活泼的大孩子张为群。这是一个垂死的人。他底两颊肿得异常之高，差不多与鼻子相齐。眼睛也因了脸底浮肿显得很小。差不多不能说这是人脸，只可以说是一个红色的圆球。进来时与其说他自己在走路，不如说是那四个兵把他拖起走的。他底腿已经转动不灵了。裸着的背上显出横一条直一条的凸起的紫色迹印。纵使杜大心以前不曾听见高洪发底话，他今天单从张为群底相貌和举动看来，也可以知道在这八天中那个人是受过怎样的拷打了。

戏剧开幕了。……张为群被按着跪在地上，他柔顺地服从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这又使得杜大心十分诧异，因

为平日的张为群决不是这样。但过后他也就明白了。这个人已经失掉了生活力。虽然他底脸上并没有什么怕死的表示，其实他底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死的黑门。要不是他偶尔睁开眼睛，或者嘘一两口气，谁还知道这是一个活人呢！

"杜先生！……什么时候革命才会来呢？"他分明地听见张为群在发问。然而他现在不能够相信这样的问话曾经几次从跪着的"他"底口中发出过了。他望着跪着的"他"，望着监刑官，望着刽子手，看看兵士，看看群众，他不自觉地把右手伸进衣袋里，摸索了许久，又绝望地把手伸出来。他陡然觉得在这一群人底面前，他是毫无力量的了。

"究竟什么时候革命才会来呢？"分明还是张为群底声音。他觉得不但自己不能够答复，而且现在的"他"也不能够发问了。在这一大片的人群中，他底眼睛一时所能看到的脸上都表示出来绝对否定的回答。于是他自己底脸上突然起了一阵可怕的痉挛。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中，他什么也看不见了。

至于人群底感觉，当然和杜大心底不同。而且各人有各人底想法。不过他们都觉得有点扫兴，本来在他们底想象中，所谓"赤党"，至少也是一个面目狰狞可怕的壮夫，却料不到这只是一个快进棺材去的垂死的病人。其中也有人发言了：

"把人拷打成这样，岂有此理！其实用不着杀，他就会死了。"

"不错，只要拿刀晃一晃，也就会吓死他的。"

有的人竟敢抱怨说：

"真倒霉！这和杀一口瘟猪一样。有什么好看！哼，还值

得那样宣传?”

不过对于站在后面的人，究竟杀人也好，杀瘟猪也好，和他们是没有大关系的，因为他们只能看见前面的人底高高低低的头。杀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也看不见。只要他们心里想自己曾到过刑场看杀头，没有失掉千载难逢的机会，也就满意了。这也算是见见世面呢!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所谓监刑官者从他底椅子上站了起来，拿着一张纸从他底大口中哼着微小的声音。人群中便是占着优等地位的人也只能看见他底头在摆，口在动。虽然谁都知道他在宣读犯人底罪状，但谁也听不见他读出些什么来。至于站在后面的人连头摆口动也没法看见。

“妈妈，我看不见……一点也看不见……”在后面的人丛中一个被母亲抱着的小孩子对他底母亲说。

“不要作声……在杀人了!”她向他摆头。

小孩当然莫名其妙，杀人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在前面的人却非常明白。他们不但明白，而且还正在睁起眼睛看杀人了。

监刑官底大口终于闭了。站在犯人身后右边的刽子手忽然变了颜色，一只脚踏住犯人底跪屈着的腿，右手拿着刀。前面在左边的一个兵士先拿了大砍刀向犯人底脸上猛劈下来，但还没有到脸上的时候，又轻轻地偏了过去。犯人底身子不自觉地向后面一仰。那个持刀以待的刽子手立刻把他底刀用力地砍下去，“礤”的一声，把犯人底右边脸皮连着耳朵一起砍了下来，但并没有完全砍掉，头还连接在颈子上。霎时鲜血直

流，直喷，刽子手底手上和身上都溅满了血点。刽子手连忙退后一步。扑通一声，犯人底身子便向前伏倒了。他并没有死，反而因了这一刀变得更有生气了。他底身子在土地上乱滚。口里发出非人的怪叫。他一面又在啃那布满了灰尘和血迹的土地，被反剪着的双手在拚命挣扎，一双赤足也在乱踢乱打。剩下来的大半边的脸上还留着一对圆睁的怪眼，这已不是先前的不时开闭的小眼睛了，而且这样的一对眼睛是从来不曾生长在活人底脸上的。这对眼睛里含着无穷的痛苦和恐怖。人底眼睛只要和它们接触一次，那个人就会连脊梁上都起了寒栗。在这个广场中滚着的东西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受了致命的伤、痛得快死的怪兽了。

群众中起了大骚动。人们确实激动了。没有经验的人害怕起来，开始往后退，但是后面的人却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拚命往前面挤。阅历丰富的人自然是镇静多了。不过大家都有一种恐怖和不安的感觉。

到底是刽子手看不下去了。他连忙跑过去追着犯人底身体，左脚踏住犯人底胸口，不管犯人底挣扎，活生生地把他底头割了下来，又一脚踢开了头。剩下的尸体底项颈立刻缩进去，和肩膀相齐了。从头座子里冒出丝丝的鲜血来。带着鲜血和尘土的头象一个皮球似地飞滚开了，头经过一个兵士底面前，又被他一脚向右边踢去。在几分钟以内，那个头就变成了兵士们底足球。在兵士们底眼里这应该是很有趣的球戏了。

完了，革命党就这样地灭亡了。

演戏的脚色走了，人群中有不少的人刚退出去，后面的人又拥挤上来了。

杜大心早已痛苦到失了感觉的地步。在他恢复知觉的时候，才明白自己是在一个广大的人群中了。广场的圈地上只剩下那个卧在血泊中的无头尸体，在尸体右边一尺多远的地方放着一个头颅和半边脸皮。在那指手划脚议论纷纷的人丛中，他听见背后有人在大声谈话，而且差不多要吵起来了。他留神一听，原来是两个中年人在争论从前革命党徐锡麟被杀的时候，是否有剖腹挖心活祭恩铭的事。在他底右边也有人在争辩。一个老年人愤愤地答复他底邻人道："惨？呸！杀革命党越惨越好！这班无父无君的禽兽，都应该死得象这样！"

杜大心底脸上又起了一阵可怕的痉挛，他觉得自己全身都在战抖了。他忽然怀疑起来，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时代，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在他底周围是些什么人。那个带着血和土的圆球似乎在开口说话了："什么时候革命才会来呢？"这样的问话还不断地追逼他，他依然找不出一句答复的话。他分明记得当这个头还不曾和这身体分离开的时候，当在他底面前不是这血和肉块，还是那活泼的大孩子张为群的时候，他也曾听见过这样的问话来，而且他也曾几次告诉过这个人（他底"大孩子"）说，在最近的将来，那个伟大的日子就会来的，那时候谁也不再哭了，谁也不再受苦了，每一家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饱饭，每个人都有衣服，人们安静地过着和平的日子。凡是曾害过人、正害着人、将害到人的那班民贼都要灭亡了。他曾几次清清楚楚地这样向这个人说过，然而现在就在这个

人底面前他底一切的话都没有力量了。灭亡！灭亡！灭亡的不是民贼，而是这个人，他底“大孩子”。张为群就如此灭亡了。事实明摆在眼前：张为群就如此灭亡了。头和身体分离开，而且躺在血泊里。谁相信这个灭亡的人曾经具有一颗恨罪恶、爱正义、为别人求幸福的黄金似的心呢？一个痛苦的感觉象火一般地烧得他底头发痛了。

突然有一个清晰的声音来到他底耳边：“我死，我一个人死也不要紧。”他激昂地、无可如何地抓住自己底头发。他好象在抵抗什么，从他底口里不能自主地吐出一句话：“不，不能！决不能让你一个人死！”虽然这声音是低到旁人差不多不能够听清楚的程度，而在他已经是力尽了。

他愤然用很大的努力在那象潮一般涌来的人群中挤开了一条路，出去了。走出了这广场，又象换了一个世界。他突然觉得是在热闹的街道中了。商店依然做着生意，过往的行人依然照常过往，不自然的笑脸依然在到处摆着。电车过去了，汽车过去了，黄包车也过去了。所有的行人似乎都不曾感到在这一个短时间内，死神曾在这附近降临了一次，如此残酷地取去了一个人底生命。其实在这样一个大城市里，一个人底生命之毁灭本来算不得一回事，何况灭亡的又是一个革命党呢！然而这时候杜大心底心理却正相反。他觉得这些车子都该毁灭，所有的过往的行人都该灭亡，而张为群却应该复活起来。他在绝望的愤怒中，又加重了他底脚步。

在他底前面，又有人在说话了：

“一代不如一代，这话真有道理！”一个有经验的老年店主

惋惜地说。“从前的刽子手，哪里象这样！那有名的山东金刀王太的手艺真不错。我见过他一天杀了七个强盗，脸不红，气不喘，真正威风！……你看他不慌不忙地提起刀，一点气力也不用，轻轻送过去，‘䃗’的一声，人头就落地了，齐齐整整，一点也不偏。要是犯人家里有钱，送了钱给他，他在下刀的时候稍微偏一点，留下一块头颈皮在头上……”

“留下一点皮有什么好处？还要花钱！”听话的年青学徒疑惑地问，他底经验太浅了。

“没有好处？你不懂！为了这一点皮，有的人还花上几百两银子呢！……象今天的革命党，杀了不准收尸，胡乱埋掉就算了。……从前大清时候有钱的和做官的，犯了事，吃了官司，服了王法，他家里人收殓尸首，要把杀掉的头缝在身上。杀了头的人颈项是要缩进去的，要留点皮才缝得起。……现在的刽子手真不行。……其实现在就是金刀王太还在世，也没用了，一颗子弹就算完了，谁希罕你有好本事！……我在上海快住到十年了，看杀头，今天还是第一次！也算是见过了世面。……”

学徒底脸上浮出无意识的笑容。

一个人猛然向前冲来，分开了这两个人，头也不回地一直往前走了。等到这两个被撞得偏偏倒倒的人立定了身子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去远了。老年的店主在暂时的惊惶中说不出话来，但过了一刻又若无其事了。

那些参加过杀头的盛典的人回到家里，这天晚上都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他们底梦中，男人拖着辫子，趴在地上，脱

了裤子，挨一五一十地数着的小板子；女人也跪在青天大老爷底公堂上，被人拉着她底两手，隔着她底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敲她底背。他们挨完了打，谢了大老爷底恩典，被人牵起来，扭扭捏捏地走了。一路上别人用快乐的声音告诉他们：天下已经太平，真命天子已经出现了。

第十八章　两个世界

正是黄昏时候。天色渐渐阴沉起来。一切都往黑暗的路上不停地走去。自然的光线终于完全不见了。于是人造的光明便立刻出来代替，在马路上，在大大小小的商店、茶楼、酒馆里，电灯燃得雪亮。夜告诉人们说，它已经到临了。

在上海南京路的一个电车站上，在十几个候车的男女中间，站着杜大心。电车来了，在这个站上停了一会。在一部分乘客下了车之后，候车的人便争先恐后地挤上车去。卖票人照例拉铃，电车又往前开行了。

杜大心并没有上车。他等电车开走了后，便走下站，迈步穿过街心，走到马路那一面的人行道上去了。他并不想到什么地方去，而且也没有去处。他离开了车站广场以来几个钟头不休息的走路，精神上的激动以及没有用过晚餐的肚皮，都是他底极度疲乏底原因。但是他觉得在这个城市里他实在找不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了。不仅在这城市里，就在全世界中，他好象也是一个孤独的人。他底思想，他底希望，他底痛苦，全然与别人底不相通。周围的人不但与他无关，而且好象还是他底敌人。在他底心里夜色并不是在这时候才降临的。很多天以来，他底心里就只有夜色了，特别在今天浓得最厉

害。他清清楚楚地感到一个痛苦的思想在啮他底脑子。他明白在他自己底面前便站着灭亡，然而在人们底脸上简直看不出一点对他的同情底痕迹。而且在他底心中充满了无处伸诉的痛苦的时候，人们似乎特别地高兴了。包车上坐着油滑的脸，人行道上走着谈笑的艳装女子和穿着时髦西装的青年。两眼发光、大声叱咤的汽车不知道为什么今晚上是特别的多。这样的思想使他更痛苦了。

“人是没有同情的东西，而且他正是在别人底痛苦上建筑自己底快乐。”这样一个思想在撕他底心。在说不出的痛苦中，他又感到一种不能抑制的愤怒。他想他不能灭亡，至少他不能够拿他底灭亡来造成这些人底快乐。他现在不再感到痛苦了。愤怒制服了他，一切痛苦的感觉都消失了。他现在确实相信所有这些人都要灭亡，而且要先他而灭亡。他底死，至少也带来这些人底死。一个破坏的激情在他底身体内发生了，他很想把这一切人，这一切建筑毁坏干净！他用了奇异的眼光看着路上的人和物。在他底利刀般锋利的眼光之下，所有过往的盛服艳装的男女都被剥下衣服，而且剐了皮，只剩下那直立着的骷髅，一辆一辆的汽车也成了柩车，霎时间到处都是骷髅，都是柩车。这时候他又感到一种复仇的满足了！

他得胜地象一个刽子手似的在马路上巡行了两个多钟头。忽然他底脚步在一家店铺门前停住了。他觉得眼前十分明亮，而且人声也很嘈杂。他原来站在上海一家最热闹的大餐馆底门前。进出的人往来不绝，男男女女装饰得一个赛过一个，口里吐出清脆的漂亮的话和笑声。在玻璃橱窗里用细

磁盘子盛着各种精美的菜肴和点心。这玻璃橱窗把里面和外面分成了两个世界。里面是光明，是温暖，是笑声，是快乐，是热腾腾的蒸气，是精美的饮食。外面站在玻璃橱窗前面的是几个面上带着饥饿之色的穷瘦汉子和中年妇人，虽然他们底眼睛饕餮地钉在橱窗里的菜肴上面，然而在他们底心里却只有黑暗，寒冷，痛苦，饥饿。在那里面的快乐世界中谁也不曾想到这几个立在外面被人间的幸福遗弃了的人。一个外国巡捕走过来，后面跟着两个华捕，他们开始赶走那几个穷瘦的男女。

"人是没有同情的东西，而且他正是在别人底痛苦上建筑自己底快乐。"这思想又一次来撕他底心。愤怒压倒了他。他绝望地叫了一声，使得众人都掉头惊讶地看他，他却昂然地大步走了。

十一点钟的光景，杜大心回到了杨树浦。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那所房子挺直地立着，动也不动。远远地：在那边，纱厂底烟囱里正冉冉地冒着烟，在黑暗的天空中显得血红。血红里又冒出灰白色的云一般的东西，这样点缀了天底一角。在那边，在万盏灯光里，他认得那是上海市中心区。在上海市中心区，在工厂里，人们正在享乐，谈笑，游戏，劳动，受苦，而在他这里却只有静寂和死亡。他立在门前迟疑了一会，终于推开油漆脱落的大门进去了。

杜大心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上楼梯。他走过亭子间时，听见那里还有声息。他打开他底房门，走进那间又低又窄的屋

子。他先在桌子上摸到了火柴匣，抽出一根火柴擦燃了。在火柴底微光下，他看到窗台上的洋灯，他把灯点燃，拿过来放在桌上。他又去关上房门。

他在桌子前一把椅子上坐下，身子差不多俯在桌子上，两手支着下颔，眼睛望着灯，好象在想什么。他坐了一会，觉得很无聊，正打算起来脱衣睡觉。

有人在开门，有人在楼梯上走动，过后又有人在敲他底房门。“杜先生，睡了吗？”一个女人低声问。他知道这是张为群底妻子。他马上站起来。

“杜先生，杜先生，你睡了吗？”那女人又在问，声音提高了一些。

他答道：“没有睡，请进来。”他打开了门。

进来的果然是张为群底妻子。他指着一把椅子，装出不自然的笑容向她说道：“你请坐。”

那女人走到椅子前，但并不坐，一只手按住桌子，声音颤抖地问道：“杜先生！……他怎样了？……他们说今天在火车站杀了一个革命党！……”

杜大心仓卒间找不出一句答话。他惶惑，激动，苦恼。他想骗她，然而他底智慧好象完全失掉了。他对于这简单的问话，也不知道应该怎样答复好。他明白：是他夺去了这个女人底幸福；是他给她带来她以后的一切痛苦；是他夺去了她所相依为命的丈夫。他记得他曾经把美丽的幸福允许了她、他们；但他所给她、他们带来的却正是相反的东西。他不能够再向她叙说什么了，因为她底已受过的、正受着的、将受到的痛苦

底力量堵塞了他底嘴。他底话完全没有用了。他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他突然跪倒在她底面前,双手捧着脸,喃喃地不知说些什么,好象一个小孩打碎了母亲底心爱的东西,被发觉了,现在跪在母亲底面前服罪。

那女人吓得往后退一步,在一阵惊愕中发出叫声:"杜先生!杜先生!……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

然而过后她也就明白了。在希望完全断绝之后,她便倒在椅子上哀哀地哭起来。她底声音虽然不大,却是如此凄惨。在静寂的黑夜里,这哭声哀哀地响着,恰象鬼叫一样。

楼上楼下的人都惊醒了。大家心里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怖,便都蒙着头睡了。因为在穷人底世界中悲惨的事是常有的。在静夜里听到凄惨的哭声,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虽然一时不知道哭的人是谁,但大家都在哀怜那个不幸的人,他们知道这时候在他们这一类人中间又有一个成了恶运底爪下物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那女人哭够了,冷冷地抬起头用她底泪眼向前面看。杜大心依旧惶乱地跪在那里,口中仍在喃喃地说话,她听出来他是在反复地说着:"我不能够让你一个人死。"她不懂这句话底意思。她看见他底这种样子,她暂时忘掉了自己底恶运,反而觉得他是可怜的了。她觉得跪在她面前的不是一个大人,只是一个孩子,一个受了母亲底责罚的孩子。于是她用温和的声音轻轻地说:"杜先生,起来罢。我不怪你。"

工厂底放汽声惊动了她,她知道这是夜班放工的时候了。

她把杜大心扶起来，搀着他走到床前，让他倒在床上，她又用那条薄被盖住他底身子。她吹了灯，掩上门，轻轻地走出去了。

她回到自己底房里。在那快熄了的煤油灯底微光下，看见酣睡在床上的她底小孩，她又想起了自己底凄凉的身世和以后的日子。她轻轻地拍着酣睡的小孩，低声说："苦命的儿，你没有爹了。"她又啜泣起来。

第二天的日光射进房里的时候，照见了她底青白色的病脸，白色的枕头上有一大摊泪痕。

第十九章　决　心

张为群死后的第三天晚上杜大心做了一个梦：

他在一座高塔上。前面是一大块稻田。远处有一带青山。斗大的太阳正向着山后慢慢地落下去。它失去了平时射得人睁不开眼睛的金色光芒，变成一面血红的大圆镜。它愈往下走，它所放出的红光更扩大起来。蓝天已被它染红了一角，青山底顶也罩上了灿烂的红光。离太阳不远的几片紫色和淡墨色的云被日光烘托起来，成了特别触目的颜色，还镶上了一道宽的金边。太阳剩下了一半，却显得更大、更红，到后来终于完全落下去了。霎时间万道金色霞光渲染了半个天，山哪，树哪，云哪，霞哪，都成了金色的一片。他底眼光缭乱了。好象周围的一切都是同样金色的东西，他分辨不出来各个的形状。

远远地，不知在什么地方起了一响枪声。接着又是一响。

过了一刻，他底眼光恢复了常态。枪声又响了一下，似乎更近了。他看不出什么形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又吃惊，又奇怪。他底脚不由自主地走下去。下了两层塔梯，他瞥见一个人远远地向这面跑过来。他又走下三层，看见那个人

跑近了，原来是一个女子，很象李静淑。他大吃一惊，连忙跑下那剩下的两层塔梯。站在塔前，他看见那女人跑近了。她并不是李静淑。她跑到离他只有四五步的光景，忽然叫一声“杜先生”，就倒在地上了。

他连忙跑到她底身边。这时候他才认出来这是张为群底妻子，但是她憔悴得多了。她底脸灰白得象一张纸，眼睛半闭着，口里微微在嘘气。他叫了她一声。她睁开眼睛痴痴地把他望了一刻，忽然用一只手支着地，坐了起来。她咬紧牙齿，解开衣服底钮扣，左胁下血象红水一般流着。在她底怀里缚着她底孩子，这孩子似乎变得很小了。她解下带子，把孩子交给他，一面说：“杜先生，我杀了戒严司令替我丈夫报了仇。他们在追赶我。……我为了我丈夫这一点亲骨血，所以要逃命。现在他们打伤了我。……我是不得活的了。……天幸遇着杜先生，就请你把我这个孩子养活罢。……待他长大之后，你要告诉他，他爹爹和妈妈是怎样死的，要他替我们报仇！”

杜大心接过孩子，便也解开衣服，把孩子缚在怀里。他想到附近去找一点水来替她洗一洗伤痕，或者找一两个农人来帮忙把她暂时搬到农家去养息。但是他走了不远，便听见号角声和呐喊声。他回过头，看见她已经被几个兵士抬起走了。

他怀着说不出的愤怒，不顾性命地追上去。一颗子弹打进了他底胸膛。一阵剧痛压倒了他，他便昏倒在地上了。

等他睁开眼睛时，什么人都没有了。满天的月光，到处的虫鸣。他觉得没有一点痛苦，似乎并不曾受到枪伤。他忽然

记起了怀中的孩子，他解开衣服。但怀里并没有孩子，却只有一本大书。他连忙翻开书看。这是一本画册，里面有许多人底照像，也有他认识的，也有他不认识的，但是他一时都说不出名字来。后来他看见张为群底像了，过后又是张为群底妻子底像，又看见他自己底像。他还要翻下去，忽然那些已经翻过的篇页竟不待他底手动，自己一页一页地翻回去。而且刚才他明明看见的照片都没有了。每页都染上一大团血迹，似乎还有热气。他觉得害怕，画册就从手中落下去。即刻平地起了一个大霹雳，好似天崩地坼一般。

杜大心醒过来时，心还在颤动，然而周围的一切都是很安静的，他自己也很安静地睡在床上。他知道刚才的一切不过是梦景。他想让在梦中受了刺激的脑筋安静一下。天渐渐地在亮了。

工厂底放汽声又在响了。他知道这是日班上工的时候。一个思想猛烈地刺痛他底脑筋。他想起了张为群。他知道从此在那成群结队往工厂去的工人中，不能再有张为群了。他觉得是他杀了“他”。立刻“他”底血淋淋的只有半边脸的头在空中滚动，两只血红的眼睛对他圆睁着，好象在责备他怕死一般。他感到一种剧烈的良心上的谴责。他明白是他断送了张为群底性命，是他断送了“他”底妻子底幸福。“他”死了，而他自己仍然活着，这是不可能的。他应该用自己底生命来替“他”复仇。他觉得现在自己只有这条路可走了，而且唯有走这条路才能够带来他底良心上的永久的安慰。这时候他开始

觉得这长久不息的苦斗应该停止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这就是死，只有死才能够带来他底心境的和平，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受安静的幸福。

就是在这一瞬间，他才决定了自己底命运。他要去刺杀戒严司令，去替张为群报仇。自然也就是去死。

平常留恋着生的人，一想到死便不免有畏惧、悲哀和留恋。但杜大心却不是这样。他把死当作自己底义务，想拿死来安息他一生中的长久不息的苦斗，因此他一旦知道死就在目前了，自己快要到了永久的安息地，心里也就很坦然了。他反而觉得快乐，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条路可以终止他底一生的痛苦了。所以他又安静地睡去。

杜大心所梦想着永久的休息果然到了，而且就在几天以后。

第二十章 最后的爱

在一个沉静的晚上，广大的蓝空里没有一片白云，真正成了一个纯洁的整体。在这样大得无边的天体中，只嵌着几颗数得清楚的明星。在东边天底一角，还嵌了一个圆圆的白玉盘。一轮明镜似的皓月慢慢地向上面移动。李静淑倚着右边楼上的栏杆望月，微风吹动了她底头发，弥漫在空气中的桂花香时时送进她底鼻端。她在深思。她在想念一个人。

这时候来了杜大心。他踏过桂花铺满了的水门汀路，走上楼，来到李静淑底身边。

杜大心底瘦削的面容，在月光下，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美丽。不错，当一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逼近了死路，而心中又无一点遗憾的时候，现实生活里的一切微小的东西都在他底眼前消灭了，他更看透了生活底内幕。因为这时候，他自己好象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一个生活着的人了。他底心灵中似乎又揭去了一层帷幕，看见了另一个常人所不能看见的世界。一切世俗的念头都早已消失净尽，心里只燃烧着一个崇高的理想。他觉得自己要走到那个幸福的永久安息地了，他怜悯那些还留在这痛苦的世界中的人们。世俗的爱和憎也已经完全退远了。他似乎全然沐浴着崇高的理想底光明。在纯洁的

月光之下他仿佛成了一个光辉的圣像。

他带着微笑把李静淑看了许久。她并不避开他底深透的眼光，因为她从这里面看出了无限的善意。她本来想责备他为什么这许多天不到她底家来，使她那样苦苦地想他。这时候看见他底面容，她却不能说这样的话了。

忽然他底脸色又变得忧郁了。她看出来他底眼里闪耀着几颗泪珠。他在流泪。夜是异常静寂。他们都不说话。李静淑睁着一双大眼望着他。她开始明白他许多天不来一定有什么苦衷，他今晚来这里也一定有不寻常的话要告诉她。她想问他，但好象什么东西塞住了她底咽喉，她只轻轻地叫了一声“大心”。

“静淑，我现在有一句话要问你，……你大概不会怪我……”杜大心用了微微战抖的声音说，他底含着泪珠的眼睛凄然望着她，等候她底回答。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我会怪你？……”她故意用惊奇的声音责备他。

“我知道你不会怪我……现在我要问你的，就是在我底心里隐藏了许久的话。我有好多次就想向你倾吐，但是不知为什么一直忍到今晚。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要是今晚不说，便永没有说出的时候了。……你底前途是很幸福的，你有青春，你有生命力，你有无限的善心，……我知道。我常常问自己，象我这样的人能够在你底心中占一个位置吗？我现在要问你的也就是这一句话：我能够在你底心中占一个位置，而且是最深的位置吗？”他斜倚在栏杆上，用右手遮着半边脸。

“大心，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样的话？……你难道还不知道我底心？……”李静淑用诚恳的、爱怜的、温柔的眼光望着他，想看穿他底心底深处。但是她底灵魂深处也被他搅动了，因为她从来没有看见他这样谦逊地、这样柔和地说话，她更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地哀求她。

“要是我不曾见过你那多好！……”他放下遮脸的手，但并不看她，只仰头望着蓝空。“如果我不曾见过你这个人，我至少在这一刻会是幸福的了。……你该看见我刚进来时候的面容和现在的是何等不同了。……我自从第一次认识你以来，我底心渐渐被你吞食去了。我底一切都快被你占有去了。好多次因为一天不曾见着你，就好象在受着苦刑；没有你在旁边的日子，就几乎不能生活下去。一用思想时，你底印象就来包围了我，……总是你，永远是你！……你常常劝我保养身体，但是正因为你，我才更摧残了身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如此拚命地工作？为什么要这样地摧残自己？其实这也是为了你的缘故。我不让自己有时间思想，为的是免得想你。我把身体弄得衰弱，也为的是免得有精力想你。……我固然不曾对你有过什么表示，而我爱你却是爱到了极点。……你平日对我的种种好处，我知道在你并无他意，在你底善良的、温柔的灵魂中，正是应该如此的。我固然十分感激你，而我底病也就从此深了。唯其知道自己爱你的程度太深了，所以不得不用了全副心血来制止它。为了爱你，我曾有过多少失眠的长夜；为了爱你，我曾有过多少感情与理智间的激斗；为了爱你，我感到多少良心上的痛悔；为了爱你，我竟然拿工作来摧残自己。总之，为

了你，我真也受够苦了。然而这是我自己底错。你，你们兄妹对我，真是好到无可再好的了。……在你们家中，病中七天的生活是我永不会忘记的。你象慈母一般地看护我，使我在这短促的一生底最后的日子里又享受到人间的幸福。……那么就为了你受够苦，我也甘心。……你知道我为什么在第八天的早晨不告而去，这只是因为我爱你。我爱你爱到快要发狂了，我不敢再在你家里住下去。所以从那天起我就不来了。……我想从此该可以把你忘记罢，然而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也曾爱过女人，也曾做过好梦。但我从没有象爱你这样地爱过别人。这一次，只有这一次我是熬尽了我自己底心血来做代价的。……我知道我是一个注定了要灭亡的人，……你底前途还充满着无限的幸福。……我所希望于你的只是……不要哭！……不要哭！我所希望于你的，只是你能把我底纪念放在你底心深处。这样，我就死了也感激的。……不要哭，我底静淑。"

这样的话是李静淑希望了许久的，也是她今晚有点料到的，然而他却说得太苦了。她愈听下去愈感动，把身子渐渐移到他底身边，到了最后她竟然支持不住，哭起来，身子斜倚在他底身上，头靠在他底肩上，口里低声说："大心，不要这样说，要是你没有幸福，我还能够有幸福吗？"

杜大心见到这样的举动，听到这样的言语，他底全身都因过度的惊喜而颤动了。他底脸上发了光，他立刻抱着她，掉过他底头望着她底泪脸。两双眼睛对看着，快乐的眼泪流下来。两人底眼泪融合在一起了，谁也分辨不出哪一滴是你底或我

底眼泪来。两人底嘴凑在一处，接了一个热情的吻。在爱与被爱的纯洁的快乐中，两个人完全变成了一个人。他底决心，他底来意，都被忘却在九霄云外去了。

"静淑，告诉我：我们是在梦里吗？"他喃喃地说。

她只顾用爱怜横溢的眼光注视他底因快乐而发热的脸，她底身子紧紧地贴在他底身上。

"我从哥哥底生日那天起就爱上你了……我为了你也苦够了……可怜我苦苦等了你许久，今天到底等着你来了，你来对我说这样的话了……你从此就不要去了罢……"

他吻她底额，她底脸。他们底嘴又合在一处了。

"我们彼此都苦够了，以后我们不再分离了……从此你不要再离开我了……我底大心，你不要再去了。我愿意分担你底工作，分享你底甘苦……"李静淑欣喜地带着孩子般的快乐接下去说。

然而她提到"工作"两个字，便驱散了他所有的快乐，使他记起刚才忘掉的一切来。好象有一瓢冷水泼在他底头上，一切，一切都冷了。他记起了张为群底死，他底梦，他底决心。工作？他现在所正从事的工作是什么？杀人！被杀！这就是他底唯一的工作，此外再没有别的了。这工作是她所能分担的吗？她所应该分担的吗？不，这不可能！而且他已经是一个快要灭亡的人了。他能够爱人吗？不，不可能！刚才的快乐已经云散烟消般逝去，现在所留下的，只不过是痛苦的回忆而已。人间的幸福他是不应该再享受的了。然而最可悲的是幸福已经到了他底手里，而他自己却不得不忍心将它抛去。

他知道现在他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就是：把这一切告诉她，向她真实地说，他是来向她告别的，请她原谅，望她了解。但要对她说明他底来意，无异乎拿一把利刀刺进她底胸膛。去刺杀戒严司令，他能够，可是要杀他所热爱的女郎，他却不能够了。这太残酷了。他踌躇了。他底心中又起了猛烈的战斗。

那个聪明的女郎似乎看出了他底心思。她热情地说："大心，你为什么又忧愁起来？告诉我，这是为什么？……难道你不愿意吗？"

"不是！我底静淑，"杜大心分辩道。"我要去死……"

"去死？去死？你要去死？"她惊愕地插嘴问道。她几乎不相信她底耳朵了。

"是，我要去死，我要去杀一个人……我今晚是来向你告别的！"这些话是用了很大的努力说出来的。他说着自己也战抖起来了。他不敢看她底脸，他也不忍看她底脸，因为他知道自己在用刀刺杀他底爱人。

他底话果然象一把尖刀那般锋利地刺进她底身体，刺到了她底心底深处。她底脸突然变了色，两只大眼失神地望着他，一只手拊着心。……

她知道他是不会骗她的。他真要去死了。她也明白了他要去杀什么人。然而这又和她有什么关系呢？杀人总是杀人罢了。她想她是不能够留住他了。他一定要去杀人！多日来等待他来接受她底爱，他来向她叙说爱情的话，她算是等到了。他今天果然来了。然而结局却是这样。这是他第一次向她表示爱情的时候，也就是他来向她告别的时候。他不久就

要去了，永远地去了。这太可怕了。这时候他不仅是她所深爱的一个人，他已经成了她底身体底一部分，成了她底心了。要让她底心跑去，在她简直是不可能的。她一定要留住他！

忽然一阵心酸，她底眼泪竟如泉水一般地洗着她底洁白的脸。迷人的大眼里又露出哀求的表情。她想把她对他的全量的爱从她底眼里倾倒出来，用这最后的努力哀求他，使他听从她底要求，不要离开她。

杜大心底心就象受着刀割。现在他并不是为自己痛苦了，他是为着这个少女而痛苦。而且正因为她底痛苦都是他带来的，他自己底痛苦便更大了。她底一声一声的抽泣正是刺进他底心里的一把一把的利刀。他想要是留下罢，那么张为群呢？要是走罢，那么这个少女呢？她哭得何等凄惨！他在歧路中徘徊了。

李静淑从他底眼里猜到了他底内心的斗争，她慢慢地收了泪，向他作最后的进攻。她说了：

"大心，为什么你一定要去死呢？一定要去杀人，被杀呢？杀，杀，不是杀得够多了吗？血不是流得够多了吗？为什么还要去杀人，去流血？……为什么你也会相信杀人、流血呢？……够了，够了！我们现在正应该叫人们彼此相爱，不论什么人都应该象父子、兄弟、家人似地相爱。我们就牺牲全精力、全时间来做这样的工作，来宣传这样的爱还嫌不够呢！为什么你也要杀人？……不，什么人都是一样。大家都是现社会制度底牺牲者。……谁都没有权利来杀人，谁都是父母生的血肉之躯，谁没有象我们一样的父母、兄弟、姊妹？……够了，够了。我

们现在所能宣传的爱，所能做到的爱，和那为了憎恨的缘故而流的血海比起来，已经差得太远，太远了。为什么我们也要抛弃了爱，跟着别人去寻仇相杀呢？……大心，我们不要再演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惨剧了。难道这样的惨剧还演得不够多吗？……难道别人犯了过错，我们不但不去纠正他们，反而也要仿效他们再来犯一次罪？……别人犯了错过，我们应该怜悯他们，我们应该用我们底爱来圣化他们，洗净他们底罪过。我们应该原谅他们，教导他们，使他们悔过自新。……这才是我们底伟大的工作。要这样才能够建立起爱的人间来；要这样真正自由平等的美满社会才能够实现在世界上；要这样世间的罪恶才能消灭，而幸福底太阳才能以它底光明普照世界！……如果人们对我们做错了事，虐待了我们个人，这算得什么？我们要用伟大的爱感化他们，使他们那些失去人心的人也回过心来屈服在爱底势力下面，和我们携手来做爱底工作！这才是我们应做的工作。……如果只靠着杀，那么，你杀人，别人又杀你，杀来杀去，人类底历史也只是一个杀字罢了。……现在不要再提杀字了，我们来说爱罢。如果杀能够建立起崇高的理想，带来人类的幸福，那么为什么人类至今还会被囚在一个圈子里互相吞噬，互相残杀呢？够了，够了！杀得够了！让我们来开始那伟大的工作罢！我知道也许我们所能做出的很有限，然而那工作是应该开始做的。……大心，你不要离开我罢。”

热情之火在她底胸中燃烧，她底话自然地涌了出来，象泉水一般。她坚决地相信这是真理，他一定会被她说服的。

他并不说反驳的话。实在他也找不出一句话来反驳她了。而且他也不愿意在他们两人底最后一次的会面中再为那些不可挽回的事作无益的争辩了。所以他竭力抑制自己，安静他底波动得厉害的心，扫去一切悲哀底痕迹，装出快乐的笑容。

他快乐了。她以为他被说服了，他不会离开她了。于是她欢欣地低声说："你不走了！"

他用手抚摩她底散乱了的头发，差不多凄凉地微笑说："淑，不要说这些了。你底话自然不错。然而我是不能改变我底决心了。想一想因我而死的张为群，我能够逃避我底命运吗？我如果能够永远和你生活在一处，我是多么愿意啊！你知道我多么爱你，然而唯其爱你，我便应该勇敢地接受我底命运，做一个值得你底高洁的爱的勇敢的人。你想一想，要是我看见张为群那样惨死，他底妻儿做了孤儿寡妇，而我却苟且偷生地陪伴着你，那么，这样的人还值得你底爱吗？从今后每天早晨起床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背叛同志的思想便来苦恼我，折磨我。那么我哪里还有精力来和你说爱情，说幸福，说光明的太阳，说自由的空气，说美满的世界，说美妙的青春，说充满活力的生命呢？……你怎么？……我底静淑！……你怎么？不要怕！……我们谈别的更快乐的事罢！……你怎么？……"

她早已听不进他底话，她已经落在冰窖中了。她抖得象一株在微风里的白杨树一样。他紧紧抱着她。她口里喃喃着说些他听不清楚的低语，就象白杨叶底私语一样。

过了一些时候，她醒过来，她底悲哀渐渐消失，柔和的脸上又现出温和的笑容来。她不再哭了。

本来女人底爱虽然常常是专制的，盲目的，夸张的，但其中也含得有很多母性的成分。只要她真正爱一个人，便可以象母亲爱护小孩子一般地爱他，看护他，只要能够使她所爱的人得到幸福，纵然牺牲她自己底一切，她也甘愿。她想既然他是留不住的，那么又何必再提这样的事来伤他底心。为了他，她忘掉了自己底痛苦。她并不再想自己以后没有了他怎样能够生活。她现在只想他没有她，如何能够去就死。于是她又忘记了刚才的一切，重燃起爱情底烈火，拉他坐在旁边的一把藤椅上，自己偎在他底身边，低声向他絮絮地说那包含着无限的爱情、无限的温柔、无限的美趣等等的情话。他们又沉醉在爱与被爱的纯洁的快乐中了。月光温柔地爱抚着他们，似乎也在羡慕他们底幸福。

"噹！噹！……"挂钟敲了十下，李静淑猛省地站起来，理着自己底发鬓，向杜大心说："现在，你可以去了，我们底缘份从此了结了。有了今晚的会面，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她底态度非常安静，而且似乎是无情的，其实在心里，她正哭着血的泪。

杜大心知道这个，倒也有些留恋了。他略为迟疑了一下，但终于站起来凄然地说了一句："淑，我走了！"也不再看她一眼，连忙走下楼去。

站在栏杆前的她先听见他底沉重的脚步走下楼，又看见他底瘦长的背影走过水门汀路，开了铁栅门，头也不回地向街中走去。她还想多看他几眼，但楼前那株高大的桂树遮住了她底眼睛。

第二十一章 “淑，我去了！”

明月依旧高挂在天空，马路在月光中伸长出去，两旁人行道上的梧桐树很齐整地排列着。凉风吹透了杜大心底夹衫；路旁的桐叶受着风，知道快到深秋，也在互相低语。悬在路中的街灯在明亮的月光下倒显得阴暗了，好象一连串半明半昧的星群。偶尔有一两个行人匆忙地走过去。杜大心底缓慢的有节奏的脚步声伴着微风过后桐叶底私语，算是在这幽静的自然界中唯一的音乐，抚慰着他底灵魂，让他沉溺在思索里面。

他第一就想起“她”，永远是“她”！他又把刚才的事回忆了一番。她自己说过她是属于他的了。她爱他，她只爱他一个人，而且拿全个心来爱他。她甚至愿意为他牺牲她自己底一切。她是多么温柔，多么善良，多么美丽。他想到她底种种好处，他底脸上又露出安静的微笑。他不仅记着她在过去为他所做过的一切，而且他还想象着她在将来可能为他做的更大的一切。在他底脑筋里又现出一幅将来的图画：他们两个人或是共同生活在都市的工人区域中，或是生活在安静的、风景优美的乡村里，教育工人、农民以及他们底孩子，为他们工作，向他们宣传自由平等的爱之福音。她和他分甘苦，共患难。她会

拿她底那种优美的、宽厚的、伟大的精神去帮助人民。人民渐渐地觉悟了。他们爱她，她也爱他们，他们会把她当作小母亲。……于是人民动起来了。……他感到莫大的快乐。在他底瘦脸上又现出柔和的笑容。但后来他又一想：这是李静淑底理想，怎么会来到了他底脑子里！他觉得更可笑了。他知道自己底理想并不是如此的。

忽然他觉察出来在这清静的街道上，除了他底脚步声以外，还有一对沉重的脚步声。对面一个硕大的黑影移过来，他看出这是一个背枪的印度巡捕。那个人走近了，睁着怪眼把他打量了一下。

他底心情改变了。刚才的李静淑底理想都烟消云散，只剩下一个痛苦的痕迹。第一张为群底砍掉了半边脸的圆头出现在他底眼前；其次他又想起了明天的计划。这两个思想把他底一切未来的好梦完全打破了。他记起他今晚告诉过她的那些话。他已经向她告了别，不但以后不能够和她共同生活，连和她再见一面的机会也没有了。他明天要去就死，去赴那不可思议的死。她底一切都和他没有一点关系了。明天他必须去死。这是不可免的事。纵然她还在爱他，记念他，死了的他却一点也不能感到了。他一个人走向那无边的、不可知的、奇怪的、也许还是可怕的死之路上去了。

他想到明天晚上街道依然是这般清静，月光依然如水，桐叶依然在私语，凉风依然吹透行人底夹衣，背枪的印度巡捕依然睁着怪眼打量行人。可是他没有了，他不复存在于这个世界了。他想，为什么他一个人应该明天去死呢？她底话是

不错的，他为什么要去死呢？死，对于他自己，对于她，对于他底同志们，对于张为群底妻儿，对于一切受苦的人又有什么好处呢？他为什么又不该爱她呢？她爱他，那么他底死对于她是何等难堪的了。他们为什么又不应该过着和平的宣传生活呢？

他觉得死会夺去他心爱的一切。他陡然感到死底可怖了。他开始想从死底掌握下逃出来了……他觉得明天刺杀戒严司令的计划是完全错误的，愚蠢的，而且有害的……他决定把它打消了。他兴奋地回转身，在浴着月光的马路上加速了脚步。他要回到她那里去，向她说明他底杀人的计划打消了，他现在愿意永远陪伴她，永远不离开她。

不久他又立在她底住宅底门前。他从铁栅门看那一座楼房。天井中桂花开得正繁，长着花草的土地以及中间的水门汀路都被零落的桂花盖满了。金黄的、银白的花瓣铺满了一地。阶砌和墙角底缝隙里发出各种秋虫底叫声。这时候人间的烦恼都安息了。大自然正在举行音乐会。右边和左边的楼房里都有灯光。她明明没有睡，李冷也回来了。他想进去，但又不忍打破这安静的空气，打算明天再来。在门前痴立一会他又走开了。

他已经走出了这条马路，要转弯了，忽然看见远远地在电灯杆上挂着一个小的竹笼，里面放了一个血淋淋的人头，只有大半边脸。这是张为群底头。但是他立刻明白这不过是幻象。耳边又有人声了："我死，我一个人死也不要紧！"他底润湿的眼睛又看见大刀、枪弹、绞刑台、监狱底图画。他明白了，

他恍然明白了，他是一个被命运判决了的人，人间的幸福他是没有份的，一切幸福底门在他底面前都关住了。就是她，用了她底纯洁的、伟大的爱，也不能改善他底命运，也不能使他再享受到人生的乐趣。死是终于要来的！纵然这一次他放弃了他底计划，他逃避了死，那大刀、枪弹、绞刑台、监狱终于会来的。和平的宣传……也免不掉这样的报酬。同样是死，与其和平地象柔驯的羔羊被牵出去宰杀，不如起来做一个先下手的人……做一个替那许许多多受苦者复仇的人！死！明天他要去死了。

他这样一想心倒也平静了，头脑也就冷静了。不过他还想在他未死之前再去见她一面。他又走回到她底门前。黄的、白的桂花依旧不住地落。月光照在地上。右边楼房里已经没有灯光了，也没有人声。玻璃窗内挂着白纱的窗帷，遮住了屋里的一切。蟋蟀叫得更凄切了。他靠着铁栅门，一只手握着冰冷的铁栏，一只手支着下颔，暂时沉醉在梦中。不知过了若干时候，从李静淑底房里发出来的钟声打破了深夜底静寂，在这安静的空气中荡漾不散。这钟声是何等凄惨！在他听来，好象是报丧钟，在报道他底末日底来临。他知道这已是中夜，久留在这里也没有用处，便走了。临去时他轻轻敲着铁栅，低低叫了两声“静淑”，然后流下两三滴眼泪，用极其凄楚的声音说了最后的一句话：“淑，我去了！”

杜大心走了四五步，还回过头来看，但终于决然地去了，永远地去了。沿途一切都没有了。一双明彻的、无所不照的大眼追着他，半空中有人在大声说：“我死，我一个人死也不要

紧。”

这时候在如水的月光下，在安静而芳香的空气中，在挂了白纱窗帷的楼房里，李静淑睡在床上，做了一个十分凄楚的梦，在梦中她底洁白的柔嫩的脸上留着晶莹的泪珠，她哭了。然而她不会知道她所爱的人今晚离开她以后，又怀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情，两次徘徊在她底门前！

这天晚上，一点钟光景有人敲朱乐无家底后门，朱乐无从梦中惊醒起来，亲自下楼开了门。来的人是杜大心。他问杜大心为什么来得这样迟，杜大心不开口，只是冷静地微笑。在他底朦胧的睡眼中，杜大心底瘦脸是异常美丽，异常光辉，异常庄严！他当时有点惊奇，但是他也不曾追问。等到第二天晚上读杜大心底遗书的时候，朱乐无才明白这是什么缘故。

第二十二章　灭　亡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左右，杜大心走了。他交了一个小纸包给朱乐无，嘱咐他在这天晚上拆开。

这天晚上当戒严司令遇刺的消息传遍上海的时候，朱乐无拆开了杜大心底纸包，里面有五元的钞票二十张，共是一百元。另外有三封信，一封是以殉道者底精神对他底同志们谈思想和行动的信，并且向同志们解释他为什么要去死。致朱乐无的信上说到他身后的事，请他把一百元交给张为群底妻子，还请同志们帮助这两个孤儿寡妇；他又托朱乐无到杨树浦去取回他底行李，其中除了几部从朋友处借来的书请他分别代还外，其余的书籍杂志都请他送到李静淑那里去。他底二十多本诗文和日记都请朱乐无代他焚毁。另外还有一封信是给李冷兄妹的。

朱乐无全照着他底话做了，不过他并不曾焚毁他底遗稿。根据同志们底讨论和决定，朱乐无把杜大心底遗稿编成一厚册，出版了。书前还有朱乐无写的杜大心底传记，他把杜大心底遗书也发表了。朱乐无在“传记”中说，本书里面虽表现着对于人类的深刻的憎恨，但作者底憎恨底出发点乃是一个“爱”字。他说，最好的证据，就是作者终于为爱而死的事实。

这自然是朱乐无底个人的意见。事实是否如此，除了朱乐无和李静淑外，就没有人知道了。并且为爱之故而必须杀人这理由，更为一般读者所不能理解。但知道杜大心的人，为了这部书却也流过不少的眼泪。袁润身教授也读过了这部书，他底批评是：根据本书看来，他从前疑心杜大心有神经病，是有道理的。

这天晚上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上海。在总商会欢宴戒严司令的席上一个冒充新闻记者的不知名的青年向戒严司令开了四枪。戒严司令底肩上受了伤，他底一个马弁打死了。但凶手也用剩下的一颗子弹打进自己底脑子自杀了。

凶手底头被砍下来，装在竹笼里，挂在北火车站前一根电杆上示众。

戒严司令并没有死，半个多月以后就恢复了健康。他勃然大怒，说这是商会会长底阴谋，就把商会会长扣留起来。结果商会会长报效了二十万元军饷，买回了自己底自由。

戒严司令并没有死。他正在庆幸杜大心底一颗子弹，使他得到二十万现款，他底几个姨太太也添了不少的首饰。然而杜大心底头却逐渐化成臭水，从电杆上的竹笼中滴下来，使得行人掩鼻了。

杜大心就这样地灭亡了。但他也不是白死的。在他死后一个多月的光景，他底足迹常到的那所海格路的洋房底铁栅门便加上了重锁。几年以后全上海纺织工人实行大罢工，在

这个斗争里，工人占据了工厂，使各厂主不得不屈服。这次大罢工运动的领导人物是一个深得工人们敬爱的年青女郎。据说她就是李静淑。



新　　生

《新生》，第一稿（一九三一年八月）毁于"一二八"炮火，此为第二稿。一九三三年九月由开明书店初版，迄一九五一年六月，共印行二十三版（次）。

一九五三年五月由平明出版社重排新版，同年七月再版。

自　　序(一)

我带着一颗纯白的心，走进这个世界来。这颗心是母亲给我的。她还给了我沸腾的热血和同情的眼泪。

但是不久母亲就离开了我。

日子在风雨中过去了。我还活着。我并没有浪费我底时间。我已经在悬崖上建筑了我底楼台。我说这是一座很美丽的楼台，我要整天坐在里面。

然而暴风雨来了，这是时代底暴风雨。这风是人底哭泣和呼号，这雨是人底热血和眼泪。那许多失了人形的人和我一样，也有着血和泪。

我不能够在我底楼台里住下去了。但是父亲他们拉着我说："你不能够出去！这是一座很好的楼台，你建筑它时，我们都给你帮了忙。"我知道实际上帮忙我造成楼台的，正是那些失了人形的人。我进了楼台却让他们陷落在崖下的深渊里面。

我不听从长辈底话。他们依旧不许我走。他们底眼睛里是没有那暴风雨的。

然而在暴风雨底打击下，我底楼台终于倒塌了。我找到一块草地，救了我底命，因为我在楼台快要倒塌的时候跳了

出来。

我看见那废墟，我就想起过去的生活，我拾了些瓦片来纪念它。在瓦堆里我发见了白骨，我才知道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我离开了悬崖。那已经不是悬崖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人填平了深渊。我辞别了山，渡过了江，划起一只独木小舟，向着人间的海驶去。暴风吹打我底脸，巨浪颠簸我底船。但是它们并不曾淹没了我。

于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来了，我底疲倦的身子，我底发痛的手实在不能够支持下去。在一个大岩石底脚下我底船给打破了。

远远地在山那边现着强烈的光芒，光芒里闪烁着无数的眼睛。我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那些明亮的眼睛照彻了我底心。我认出来：这正是那些帮忙我建筑我底楼台的人底眼睛，我走进楼台就忘记了他们。可是如今在我底楼台毁灭了以后，他们从深渊里跳出来，却向着我呼唤了。

我低下头看我底胸膛，破烂的衣服不曾给我遮住它。那上面忽然现出了旧的字迹：忠实地生活，忠实地爱人。这是母亲给我刻印的。只有这十个字。那上面并没有“休息”，并没有“幸福”，并没有“光荣”。母亲决不会欺骗我。

去罢。我开始收拾破船底木片。我要补好我底船。我要驶到山那边去，去找着那般人，帮忙建筑他们底楼台。他们底楼台不会建筑在悬崖上，也没有风雨来吹打它。在那座新的

楼台里我一定可以找到居住的地方。

在我底楼台底废墟上新的楼台开始在建筑了。我希望我能够看见人们完成它。

1931 年 9 月。

自　　序（二）

我把自己关在坟墓一般的房间里已经有许多许多的日子了。每天每天我坐在阳光照耀的窗前，常常坐到深夜。窗户外面是一排高耸的房屋。这房屋虽然不曾给我遮住阳光，却给我遮住了街市，而且使我看不见这个大都市里的群众。

于是夏天到了。许多的工作停顿了，许多的人到阴凉的地方去了。这都市就成了热带的沙漠，在这里连风也是热的。写字间装好了电扇，工厂里却依旧燃着烈火熊熊的火炉。对于某一些人夏天似乎是不存在的。甚至在这沙漠上他们也可以找到绿洲。这绿洲只是为着少数人而存在的。

然而对于我，我是痛切地感觉到夏天来了。我依旧留在自己底坟墓般的房间里。如今坟墓外面却被人燃起了野火，坟头的草已经被烧枯了，坟墓里成了蒸笼似的热。我底心象炭一般燃烧起来，我底身子差不多要被蒸热得不能够动弹了。在这些时候我虽然依旧枯坐在窗前，动也不动一动，而且差不多屏绝了食物，但是我不得不拚命地喝着凉水，来熄灭我心里的火焰。

我这样整天坐在窗前，我是在看那高耸的房屋么？不，那些房屋就象一座火山，在平静的表面下正沸腾着火流，这火山

是迟早要爆发的。我是在看这大都市里的群众么？不，他们这时候是在火炉旁边被烧、被蒸，在马路中间飞驰着的汽车里面没有他们，而且连马路也被那高耸的房屋给我遮住了。那么我就是在无益的痴想中浪费我底生命么？

不，我坐在一张破旧的书桌前面创造我底《新生》。这《新生》是我底一部长篇小说，却跟着小说月报社在闸北底大火中化成了灰烬。那火烧毁了坚实的建筑，烧毁了人底血肉的身躯，但是它不能够毁灭我底创造的冲动，更不能够毁灭我底精力。我要重新创造出那个被日本底炸弹所毁灭了的东西。我要来试验我底精力究竟是否会被帝国主义的炸弹所制服。

日也写，夜也写，坐在蒸笼似的房间里，坐在被烈火般的阳光焦炙的窗前，忘了动，忘了吃，这样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夏季的日子以后，我终于完成了我底"纪念碑"。这纪念碑是帝国主义的炸弹所不能够毁灭的，而它却会永久存在下去，来证明东方侵略者底暴行。

我把这当作一个赌，拿我底精力来作孤注一掷，但是这一次我胜利了。

这样地度过了半个月夏季的日子以后，我如今要离开这蒸笼似的、坟墓似的房间了，我如今要离开这热带沙漠似的大都市了。

然而我会回来的。假若有一天，坟头生长了茂盛的青草，沙漠变成了新绿的原野，那时候我会回来，回来看我底"纪念碑"是否还立在这个都市里。

1932年7月。

第一篇　一个人格底成长

〔M年〕　在S市[1]

三月十四日

依旧是黑暗与恐怖。我和静妹回到S市来，还不到两个月。杜大心已经死了一年半了。但是在我底心里他还活着，他还活泼地活着。他不仅活在我底心里，而且还活在静妹底心里。

静妹自然还爱我，我也爱她。而且我知道她除了我以外并不爱别的男子。但是这一年半来她变得多了。现在的她和从前的她显然有了很大的差异。我开始有些不认识她了。我知道如今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横在我们兄妹两个人底中间，这就是她底信仰。她为了那个信仰就把别的一切都放在脑后了。

我呢，我自己也变了。这一年半来我不曾写过一首诗，我不曾说过一句赞颂爱、赞美自然的话。我常常翻出自己从前写的那本诗集来读，我觉得这不是我写的诗，我不了解这些诗

① S市：上海市。

里面有什么意思。我如今也常常拿起笔写诗，但是我写的永远是那五个字：黑暗与恐怖。同时杜大心底瘦长的身子又在我底眼前出现了。

我恨杜大心。我底生活本来是和平的，幸福的，自从他闯进来以后，他就给我打开了另一扇门，给我带来了痛苦与黑暗。在他死后一个月，我就听从了静妹底话，离开HR路①的洋房，脱离家庭，过这种流浪的困苦的生活。我们在几个地方跑了八九个月，又回到S市来。HR路的洋房已经被父亲卖出去了。困苦和寂寞包围着我。静妹就要离开我了，她要抛开我进工厂去了。

静妹好象是很快活的，因为她有信仰。我呢，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

我底名字叫李冷，我底心是冷的，我底周围是黑暗与恐怖。

三月十六日

母亲许久不来信了。我们回到S市以后给她去过两封信。现在还没有得到她底回音。我们和她通信，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不能够让父亲知道，而且寄信到家里去，母亲也没有机会看见。我们有一个旧仆，他现在在K省城②里开了一个小商店。这个人对我们的感情很好，他从前还受过母亲底恩惠，所以我们给母亲写信就由他收下转交。他决不会耽误我们底事情。但是母亲为什么不来信呢？

① HR路：海格路。

② K省城：江西省城。

母亲病了吗？她底身体很衰弱。在前一次的信里她说过她近来常常生病，她还说她很寂寞，父亲并不关心她，就在她底病中父亲也不过每天到她底房里看她一次，敷衍几分钟就走了。父亲整天和两个姨娘在一起。陪伴母亲的就只有那个跟着母亲陪嫁到我们家来的老婢女。她来的时候只有十二岁，如今是四十岁了。她非常敬爱我们底母亲，和一个忠心的奴隶敬爱她底好心的主人一样。她自愿牺牲她底青春底权利，永远陪伴我们底母亲。在我们脱离家庭以后，她也许就是母亲底唯一的慰藉罢。她给与母亲的安慰甚至比我们更多。

今天静妹和我谈起母亲，她忽然伤感起来，她时时谈起母亲底好处和我们底幼年时代的故事。我看见她底长睫毛盖着的大眼睛里有泪珠在发亮，我底心也软了。我也在想母亲，我在想象母亲这时候在家里怎样过活。

静妹很耽心母亲底病。她说："我们可以回家去看望母亲。"我却记得我们那次回家的时候，父亲严厉地对我们说过："你们现在不听我底话，你们以后就休想回家来见我。"静妹以为父亲不会拒绝我们，但我比她更知道父亲底性情。父亲这个人是说得出就做得到的。

晚饭后我们依旧在谈论母亲底事。我觉得房里空气太沉闷了，便约静妹出去散步。我们许多天不曾走过NS路①，今晚就转到那里去。在那里正开始了热闹的夜市。两旁人行道上辉煌的灯光从玻璃橱窗里射出来。电车、汽车、黄包车在

① NS路：北四川路。

马路中间拥挤着。各种颜色的人影在我底眼前晃过。两个穿西装打花领带的青年迎面走来。他们站住，把眼睛死命地盯着静妹，那两双充满了肉欲的斜视的眼睛使她有些恼怒了。"这个女子倒很漂亮，"一句英国话从后面送进我底耳朵。静妹装着不听见的样子。我把头掉向后面去看，正看见那青年底带笑的面孔，但他马上把脸掉开了。静妹拉着我底袖子说："哥，走罢。"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比静妹更气恼。难道那两个青年触犯了我吗？为什么我就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呢？我明白还有什么东西盘据着我底脑筋。

回到家里静妹又谈起母亲，她又在淌泪，但是她声明似地说："哥，无论如何，我是没有悔恨的。"我并没有流泪。我看着静妹底大眼睛里的眼泪，就象在看一些明珠。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冷酷。

在我，人生是一个大悲剧，无论我们怎样挣扎，受苦，而结果依旧免不掉灭亡。我们只是在灭亡未曾到临以前生活下去。

杜大心使我明白了这一切，可是现在他底骨头已经腐烂了。然而我还活着。是的，我还活着，而且应该活着。

三月十七日

秋岳来看我，那时静妹出去了。他便约我到克谨那里去。因为他想找克谨商量创刊一份杂志。

克谨住在一个亲戚底家里，地方不错。他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每一两个月翻译一本几万字的日文书，就可以敷衍过去了。他好象很满足这种生活，但他也热心地主张办杂志。

在克谨底房间里我们遇见了鸣冬和亦寒。

克谨又把发刊杂志的意思对我解说一遍，这话秋岳已经对我说过了。

我只听清楚下面的话：

“我们应该有一个言论机关来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态度，和我们底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主张。经费有各地的朋友帮助，稿件就由我们在S市的几个人来担任……”

于是我又知道克谨每期担任若干字，亦寒每期担任若干字，鸣冬每期担任若干字，秋岳每期担任若干字，而且他们还规定了我应该每期担任五千字至一万字的光景。

等他们话说够了，我忽然冷冷地说：“依旧是白纸上写黑字，现在有的刊物不已经是够多了吗？那么多的对于时局的态度，那么多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主张，已经够了！为什么你们还要来凑热闹？”

“那许多刊物，它们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只是教人做奴隶的东西！”鸣冬愤慨地说。

“我们底杂志要给这个黑暗的社会带来一线光明，所以我们底杂志就叫《光明》，”亦寒接着起劲地说。

最热心的好象是秋岳，他说了许多话，他还给我解释创办杂志的必要。我口里应着，心里想：光明，你们果然会给这个黑暗的社会带来光明吗？这杂志即使出版，恐怕至多也不会有五十个人把它从头到尾地读一遍。何苦化费这些钱，何苦耗费排字工人底时间？一张报纸，一份杂志，都是吸吮排字工人底血液的东西。

三月十九日

母亲底信来了。这信使我们欢喜，又使我们流泪。她没有病，我和静妹都放了心。

"不管你们走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母亲总是一样地爱你们。你们永远是我底爱儿。"我读着母亲底这样的话，不禁想到她写这些话时的心情。我底心里产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我想去信向母亲谢罪，求她宽恕。但我又觉得没有谢罪的理由。

静妹把信纸放在嘴边吻了许久，她才慢慢地放下它来，一面对我说世间再没有一件能够比母亲底爱更深的东西。她接着又说我们应该拿母亲底爱去爱人类。这的确是一个女人底说话。我不曾回答她。我知道爱就是痛苦。我不愿意母亲爱我。她爱我，除了给我痛苦外，还会给我什么呢？我不想爱人，我也不想被人爱。

三月二十日

静妹要进工厂了。她有她底信仰。我呢，旧的信仰失掉了，新的还不曾确定。我现在什么也没有，我要信仰来做什么用？我以前似乎有些愚蠢，但那时候我还有幸福。现在我没有幸福，这只是因为我不能够再做蠢人。要重新创造一个信仰，并不是难事。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然而静妹却说："没有信仰的人是不能够生活的。"她似乎不知道事实上我是生活过了。没有谁能够说我不曾生活，也没有谁能够否认我底生活的权利。我生活是为我自己，别人和我无关，犹如我和别人无关一样。为什么我要拿别人底话来

扰乱我底心？静妹近来爱读社会科学的书，她也劝我多读。我回答说我为什么要读那些书？难道生活本身告诉我的不已经够多了吗？那班写书的人把自己完全关在书斋里，他们底环境和我底完全不同。他们写书时心里不会有我，甚至那时候我还没有出世。那么我为什么要拿他们所写下的蠢话来麻烦我自己呢？

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件事实，并不需要别人来承认或否认。我要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为什么我需要别人来给我决定生活的方式呢？母亲底信上说得好："你们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不劝阻你们，也不怪你们。"但是母亲能够做她自己所想做的事情吗？人是多么矛盾的，爱也是矛盾的。

从来不曾怀疑过的事情，现在也开始疑惑起来了。母亲既然能够说那样的话，为什么她自己却又留在家里受父亲底虐待呢？

三月二十一日

我去看秋岳，他告诉我说，《光明杂志》决定在四月十五日出版了。他正在给杂志写文章，而且他一定要我至少写一万字登在第一期的杂志上。他和亦寒是杂志底编辑，鸣冬和克谨是杂志底发行人。

秋岳高兴地甚至带了梦幻地说着这杂志将来发展的计划。话进了我底一只耳朵，又从另一只耳朵出去了。我只是唯唯地应着，心里想：哪里有心肠来听你底蠢话？我开始觉得他可怜。他这个人把生命消磨在这样的小事情上面，自己还很得意。

我决定不给他们底杂志写文章，我底文章对于他们有什么用处呢？

我回到家，在房门外听见一个清脆的女音在说话。这是燕华底声音，不，这应该说是文珠底声音。因为她和她底丈夫决裂，抛弃了新式太太的生活以后，连姓也改变了。她不再是郑燕华，她如今是张文珠了。我听见她对静妹说："杜大心底死把你们兄妹两个都改变了。毁了你底哥哥，却造就了你。"这句话使我苦笑。但对我并不是一个打击。我果真毁了吗？她并不了解我，连静妹也不了解我。

门半掩着。我推开门进去。文珠斜倚在静妹底床上。静妹坐在床沿上。文珠看见我，并不站起来，只是对我快乐地微笑，又微微点一下头。她接着说，她两三天内就要和静妹进纱厂去做工了。她和静妹两个絮絮地向我叙说她们底计划，她们底运动以及将来的希望。文珠说话时常常用一只手玩弄她底飘散的头发，显出一种特别的美。我装着注意地听话的样子，其实我并不曾听懂她说些什么话。我只记得那一双大眼睛，那一头飘散的黑发和那红红的两颊。我望着她，心里只想说："收起你那些话罢！我要的只是你！"

她们为什么总是拿什么计划，什么理想来和我纠缠呢？我不要计划，我不要理想。我要的只是她们。但是那计划，那理想就要把她们给我夺去了。我恨，我妒忌它们！

她们商量了一些时候，决定明天搬到Y区①去，因为文珠

① Y区：杨树浦。

在那里租了一个亭子间，地方离那纱厂很近。静妹要和文珠同住在那里。

明天，这样快！话是文珠提起的，静妹毫不迟疑地同意了。她说："我在这里住得太不耐烦了，能够早一天离开最好。"她底脸上现了光彩。她离开这里好象没有一点遗憾。难道她真是一点也不关心我吗？

她们兴奋地谈话，我一个人在旁边望着她们。我不说话，只让那痛苦的思想折磨我。

三月二十二日

今天我把静妹送到Y区，文珠已经先到了。她站在门口等我们。她穿一件深蓝布短衫，束一条白布头巾，看起来就象一个乡下姑娘。奇怪，她无论怎样打扮，都很好看。静妹依旧穿着她底那件旧旗袍，她和文珠比起来，另有一种美丽。

"啊，哪里来的乡下姑娘？"我笑起来说。"这里的女工有许多也打扮得很漂亮，为什么你要这样打扮？"

文珠并不回答，只是微微一笑。

在那石子铺的路上孤零零的立着三幢旧房子。左边的一间就是她们底新居。大门底油漆已经脱落了。

她们租的是亭子间，又窄又旧，墙壁成了黑灰色。我们走路如果把脚步放重一点，地板便会摇动起来，同时发出低微的响声。房间的陈设很简单，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两个凳子，这都是文珠搬来的。此外就没有别的家具，而且也放不下什么家具了。

房里只有一扇窗，但窗外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高大的建

筑，也是一个工厂。它立在那里不仅给这房间遮住了阳光，而且还象鬼魂一般地俯瞰着这个小小的窗户。房里就在白昼也是很阴暗的，在夜晚只有一盏小小煤油灯发出来的微光。

我看见这情形，心里十分难过，我痛苦地说："这地方怎么能够住下去？"

她们两个却完全不以为意。她们很快活、很热心地收拾屋子、努力打扫各处。文珠听见我底话，便诧异地接口说："为什么不能够住呢？"过后她又笑着说："你近来为什么专跟我们作对？"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故意找苦吃？你们以为这样故意受苦，就可以救人、救自己吗？"我关心地说，声音里充满着忧郁。

"哥，你是来争论的，还是来帮我们搬家的？"静妹嗤笑地说。文珠也笑了。她们笑得很可爱！这笑容驱散了我底阴郁的思想。

我们出去买了一些面。这晚上我们三个人忙着做了一顿面吃。吃面的时候大家都是又说又笑，十分快乐。但她们底快乐是真的，我底却是假的，我是在强为欢笑。我没有信仰，没有目的。我自己本来也可以象她们那样做，但是我不愿意，而且我不相信那样做会有用处。自己牺牲，自己受苦去救人类，人类就会由于你底这牺牲和受苦而得到拯救么？她们近来常常攻击我，说我是个人主义者。她们说得不错：我正如我底名字，我是冷。但是热又有什么用处？难道少数个人底热就可以温暖人间么？就可以温暖那些衣不蔽体的穷人底心么？

静妹今天劳动了一个整天，样子很疲倦。我劝她休息一下，她反而生气地说："连这一点事情也做不下来，还想做革命家？"我看见她底咬紧牙关挣扎的精神，我很感动。我佩服她，但我又禁不住暗暗地笑她。为了要做一个革命家而故意吃苦，在我看来也不过是愚蠢的举动罢了。

这地方是我讨厌的，但有了她们两个人，就仿佛生了光彩，离开的时候我真正感到了留恋。她们送我下楼，还站在大门口带笑地唤我。我时时回头去看她们。那里没有灯，但在不远的地方，在那街角有一盏路灯，它底微暗的灯光使我看不清楚她们底面庞。她们底细长的身材在微光里现出一种超乎实际的美丽。我几次站住回头去看她们，但是我不得不毅然地走了。

在夜色的包围中我走过几条窄小的石子路。我极力镇压我底纷乱的心曲。我不敢想，我不愿想。我只愿意我能够痛哭。我在电车站上等了许久。过往的个个都是陌生人。我底眼睛有些模糊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我这一生以今夜为最寂寞。回到自己底房间如走进一座坟墓。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能否生活下去，似乎也成问题了。这样我还能够说自己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么？

我恨杜大心底主义，它把我底静妹夺去了。

三月二十三日

昨夜我梦见杜大心。他变成了一个骷髅。从他底头颅骨里面发出了钟鸣似的声音："生就是受苦。我们受苦，我们挣扎，但我们全走向灭亡。"

"我要继续着这可怕的受苦的生活，我不愿意灭亡，"我固执地说。

"灭亡是我们人类底必然的命运，"他用了一种很可怕的声音说。从他底身子里发出难闻的臭气来。两只眼睛只是两个黑洞，那里面射出来绿色的光芒。

"这也是好的，"我冷淡地说。

"那么你忘了你从前口口声声离不开的'爱'字吗？"杜大心底骷髅冷笑道。

汽车底声音把我惊醒了，使我来不及答复他底问题。但汽车很快地就去远了。房间里是黑暗和静寂。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杜大心底问话清晰地留在我底耳边。我恨不得把他从坟墓中抓出来，告诉他说：

"我要受苦，我要挣扎，我要灭亡——这就是我底爱！"

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今天早晨把杜大心底遗著《生之忏悔》找出来读了一遍。

在二百十七页里我读到这样的话：

这几天肺、心、脑都病得厉害。生命的界限似乎就要到了。我是憎恨一切的人，我对于生本来没有留恋。然而我这颗憎恨的心跳动得还是这么厉害的时候，我是死不下去的。昨天晚上临睡时我脱了衣服上床，觉得自己瘦得可怜，心情非常恶劣。我明白自己会活不到多久了，霎时间万念俱灰，稍微感觉到死底恐怖。我并非怕死，我实在不愿意死，想到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我所憎恨的世界，我底身子腐烂，而让一切依然存在，我实在不能够忍受这个念头。这时候我感到了死底压迫。我拚命挣扎了许久，急得汗出如浆，心也

> 彷徨无主，好象真正到了死的境地。我不能够死，我不能够灭亡。我要生，我要为憎恨一切而生。我灭亡时至少也要和一切共同灭亡。

这是杜大心生前的日记中的一段。这是生底挣扎，这是心灵底呼号。然而现在他终于离开他所憎恨的世界了。他底身子已经腐烂，而他所憎恨的一切依然存在，我也存在。他究竟与什么共同灭亡呢？

在写了“我不能够灭亡”以后，终于到昨晚说“灭亡是我们人类底必然的命运”的地步，因为他自己已经灭亡了。

我呢，我只知道我自己。在我底世界中我当然是中心。等到我灭亡的时候，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我是与世界共同灭亡的。

二十几年来我是一个“人”，但直到这些时候我才认识了一个“我”。我不知道以前是怎样生活的。我自己以前绝对没有想到“我”，以前我底思想完全是别人底思想。现在我应该有我自己底思想了，我要为我自己而存在了。

我觉得我是有理由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中我要找我底地位，我要发展我自己，不顾一切的障碍。我害怕我没有这勇气，因为我做了二十几年的“人”，只做了这么短时间的“我”。

费尔巴哈说过：“人对于人是至高的存在。”我要发展他底话，我要说：“我对于我是至高的存在。”

三月二十五日

下午秋岳同鸣冬来谈了许多话。

“冷，你为什么不给杂志写文章呢？”秋岳苦恼地说。

"写文章？这又有什么用处？现在有的文章已经太多了，"我直率地回答。我知道这回答会增加他底苦恼，但是我不能够说谎话。

"文章没有用？"鸣冬起劲地说。"不错，那些麻醉人民底意识的文章现在的确是太多了，说来说去无非欺骗人民，教他们怎样去做奴隶而已。但是我们底文章不同，我们是要给人民带来光明的。"鸣冬说着，他底方脸突然亮起来，他好象真正看见了光明。

"鸣冬说得对，"秋岳接着说下去。"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需要人来点燃一盏灯。也许这灯光很弱，但是点灯的事情确实是必需的，多一个人只有使灯燃得亮一点。光明是绝对必需的。为了它，我甘愿牺牲我底全部精力。"这个矮小的人抖动着他底身子，右手接连地上下舞动，左手插在西装裤袋里。在一刹那间他似乎把自己伸长起来了。

我有点感动，所以略略迟疑了一下，但是我回答说："把全部的精力牺牲在一个刊物上面，这牺牲未免太不值得了！"我说着就冷笑，这冷笑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自然。我想，他们会因此生气。

然而他们并不生气，却变得更忧郁了。秋岳忽然用他底苦涩的声音说："冷，你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你一天一天地逼近悬崖了。我知道你还没有确定的信仰。但是没有信仰的人怎样可以生活下去呢？"

"否定，你否定一切，"鸣冬皱起眉毛接着说，"你否定了国家，否定了社会，否定了家庭。但是这单纯的否定是不够的，

结果会使你否定人类，否定你自己。”

“说不定我会有这一天的。也许我那时候会把一切忘掉，而且被一切忘掉，一个人从悬崖上跳进深渊里，与这个世界共同灭亡，”我冷淡地说，但这冷淡只是表面上的，同时痛苦的思想使我底心发痛。

“那么你为什么不可以在灭亡之前做一点事情呢？”秋岳恳切地问。

“办杂志吗？写几篇没有人读的文章吗？”我讥讽地反问道。

我看清楚他们两个都在咬嘴唇。鸣冬底方脸变得很阴暗了。这个人有时候很喜欢喝酒，他喝了酒并不红脸，脸色反而变得很阴暗，就象现在这样。

“办杂志，写几篇文章，就算是做事情吗？为了这个就牺牲一个人底精力，这牺牲是太不值得了！”我差不多要生气地说。

鸣冬底脸色更加阴暗起来，象被浓云遮掩了似的。他不开口，却在深深地思索。秋岳就和他不同。秋岳涨红了脸，开始起劲地说话，好象热情在他底身体内满溢了，要从他底口里吐出来一般。他说：“在这样大的世界中一个人能够做出多大的事情呢？牺牲决不会是不值得的。许多、许多人底牺牲就可以做出大的事业来。每个人都应该贡献他底牺牲。这牺牲甚至是必需的。要得结果，必先付代价。”

“牺牲，永远是牺牲，大的牺牲，小的牺牲，这牺牲不是已经够多了吗？要到什么时候才终局呢？”我象受了打击般气愤

地叫起来。

“你，你是个人主义者！”秋岳气得脸红了变青，青了发红，两只眼睛光闪闪地望着我，半晌才吐出上面的话。

鸣冬接着对秋岳说：“不要跟他争辩了。他中尼采底毒太深了。”

我只是冷笑，我并不回答。我心里想：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为什么不照自己底方式去思索，却拿那个狂人底书来麻烦自己呢？在尼采底书里面并没有我，我所需要的东西在那里当然寻不到。

鸣冬约我到NS路上的一家广东饭馆去吃饭。我们三个人一道出去。我们在那个饭馆里坐了好一会，听着隔座的争吵般的谈话，看着门外走过的鬼魂似的影子，我们时常望着彼此底脸，交换一两瞥忧郁的眼光。我们很少谈话。菜端上桌子，大家喝了一点酒，匆匆地吃了饭就走出来。

我底心里很热，好象有什么东西在那里面燃烧。我不想回家去。我害怕我不能够忍受那寂寞，那死一般的寂寞。

鸣冬搭电车回去了。我陪着秋岳在人行道上散步。我们无目的地慢慢走着。

夜市正热闹。各种刺目的颜色，各种引诱人的声音包围着这条长的马路。汽车在路中间吼，小乞丐在墙角里哭，女人在人行道上笑。咖啡店和跳舞厅内送出来淫荡的爵士音乐，从那漆上绿色的玻璃门里时时有几个美国水兵或艳装的中国姑娘进出。一家百货商店底门前聚集了一群人，都伸长颈子望着上面一个无线电收音机，它正播送着《毛毛雨》一类的

歌曲。

我和秋岳依旧慢慢地走着，我简直不想说一句话。我只是注意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我觉得这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它们和我没有一点关系。我是在人心底沙漠里孤独地走着。我底心猛然痛起来。我觉得我想哭了。

我们继续往前面走，走过一家电影院，门前贴着大张的广告。“香艳，肉感，滑稽……”这些字眼马上映入我底眼帘。我把眼睛掉向那里面看，玻璃门半掩着，两个穿制服的小孩站在门里，给进出的人开门。阶上站着一个穿粉红色长旗袍的红脸少妇和两个穿绸夹袍的白脸瘦汉子在那里谈笑。另外还有一个穿漂亮西装的中年人，他有一张油滑的肥脸。在这些面孔上面我看出了一种同样的表情，而且是和电影广告上的字眼所表示的意思一样的。

这时候前面似乎起了骚动。一些人向我们这方向跑过来，口里带笑地咕噜着什么话。前面三个美国水兵摇摇摆摆地在人行道上叫喊，其中一个水兵底手里还拿着一只酒瓶，他们显然是刚从附近的咖啡店里出来的。他们一路上唱着淫荡的小曲。一个盛装的中年妇人迎面走过他们底面前，被那个拿酒瓶的水兵在她底肥脸上拧了一下。她惊恐地叫一声，就挣开往前面逃了。那三个水兵一齐掉过头看，哈哈地笑起来。不远处一个中年汉子独自在那里咒骂，被那个水兵觉察出来，就把一只酒瓶对着他底头掷过去。酒瓶落在水门汀的人行道上碎了，发出清脆的响声，和水兵底破声的大笑混合在一起。那个中年汉子马上失了踪迹。三个水兵走到离我四五步光景

的那个咖啡店门前，看了看立在门外的画着女招待底粉脸的招牌，带笑地说了两三句含糊的话，一偏一倒地推着玻璃门进去了。

这一切情形是被两个巡捕看见了的，但他们都在用全副精神去对付马路中间的一个黄包车夫。一个巡捕手里提着一叠黄包车底照会，另一个却拿了警棍在那个苦声乞怜的老车夫底曲背上敲打。

骚动平息了。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在我们底前面一个长身玉立的艳装少妇倚在她底年老的丈夫底膀子上，缓慢地扭动她底因了旗袍窄小更显得突出的臀部，移动她底因穿高跟鞋而成了微跛的脚。她走得那样慢，处处给我们拦住了路，我们只得走下人行道，让几部飞驰的包车来撞我们底身子，看着车上的油滑脸带了蠢然的得意的微笑过去了。

我们重新走上人行道时，正遇着两个西装少年挟了一个短小的长头发姑娘走过来。光亮的头发，白的脸，鲜艳颜色的领带，折痕显露的大裤脚，发亮的皮鞋，和那姑娘底浓黑的眉毛，蓝的眼眶，长的睫毛，深红的嘴唇，长得差不多要拖到地上的旗袍。这三个人过去了。巴黎化妆品底浓的香味在空气中散布着。接着是一个横眉大眼的汉子走过来，把阔嘴一扁，吐一口痰在地上。他昂然把一只手撑在腰上大步走了过去。

红绿色的霓虹灯招牌依旧在各处闪耀，刺痛人底眼睛；代表着黑人舞女底扭动的圆的臀部的爵士音乐时时从跳舞场里、咖啡店里、电影院里送出来；代表着中国旦角底送情的眼风和假装的小脚的尖声的曲调又从无线电收音机里播送出

来；在一个收了市的大商店底玻璃橱窗上临时设了书摊，在那里陈设着《情欲宝鉴》、《男女大秘密》一类的书。就在转角处一个穿粉红色西装的小孩面孔的少女用不熟练的英语在和一个高大的西洋绅士讲价钱。

一阵强烈的憎恨把我占有了。我猛然侧过头去看秋岳，他底脸阴沉着，而且起了短时间的痉挛。

"秋岳，你们办杂志，给什么人读？在这许多人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个人读你们底杂志吗？他们是不需要它的！"我底声音里混合着憎恨和痛苦。我底心里有的是热和痛。

"走罢，我要回去了，"他并不回答我，却长叹一声，接着就用苦涩的声音说了上面的话。初听起来好象他在哭，但随后我就知道他并没有流泪，这痛苦是超过哭以上的。我也和他一样。

他也要搭电车回家了。我和他站在一个电车站的红柱下面等车。当他看见电车驶近了时，他忽然抓起我底一只手说："冷，你记着，那一天总会来的。那一天，这一切都会消灭的那一天，一定会来的。杂志一定要办起来，继续出下去。一定有人读它。那许多的人，他们散布在全中国，他们是需要光明的。我们要把光明带给他们。"

他说罢猛然摔开了我底手，用他底坚定的眼光看我一眼，就跑着挤进人丛中，消失在电车里面了。但我看清楚了他底脸，那上面闪耀着光亮，这证明他是充分地相信着他自己底话。就在这时候他还没有失掉信仰！这个表示使我很感动。但是当我一个人穿过那鬼魂似的人丛中走着归家的路的时

候，我又开始疑惑起来了。在这拥挤的人群底面前，一份杂志能够有什么力量？秋岳底简直是愚蠢的信仰了！

在短时间以内我差不多被一阵难堪的寂寞压倒了。

回到家里，我并不扭燃电灯，我无力地躺在沙发上面，睁起疲倦的眼睛看那深的黑暗。

我躺了许久，甚至不动一动。我底眼睛依旧努力睁着。在它们底前面晃动着许多影子，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许多人的面孔动着，但终于被一阵浓密的黑暗掩盖了。

三月二十八日

今天读《生之忏悔》又发见了下面的话："矛盾，矛盾，矛盾构成了我底全部生活。"这句话就是杜大心灭亡底关键。他底灭亡就是在消灭这种矛盾。这也许是彻底的。但我却不然，我不愿意消灭矛盾。我要把我底矛盾织成一个网，掩蔽我底一切。为消灭矛盾而灭亡，即无异为求生而戕生，我是不愿意做的。我要矛盾地生活下去。

杜大心崇拜奈其亚叶夫的事我今天才注意到。在他底《生之忏悔》里曾有下列的一段话：

> 近来身体更变得病弱了，这几天人很容易感到疲倦。如果不拿出一种坚毅的精神来镇压悲哀的胡思乱想，其结果不但工作荒废，而生命也就会渐渐消失下去了。我立誓今后要忍耐一切，做一个意志力坚强到象奈其亚叶夫那样的人。

杜大心曾经向我说过奈其亚叶夫底事。他说俄国青年学生奈其亚叶夫因参加革命运动被囚禁在监狱里，身带很重的

镣铐，躺在冰冷的石床上，终日终夜听着邻室的狂人底叫号。这样过了两年，他一点也不动心，一点也不颓丧，一点也不屈服。他还用自己底血写信给朋友。这样的人的确是少有的，只有他才能够免除矛盾。他一生是没有矛盾的。

杜大心做不到他那样，所以他灭亡了。而且尤其可惜的是他在决心灭亡的那一天的日记上面写着："死也是卸掉人生重责的一个妙法。"这样他就成了奈其亚叶夫底敌人了。事实上杜大心是一个完全和奈其亚叶夫相反的人。

杜大心所谓人生的重责，在我是不存在的。我对什么负责呢？社会吗？这个社会是我底敌人。它压迫我，虐待我。我只恨它。

除了对我自己外，我对谁也不负责任。

三月三十日

寂寞和死亡，黑暗和恐怖，生活差不多变成苦刑了。

我底生命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呢？我究竟可以从什么地方找回我底生命呢？

我为什么要有记忆？记忆使我痛苦！

杜大心底瘦长的影子在我底眼前出现了。

"大心！"我叫起来。他底悲哀的眼睛马上消失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大心，你为什么要灭亡呢？"我心里这样问。

然而没有人回答我。我知道杜大心底骨头已经腐烂了，他不能够再做什么了。

灭亡，这就是灭亡底意义吗？

四月一日

今天静妹来，穿着一件蓝布短旗袍，人似乎憔悴了，但是她很活泼，很愉快。她絮絮地向我叙述工厂里的事。她说她在女工中间已经得到了好几个同志。她们差不多每晚上都要到她底家去，请她和文珠教她们读书，给她们讲解现社会状况。

这一切我听得有些厌烦了。我想用手蒙住耳朵对她说："够了，收拾起你底工厂、你底宣传罢，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我并没有说出这句话。我看见她底笑容，我底勇气就消失了。我为什么要夺去她底这一点快乐呢？我始终注意地听着。我甚至不打岔她。然而她终于闭上嘴走了。

静妹是午后一点钟来的，但在五点多钟就去了。我知道她去了以后我会感到怎样的孤寂。我留她在这里多玩一会。但是她说七点钟有同伴到她底家里去，文珠一个人是不够应付的，而且她答应了文珠一定要在七点钟以前回到家里。

我也就不再挽留她了。我知道我再留也留不住她。她不再是我底静妹。她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她是一个女革命家了。她是属于社会的，属于人类的。

她临去时交了一封信给我，说是文珠写的。同时劝我多出外去散步，多到公园去。

"我一点生趣也没有，在公园里和在家里还不是一样！"我底声音有些愤慨。所以她凄然对我笑了笑。

我望着她走出房门，看见她底细长的背影在楼梯下面消失了。我忍不住眼里的泪珠。我想跑下楼去拉住她，叫声

“妹”。但是我极力止住了自己。我把头俯在书桌上面，我想这应该是我底最后一次的痛哭了。

静妹大概已经在拥挤的电车里面了。我知道在她底心中一定只有激动和希望。然而在我这里却只有黑暗和死亡。我底耳里似乎还响着她底声音:“因为你没有信仰。”

静妹啊,我不要信仰,我要的是你和文珠呢!

我把头抬起来时，房里已经完全黑暗了。我不知道夜是什么时候来的。我也不想吃晚饭。我默默地坐在椅子上。我底左手里还捏着一团纸。我记起了那是文珠底信。

我扭燃电灯。我摊平信封，撕开它，取出一张窄的纸条来。是文珠底娟秀的字迹,但只有下面的十四个字:

>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就只有《福音书》里面的这句话!她为什么要引《福音书》里面的话呢?

文珠啊,你这门不会有一天为我而开吗,假使我果真有丧失了一切跪在你底门前哀求的时候?

开罢,打开你底门,让我窥见一点光明罢。黑暗把我压得太苦了。

四月三日

我又读《生之忏悔》。这几天我特别爱读它，因为它是杜大心底遗著,而杜大心是我底唯一的忠实的朋友。

在二百七十页上面我读到下面的话:

> 这几年来我追求光明,我追求人间的爱,我追求我理想中的英

雄。然而如今我底爱被人出卖了，我底希望失掉了。在长期的追求以后，我所得到的只是黑暗与孤寂……

这几年来，我带着这颗爱正义爱人类的心走遍了广大的世界，走遍了人心底沙漠。我底旅行底结果只给了我许多的痛苦，许多痛苦的伤痕。正义在哪里？光明在哪里？爱又在哪里？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我才看不见那可怕的景象，听不见那惨痛的声音？那一切象箭一般锋利地刺着我底心。我底心上布满了痛苦的伤痕……

我才知道杜大心一直到死都还在追求人间的爱。但是静妹已经把她底爱给他了，他为什么又要走灭亡的路呢？

杜大心是一个爱得不彻底、憎得不彻底的人。他因为爱生，因为追求美满的生，所以才去死。这种道路我是不会选取的。

我不追求，我只创造。

四月五日

没有朋友来看我。这些时候我是很孤寂的。

静妹和文珠来了一封短信，说她们底工作很忙，日里为厂主作工，夜间为团体工作。她们最后说，生活虽然很苦，但是事情进行得顺利，所以她们很快活。

究竟她们底事情进行得怎样顺利呢？她们底信上并没有说。但这已经象是拿着一个美丽的东西在我底眼前炫耀了。我撕碎了她们底信。我怕它会诱惑我。但我又禁不住要把那些碎纸片拾起来保留着。而且我还吻那些碎纸片，在那上面我仿佛感觉到两颗女性底温柔的心在跳动。

矛盾，我底生活也是矛盾织成的。但是矛盾底网并没有掩蔽了我底一切。我底眼泪依然在那网眼里发亮。

我不愿意多到外面去，我不愿意看见那些卑鄙的、油滑的面貌，那些面貌简直把街道塞满了。人就好象一口猪，只晓得吃，盲目地活着来吃，吃着来活，只为了消磨日子。

出世，成长，保身，传种以至于死亡：所有的人都走这种呆板的单调的路。难道在那许多许多的人中间，还有加上我这一个的必要么？

我应该忍受着寂寞和痛苦，我应该走我自己底路。

我是为着我自己而存在的。

四月六日

亦寒来看我。我看见他底瘦长的脸，不知道怎样竟然感到极大的快乐。我心里希望着：他不要马上就走罢。

他起先和我谈杂志底事。杂志底全部稿件差不多都排好了。十五日一定可以出版。他现在焦虑的是杂志出版以后能否得到预期的影响。

从他底充满焦虑的谈话中我开始知道他对办杂志的事情已经没有多大的信心了。

“办杂志，这事情是太迂缓了，太迂缓了！一份杂志要在中国普遍地散布出去，要在读者中间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不知道需要若干年代。我能够忍耐地等到那时候吗？这工作太迂缓了，太微小了。我愿意做的是更痛快的事情。白纸上写黑字，我已经觉得这工作是怎样令人痛苦的了。我究竟不忍心把生命拿来这样消磨掉，”他抱怨地说。他底细小的眼睛圆

睁着。那里面射出来火一般的痛苦的光芒。

"什么才是更痛快的工作呢?"我做出冷淡的态度问,为的是掩饰我自己底苦恼。我底心也被火烧得发痛。

"什么才是更痛快的工作呢?"他痛苦地重述着我底话。他绝望地拿这句话问他自己。他烦躁地站起来在房里大步走着。他把脸仰起看天花板,用一只手去搔他底蓬乱的头发。我平静地望着他,我偶然碰到了他底眼光。他底眼睛常常是红的。那里面常常燃烧着一种火,这火是永远不会熄灭的。

"光明,"他继续说下去,好象是对另一个人说,并不是在对我说话,"我们果然会给人带来光明吗?我底文章,我已经看过最后一次的清样了。我每改一次校样,我总要生气。我看见仍旧排错了这许多字,我便要骂排字工人偷懒。但是我看见那些年青的学徒底血亏的瘦面孔,发红的眼睛和涂满铅黑色的双手,我才知道我们在浪费了自己底心血以后,又花钱去买别人底血了。是的,铅毒,那可怕的铅毒,他们没有青春,在很小的年纪就会被铅毒弄死的。但是我们底杂志是要办下去的,别的许多许多教人做奴隶的杂志也是要办下去的。还有那许多许多毒害青年的书籍,也是要大批地继续出版的。我们难道不会想到一条别的路吗?"

他底最后的一句话在这屋里的沉闷的空气中长久荡漾着。这声音异常苦恼,而且刺得我底心痛。

别的路,为什么他们都要去找寻别的路呢?我怕听"别的路"这几个字,我不愿意想到将来有一天我会丧失了一切跪倒在静妹和文珠底面前,哀求她们把门打开让我走她们底路。

别的路，为什么他们都在我底面前提说别的路呢？难道我自己底路真正断绝了吗？不，我不愿意走别的路！……

他绝望地大步在房里踱了一会，忽然他用一种苦涩的声音短短地说：

"我去了，我还要到印刷局去校稿。"

他果真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这快要被黑暗包围了的房间里。

我冷笑几声，我想这个人奇怪，他明明不相信办杂志的事，却又忙着去办杂志。他要找寻更痛快的工作，却又忙着去做不痛快的工作了。

我自己无论如何不会象他这样。

但是过了十多分钟，我又被一阵不可抗拒的孤寂底侵袭征服了。我坐在书桌前面。我不想做任何事情。我渐渐地把头俯下去，俯在书桌上。我一点也不想动。我也不用思想。我这里只有空虚，只有痛苦。我让那逐渐变为浓密的黑暗来埋葬我。

眼睛是干燥的，我并没有哭。

四月七日

母亲寄来一封信和一百块钱。

在那封信里她说她近来身体很好，叫我们不要挂念她；她说她很担心我们在外面的生活，叫我们在空闲时候多多给她写信，那个转信的仆人是很可靠的；她鼓励我们放心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她还说在经济方面她能够帮助我们，反正她用不完那些钱，而且她没有别的儿女。最后她说那个忠心的老婢女附笔问候我们。

我把钱收下了。我想静妹一定不赞成我这样做。母亲寄钱给我们已经有好几次了。静妹曾经主张写信回去叫母亲以后不要再寄钱来。但是我底想法却不同，我们为什么不应该用母亲寄来的钱呢？难道应该把钱留给父亲和姨娘去用吗？母亲自己说得对：反正她用不完那些钱，而且她没有别的儿女。

我写了一封回信给母亲。写这信是煞费苦心的。我能够对母亲说些什么话呢？我能够把我所感到的一切告诉她吗？我能够告诉她静妹到工厂去做女工，而我孤零零的被寂寞和黑暗包围着吗？我能够告诉她我憎恨一切，否定一切，反抗一切，我是为着自己而存在的吗？

关于这些我什么也没有写。我写的是另外的事情。

我说，我和静妹在外面过得很好。我们底身体比较从前更强壮。请母亲不必挂念我们。我说，我们很想念母亲，有机会一定要回家看她，虽然父亲还不肯原谅我们，还不要我们回家。我说，我们身边带着的母亲底照像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了，母亲能不能够把最近的照片寄一张给我们。我说，我们常常回忆到儿时的事情，每想起那些事情就禁不住要感激母亲：母亲给我们的好处已经是很多很多的了。我说，母亲要好好地保养身体，不要常常为小事操心，也不必为着父亲和那两个姨娘底事情生气。这对她底多病的身体是很不适宜的。我们时时刻刻都希望着她底身体一天天地强健起来，等着我们将来回家去和她团聚。

我写了这许多谎话，我一点也不疑心我是在撒谎。

我们果然有回家去和母亲团聚的那一天吗？我自己就不相信，而且我也不预备回去。

但是我为什么要欺骗母亲呢？这我自己也不知道。

四月八日

我把母亲底信转寄给静妹，另外我又写了一封信给静妹和文珠：

我们相隔得这么近，却不能够常常见面。我知道这在你们并没有什么。你们本着你们底信仰，依着你们底良心，去做你们自己所愿意做的事情，你们当然只有快乐。然而我呢，我这里就只有忧郁和死亡。我没有信仰，我没有工作。我心里没有一件值得崇敬献身的东西。

虽然我生活在这样大的一个世界中，我自己底世界却是非常狭小，在那里一切的人都是不存在的。在这世界中没有一个我可以工作的地方。我本也可以找一个信仰来消磨我底生命，我本也可以和你们一样牺牲自己去为人民谋幸福。但是如今太迟了。

无论如何我是不能够奉那愚蠢无知的人民为上帝的。我觉得最好还是让所有的人一齐灭亡。我否认一切，我反抗一切，便是你们所奉为神圣的人民我也反对。

静妹说过："没有信仰的人不能生活，憎恶人类的人只有灭亡。"你也许有理。我也许有一天会走杜大心底道路而达到灭亡，那时候你们还活着，你们还在奋斗，挣扎，甚至凯旋。但是我底骨头已经早腐烂了。

文珠说要救我，但我是无可挽救的了。我是这样的人：即使走了错误的路，也要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尽头。拿自己底生命作孤注一掷来做这一种试验，也算是痛快的事。谁知道也许我底路是

对的！将来反要轮着我来拯救你们呢！那时候我会借着耶稣底话对所有的人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然而不管怎样，你们现在总是幸福的。希望你们在幸福之余还记着我。有空来谈谈也好。因为在这个世界中只有你们两个人还爱我。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象从前那样地一块儿生活呢？自然你们现在比起我来多了一个信仰。但信仰是人造的东西，它并不能够支配人。你们究竟是我所爱而又爱过我的妹妹啊。(文珠许我这样称呼她么？)……

我把信写好，晚饭后拿出去投在邮筒里。

天正落着大雨。冷的雨点向着我底头上、身上打来。我用右手护着眼睛不住地向前面走。好几次雨点迷住了我底眼睛，使我只看见一片昏暗的世界。

把信投进邮筒以后，我依旧向前走着。我无目的地走在那昏暗的街道上。雨点变小了。我不再用手保护我底眼睛，索性让微雨洗着我底飘乱的头发。我底眼睛润湿了，雨点沿着脸颊淌下来。衣服差不多要湿透了，冷冰冰的贴在我底背上。但我底心还是热辣辣的。热情在我底身体内满溢着，我却找不到一个发泄的地方。我走着，我无目的地向前面走着，在那昏暗中摸索着，恰象一个失了向导的盲人。我不想回家去，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家了，我有的只是那坟墓，那孤寂的、黑暗的坟墓。

昏暗继续着。偶尔有一些光亮，假的光亮；一些人声，空虚的人声。一些人在我底旁边走过，都是缩着头颈、晃动着身

子的，他们只象一些影子，一些鬼魂。

寂寞和疲倦终于把我压倒了。我雇了一部黄包车回家。我躲在车篷里让车夫把我拉过泞滑的道路，拉进我住的那个弄堂。

弄堂里灯光昏暗，石板泞滑，车子还没有拉到我底门口，车夫就跌了一交。我连忙下车来把钱付给他。

“先生，多加点钱罢，我脚跌坏了。”黑暗中我看不见他底脸，只听见这痛苦的声音。

我想：为什么到了这时候还只是哀求？我底怜悯马上就被愤怒赶走了。

“一定是他在撒谎！”这思想象电光一般地闪过我底脑子。

我很不愿意地摸出几个铜板递给他。我想他应该马上走开了。

“先生，再加点罢，”他底声音似乎更悲惨，他底手也伸得更近了。

“够了！”我生气地说，又摸出三四个铜板丢在地上，就不顾他底哀求径自去了。

我刚走了三四步，忽然听见他叹一口气，接着车轮底声音就渐渐地去远了。

铜板和银角一齐在我底衣袋里跳舞起来。这声音刺痛着我底耳朵。我进了房间，扭开电灯，脱了湿衣，颓唐地倒在沙发上。我用手揩了润湿的脸。我觉得那张脸陡然发烧起来。我无目的地把眼光在房间里移动，每一样东西都烧痛了我底眼睛。

突然我底眼光定在静妹底相片上面。相片渐渐地变大起来。她底大眼睛愤怒地望着我："你这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这时候我不能够忍受这样的话了。我连忙蒙住耳朵，闭上眼睛。但是衣袋里铜板和银角却在烧我底肉。

是的，我是一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静妹啊，你和文珠还会爱我这个自私的利己主义者吗？

四月十一日

寂寞和苦恼，黑暗和死亡……

没有朋友来看我。

静妹也没有写回信来。

是她没有写信的时间，还是她已经把我完全忘记了？

然而我是不能够把她和文珠忘记的。

期待，焦虑，难道这真的没有终局？

四月十三日

静妹底回信来了：

哥——我们是很快活的。这里的工作我们也不觉得苦，因为我们底心里燃烧着牺牲之火。我们底信仰到处得着欢迎。在女工中间我们已经有十多个同志了。自然这是费了很大的力量。而且还有别的一些朋友来帮忙。

这里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到处都是希望。只可惜人太少，在工厂里就只有我和文珠两个，在外面的人也没有许多。我们很希望你来帮助我们。你住在工厂附近，也可以做许多事。

但是你底信来了。你底信给我们带来了悲哀，使我们烦愁地谈了一个整夜。我们是挂念着你的。我们时时挂念着你。你终究

是我们底哥哥啊。我们每一想到你，想起在你那里只有死亡和愁苦，而我们这里却充满着活动与生命的时候，我们底心就忧郁起来了。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够抛弃你的，虽然工作使我们离开了你。

你走的路是一定会达到灭亡的。我们不能够看着你拿生命作孤注一掷。杜大心灭亡了，我底一腔眼泪也挽留不住他。如今我只是在心中留着他底不灭的影子。我爱他，我爱他底信仰。他因为违背了他底信仰，所以灭亡了。我却因他底死而得到了新生，而舍弃了悬崖上的生活。谁知道你反而因此陷溺在毁灭的深渊里。

哥，你如今是愈陷愈深了。我不忍看见你灭亡，我不能看见你灭亡。我底爱不曾拯救了杜大心，但这一次我却要用它来拯救你。哥，我和文珠是能够拯救你的。文珠说得不错：她就是门，你要从她进来才会得救。哥，你现在还不了解我们。但将来总有一天你会了解我们的。

你现在能够到我们这里来最好，我们很欢迎你。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走你底路，我们也只得由你。不过我们请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你如果发见你底路走不通，你愿意走别的新路，那么还是请你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永远是你底妹妹，我们永远爱你。即使你把一切人都当作你底仇敌，我们依然是你底妹妹。

你底妹妹静淑。

母亲底信读过了，三四天后就给她写回信，仍由你寄去。你底信可以先发，免得使她悬念。钱，我不需要。我可以靠自己底两只手生活。你要用钱，就完全留在你那里罢。

我们很想见你，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到你那里去。你不可以到我们家里来吗？——在任何一个晚上。

文珠在静妹底信后写了一句话：

> 你从此可都改了罢。——你底妹妹文珠。

在一张信纸上布满了细小的字迹，信是两面写的，在那上面跳动着两颗女性底心。

我读着信，我接连地读了几遍。我终于把信纸放在嘴边吻了。

我给她们写回信，我写了一大张混合着感激与渴望的话。但我又把它撕了，另外写了一封。

我底回答是：

> 我现在不能够来，也不预备来。我希望你们索性把我忘记罢。我自己并没有应该悔改的地方，谢谢你们。我愿你们永远忘记我，单让我把你们底影像永留在心上。现在我仍要象耶稣那样对人们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
>
> 我要去，我要去飘泊，等将来我真到了无可挽救的时候，我会回来跪倒在你们底面前。那时候希望你们拿眼泪来埋葬我。

对于静妹底诚挚的长信，对于文珠底带着深情密意的那句话，我竟然用这样的信来回答。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固执，这样残酷！

我写好这封短信，伏在书桌上哭了许久，但终于出去把它发了。

矛盾，矛盾，近来自己底心理自己也不了解了。

毁灭罢，我愿那大毁灭的时代早早到来，第一个就毁灭掉我自己。

四月十五日

秋岳他们底杂志出版了。秋岳很高兴地给我送了一本来。

我接到手里，是一册二十五开本的杂志。两个绿色的大字“光明”残酷地对着我底脸打来。我略略偏开了头。

“你觉得怎样？”秋岳满意地问道。他底圆脸上现出了光彩。

我把杂志翻开：发刊词是秋岳写的，有秋岳底时事述评，有亦寒底长篇论文，有鸣冬底文章，有克谨底译稿，此外还有一些别人底文章和外面的来稿。这一本薄薄的刊物里面的确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呼声，虽然软弱一点，但这究竟是黑暗社会中追求光明的呼声啊！

“太软弱了，”我严肃地说，就把杂志放在桌上。

我底话显然是他料不到的。这句话似乎给了他一个打击。他底脸色变了，脸发红，两只小眼睛圆睁起来。他起劲地说：

“你想在这种时候我们还能够说更明显的话吗？我们现在有言论自由吗？为了免得这追求光明的呼声被黑暗窒息了，所以我们只能够叫得软弱一点。但是我们底声音会传布出去，听见的人自然会明白我们底意思。”

“然而倘使连这种软弱的呼声也给别人窒息了呢？”我反语似地问，我底态度很冷淡，甚至象是无感觉的，而其实我底心里却有火在燃烧，烧得我底心发痛。

秋岳似乎吃了一惊，但马上他又恢复了坚定的表情。他争辩似地说：“不会的。我相信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有的是舌头，谁也不能够禁止我们说话。我们底杂志一定可以长久出下去，没有人会来戕害它底生命。”

他说得那么坚定，简直没有一点疑惑。这使我感动。我很想说，我也希望他们底杂志长久出下去。但是另一种思想终于制服了我，使我摆出冷淡的面孔差不多冷酷地对他说：

"不要太乐观了罢。"

在几分钟以前我们也许可以互相了解。但是这句话好象在我们中间筑了一道高墙。我们对望着，交换了几瞥恐怖的和疑惑的眼光。过后他低下头烦躁地在房里踱来踱去。我躺在沙发上用手蒙着脸。

"冷，你听我说，"他终于站住了，站在我底面前，用颤抖的声音唤我。

我放下手抬起头去看他。他底圆脸变得很柔和了。

"冷，你为什么故意做出这种不自然的态度，说这些非本意的话呢？你想我还不了解你吗？"他说得十分诚恳。

我不说话。我没有力量反驳他。他底这几句话差不多打中了我底要害。

"冷，我知道你近来的举动和讲话都不是出于本心的。你为什么要假装成一个自私的个人主义者，在无益的自大中浪费你底宝贵的青春呢？你很可以做点有益的事情。"

他果然说出了我底弱点吗？难道我真会屈服在他底面前吗？——我暗暗地拿这样的话问自己。

难道我也应该象他那样牺牲了青春来办一份软弱的杂志吗？——这个思想象棍子一般打在我底头上，我站了起来。

我走到他底身边，拍了拍他底肩头，我也用颤抖的声音对他说话。

我说："秋岳，不要再说那些废话了。你知道我底性情，你不会说服我，我也不会说服你——"

"但是——"他接着急切地说下去，但是被我打断了话头。

"因为你比我多了一件东西。你有一个信仰，而我却没有。所以我们不能够走在一条路上。"

"难道我们就不能够做朋友吗？"他痛苦地说。

"为什么不能呢？你知道我也是一个追求光明的人。"我底态度比他底镇静得多。

"这个我实在不了解，"他依旧苦恼地说。他起先似乎相信自己很了解我，现在他却说出这样的话了。

"不了解又有什么关系？在这样的社会里面人们本来就不容易互相了解。你为什么老是想着这些事情？你把精力花在你底杂志上面，不是比这样更好吗？"我底心境似乎暂时平静了。我说话时没有苦恼，没有疑惑。

"我还要去料理杂志底事情。"

他匆忙地去了。临走的时候他抓起我底手紧紧地握着，一面说："以后我们恐怕没有机会常常见面了。"我看见他底眼角缀了泪珠。

他哭了。他就是在《光明杂志》上面说过"奋斗就是生活"、主张到处散布生命底种子的那个人。

送走了秋岳，我没有一点悲哀。我想他以后不会就不来看我罢。但是我又知道他被杂志纠缠着，以后大概不会常常来这里和我长谈了。

我一个人在冷清清的房间里慢慢地踱着。孤寂开始侵袭

我。我底心境底和平被破坏了。我想起我所爱的一切近来都和我逐渐远离，我自己依旧不得不在空虚中浪费我底生命。我想起刚才秋岳劝我的话和我回答他的话。我又看见躺在书桌上面的"光明"两个绿色大字。这时候我底自持的力量完全失掉了。我颓唐地倒在沙发上，我用双手蒙住我底脸。我不敢想，我不敢看。

但是我底眼睛甚至在黑暗里也能够看出两个绿色的大字"光明"。这两个字在我底眼前不住地晃动，把我底脑子也绞痛了。

光明，我这一生还有希望看见光明吗？

我说过：我对于我是至高的存在。但是没有了光明，这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快要被自己毒害到不能挽救的地步了。

四月十七日

出乎我底意料之外，静妹晚上九点钟来了。

她底脸略有点消瘦，但是被一种光彩笼罩着。两只美丽的大眼睛射出强烈的光芒。我触到这眼光，我觉得我底心也软化了。

"怎么这样迟还到S市来？你一个人？"我惊讶地问，我感到快乐。

"我有别的事情，"她说了就在沙发上坐下，她轻轻地吐了两口气。看那神情我知道她已经走了不少的路。

"你想象不到我们底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真是顺利得很。只可惜我们人太少，时间太少。我从没有象这样地忙过，"

她炫耀似地说，但是声音里带了疲倦。这疲倦是掩饰不住的。

“妹，你这样忙是不行的，你底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了，难道你自己还看不出来？你也应该休息，”我怜惜地说，这时候我觉得我爱她比爱我自己更多。

“这样稍微忙一点，有什么害处？我从前的生活实在太空闲了，我已经浪费了那么多的光阴，”她微笑地解释说，她对自己底健康似乎完全不关心。

我想我这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点事也不做，却让我底妹妹这样忙着来摧残她底身体。我现在还站在她底面前劝她休息。我真的就没有一点惭愧吗？

“我要走了。这是我给母亲写的信，请你寄回去，”她站起来说，摸出一封信递给我。

“怎么你就要走了？这么快？你刚刚来，还没有坐到二三十分钟！”我痛惜地叫起来，我觉得她一去，我就永远失掉光明了。

“文珠在家里等我，我还有许多工作，现在回去已经迟了。我本来预料九点钟以前可以到家的，”她带了点焦虑地说，显然她关心工作比关心我更多。

“你难道一刻也不可以多留吗？”我痛苦地叫起来。

她站在我底面前，用她底大眼睛默默地把我望了好一会。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我一生也不能够忘记。我觉得我再没有力量自持了。我差不多要跪下去抱住她底双脚哭起来。

“哥，”她用了很温柔的声音唤道，“我知道你底痛苦，我很为你担心。但是你不可以改变吗？你不可以抛掉你底个人主

义到我们这边来吗？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再象从前那样在一起生活呢？从前我们是那样地相爱，互相了解，互相帮助的。”

“但是今天是谁先离开呢？”悲痛压倒了我。我忘记了她底一切：她底生活，她底信仰，她底渴望。我只想到：我马上就会失掉她。我责备似地叫出了上面的话。

“哥，”她不回答，却只用极其温柔的声音唤我，同时她底眼光看入我底眼睛，依旧是那温柔的、爱怜横溢的眼光，里面却多了一种我不了解的东西。它把我底飘摇的灵魂镇定了。

“哥，我并不是离开你。我不能够看见你走灭亡的路，我预备救你。所以我给你开辟了新的路，而且我亲身去走过了。你为什么不跟着我来呢？不跟着我去走新的路呢？不要迟疑了。到我们那里去罢。帮助我和文珠进行我们底工作，就象你从前帮助我研究学问那样。”她底声音好象音乐，每一句话都达到了我底灵魂深处。我觉得我底全个身体都被她底声音渗透了。我底自我，我底这许多时候以来用孤寂和痛苦所造成的自我，现在被她底话完全打碎了。

我差不多就要不顾一切地跪在她底面前，要求她带我去，带我到任何地方去。但是一转念间我底那个被打碎了的自我又得到机会聚合起来，而且有力量——也许这是最后的力量罢——使我拒绝她说：

“我不能，我不能。”

“哥，你为什么不能呢？难道你不再信任我吗？”她底眼睛突然阴暗了。我清楚地看见这个变化，我明白我底话给了她什么样的影响。在这些日子里她牺牲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为

一个理想工作，我反而拿我底痛苦去折磨她，使她悲痛，使她苦恼；去浪费她底宝贵的光阴。甚至在这时候她向我伸出来她底温柔的援救的手，我依旧顽强地拒绝了她……

“你，你这个残酷的东西！你给她的痛苦已经是太多，太多了！”一个声音在我底身体内叫起来，在短时间里我完全把自己忘掉了。

“我不能！我不能！”我捧了头在房里大步走着，我没有思想，我甚至准备着踏进那不可挽救的深渊里去。我说不能，是我不能够再做那些使她痛苦的事了。

我疯狂地走着，我希望我底面前就是一个深渊，好让我马上就陷落到那里面去。

“哥，”静妹底声音钟鸣似地打进我底脑里，我底全个身体里都有了那响声，而且被震动得战抖起来了。我清楚地知道这一次我如果不陷落进深渊，我就会跟着她走了。

我在挣扎，我在跟自己挣扎。忽然一种短时间的激情占有了我。

我走到她底面前用一种残酷的声音说：

“妹，你回去罢。你还有你底工作。这个世界里有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你们单单不肯放过我？你们总要来干涉我？……”

我不能再说下去。我没有力量了。我蒙着脸立在房里。

静妹沉吟了半晌，终于默默地走了。留下这死一般沉寂的房间和死一般沉默的我。

不知道过了若干时候，我觉得人比较清醒了。我放下手温和地叫了一声“妹”。

没有回应。我知道静妹已经去远了。她已经回到她底家里了。

我为什么要把她遣走呢 当她诚挚地向我伸出援救的手的时候？

一阵难堪的孤寂猛刺着我底心。这孤寂我已经忍耐了许多时候，但是在这个晚上却似乎忍耐不下去了。我痛悔我不该遣走了静妹。

我走到书桌前，疲倦地坐下去。我取出静妹写给母亲的信。

静妹底这封信很长，显然写的时候费了她底不少的时间和眼泪。甚至在信纸上我还仿佛嗅出她底眼泪来。她底泪，那有着她底特别的气息的泪，给我带来许多痛苦的回忆。我记起我和她在一起过的那些日子，以及我们和杜大心往来以后的一段生活。

但是如今那一切都过去了，永不会回来了。我孤零零地坐在这坟墓一般的房间里，读着静妹写给母亲的信。在信纸上一个忧愁的、瘦削的脸现出来。静妹至今还没有把他忘记。而我也不能够忘掉杜大心。

静妹写给母亲的信是一个女儿写给母亲的信，这里面有思念，有爱慕，有回忆，有眼泪，有伸诉，有安慰。但和一般的女儿底信不同的是那里面有光明，在光明中现出来杜大心底脸，这张脸是被光明照亮了，而且这光明照彻了我底心。

对母亲说起杜大心底事，在静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这封信里她又提到杜大心底主义以及那个人底死所给她的影

响。她说起她是怎样才决定了舍弃一切个人的安乐去继续杜大心底工作的。所以她现在终于离开这几年来她所相依为命的哥哥走她自己底路了。但是她又向母亲保证说，她这样做并不是她不爱哥哥，不，她说她爱哥哥比在任何时候都更爱，然而她不能够跟着哥哥去走灭亡的路，所以她要用她底力量救自己，并且救哥哥。她十分肯定地说，她所走的路一定会使她得救，而且也使哥哥得救。

她把这些事情也都向母亲说了！母亲怎么能够了解这些话呢？她底话显然是写给我看的。她用心太苦了。

在写了许多爱慕母亲的话和一些儿时的琐碎的回忆以后，她这样写道：

> 就在今天，就在忙碌的工作里我依然不能够忘记我做小女孩时候的许多事情。每想起这些事情，每想起我底童年时代，我就蒙恩似地看见了你底慈祥的面貌。你底爱，你底伟大的无所不照的"母爱"温暖着我底心，一直温暖了许多年，不曾有过一个时候把我抛撇在黑暗里。母亲，想起了这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你才好。
>
> 母亲，哥也许已经告诉过你罢，这是我们在前次的信里不曾说起的。自从我们这次回到了S市后，我就时常想回家看你。母亲，就是在今天，我还是多么渴望着见你一面啊。在你底旁边，看见你底慈祥的面貌，听见你底温和的声音，听着你叙述你在家里的生活，告诉你这一年半来我们在外面所经历的种种事情。母亲，这是多么大的幸福啊。这种幸福底幻景把我整整折磨了一年半。但如今我却甘愿把它放弃了。
>
> 母亲，你会因此怪我吗？你会因此责备你底女儿无情吗？你

会因此感到大的悲痛吗？母亲，我知道你决不会这样。你会原谅你底女儿象你从前原谅她那样；你会爱你底女儿象你从前爱她那样。因为我正如你底信上所说永远是你底爱儿，永远蒙着你底爱而生长的女儿。我已经蒙着你底爱过了二十多年的幸福生活了。

母亲，是的，提起你底爱，这伟大的"母爱"，我底心就软化了，我就觉得不能够再象从前那样地做一个自私的人了。母亲底爱是不应该被一个人占有的。这种爱应该普遍地散布出去。母亲底爱正应该象阳光那样地普照，使世间不会有一个被爱遗弃的人。母亲，我蒙着你底爱已经二十多年了，这种爱积蓄在我底身体内如今开始满溢起来，需要我来放散它了。母亲，我如今决定牺牲一切，要把你底爱放散出去。我拿你底爱去爱人类，使世间许多一生享受不到爱底滋味的人也沐浴在爱底阳光里，使许多许多的阴沉的黑面孔也会因了爱而灿烂地笑了。

母亲，我如今把我从你那里受到的爱分给广大的人群，使那许多一生得不到人爱的人也都得着你底爱。这事情，你一定也高兴我去做。我还记得在我做小女孩的时候，你就教我去帮助人，去爱人；你教我去怜惜别人底痛苦；你教我把我底零用钱施舍给路旁哭泣的小乞丐；你教我为别人底不幸流泪；你教给我的事情已经是这么多了。但是母亲，你还不曾看见那广大的世界，那广大的人群啊。那被贫穷、压迫、黑暗、屈辱包围着的广大的人群，他们底悲惨的、非人的生活，他们底单纯的信仰，他们底正直的心，是值得任何人同情的。为了他们，我就牺牲我底生命，你就失掉你底女儿，母亲，我想这也是应该的罢。

我把你底爱拿来爱人类，这种爱会永远活在人类中间，而且跟随着人类继续活下去。在每一个人底生活里面都会反映出你底爱来。这种爱是不会死的。它会产生新的爱，这样连续下去，以至于

无穷。

母亲，想到将来有一天你底爱会使得许多人幸福地微笑，许多生活灿烂地发光，那么就让我们母女两个今天悲哭地死在隔绝里，也不算是怎样痛心的事情罢。我知道你不会因为这个悲伤的……

静妹写信就象在作文。她为什么要给母亲写上这些长篇大论呢？她为什么要把我们底真实的生活全告诉母亲呢？

我，我这一个被称为个人主义者的人，我给母亲写信，费了许多苦心，编造了许多谎话。我不敢告诉她我所真实感到的和我所真实经历的。我只劝她保养身体，等着我们回家和她团聚。

静妹，她这一个自己说是爱人类的人，她却把她所真实感到的和她所真实经历的完全写给母亲了。她甚至对母亲说，悲哭地死在隔绝里并不是怎样痛心的事情。

她为什么要给母亲写上那许多母亲不见得就会了解的话呢？……

她底信显然是写给我看的，这好象发表一篇文章在《光明杂志》上面给我看一样。她底意思很明显：如果我不跟着她去走她底路，那么她就会让我悲哭地死在隔绝里了。

“难道我们真的会悲哭地死在隔绝里吗？”我放下静妹底信，不禁这样地问自己。

我茫然。我不觉得痛苦。我差不多要变成麻木了。

四月十八日

我把静妹底信寄发了。不管信里的话是怎样和我底信冲突，不管我怎样不赞成她给母亲写这样的信，我终于把她底信

寄给母亲了。在寄发以前我又把信读了一遍。

我记着这样的话：为了人类，牺牲自己。

其实静妹不仅预备牺牲她自己，她也预备牺牲别的人。为了人类，她甚至会把我牺牲掉。

为什么静妹老是拿那些小的、大的、广义的、狭义的名词来麻烦我呢？人群，人民，人类，以及种种可以被人奉为神圣的名词！他们在什么地方？难道为了他们我就应该牺牲自己吗？

“你不爱人民，因为你不了解他们，”静妹似乎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我怎么会了解人民呢？我连他们也没有看见。我看见的只是我底坟墓一般的房间。

四月十九日

傍晚，我刚刚扭燃房里的电灯，文珠来了，好象她同静妹商量好轮流来看我一般。

我知道她是来劝我的。我想她说的话和静妹前晚上说过的不会是两样。

她开口就说她本来打算昨晚来看我，后来她被别的事情耽搁了，又遇着昨晚落大雨，所以她终于没有来。我记得：昨晚我躺在床上，两只眼睛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我不曾做任何事情。

她在沙发上坐下来，嘘了一口气，望着我笑了笑，就对我叙说她底最近的生活情形。

她说话和静妹说话稍微有点不同，静妹更温柔些，她更热

情些。但是她底脸颊上的红色比从前淡多了。

她说，在工厂里待遇是怎样地坏，工作是怎样地繁重，设备是怎样地不合卫生。她说，女工底生活是怎样地比男工更苦，她们不得不受着种种的侮辱和引诱；工头怎样侮辱她们，账房怎样引诱她们，流氓又怎样调戏她们。她告诉我有一天她下工出来怎样被一群流氓包围着调戏的事情；她告诉我她底一个结过婚的同伴被账房引诱后又遭遗弃而终于自杀的事情；她告诉我她底一个十六岁的同伴偷了一点丝被查出来捉去监禁的事情；她又告诉我她底工作是怎样地折磨人，而且在起初她常常在丝车旁边暗暗垂泪的事情。她最后给我看她底手，那两只可爱的瘦小的手，我知道以前她底手并不是这样的。现在她底手显然有了两三种颜色。

她说话的时候她底表情和声音是时常变化的。她底脸常常被悲哀的云雾遮住了。但是她并没有流泪。反而我，我倒差不多要哭了。我望着她底嘴，不断地在心里哀求说："可怜我，不要再说下去了。"然而我并没有把话说出口，而且她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我还是非常注意地听她讲话，连一个字也不肯放过。我甚至没有发出声息来打岔她。

她底口闭上了，她疲倦地倒在沙发上面。但是她底眼光还在我底脸上、身上盘旋。这眼光是多么温柔。

我爱怜地望着她底美丽的脸，我底心被痛苦打动了。我只想到她底一切，我完全忘了自己。

她已经受到这么多的苦了。这样的受苦到什么时候才是终局呢？还要继续若干时候呢？难道要继续到她希望的"黎

明的将来”底来临吗？还要经过这许多长远的岁月吗？

我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我不得不想：她底身体能够支持到那时候吗？她能够经历这一切受苦而存在吗？

这问题我能够回答。这是很明显的事情：她决不能够支持到那时候。她不久就会被受苦折磨死的。

这个回答使我战抖起来。我痛苦地看她底脸，就象在看一个比我底生命还要宝贵的东西，就象我一旦把眼睛掉开，她底脸便会马上消失一样。

我底这心情她是不会知道的。我心里贮满了许多温柔的话要对她说，她却一点也不知道。她和静妹一样，她底全部思想也是集中在人民上面了。她没有时间关心我。但是我怎么能够不关心她呢？我怎么能够在这短时间以内就把她底美丽的面庞，和她底痛苦的叙述完全扫除干净呢？

“文珠，”我终于忍耐不住，差不多忘了自己地叫起来。“停止了这种生活罢。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苦你自己呢？你为什么一定要进工厂去受人折磨，任人欺侮呢？你为什么一定要牺牲自己去给人民谋幸福呢？抛弃你底这种生活罢，还是回到你底朋友中间来，他们知道爱护你。”我热得厉害，我底心跳得厉害，我不能够接着说下去了。我望着她底脸，她底嘴唇，我觉得我底一切是悬在她底嘴唇上了。我战抖地等候她底回答。

她底眼光这许久都不曾离开我底脸。但是她底表情却渐渐地在变化。她起初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后来她却微笑了。

“冷，你这个人主义者，你为什么倒担心起我底生活来了？我底生活并不是十分痛苦的。我又不是那些点缀太平的太太小姐，难道就连这一点苦也不能够吃？刚刚在开始的时候就胆怯吗？自愿的吃苦并不算是苦。我自己选择了这条路，我觉得这条路是不错的。你看我和静淑两个不是过得很快活吗？我们从来不曾想到过我们还能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我们完全想不到我们居然能够把那许多事情应付得很好。一个月差不多就要过完了，我们已经得到了不少的同志，我们底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们自己也从没有一个时候感到后悔。这不证明我们已经得到了胜利吗？冷，为什么你反而劝我抛弃这种生活呢？”她红着脸起劲地分辩说。她微笑了，这一次她灿烂地微笑了。显然有一种巨大的力量鼓舞着她，这就是她底坚定的信仰，这信仰使她忘记了别的一切，甚至忘记了她自己。但是我却不能够忘记她。我爱她，我比她自己还爱她。她并不知道。她完全不关心我！

“不要做得这样残酷罢，”我忘了自己地开始哀求道，让眼泪和哭声一齐出来，我不再顾到我过去所走的路和所说的话了。“不要说下去罢，不要再拿你底话来折磨我罢。你就一点也不关心我吗？你甚至一点也不关心你自己吗？”说到这里我完全失掉了自持的力量。我扑倒下去，把头放在她底怀里，孩子似地畅快地哭起来。

“冷，冷，”她起初吃惊地叫了两三声，好象要站起来，但后来她却变得安静了。她用一只手抚摩我底头发，她底手竟然是这样温柔。我觉得我回到幼年时代了。在幼年时代我从外

面受了欺侮回家，常常伏在母亲底怀里哭。母亲一面安慰我，一面用她底手抚摩我底头发。那只手也是这样地温柔，就和现在的这只一样。那只手、那个柔软的胸膛是我幼年时代的避风浪的港口；如今我又在这只手、这个柔软的胸膛上找到我底新的港口了。我哭得象小孩一样，我用这哭声来向她倾诉这许多日子里我底寂寞痛苦的胸怀。

“冷，我知道你会有这一天，我知道你迟早会这样做的，”她用了极其温柔的声音说，这声音里充满着快乐和善意，我从没有听见过这样美丽的声音。“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等这许久？你使你自己受了这许多苦，你使我们也担了这许久的心。”

我没有答话，我只是倾听着，我好象在听音乐。我被那美丽的调子感动了，我并不去分辨她的话的意义。

她捧起我底头，用她底镇定的但满溢着爱情的眼光看入我底眼睛：“你看，你底脸瘦得多了。那寂寞，黑暗，空虚压得你好苦呀！我真想象不到这许多日子里你是怎样生活下去的。但是如今一切的痛苦都象梦一般地消去了。”她底充满爱情的声音和注视点燃了我底热情。我底全身的血都燃烧起来。我忘了一切。我忘了过去，忘了现在，忘了将来。我只记住她底那一对燃烧的大眼睛。我半立起身子，把两只手伸出去挽了她底颈项，使她底头俯下来，我再把脸承上去。我底嘴唇压紧她底嘴唇。这长久的热吻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了。

“你来了，你为什么不早来呢？你使我等得好苦！”我喃喃地说。她底眼睛照亮着我底脸，那眼睛给了我这么多的暖热。

“我叫你等？”她微笑了。“我不是很早以前就把我底门打开，让你进来吗？我和静淑两个不是常常劝你到我们那里去吗？我们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对你说要用我们底爱来拯救你吗？但是你自己却顽固地把我们拒绝了！……我们万料不到你会是那么顽固！”她又对我笑了笑，又给我一个吻。

我不说话，我只是望着她底燃烧的大眼睛，我害怕那火焰马上就熄灭。

“现在那一切都变成过去的陈迹了。我底梦想也成了现实，你果然到我底怀里来了，”她欣慰地说。“要是我回去把这个消息告诉静淑，她不知道会怎样地高兴啊！”她底脸长久地被喜悦的光辉笼罩着。我知道她说的是真话。她和静妹两个的确关心我。

“文珠，你真的爱我吗？你真的关心我吗？”我站起来捧住她底烧脸，狂热地吻着。我快乐地问她，我还疑心我是在梦里。这快乐是真实的。这一年半来我从不曾有过这样的快乐。

“你还要问这种话？我不爱你还爱谁？我为你不知道担了多少心？”她热情地回答，这些时候她底两颊是红红的，和从前没有两样。原来这一个月来的繁重的工作并不曾摧毁了她。她依旧是我底文珠，她并没有改变。那信仰，那工作，并没有使她改变。

“文珠，不管我底过去的一切，你还是这样地爱我吗？”我继续追问道。我一面抱紧她，我害怕她一回答，我就把她失掉了。

"当然。还需要你问？你这个顽固的人！"她顽皮似地点头说。

"那么，不管我以后依旧继续走我底路，你还是这样地爱我吗？"我问得更急，也抱得更紧。

她没有马上回答。她底脸上的表情开始在起变化。

"倘使我依旧留在这里，而且象从前那样地对你们说：'我自己并没有应该悔改的地方，'你还是象现在这样地爱我吗？"我底声音开始战抖起来，我底心也在战抖了。

她注意地望着我底脸，好象要从陌生人底脸上认出熟识的面貌来。她底快乐消失了。眼睛里的火焰也开始在熄灭了，因为那里积了雨点。她底泪挂在眼角。她用充满怜惜的声音说："冷，你为什么不肯跟着我去呢？难道我底爱还不能够把你从空虚的个人主义里面救出来吗？我始终不明白你为什么必须继续走那灭亡的路？我们不能够把你抛撇在黑暗里，让你灭亡！"

空虚的个人主义！灭亡的路！她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话批评我底路呢？她为什么一定不肯放过我，让我走我底路呢？

"不要央求我这个罢！我要继续走我底路一直走到底。你可以央求我做任何别的事情，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央求我抛弃我底路！"我哀求似地抱着她说，我害怕我马上就会失掉她。我接连吻她底脸，这张脸渐渐有些凉了。

"你这个顽固的人，你真的不肯悔改吗？我回去怎么对静淑说呢？在我和灭亡之间你究竟挑选哪一个？难道你必须挑选灭亡吗？"她显然用了最后的努力来劝我。从她底眼睛里我

看见失望和忧愁。

她的确爱我，关心我。她的确用了最大的努力要把我从灭亡的路上救出来。然而我又一次顽固地把她拒绝了。甚至在吻着她的时候，我依然不肯对她说我要挑选她而撇下灭亡。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变得这样残酷。我不仅对她残酷，而且对我自己也很残酷。我把我自己底幸福亲手毁灭了。

文珠终于走了。临去时她依旧不曾得到我底一句肯定的答语。我给她带来短时间的快乐。但是我终于在她底心里种下了失望和忧愁，而把她送走了。我浪费了她底一夜的时间，这时间她本可以用来做许多事情的。我浪费了她底爱情，这爱情她本也可以用来爱那人群的。

当我孤零零地躺在沙发上的时候，我忽然记起文珠临去时投给我的那一瞥留恋的眼光。这眼光刺痛着我底眼睛，使我底泪珠接连地流下来。我想象着她这时在电车上的心情，我又回忆着她先前叙说的那些生活故事。我突然被一阵猛烈的悔恨压倒了。

房间里永远是那坟墓中的孤寂。为了这孤寂我遣走了文珠。否则我只要说一句应允的话就可以得到丰富的生命了。

我底路，除了灭亡外我底路在什么地方呢？文珠是有理的。然而如今太迟了。我底幸福已经被我自己亲手毁掉了。

文珠啊，你回来，你回来救我罢。你看，我真的被个人主义毒害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了！

矛盾，矛盾！我对于自己以前的思想和行动也不能够了解了。我也快到了杜大心底地步，要拿灭亡来消灭自己底矛

盾了。

这一个夜晚是在沙发上面度过去的。我躺在那里并不动一下，黑暗重重地压在我底身上。周围只有死亡。在远远的地方有两对女性的大眼睛，从那里面射出光芒来，但是地方太远，我无论如何总不能够达到那光芒。

四月二十日

秋岳、鸣冬、亦寒三个人约着一起到我家来。他们底第一句话就是："《光明杂志》被禁止了。"

"《光明杂志》居然会被禁止？连那样软弱的杂志都不能够发行吗？"我惊讶地，还带了点愤怒地叫起来。

"你不是说过连这种软弱的呼声也会被人窒息吗？现在果然到了那样的时代了，"秋岳挣红着脸生气地说。

"现在是天下太平的时代了。'光明'当然是不需要的，"亦寒接着讽刺地说，他底瘦脸阴沉着。

"他们不需要光明，我们需要它！"鸣冬坚决地说。他怒吼起来。他底声音有点象晴天的霹雳。但是这只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苦恼。他底脸阴沉着，好象大片的黑云堆在那上面。

亦寒在房间里大步踱着，他烦躁地搔他底头发，他底眼睛里不时地射出来忧郁的光。他忽然用了绝望的声音问道："我们怎样办呢？"

"亦寒，就抛了办杂志的事情罢。人们并不需要光明，你何必一定要给他们带来光明呢？做点别的事情也好，"我同情地安慰他，我始终觉得办杂志写文章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人们不需要光明？谁说的？那只是少数人底意思！”鸣冬生气地争辩起来。“害怕光明的只是那些惯于在黑暗里作恶的人。至于那人群，那广大的人群，他们没有一个时候不是伸长了颈子盼望光明的。黑暗把他们压得太久了！”

“我们以后怎么办呢？”亦寒依然烦躁地问，他不住地搔着头发。头发披下来，遮了他底眼睛。看那个样子我害怕他马上要发狂了。

“怎么办呢？要是我底手里拿着的不是一管笔多么好……”鸣冬举起手捏紧拳头从上面打下来，打在书桌上面，把一瓶墨水打翻了，墨水正倾在那本杂志底封面上，把两个大字“光明”完全染黑了。

“光明真个被黑暗掩埋了，”我低声自语道，我感到了一种恐怖，这屋里的空气非常沉闷。我底全身似乎被束缚得很紧。我底自由完全被剥夺了。我不能够笑，我不能够大声说话。

“好，他们不要光明，我就给他们带来黑暗罢。杂志是要继续办下去的，改换一个名字，我们底杂志在下一个月又可以出版了。”许久不说话、一个人静悄悄地坐在沙发上面思索的秋岳，忽然站起来，说了上面的话。他底声音是很坚定的；他底短小的身躯站在沙发面前，也是很坚定的，仿佛是一座石像。这表示出来他已经下了决心了。

“继续出下去又有什么用处？换一个名字，至多不过再出一期！你想，别人不会再禁止吗？”亦寒依旧在房里踱着，他烦躁地这样回答。“总之，白纸上写黑字的事情，我不高兴再干了。那太迂缓了，太软弱了！我们甚至来不及看见它底效果。

为着这样的事情就牺牲我底全部的精力，那是太不值得了。我要干更痛快的事情！”

“更痛快的事情？什么是更痛快的事情呢？”鸣冬绝望地问起来。

“然而无论如何杂志是应该出下去的，”秋岳并没有绝望，他依旧用坚定的声音说话，显然这时候他对于办杂志的事情还有充分的信仰。“我们不能够让别人窒息我们底呼声。我们不能够让那许多教人做奴隶的刊物在青年中间散布毒气。我们底杂志一定要出下去，因为没有它，整个中国就没有一线光明了！”

“光明？你现在还以为白纸上写黑字就可以给人带来光明吗？这许久你居然没有一点进步？”亦寒睁大他底一对眼睛苦恼地望着秋岳。好红的眼睛！我知道他底永远不能熄灭的火焰又在那里面燃烧了。“我说刊物决不会给人带来光明，而且我们从那里也永远得不到力量。我要的是力量。”

“力量！”鸣冬惊喜地叫起来，他底方脸上现出一道微光。“不错，我们要的正是力量！要摧毁这个黑暗的世界是需要力量的。讲话、写文章有什么用！人家甚至不许你说一句痛快的话，写一篇痛快的文章。”

“你说了、写了又有什么人来听、来读呢？现在社会上欢迎的是袁润身教授办的《正义杂志》。袁教授天天对青年说：‘你们努力做奴隶呀！做国家底奴隶，政府底奴隶，家庭底奴隶，乃至军阀、政客、资本家底奴隶，这是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于是人们很高兴地读他底杂志，他底杂志就销到了十几

万份，散布在全中国。而你们底杂志呢，就全部销完也不过一千份。一千份和十几万份比起来，简直是拿生鸡蛋碰墙壁。难道你们就没有眼睛吗？”我烦恼地说，我也是被一种渴望、一种追求力量的渴望压倒了。

我底这番话并不曾动摇秋岳底信仰。他站在那里，他底矮小的身躯还是非常坚定。只是他底脸因了热情变得更红了。他底话说得很急，好象他想马上把我说服一般。“正是因为袁润身拚命地在他底杂志上散布他底资产阶级的正义，拚命地用种种好听的话麻醉青年，所以我们更不能够沉默。不管你们怎样，我决定把杂志换个名字继续办下去。除非到了我躺下去不能够动的时候，我决不肯放弃这个工作。亦寒，你怎样呢？”

“不，不，”亦寒象受了鞭打似地急急分辩说。“象那种软弱的文章我不能够再写了。我宁愿让自己毁掉，我不愿意再过这样不痛不痒的生活。如果找不着力量，我就不要再活下去了。”他底苦恼的声音在这个房间里抖了许久，最后又在我底心里颤抖了。他底痛苦就是我底痛苦。我也不愿意再活下去了。

“办杂志？我们还要办多少年的杂志呢？”鸣冬张开他底大嘴痛苦地说。“难道我们命定了努力一生而终于见不到一点效果吗？我只愿意有一个机会，就让我在一刹那间痛快地把自己完全毁掉也好。只要我底牺牲对人群有一点帮助，我对我自己底生命是一点也不吝惜的。但是——但是不要再拿办杂志的事情来折磨我罢，”他底声音突然中断了，他颓然地倒

在床上。

在我们中间继续了一阵难堪的沉寂。

没有光明，在我们周围是黑暗和恐怖。我们甚至不敢移动脚步，好象一举脚我们就会陷落到不可挽救的黑暗底深渊里去。

“力量，我在什么地方去寻找力量呢？”亦寒底绝望的声音又在这坟墓中间响了起来。这一次的余音更长，它痛苦地在房间里抖了许久。那无助的、悲怆的调子钻进了我底心。我底心也痛起来了。

力量，我们在什么地方去寻找力量呢？没有一个人答复这个问题。

“我一定要寻找力量，便是拿生命来冒险我也愿意，”亦寒继续用痛苦的声音说，但声音不再是方才那样地无力了。

“给我力量罢，便是拿我底一切做代价，我也肯。只是不要使我再在这种空虚中浪费我底生命，”亦寒仰起头，眼睛望着远处说。接着他又举起两只手，用充满信任的声音祈祷似地说：“力量，给我力量罢。”

这不仅是他一个人底祈祷，这也是我底祈祷，我想这还是鸣冬和秋岳底祈祷罢。

依旧没有人回答我们。我禁不住问自己：力量就是这样可以求到的吗？

“我去了，”亦寒突然用短促而坚决的声音说出这三个字。他不再向我们告辞，一个人急急地走出去了。

我望着他底背影在门外消失，我听见他底脚步急急走下

楼梯。我不把他唤回来。我依旧站在那里，好象是在做梦一样。

“他走了，”过了一会，鸣冬从床上爬起来，皱着眉头苦涩地说。他底眼光是茫然的。他抓起我底手紧紧地握了一下，他叹息地说：“我也去了。”

“我们一道走罢，”秋岳惊醒似地说。

“你们再留一会，不好吗？”我痛惜地挽留道，我突然想到他们去了以后我底更寂寞的生活。

“鸣冬，我一定要把杂志办下去。你肯给我帮忙吗？克谨近来好象对我有意见，而且他底胆子小，杂志再出版，他不会负什么责任。亦寒不会再来了。你还肯同我在一起工作吗？还有冷，你也多少给我帮点忙罢。”秋岳底温和的声音多少带了一点吸引人的力量。我找不到话来拒绝他。这声音带了痛苦，但又带了希望和信仰。

秋岳就是这样的人。虽然是这样的小事情，他却把它当作大的工作做。他甚至相信这个工作就可以拯救人类。现在他决定把他底全部精力贡献在这个工作上面了，没有疑惑，没有犹豫。

“好，我明天到你那里去商量，”鸣冬用疲倦的声音说。从他底声音里我知道他对办杂志的事情已经没有兴趣了。即使他现在答应给秋岳帮忙，他迟早也会离开。

我并没有给秋岳一个确定的答复，我就把他们送走了。

我一个人孤寂地躺在沙发上。黑暗逐渐压下来，把我紧紧地包在它底网里。

我不站起来，我不扭燃电灯，我甚至不想吃饭。这样的夜晚我已经过了好几个了。

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是不会继续到多久的。总有一天我会大步踏进灭亡底深渊。于是一切都完结了。

我想到文珠底爱和静妹底爱，那爱情依然在远处放射光芒。但这光芒永远达不到我底身边。因为在她们和我的中间似乎隔了一个世界，至少我已经踏在另一个世界底边境上了。

四月二十二日

静妹和文珠来了。时候很早，我刚刚吃过中饭。她们今天不去工厂作工，但下午要去开会。

我看见她们两个底美丽的脸，我底这许多天里的痛苦的生活都消失在远处了。我忘记过去的一切。我用微笑来欢迎她们。这微笑是真的。我这时候真正快乐。

"我以为你们不会再来了，"我微笑地说。我在她们底大眼睛里看见了光辉，这光辉使我底心变得温暖了。

"不会再来？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思想？"文珠笑着说，她灿烂地笑了。"我为什么还要离开你呢？你不是已经对我表示愿意跟着我去吗？你不是已经表示过你爱我，你愿意为着我牺牲一切吗？我们不是已经被爱结合在一起了吗？……"

文珠说着就走到我底面前，用她底那对充满热情的眼睛看我。我觉得我底整个灵魂都被摄进她底眼睛里去了。我失去了自制的力量。我不顾一切，把她底脸捧起来，我狂热地吻她底热的嘴唇。在这热吻中我底路渐渐地消去了。

我们彼此把手放开，我们看进彼此底眼睛，我觉得她底强

烈的眼光照彻了我底全身。

静妹走到我们底身边，她双手按住我和文珠底肩头，用朗朗的声音说："我应该祝福你们。纯洁的爱情把你们结合起来了，以后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分开你们。文珠，我现在把哥哥交给你，我相信你底爱情会拯救他。……哥，我们彼此很了解，我知道你底这许多日子里的痛苦，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挑选那灭亡的路。但是过去的一切如今都烟消云散了。你再没有理由继续走你底路。你就信任文珠，跟着她，让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创造我们底新生命。"

她说这许多话，就象一个说教者在传道。但她底声音是真实的，它因了爱而颤动。我掉过头去看她，她底脸也灿烂地笑了。

她们是五点钟回去的。我们三个在一起过了一个很快乐的下午，我从来没有象这样快活过。这一次我底快乐是真的。但是在她们离开以后，我底快乐又跟着她们去了。

我依旧孤零零地留在房间里。爱情在我底心里燃烧，爱情的确应该被祝福，因为它给我带来生命。但是如今这生命又渐渐地黯淡了。

她们走的时候，我很情愿和她们同去，我很情愿抛弃我底路和她们一起去工作。然而我终于留下了。我顽强地守住我底最后的堡垒。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得这样顽固，这样残酷。我竟然毫不怜悯地剥夺了自己底幸福。我对她们说，因为我不相信人民，我不相信那愚蠢无知的人民，我不相信为人民谋幸福是一件崇高的事情。

“你完全不了解人民，你完全不知道他们底生活，他们底渴望，他们底痛苦。倘使你能够离开你底窄小的房间，到广大的人群中去生活一个时期，你一定会相信人民，你一定会爱人民，甚至于甘愿牺牲自己去为他们谋幸福，你会觉得这是你底一种义务，”文珠起劲地反驳道。

文珠底话也许是对的。我把自己关在这个坟墓一般的房间里，我怎么了解人民呢？我怎么能够不把那些拥挤在 NS 路上的鬼魂似的影子误认为人民呢？

但是如今太迟了，我已经把那个可以去了解人民的机会亲手毁掉了。

我现在有的路是徬徨的路。我毁了自我，我又毁了人民。我接受了文珠底爱情，我又遣走了她。

文珠和静妹一定会再来。但是她们终于会使我得救吗？我自己也不知道。

四月二十四日

鸣冬早晨来看我，我还躺在床上没有起来。我这几天太疲倦了。徬徨折磨起人来比工作厉害得多。

“亦寒离开 S 市了，我知道他一定会离开的。你看，这是他底信，”鸣冬说，他递了一封信给我。

这封信是写给我和鸣冬、秋岳、克谨四个人的，信上只有两段话，是亦寒底有力的笔迹：

我去了，我离开你们到 A 地①去了，因为我有朋友在那里，而

① A 地：厦门市。

且我相信在那里我或许会找到我所寻求的东西。

彷徨、孤寂、空虚的生活把我弄得太苦了。我不能够让自己把青春浪费尽。我需要的是工作，实际的工作；我需要的是力量，可以摧毁一个社会的力量。我在这里，在你们中间得不到它们，所以我离开你们了。我害怕我没有勇气离开你们，所以我不敢向你们告辞。请你们原谅我。

信上的每一个字都刺痛我底眼睛，刺痛我底心。我读完信，把信纸折好放回在信封里。我埋下头，不敢说话，我甚至不敢看鸣冬底脸。

“他去得好，他倒有勇气！”鸣冬用渴望的声音赞叹道。

“冷，我们底这种生活应该终结了！尤其是你底。你何苦把你底精力完全浪费在空话上面？你自己就不觉得可惜吗？你为什么不到静淑她们那里去工作呢？我知道她们很关心你，而且时时刻刻希望你去。”鸣冬声音朗朗地说话，就象在说教。我知道他准备去走别的路了，他迟早也会离开我的。

“我今天遇见了朱乐无。他刚从A地回来。他说他从静淑那里知道了你底通信处，他很想找你谈谈，说不定他会来看你。”鸣冬继续说下去，好象在报告一个重要消息。

他和朱乐无来往，他和静妹来往，显然他已经决定走什么路了。

朱乐无为什么要和我谈话呢？难道他是被静妹请来劝我的吗？

我烦躁地回答鸣冬说：“朱乐无，我很久就没有看见他了。他要和我谈些什么话？为什么他们总是不肯放过我？在这个

世界上有那么多、那么多的人，你们为什么单单注意到我一个？”

“冷，不要说这样的话。你且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朋友们都很关心你。大家都希望你过得好，”鸣冬温和地说，他的确和别的朋友一样，他也希望我过得好。我应该感激他。然而我——我把他遣走了。

“鸣冬，你还是去办你底杂志罢。你在这里和我谈话不过是浪费时间。你不会说服我。而且老实说我只希望朋友们让我安静一些时候。”我固执地说，把自己表现成一个残酷无情的人。

“冷，你多想一会，你真的没有改换生活方式的必要吗？”他恳切地说。

“没有，”我这样简短地回答他。

“我没有一点可以帮忙你的地方吗？倘使你有什么苦衷，请尽量地告诉我。”

“没有，”我依旧不肯多说话，我怕我会迸出哭声来。

“冷，这样是不行的，你简直是在亲手活埋你自己！”他痛惜地说。

我连一个字也回答不出来。我把头埋在书桌上。

“杂志底事情我不愿意再管了。我只答应秋岳帮忙他弄出这一期来。这一期马上就好了。我以后决定做别的事情。我一定要改换生活方式，”鸣冬低声说，这些话好象是对他自己说的。“秋岳一定要把杂志办下去，我没法劝阻他。那么就由他一个人办下去罢。克谨已经表示他不能跟秋岳合作了。

我无论如何要走别的路。”

“冷，你将来一定会明白的。你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事实上还有什么东西蒙住了你底脑子，使你看不见光明，而且毁了你底幸福。但是将来总有一天你会恍然大悟，会把那个蒙住你底脑子的东西去掉。那个时候你就懂得朋友们劝你的话都是有道理的。”

“那个时候”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来呢？真的会有“那个时候”吗？

“冷，我走了，”他带了点悲怆的调子说。我知道这一次他要永久地去了。所以他反复地说了许多话。

他拍了拍我底肩，然后走了。我并不抬起头去看他，因为我底脸上满是泪痕。我不肯让他看见我哭。

四月二十五日

冷——我们这几天很想念你，很担心你底生活，可是我们又抽不出时间到你那里去。我们快要被忙碌的工作压倒了。你是不是可以在晚上来看我们，帮助我们？

静淑，文珠。

我接到这封短信，决定傍晚到静妹和文珠那里去。

在那个窄小的亭子间里我看见了她们。我到这里来，这是第二次了。我仍然在想：这个地方她们怎么可以住下去？——这个思想使我痛苦。

在一盏小煤油灯底微光下面，她们埋着头在写字。她们专心地写着。

“好，你来得正好。哥，你替我把这篇文章写下去罢，”静妹看见我就放下笔站起来说。

文珠不说话，只掉过脸望着我微微一笑，又埋下头写字。

“妹，为什么要我替你写？你自己写，不好吗？我很久不写文章了，”我笑着说，一面走到桌子前面去看那稿纸。

静妹底文章才写好头一段，题目是《时局变乱中劳动者应有的觉悟》。

“你马上给我坐下来罢。我还有别的要紧事情，我得出去一趟。这篇文章是明天要的。你今晚上一定要写好。文珠，你给我好好地管住他。”静妹说完，对我好意地笑了笑，就匆忙地出去了。她并不让我给她一个肯定或否定的答复。

我默默地在她底座位上坐下来。我和文珠对面坐着，一盏灯放在我们底中间，但我底眼睛里却装满了她底浓密的黑发。

我读着静妹底未完的文章。她底文章虽然只有一段，却是十分有力。我读着，我也被它感动了。

我怎么能够给她续下去呢？难道我也有象她那样的充实的生活吗？关于劳动者应有的觉悟，这个长久活埋在坟墓似的房间里的我能够说些什么呢？

我拿着笔，但我又踌躇起来。我觉得在静妹底有力的文章后面我实在不能够续上一个字。

我又把笔放下了。我看文珠，我把灯往旁边移动。文珠抬起头，望着我微微一笑。

“你在写什么？”我低声问她，我也笑了。

“工会会员底名册，”她温柔地回答我，她也把笔放下。

“你们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忙吗?”我关心地问,对于她们底生活我又开始有新的了解了。

“当然。有时候比这还要忙。以前我们这个小房间里每天晚上总要坐满八九个人。现在有了工会会所,我们这里倒清静了,”她温柔地说着,没有一点倦容,她只是微笑。显然她对于这种忙碌的生活并没有一点抱怨,好象她反而爱好它。

“真的,你就习惯了这种生活,一点也不觉得苦吗?”我怜惜地问。

“苦!这有什么苦呢?”她热烈地辩解道;“初来这里的几天我也许有点不惯。可是现在我反而安于这种生活了。”她含笑地望着我,突然问:“你觉得现在的张文珠和从前的郑燕华有什么不同吗?”

“当然不同,我觉得完全是两个人,”我这样回答。这个回答是不错的,不仅因为郑燕华是陈冰伯底妻子,张文珠是我底爱人,而且从以前那个穿粉红色旗袍淡青色长马甲的新式太太到现在这个蓬着头发俯在桌子上面抄写工会会员名册的女革命家,这其间一定要经过很长远的路。她怎么能够在一年半的短时间里就走完了那长远的路程呢?她具有着什么样的力量使她转变得这么快?我惊奇地看她底脸,我底眼睛里充满了赞叹。

“不错。从前我只是一个供人玩弄的软弱的生物,我只是一个点缀太平的装饰品。我没有意志,我没有思想。我在家里的时候是父母给我决定了一切;我和陈冰伯结婚以后,又是我底丈夫给我决定了一切。我每天除了打扮自己给丈夫看,

给丈夫底朋友们看而外，就没有别的工作。我完全是为了我底丈夫而存在的。他把我供养在家里，好象一瓶鲜花，可以给他一些陶醉，一些温馨，装饰他底家庭，娱悦他底朋友。可是等到花瓣开始枯萎的时候，我底一切也会跟着完结了。……是的，我们这种女子底命运都是这样悲惨的！”她说话时热情烧着她底心，她底脸颊也变得更红了。她底一对大眼睛里射出来强烈的光芒，这里面有爱，又有恨。我知道她并不曾把过去的事情完全忘掉。但是她如今已经征服了过去的事情而存在了。这存在就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可是如今我不再是那样的女子了。你看我坐在这里，我是很坚定的。我底手不再擦脂抹粉了，它如今要握着笔，要在丝车旁边工作；我底嘴也不再说那些讨人欢喜的话了，它如今要发出使人战栗震恐的演说，说出使人感动流泪的话。而且有一天我会看见整个旧社会在我底打击下面粉碎，那时候我这只手会拿起武器，我会勇敢地跟着群众前进，我相信我不会比你们男人胆小。你看这就是我底胜利。这只手不就是一个铁一般的证据吗？”她说到这里便把她底刚才高高地举起的那只右手向我这面伸过来。

在她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地看着她底被崇高的感情鼓舞着的光辉的脸，我相信她底话就象相信我自己，于是我被惭愧和崇敬底感情压倒了。然后我接受了她底手，我紧紧地握着它，又爱怜地抚摩它。她底手，依旧是一只温柔瘦小的手，它怎么能够具有着那么大的力量，做出那么多的事情呢？我狂热地俯下头去把脸紧紧压在那只手上面，我接连地吻她底手。

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它更可爱了。

“起来！不要这样傻！静淑就要回来了！”她责备似地催促我，但是我不肯马上抬起头。

“放开我底手，不要这样耽搁我底时间了。你看，静淑叫你写的文章你还没有动笔！她回来就要问你要的，”她第二次催促道。

我记起静妹底文章，我记起文珠底今晚上的工作。我立刻抬起头，就象从梦中醒过来一般。我再看她底脸，她正送过来含笑的、爱怜的眼光。我似乎受到了一次祝福。我便回答她一笑，又埋下头去开始写文章，说明在时局变乱中劳动者应有的觉悟。

楼梯上忽然起了响声，文珠低声说：“静淑回来了。”静妹果然走进了这个鸽笼似的房间。

静妹走进来便问：“哥，你把文章写完了罢？”

我抬起头望着她笑了笑，抱歉似地说：“还早得很。”

“怎么，你才写了两小段？”静妹走过来站在桌子旁边，埋下头看了我底文章，惊讶地说。但是接着她又笑起来，她责备我和文珠两人：“我原也想过，把你们两个放在屋里是不行的，你们一定会讲什么废话。哥，我以后不要你来了。你来，不但不能够帮忙我们，反而耽误我们底工作。”

我知道她是说着玩的，她决没有责备我的意思。我羞惭地埋下头继续写字，我不敢说一句辩解的话。

“文珠，我们马上走罢，开会的时间就要到了。那本名册你今晚上不写好，也是不行的。谁叫你去和他讲了那许

久的闲话！”她说着一面抚摩文珠底肩头。文珠就放下笔站起来。

“你们又要出去吗？”我惋惜地问道，我刚刚得到一点光明，如今她们一去，我又会落在黑暗的深渊里了。我不愿意她们去，但是我没法叫她们不去。

我底这心情，她们一点也不知道。静妹淡淡地说：“我们要去开会，什么时候回来没有一定。锁就在桌子上。倘使你不能够久等，你出去时就请你把门锁上。可是这篇文章你今晚上一定要写好。”

静妹说完并不让文珠跟我说话，就把她催促起走了。

我放下笔，静听着她们底脚步声在楼梯下面消失了，然后忍着心痛急急地继续写文章。

我把文章写完，把我所能够说的话全说尽了，倒也觉得畅快。但是这畅快并不曾继续多久。当我呆呆地望着黯淡的煤油灯光、不能忍耐地等待她们回来的时候，我底心又受到了孤寂底侵袭。同时前楼女人底凄惨的哭声象针一般刺痛着我底耳朵和我底心。

静妹和文珠许久不回来，而且好象永远不会回来了。我再迟一刻走就会错过最后的一班电车。我只得去了，绝望地去了。

我给她们留下一个字条：

我等了你们这许久，依旧不见你们回来。我不知道你们开会要开到什么时候。我不能够再等了，不然会错过最后的一班电车。

文章写好了，在我底软弱的笔下写出来的东西，不知道是否可

用。写了这样的文章以后我依旧带着孤寂的心回去了。这情形也许是你们想不到的罢。

以后我还想常常来看你们，又想不再来了。怕的是抱了寻求光明的目的来你们这里，但看见了你们所散布的光明以后，又畏缩地带着空虚回去了。也许我这个人已经陷落在不可挽救的深渊里面了，你们底光明也不能够把我救出来。

我锁了门去了。走出大门，走在石子路上，我还屡屡回过头去看那房屋。我想我也许会看见她们回来。但是我终于看不见她们底影子就转弯走了。

路上没有一个行人，那静寂是很可怕的。上面是黑漆般的天空，嵌了许多明亮的星星，却有两处红光把星群遮掩了。一边是工厂烟囱里的红烟，一边是S市底灯光。显然地天空中染了两片血迹，这血是从许多人身上流出来的。

我走在窄狭的石子路上的时候，我觉得我底眼睛被血光蒙住了，我看见甚至那些黑暗的东西也带了血底颜色。我忽然记起来杜大心曾经在这个地方住过的事。于是他底日记里面的某一些话又浮现在我底脑里了。

是的，他和我现在所感到的并没有两样。我也明白静寂只是一个假象。这时候在工厂里，在S市，人们正在享乐，谈笑，游戏，竞争，劳动，受苦。我所认为罪恶的一切都正在那里盛行。只有在我这里才是寂寞和死亡。我实在太软弱了！

四月二十九日

亦寒寄了一封信来：

我已经到了A地了。我在这里会见了不少的朋友，个个都

充满着信仰和热情。

我在这里过得很好，我刚刚开始了忙碌的工作。请你不要挂念我，忙碌的工作对我只有好处。我相信在这里我会找到我所追求的力量。

冷，你还是不相信人民吗？我现在是在和人民密切地接触了。我只恨不能够使你也有着我底经验啊！……不然，你底眼睛就会马上睁开的。

最后他写了通信地址，要我多和他通信。

他底信被我摊开放在书桌上，我读了又读。

我想他也许有理。倘使我也能够有着他底经验，那么我底眼睛说不定会大大地睁开，看见另一些事情罢。

我便开始想象着倘使我也有了他底那些经验……我想象了许久，最后我终于被一阵烦躁压倒了。

五月一日

天落着微雨，到处都带着阴郁的色彩。但今天是一个节日。

我没有一点快乐。这个节日并不曾给我带来一点生趣。

我知道这时候静妹和文珠一定在广大的人群中间，在演讲台上面，忘了自己地忙碌着。在她们那里有的是活动与生命。这一天也是她们底节日。

我又知道在这时候我底那篇文章一定被许多张嘴读出来，而且跟着刊物散布出去，在各处撒播生命底种子。

但是现在我把自己关在这个阴暗的房间里，在我这里却只有孤寂和死亡。

弄堂里有人在唱劳动歌：

> 当你不愿意作工的时候，
> 你底压制者会把双手缩回；
> 当你说："已经做够了，"
> 放下锄头，你底事业便开始了。
> …………

我恐怖地蒙住我底耳朵。

五月二日

秋岳底杂志出版了。他给我送了一本来。他做事情真快！

杂志已经改了名称，新的名称是两个奇怪的字：黑暗。篇幅比从前的少了一半。

"怎么拿'黑暗'两个字做杂志底名称？谁高兴要黑暗？"我心里这样想。

我把杂志翻开，我仔细地读着。从封面到末页，我找不出一线光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一片惨痛的呼声。

"好黑暗的时代！"我不禁绝望地叫起来。我明白这杂志题名底意义了。

我把杂志放在书桌上，不敢再看它一眼。

"秋岳，你为什么还要给人们带来黑暗呢？这个世界上不是已经充满了黑暗吗？"我苦恼地大声问他。

"你以为这个世界上的黑暗已经够多了？人家却嫌黑暗还不够呢！"秋岳挣红脸，圆睁着两只小眼睛生气地说。"我底

意思正是要把他们底眼睛拨开，叫他们看见黑暗是怎样地可怕，叫他们起来，去寻找光明。对于这个工作，这份杂志还嫌太软弱。但是我要尽我底力量办下去。”

是的，他的确尽了他底力量了。他一个人在十天以内就把这份杂志弄了出来，不管别的朋友离开他，劝阻他，攻击他，他依然把办杂志当作一件重大的工作做。

是的，已经有人在攻击秋岳了。克谨终于因为小的事情跟秋岳闹翻了，便在外面开始散布关于秋岳的流言。甚至在这一期杂志还没有出版的时候，克谨就扬言说杂志本身没有出版的必要，而且他不相信秋岳会把杂志办成功。这样做了，克谨还不甘心，他又写信给各地的朋友，讲秋岳底坏话，劝他们不要再给杂志帮忙。所以C地①的朋友写了信来骂秋岳，说他不该把杂志当作私有物任意处理，说他不该把杂志办得太软弱，说他不该给杂志更换奇怪的名称。结论是：他们以后跟杂志断绝关系。牺牲全部精力来办一份小小的杂志，秋岳如今反而变得更孤独了。

“他们那班人简直是瞎子！”秋岳叙述了上面的不愉快的故事以后，开始愤恨地说。“为什么到了这时候还要闹这些小的意见？我并不是一定要办杂志，只是因为没有别人负责，我才出来把责任担在肩上的。”

“那么你就把杂志让给克谨去办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我淡淡地说，我完全不了解他底苦恼。

---

① C地：广州。

“让给克谨去办？你相信他肯办吗？”秋岳绝望地叫起来。“为什么你也这样想？克谨底性情我是知道的，没有利益的事情，他决不会负起责任去干。”

他歇了歇又说：“我不肯把杂志交给任何人办。我不愿意我们底呼声被人窒息。我爱它，我把它当作生命一般地爱它，我决不肯放弃它，让它被人摧残。我决不能够这样做。不管别人怎样攻击我，不管他们怎样骂我把杂志当作私有物，我一定要把杂志办下去，我要用尽我底力量使这软弱的呼声永久响在人们底耳边。也许有一天这软弱的呼声会产生大的效果。”

他底小眼睛射出强烈的光芒，他底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他底眼光是那样坚定，那里面依旧充满了信仰。他没有一点疑惑。

信仰竟然有这样大的力量？我想着，我底身子突然战抖起来。

“把杂志当作自己底生命，这生命不是太渺小了吗？”我疑惑地问。

“太渺小？那么又有什么更伟大的事情呢？我们不能够把整个世界担在一个人底肩上。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出一些事情，产生一些效果，贡献一些力量来帮忙完成大的事业，就象无数的小滴聚合成汪洋大海那样。我想到我能够用我底软弱的呼声来帮助大的改造事业，留一点不灭的迹印在这时代底沙泥上，我已经是很幸福的了！许多的人白白地过去了，他们并不曾留下一点痕迹。比起我来，他们不更悲惨

吗？我没有一点理由抱怨我底命运！”

他说话好象传教士在讲道，充满了热情和信仰的战抖的声音就象音乐一样地美丽。

“好坚定的信仰！”我这样想着，我突然觉得有着坚定的信仰是怎样幸福的事情了。我问自己：“我难道不可以给我自己造一个信仰吗？”

“好，你继续办你底杂志罢。我不再劝阻你了，你也许是对的，你比我更幸福，”我用了羡慕的声音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走我底路呢？”他同情地问我，看那神气，仿佛他以为有把握说服我似的。

“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不能够走你底路，也许是因为黑暗把我压得太苦了，我不能够给自己造出一个象你底那样的信仰来，”我痛苦地说，我对他苦笑一下，过后我忽然问他：

“鸣冬呢，你这几天看见他吗？”

“鸣冬已经加入了朱乐无底团体，跟他们在一块儿工作。他以后恐怕没有功夫来找我们了。他已经找到了很好的路，”秋岳用类似欣慰的声音回答我，好象他并不悲惜他失掉了一个帮手，却高兴鸣冬找到了一条很好的路。

我原也料到鸣冬迟早会离开我，但想不到竟然这样快。现在这里只剩下我和秋岳两个人了。秋岳有他底杂志，有他底信仰。而我，我究竟有什么呢？

许多工作，许多路带着眩目的光彩在我底面前引诱我。但每一种都是跟我离得远远的，我伸了手出去，却抓不到它

们。

“冷，你这样长久地在空想里生活下去是不行的。你不过白白地浪费你底青春罢了。我要求你帮忙我办杂志，使这软弱的呼声继续下去，使这软弱的呼声散布出去。也许有一天会生出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来。冷，答应我你来给我帮忙罢，即使不是为了信仰，就为了友谊罢，”他温和地恳求说，他说得很恳切，显然他还以为我不见得就会答应他。

但是出乎他底意料之外，而且甚至出乎我底意料之外，我竟然一口答应下来，我并不迟疑，好象我等这个机会已经等了许久。我答应他，并不是为了信仰，也不是为了友谊。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

五月四日

克谨突然来看我，这是我想不到的事，他许久不到我这里来了。

法兰绒的西装，光亮的头发，涂着雪花膏的三角脸；刚刚剃过胡须的青下颔。他并没有一点改变。但是他对杂志的态度却大大地改变了。

他开口就指摘杂志底种种缺点，他又详细地说明秋岳没有办事的能力，他得意地叙述他破坏这杂志的经过，他最后断定说如果秋岳不把杂志交出来，他会使杂志马上消灭。

他底声音里充满妒忌，脸上露出焦急和痛苦的表情。

一个人浪费他底精力去破坏朋友办的杂志，这个人未免太可怜了。世界是这样地大，为什么他一定要把眼光放在如此小的一个角落里？

我可怜他，我却不想安慰他。我让他一个人说话，却不回应一声，而且我也并不注意地听他。我把他底话当作耳边的一阵风。我底思想在远处。

但是他一点也不觉得。当妒忌蒙住一个人底眼睛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他能够看见什么呢？

"克谨，算了罢！你为什么老是想着办杂志的事情？你就不可以找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做？何必要跟秋岳作对？"我等他底嘴唇闭上了时，就这样对他说。

"你不懂，你不懂！我一定要使秋岳底杂志办不下去！我知道C地朋友已经来信声明跟杂志脱离关系了，"他半生气半得意地说，从他底口里喷出来白沫，差不多要喷到了我底脸上。

我茫然看着他底涂雪花膏的三角脸。我忽然想起了他从前热心地主张办杂志的事情。是的，我不懂。象他那样的心我怎么能够懂呢？

他终于板着面孔地走了，因为我不能够安慰他，不能够帮助他。

我送走了他，好象送走了一个不愉快的梦。我觉得现在我开始知道我应该走什么样的路了。

五月八日

朱乐无来看我，他比从前老得多了。我几乎认不出来是他。但那发光的眼睛和发光的秃顶却没有改变。

我们一年多没有见过面了，但是今天谈起话来又好象彼此很了解。他并没有说什么客气话，就把静妹底信递给我。

静妹底信里并没有许多话，意思却很明显：

> 哥——请你相信乐无先生就象相信我们那样，我们特地请他来和你商量关于你以后的行止。他底意见对你一定有大的帮助，请你千万不要拒绝他。
>
> 静淑，文珠。

她们这样关心我，我怎么能够再违拗她们底意思呢？我底心软化了。

我默默地把信揣在怀里。我对朱乐无笑了笑，温和地说："好，你说罢。我很愿意听你底意见。"

他便开始他底长篇的叙述。他说话声音不大，而且迟缓，有时候差不多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但态度和声音里都带了热情。尤其是那一对发光的眼睛具有一种摄人灵魂的魔力。在它底注视之下我底全部抗拒力都失掉了。我找不出一句托辞来保护自己，因为我每想到一个托辞，我立刻觉得他已经早看出来了。

他很象一个传道者，他的确具有着传道者底某一些特质，所以他终于把我征服了。

他说了许多分析现社会状况的话。他又说到年青人在这个时代中的任务。他又说他这一年来旅行各地所得的经验。最后他说出结论：要我到A地去。

到A地去！这思想从来不曾进到我底脑子里。可是如今却象一条路在我底眼前展开了。

到A地去！这太突然了。我不能够马上决定。我还应该考虑。

我并没有答应他。我说我还要去和静妹、文珠两个人商量，同时我自己也要把全盘事情彻底地想一番。

送走了朱乐无以后，我发觉这个房间忽然黑暗起来，那两只照彻了全个房间的亮眼睛没有了。我说我要安静地思索全盘的事情，但是我怎样开始呢？

我底事情不是很简单的吗？或者到A地去，或者就留在S市。

朱乐无也许有理。他说我留在S市不会做出任何事情。对于我，S市是一个坟墓，我留在这里就只有被活埋。

但是我能够离开静妹和文珠到A地去吗？

五月十四日

我还是在思索离开S市的事情。我依旧不能够决定。我不愿意走，我不愿意离开静妹和文珠走到那未知的地方去。

我并没有去和静妹她们商量，我也没有写信给她们。我知道她们底意见和朱乐无底一定不会是两样。她们一定主张我到A地去，因为她们把事业看得比个人底幸福还重。为了给人类谋幸福，为了使她们底理想早日实现，她们甘愿牺牲自己所宝贵的一切，而毫无悔恨。她们一定会把我送到A地去。

我思索了这几天以后，我还是只有彷徨，和我刚刚送走朱乐无的那时候一样。

但是静妹和文珠底信来了。

哥——你为什么不到A地去呢？在那里不是充满着活动与生命吗？我们知道你所需要的也就是这两样东西。那么它们现在是

放在你底面前了，你一举手就可以得到它们。而你一迟疑，就会失掉它们。

乐无先生说你要等着和我们商量以后才可以决定你底全盘事情。可是我们空等了你这几晚，还不见你来。你为什么不来呢？你是不愿意离开S市吗？你是故意拿这个托辞来拒绝他吗？还是你不再信赖我们？

哥，不要永远是这么顽固罢。不要永远给我们失望罢。你看，你底几个常常来往的朋友，亦寒到A地去了，鸣冬加入我们底团体来了，秋岳有他底杂志。只有你一个人还死守着你底生命之废墟。你究竟有什么呢？你究竟做了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可以找一个值得献身的工作做呢？

去罢，勇敢地去罢，我们底爱永远在你底身边，永远爱护你，永远祝福你。

静淑，文珠。

在这信后面她们又添写了下面的一段话：

请你到我们这里多来几次，我们有许多话要向你说。而且你要是有什么苦衷，也请你来告诉我们罢。我们愿意和你谈个整夜。

这一段话是文珠写的，前面的几段却是静妹底笔迹。

我究竟去不去看她们呢？这是应该马上决定的。因为到了她们那里我就再没有徘徊的余地了。我知道从她们那里出来我似乎就只有一条路：到A地去。

然而现在我并不想离开S市。

静妹还寄了一份她们底《劳动周报》来，那上面就载着我替她写的那篇文章。

我读着自己底文章，我甚至不相信这是我底笔下写出来的东西。我底文章打着我底脸，打着我底眼睛。

我底文章里面充满着信仰，充满着热情。我象一个勇敢的战士那样坚定地演说，解释在时局变乱中劳动者应有的觉悟。

但是我底觉悟呢，我应有的觉悟又在什么地方？在写了那篇文章以后我却拿上面的问题来问自己了。

矛盾，矛盾！难道我必须这样矛盾地生活下去，就不在灭亡以外另想办法来消灭我底这许多的矛盾吗？

五月十七日

秋岳来得很早，我还没有起床。他底手里拿着一大卷校样。

“看，这一期底稿子又齐了！”他夸耀似地给我看，圆脸上现出幼稚的得意的笑容，他底笑容的确有些可爱，“这一期一定可以提前出版。”

“印费不成问题吗？各地朋友底捐款以后不见得就会寄来吧。”

“捐款？恐怕都给克谨弄掉了！我昨天又接到P地①朋友骂我的信，说：‘黑暗两个字怎么可以做杂志底名称呢？名不正，则言不顺，正名是最要紧的。’对于这种人我简直没有办法，我只有置之不理。我想一定是克谨在那里捣鬼。总之那班只说空话不做事的人是不可靠的。他们从来就不曾睁开过眼睛。他们有时候挂个招牌，发表一点进步的言论，不过想学

① P地：当时的北平市。

学时髦。叫他们出几文钱，不知道要受多少气。就索性不和他们发生关系也好。……杂志底印费现在还不会成问题。我有钱。"

秋岳说他有钱。但是我知道他也并不宽裕。他在离S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家庭，这家庭是靠了负债生活的。他自己也不得不做着小事情挣钱寄回家。如今他显然是把预备寄回家去的钱挪用来做杂志底印费了。他以后会负更多的债，会受到更大的经济的压迫。然而他不去想那些事情。他埋着头专心地看校样。

我默默地望着他。我想着他底那些事情，我禁不住又要赞叹地想：这个人，他这么慷慨地牺牲自己，只为了一件小小的工作。他没有光荣，没有酬报，没有安慰。在朋友们底仇视、破坏、攻击等等底包围中，他却依旧这么平静地继续做他底工作，并没有一句怨言。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支持他呢？难道又是那个信仰吗？

是的，那个信仰已经使得文珠有过那么惊人的变化了，现在它又在秋岳底身上产生这样一个奇迹，这并不是一件难解释的事情。

信仰，我现在明白信仰底力量了。我要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呢！静妹并不曾说错：没有信仰的人不能够生活。我和静妹比起来，和文珠比起来，和秋岳比起来，和亦寒比起来，和鸣冬比起来，我算得是什么呢？

我也开始热心地帮助秋岳校对稿件。这一年半来我从没有象现在这样热心地做过事情。

秋岳和我坐在桌子底两边。他时时抬起头望着我满意地微笑，或者讲一两件印刷上的有趣的事情。

我们很快地就把稿件校对完了。我放下笔感觉到一阵轻快。

“冷，你以后永远就象这样地帮忙我罢！我们两个一起来办杂志，一定会把它办得更好。我们要做给他们大家看，我们究竟还有持久的精神，我们究竟能够做出一件有益的事情。”他卷好了校样，依旧用一根麻绳束起来，慎重地放在桌子上，笑容满面地说了上面的话。

“永远这样地帮忙他办杂志？”我望着他底因微笑而灿烂地发光的圆脸，我忍不住拿这句话问我自己。这毕竟是一条路。然而我终于想：牺牲两个人底精力办一份软弱的杂志，这事情未免太愚蠢了。而且静妹她们还希望我到A地去。

我把到A地去的事情向他说了。这番话显然打破了他底梦想，给他带来失望。我自己心里很不安。

但是出乎我底意料之外，这个消息并不曾给他一个大的打击。起初他底脸色略为阴暗，但是后来那些阴云就消散了。他甚至热心地劝我到A地去，他宁愿失掉我这个刚刚得到的帮手，一个人更孤寂地去工作。他相信到A地去对我有益，对那个大的事业也有好处，因此他甘愿牺牲了他底个人的快乐。

他也劝我到A地去！他们都劝我到A地去！好象除了这个我就没有路可走了。

我依旧踌躇着，我不能够决定，因为一旦决定了，我就必须抛弃现在的生活，抛弃静妹和文珠，抛弃我底一切朋友，到

那个未知的地方去工作。

恰恰在这时候有人在敲后门。房东不在家，下面没有人，我去开了门。是给我送电报来的。我把电报收下了。

A地来的电报。是什么人拍来的呢？亦寒吗？但是他有什么事情，须得拍电报给我？

秋岳帮忙我翻译电报。它果然是亦寒拍来的，字数很少，除了地址以外只有：

务请来A地一行。

下面是人名和日期。

“去罢，没有迟疑的余地了，”秋岳热心地说。

我拿着电报看了半晌，终于迟疑地说：“等我去找静妹她们商量看。”

五月十九日

我还没有去找过静妹和文珠。我却在公园里消磨时间。

今天是一个晴天，天气的确很好。但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公园是那班以诗人自命的人常常称赞、歌咏的地方，我说：“在这里我该可以得到暂时的陶醉来安苏我底疲倦的心罢。”

但是那些景象出现在我底眼前了：

三个小队的巡捕掮着枪在梧桐树底夹道中用不整齐的步伐走正步。一群号兵在凉亭里挣红了脸吹着铜的号角，吹出不和谐的声音。冬青树很整齐地排列着，就象一队受过操练

的兵士。花坛上面有一些白的、红的花朵无生气地在那里捱着它们底最后的日子。柳树无力地在池边垂下它底瘦枝子。池里的水是混浊的，显出病态的绿色，上面飘浮着两三只破旧的玩具小船，几个西洋孩子站在池边叫喊地向它们抛掷石子。草地上有几处已经现了秃顶，枯黄的草倒下来，在人们底脚步下面时时发出低微的叹息，但又被因打架而号哭的西洋孩子底声音掩盖了。

我走过斜坡，迎面走来两个大肚皮的女人。她们蹒跚地走着，大肚皮在腰身窄小的绸旗袍里面山一般地凸起来，后面又挺出了鼓一般高耸的圆臀部，重重的压在两只短小的腿和脚上面。在她们底后面跟着一个穿蓝制服的西洋人，正抚着他底八字胡在微笑。另外一个穿黄制服的中国人带着愚蠢的微笑在旁边恭敬地伺候着。那个西洋人经过两个穿湖绉长袍青缎鞋的粉脸瘦汉子底旁边，投了一瞥轻蔑的眼光在他们底脸上，接着发出一声粗笑。那两个人娇弱地摇摆着身子走过去，就象柳条被风吹着垂下来在地上舞动。他们忽然又站住了，把头掉向右边看，那里有一个白衣青裙的女郎。他们底眼光就盯住那一双露在短裙下面的粉红色的瘦腿。女郎觉察似地把身子一扭。他们笑了。

我看着这一切，我底心突然感到了寂寞，并且因寂寞而痛起来了。

永远是这一类的人，永远是这一类的环境。难道这S市就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吗？

我决定走出去。但是在梧桐树底夹道里我看见一个人。

我远远地就认出来他是鸣冬。我们有好几天不见面了。

“鸣冬，”我高兴地叫起来。千万想不到在这样的环境里遇见他，这喜悦就象在沙漠上遇见一个伙伴一样。

他大步走过来，他底脸也被喜悦的光辉笼罩了。他紧紧握着我底手，把它抖着，一面带笑地说：“冷，想不到在这个地方会遇见你！你也到公园里来？”

“我到公园来，恐怕是最后的一次了，”我这样回答。

“你为什么总说这种丧气的话？你不是决定到A地去吗？”他仍旧带着笑容说。

我底事情，他也知道！他们都知道！但是我并不知道他们底事情。他们显然把门关住了，不让我进去。难道对于他们我就永远是一个陌生人吗？

“这个地方的一切只有使我心痛。你想我在这里能够得到什么？除了寂寞外还能够得到什么？至于到A地去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决定，也许就不去。”最后的一句话我本来不想说，我甚至没有不去的意思，然而不知道为什么我把它说出来了，好象是故意说给鸣冬听的。

鸣冬沉吟了半晌，但后来他就笑了。他拍拍我底肩头说：“你还是象从前那个样子，自己到各处去找寻寂寞。你没有一点改变，没有一点进步。不过我晓得你一定会到A地去。我劝你还是早点去罢。现在迟疑，只是白白浪费时间。”

我们两个慢步在这夹道里走着，问答了一些话。忽然一个青年急急从后面走来，走过鸣冬底身边，轻轻在鸣冬底肩膀上拍一下，就往前面走了，却回头来对鸣冬点头一笑。我看见

鸣冬底脸上也现出了笑容。那青年是一个学生，他底面貌我并不曾在别处见过。

“他是谁？”我问鸣冬。

“一个朋友，”他底回答是这么简短，但是有力量。

我不再问下去了。我知道他如果说出来一个人底姓名，这姓名对我也是陌生的。“一个朋友”，这四个字不是就可以说明一切么？

接着迎面又走来一个年青的女郎，白的短衫，青的裙子。她底面貌很秀美。她看见鸣冬就站住了，含笑地招呼他。他走上前去和她说了两三句话，她就走了，走到我们底后面去了。我仿佛听见她对鸣冬说了一句：“我在池边等你。”

“她是谁？”我奇怪地问。

“一个朋友，”鸣冬依旧平淡地回答。他底嘴咽住了许多秘密。我知道这两个朋友和他在公园里遇见，并不是偶然的事情。他到这里来決不是为了消磨时间，象我这样。他一定带得有一种使命。但是我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一点。对于我，他依旧保守着秘密，好象我是一个和他没有一点关系的陌生人。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那些秘密呢？那些都是我很想知道的。

“鸣冬，”我烦恼地唤道。我想一定是我底眼光感动了他，因为他掉过头来同情地望着我。

“你为什么不对我说真话呢？我知道你一定有什么秘密。难道你不相信我？”

鸣冬皱了皱眉毛，摇摇头，他底脸变得严肃了，他向周围一看，然后低声对我说："我们今晚上要在这里散传单。"

今天不是一个纪念日，他们却要在这里散传单，我想也许是为了援助一个纱厂底罢工潮。但是在这公园里有什么人配读他们底传单？那些游魂似的影子会懂得罢工潮？

我默默地听了他底话。我心里想，何苦把自己底精力这样浪费！但是我并不曾把话说出来。我不愿意在这时候用话来伤害他。

"我去了，"他看见我在沉吟，就突然说了这句话，撇下我，一个人径自走了。

我回过头默默地看他底背影，我开始循着他底路走去。

我到了离池边不远的地方，看见他和那个白衣女郎一块儿站在柳树下面。

他不会知道我还站在这里偷看他们。也许他已经把我这个人完全忘记了。

我不想出去。我不想离开这个公园。先前我觉得它象一个沙漠，现在我却有些留恋它了。

我在这个地方站了许久。我看见他们两个向那边走去，接着又有一个青年走到他们底旁边。他们三个人快乐地谈笑。鸣冬并没有看见我。

一个欲望突然在我底身体内生长起来。我觉得我马上要疯狂地追上去，抓住他们，恳求他们说："让我来加入你们这一伙罢，让我来跟着你们一道工作罢。我不愿意再留在孤寂里，我被那寂寞压得够苦了。"

但是我什么动作都没有做，他们就已经去远了。我望着他们底背影，我底眼光好象在祈求说："回来罢，回来把我也带去罢，不要单单撇下我在孤寂里！"

我垂着头默默地离开公园。那感情，就象幼年时离开故乡一样。

回到家里我思索了许久。我终于写了两封信：一封给静妹和文珠，一封给朱乐无。我说，我决定到A地去了。

五月二十二日

是的，我决定到A地去了。我想我应该开始准备一切。

我给亦寒拍了一个复电去，我说：

决来。

我怕我会改变这个决心，所以拍了上面的电报。

静妹和文珠晚上来了，她们得到了我底信。

她们来得很迟，我知道她们不能够在我这里久留。

刚刚看见她们底美丽的、温柔的、充满了光辉的面孔，我就想到在一刻钟或半点钟以后就会把她们失掉，而且更想到在几天以后就会长久地也许永远地看不见她们了。

我快活地、充满了爱情地看着她们，我感动得不想说一句话。在我底心里悲哀暗暗地在抬头了。

她们底脸上永远闪耀着喜悦的光辉。她们是没有悲哀的。

文珠叫了一声"冷"，就抱住我，狂热地吻我底嘴唇。她底嘴好热！在这热吻中我忘记了一切苦恼。象一个武士那样，在作了大的牺牲得到胜利以后，现在来享受他底情人底酬报

了。决定到A地去就是我底胜利。

静妹在旁边微笑着，这微笑表示出来她是很关心我底幸福的。她说："哥，我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快活过。你想不到你底决定使我们多么快活！……现在真是一切苦难都去远了。"

她底象提琴一样柔软的声音流进了我底心里，我觉得我要哭了。我找不出一句话来感谢她。

"冷，你真决定到A地去，没有一点反悔吗？"文珠装出似信非信的样子问道。

"当然，"我接口回答，即使不是为着我自己，单为了她们两个人底幸福，我也应该这样回答的。无论如何，即使把一切的苦恼隐忍在自己底心里，我也不能够再把这一点幸福给她们夺去了。

"静淑，我们应该把他早一点送走，免得耽搁久了，他又会反悔的，"文珠掉头对静妹说，她底脸上依旧留着灿烂的笑。

静妹微微一笑，她底笑容和文珠底不同。静妹永远是安静的，温柔的。她回答道："是的，他应该早一点走，因为A地现在正需要人。而且哥留在S市，不会有一点好处。"

她们都说得不错。她们底思想都是很周密的。但是她们都只是在为事业打算，为我打算。她们想着：事业怎样急迫地需要着新人！我进到新的环境里又怎样会变为一个新人。她们却不曾想到，早走一天，我就多一天看不见她们了。

没有她们，我底生活会是多么痛苦！我能够把这个告诉她们么？

静妹温柔地注视我底脸，她底眼光是那样地温柔。她微

微地摇着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怜悯似地低声对文珠说：

"我想这离别对哥哥一定是很难堪的，说不定动身的那一天他会掉眼泪。"

她说出了我底弱点。也许我以后掉眼泪的时候还多着呢。我埋下头不敢看她和文珠。

"为什么要掉眼泪呢？难道离开灭亡的路还值得哭吗？我底冷一定会勇敢地走新的路，我相信他！"文珠热烈地说；接着她大声问我："冷，你说是不是？"她底清脆的声音送进了我底耳朵。

我含糊地答应一声，不敢抬起头：我应该怎样回答她呢？

"可是他从此就跟我们离远了，"静妹低声解释了一句，她底声音里荡漾着一种东西，使我想到她底泪珠。到底是静妹更了解我。

"也许可以说是离远了。但是空间的距离怎么能够算远？我们底爱会永远爱护他。就象星一样，它远远地照耀在天边，任何地方都可以受到它底光芒。从这光芒里他就可以看出我们底面容。"

文珠底声音比先前更清脆，她底话说得这么美丽，我不觉地抬起头看她。她底眼睛里射出光芒，就象星一样。

"哥，你听见了文珠底话吗？她把我所不曾想到的都说出来了。你勇敢地去罢，"静妹提醒我说。

是的，我听见的，你们底话我都听见的。你们底话都说得不错。但是我怎么能够有勇气离开你们呢？

我想这样说，但是我终于把话忍住了。我并没有流泪。

我把眼泪吞在肚里。

我苦笑着。我违背自己底本意说了些我要勇敢地到 A 地去的话，我并且答应明天去打听轮船底消息。

她们马上找出本日的报纸来翻看。报纸上记载着二十七日早晨有一只轮船开往 A 地。

“冷，你一定搭这只船去，”文珠热烈地催促道。静妹也附和着，劝我早一点离开 S 市。

我答应了。她们接着又嘱咐了许多话，譬如我在 A 地应该怎样工作，怎样行为，怎样对待朋友，她们都对我说了。一个热烈，一个温柔，但她们底态度都是很恳切的。我感激地听了。

在半点多钟以后她们终于去了。

房间里依旧是黑暗和孤寂。但渐渐地屋角里有了星底光芒。

我坐在书桌前面埋着头注视一个都市底名字。① 报纸上并没有印错，但它并不是都市，它是一只轮船，这轮船就要把我载到 A 地去。

A 地并不是一个坏地方，但是我担心的是：那星底光芒果然会照耀到 A 地的天边么？

五月二十三日

我想到了母亲。

母亲底前一封信是一个半月以前收到的。我寄了回信

① “济南”：当时在上海—厦门—广州间行驶的英商太古公司的轮船。

去，又寄了静妹底回信去。但是经过了这痛苦的一个半月的长时间，她并没有来过第二封信。我向她要的她底最近的照片也没有寄来。

她为什么不回答我们底信呢？是她病了？还是因为别的事情？或者我们底信这次竟然不曾达到她底手里？

然而如今我要离开S市了，我和母亲离开更远了。以后信件底往返会是更艰难的。

我不敢存着会见母亲的希望，但是我不能不想到母亲。一想到她，我就觉得她随时都会被病魔压倒，她随时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无论如何不能够给她一点帮助了。

但是在我就要远离的时候，能够不给她一封信使她知道我这时的心情么？

我觉得我应该写这封信。我果然写了，把我所感到的都告诉了她。我并且答应和静妹去照一张相片寄给她，使她看见这相片就象我们兄妹依旧在她底身边一样。

晚上静妹一个人来。她来得早。她打扮得漂亮，换上了华丽的衣服，这是她以前穿过的，这许久她都没有穿它了。她刚进房来的时候，我几乎把她认作另一个女人。

我惊讶地望着她，我底眼光代我说出下面的问话："为什么要这样打扮？"

"哥，我们出去照一张相给母亲寄去，"她微笑地说。

她说出了我所想说的话。她底思想竟然和我底完全一样。这使我异常高兴。

她从来想得很周到。甚至在她给母亲写了前次的那封信

以后，她依然不让母亲看见她底真实的生活。她打扮得和从前一样，使母亲看见我们并没有大的改变，使母亲知道我们底生活并不困苦，使母亲可以放心，不会再为我们担忧。

我们出去，在一家大的照相馆里，花了大的价钱合照了一张六寸的美术相。在那里别人以为我们是一对情侣。

照了相出来，路过一个咖啡店，我拉了静妹进去。她底脸上还是和平常一样地带着温柔的笑容。

我们在一个较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坐下来，喝着浓黑的咖啡，听着金圆国家里流行的爵士音乐。那音乐吵闹地刺着我们底耳朵，但我们不去管它。我们谈着，我们痛快地谈着。

侍者一定以为我们在谈情话。他有时候远远地送来一瞥神秘的眼光。但是我们谈的却是会使许多人震惊的话。静妹还告诉我一个重大的纪念日就要到了，在那一天她们底工厂里会发生罢工潮。

静妹没有再到我家里去，是我把她送到电车站的。她在上电车以前还告诉我她明天要和文珠来给我饯行。她并且说："哥，我今晚上很快活，我的确很快活。"她底眼睛很明亮，就象一对光亮的星。

我看着她上了电车，看着她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我看着电车开走了。我还在向那个地方招手。

静妹，我今晚上也很快活，我的确也很快活。

五月二十四日

秋岳早晨来，我告诉他我在二十七日早上两点钟离开S市。

"这样快?"他睁圆了小眼睛,惊讶地问我。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静妹她们催我早点走,她们以为日子久了,我会反悔的,"我微笑地回答,我并没有留恋。

"这样好,你现在得救了。冷,我祝福你。"他把我底手紧握了一下。他底小眼睛发亮了,他底圆脸也发亮了。我现在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了。他是为了我底得救而欣喜的。

我感谢他。我这时候突然觉得离别并不是可悲的事情了。有这许多朋友关心我,爱护我,我并不会是孤独的。有这许多人底心因我底痛苦和幸福而悲喜,我决不会是寂寞的。

我笑了,我相信我底脸也发亮了。

于是我们坐下来校阅这期杂志底清样。我们专心地工作。

"冷,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合作了,"秋岳忽然放下笔抬起头看我,用略带苦涩的声音说。我现在才知道他还有些留恋。

"是,"我这样回答,同时我想起了我去后他在这个地方的生活情形。我在A地会有许多朋友和许多工作,他在这里就只有他一个人和一份杂志。这杂志有的仇敌比朋友更多,而且他为了办这杂志竟然使一些朋友变作了他底仇敌。

"秋岳,我不愿意离开你,我知道你以后的生活会比我更痛苦,更寂寞,"我抱歉似地说,好象我和他同在一个孤岛上过了一些时候,如今我却撇下他,独自回到人间去了。

出乎我底意料之外,他却微笑了,这微笑扫去了他底脸上的留恋的痕迹。他反而安慰我说:"冷,我有什么痛苦?我有什

么寂寞？我倒觉得我生活得很愉快……”

“但是你一个人——”

“一个人，不错，”他不等我说完，就把我底话打断了。“在某些时候一个人也不会是孤独的。信仰能够完成一切。你知道我有信仰。我底信仰很坚定。我一个人能够把杂志底工作担在肩上，在压迫，仇视，破坏，攻击下面永久不息地发出我底呼声。虽然这呼声是软弱的，但是它终于会打进人们底心，终于会产生一些结果——这样我还能够抱怨我底命运，说这不是幸福的吗？”

我不能够反驳他。但是知道他觉得自己幸福，这总是一件使我欣慰的事情。而且他并不是用那些话来掩饰他底痛苦的胸怀，他说的全是真话。

我们校完稿，秋岳马上把它送到印刷局去。下午五点钟光景他又来了。

秋岳这次来，是来约我出去吃饭，他指定了一家广东酒楼，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比较安静地谈话。

他底邀请是很恳切的，但是我拒绝了，因为静妹她们要来给我饯行。

我和秋岳在家里谈话。我等候她们来。然而楼梯上从没有起过脚步声，天已经黑了。

“她们今天不来了罢？”秋岳不能忍耐地说。

“她们会来的，一定会来的。静妹昨晚对我说得很清楚。”

过了一些时候，她们依旧不来。

“已经八点多钟了，她们还不来，恐怕不会来了，”秋岳不

能够忍耐地第二次说。

“也许她们事情忙，今晚上会来迟一点，”我说话时依旧充满了希望。

“也许她们事情忙，今晚上不会来了，”秋岳接着说，这句话刺痛我底脑子，使我烦躁起来。

“她们一定会来的，我知道她们一定会来的，”我肯定地说。

但是九点钟过去了，依旧不见她们底影子。

秋岳也不再说她们不来的话，我们都不作声。他烦躁，我也烦躁。

这样过了半点钟。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够再这样等下去了。我第一个站起来，我低声说：

“她们不会来了。”

但是她们为什么不来呢？果然是因为工作忙碌吗？或者还是因为别的事情？不过我知道这时候还不来，她们今晚上是不会来的了。

“那么我们就出去罢，”秋岳用祈求的声音说。

我答应了他，因为我不能够再拒绝他底这个小小的要求。

我们走出去。但是我还担心她们会来，所以我不锁门，而且还给她们留下字条，说我现在到什么地方去，要她们也到那里来。

我们在那个饭馆里坐了很久。我依旧时时盼望她们来，但是始终看不见她们底影子。

秋岳端起酒杯，他底话就渐渐地多起来了。我也喝酒，我觉得今天晚上我特别喜欢喝酒。酒使我忘记了那没有终局的等待。这晚上我们谈了许多话。我们谈得很痛快。

从饭馆里出来，我跟秋岳在十字路口分别了。我略有醉意，心是热辣辣的，脑子里没有一定的思想。我飘浮似地在马路上走着。

这个月夜很美丽。天气不十分热。马路上只有稀少的行人。在一条僻静的街上我看见一个盲目的中年妇人，左手搭在拉三弦的乐师底肩头，右手敲着檀板，在那里一步一唱地闲走。她底凄哀的歌声配着三弦底永远哀诉的调子，一声声流进了我底心里。

这两个贫苦的盲人底影子在一条侧路上消失了。月夜底柔和的空气中还留着他们底哀诉的声音。似乎空气也在低声哭了。不知道怎样我忽然伤感起来，我很想淌眼泪。我自己也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

难道我为着这个垂死的社会而哭么，或者是在哭我底就要被埋葬的过去的生活？

我回到家里。字条静寂地躺在桌子上，没有人动过它。

屋子里很静。我扭熄电灯，月光洒了一地的白影。我静静地在沙发上躺了好些时候。

五月二十五日

我底行李已经收拾好了。

早晨我到朱乐无那里去。他对我讲了一些A地的情形，又交给我几封介绍信，把我介绍给A地的朋友们。

他底态度很诚恳。他是一个刻苦的、热情的传教者，他没有个人的欢乐和个人的计较。好象他就只是为着信仰而生活的。秃的头顶，发光的眼睛，略带红色的瘦脸，严肃的生活态度……这一切都是那么平凡。可是他居然成了一个运动底秘密的指导者，一个大团体底无形的领袖。

我很奇怪他底瘦小的身体里面怎么会积蓄着这么大的力量。

在他底发光的眼睛下我失掉了我底一切。

我出来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他带着和蔼的微笑和我握了手。他把我底手握得很紧。这握手是很坚定的。这使我明白：对于我，一个重大的、艰苦的、但又是必胜的工作就要开始了。

我回到家里安静地等候着静妹她们。我想她们今天会来得早一点。

但是到了五点多钟，她们还没有来。我出去买了些烧鸭、腊味和点心，准备她们来时一起在家里吃。我出去时，象昨天晚上那样，也给她们留下字条，告诉她们我到什么地方去。

我捧着许多吃的东西，很高兴地急急走回家里，我想她们一定早到了。

房门半掩着。我推开门进去，一个女人站起来迎接我。那是文珠。她底第一句话便是："你买了这许多东西！"

"静淑呢？"我关心地问。我把买回来的东西放在桌上。

"我们那里工作很多，她须得留在那里。她派我做代表来给你饯行。明天晚上我们两个也许都会来送你上船，"文珠先

给我一个微笑，接着就用愉快的、清脆的声音说了上面的话。

“你看，我也给你买了这些东西来，”她笑着走去把屋角的一张报纸揭开。报纸下面是一个菜篮子，盛满着肉和菜蔬。她指给我看，里面还有两斤面。

“太多了！我们怎么吃得完？”我带笑地说。

“那么努力吃罢。这本来是给三个人吃的东西，现在静淑不来了，我们两个来吃完它，”她扑嗤一笑，快活地说。她走过来，带着她底明亮的眼睛，红红的双颊，清脆地说：“来，给我一个吻。”她抱着我，把她底热的嘴唇，压在我底嘴上。

我被激情压倒了。我忘记了一切。我只记得我马上就会失掉她，而我却不能够失掉她，不愿意失掉她。我也把她底身子紧紧抱着，把她底嘴唇紧紧压着。我害怕我不小心一松开手，放开嘴唇，我就会把她永远失掉了。

后来她把脸抬起来，看我底眼睛。她又给我一个灿烂的笑。她说：“这个吻是代静淑给你的。”于是她又热情地吻着我。

激情渐渐地消退了。我们放开手，彼此对视着微微一笑。

“时候不早了。我来做菜。你不要动手。你等着吃罢，”她命令似地吩咐我。但是我并不听从她底话。我底帮忙有时候反而妨碍了她底工作，她就责备我几句，但是我知道她在和我开玩笑。

“你为什么不要我动手呢？不劳动者不得吃，这不是你们常常说的一句话吗？”

"是的，你有理，但是那句话今天在这里不适用。在这里我底话就是你底法律。"她大声笑了。

我们快活地谈着种种的闲话。这些话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它们给了我们很大的快乐，使我们忘记自己是两个把身心都献给了事业的人，而且使我们忘记这次的会面也许就是我们最后的会面了。

菜端上桌子，两个人先前愉快地劳动着，如今愉快地吃着。我们带笑地谈着许多有趣的事情。我们的确很快乐，只可惜少了一个静妹。

吃完以后两个人把食具洗干净了。她在沙发上面坐下来，我就坐在沙发底靠手上。我们微笑地望着，从眼光里我们交换了一些意思更多、更深的话。先前的那种快乐已经渐渐地在黯淡了。

"冷，你后天早晨就要离开S市了，"她开始温柔地说。她底声音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地温柔，显然有一种强烈的感情鼓舞着她，她好象故意要使她这时候说的话在我一生中留下一个不灭的印象。她底声音就象音乐那样地美丽，祷告那样地真诚，我觉得我底全个灵魂都被她摄去了。"我想你不会有什么留恋罢。到了A地，你底生活史上又会翻开一篇新页了。你得到了新生，我和静淑都替你高兴。是的，为了事业，为了大家，为了你，为了我们自己，这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她略略停顿一下，就用她底充满着爱底光芒的眼睛把我注视了好一会，然后又继续说下去："我前次曾经告诉你，我底爱情就象一颗永恒的星，它底光芒可以普照一切。所以就在A

地的天空，在将来你工作疲倦的时候，你也可以看见我底光亮的眼睛。这一对眼睛永远不会离开你。我在S市，你在A地，这空间的距离决不会分开我们。你去罢，你勇敢地去罢。”

她又停顿一下。她注意地看着我，显然她想从我底脸上得到一个确定的保证。但是我却不能够马上把这保证给她。因为我愈看见她底眼睛里的光芒，我愈觉得这光芒是我底生活里离不掉的东西，我便愈疑惑这光芒是否会普照到A地的天空去。

我不能够回答她，我埋下头，把它靠在她底胸膛上。我想在那里得一点温暖来安慰我底心。

她伸起一只手抚着我底头发，接连地唤了两声“冷”，那声音温柔得使我想哭。“我现在有点明白了，你过去有过那么多的痛苦，现在你底新的生活又还没有开始。这次的分离对你的确不是很容易的。可是你也应当鼓起勇气来忍受。自然，我们能够在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永远住在一处，这也许更幸福。然而这是不可能的。S市给你的阴影太多了。你在这里决不能够下决心改变你底生活，你决不能够得到新生。为了你，为了事业，还是让你到A地去好些。所以我和静淑都主张让你到那里去。并不是我们愿意早早把你遣走，并不是我们对你没有一点依恋……你也知道，我和静淑都爱你，我们都只爱你一个人。你底幸福，你底一切都是我们所最关心的。”

她停顿了。我依旧不能够回答一句话。我只是把头在她底温软的胸膛上压得更紧。我底思想只有一个：我不能够失掉她，无论如何我不能够失掉她。

"冷，不要这样地依恋我，"她更温柔、更坚定地说下去。"我们相爱并不是要永远厮守在一处，是要将各人所受到的爱保持着，拿去在广大的世界上创造新的事业，为着那许多无爱的人。我们相爱是要将彼此所受到的爱注入到万事万物中去，使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它底痕迹。要这样的爱情才会有永久的生命，要这样的爱情才能象永恒的星那样地普照一切。"

她说得多么美丽，就好象一篇祷告文。但是我却想哭了。

"冷，你把脸抬起来，看我底眼睛，它们会告诉你许多事情。"

但是我怎么能够把脸抬起来看她呢？我底脸被泪水打湿了。

她慢慢地捧起我底头来，感动地说了一句："冷，你哭了。"

我不能够再忍耐了。我把脸再一次压到她底脸上。我用我底眼泪打湿了她底脸。

过了好些时候，我已经把时间的早迟忘掉了，她推开我底脸和身子。她惊醒似地说："现在我应该走了。"

"再留一会罢，"我恳求道。

"不行，家里还有许多工作等我回去做。你难道肯让静淑一个人忙死吗？"她站起来，揩干了脸，又对我说了两句话，就要往外面走。

我知道我不能够留住她，而且我也不想挽留她了。我现在渐渐地明白了，她迟早总是要走的。而且我们不能够让静妹一个人在家里忙。

我送了她出去。一个人回来，我倒在沙发上躺了许久。

我没有闭眼睛。这许多天来的生活象电影一般地在我底眼前飞过。最后她底一双大眼睛给我掩盖了一切。

她底眼睛，她底话马上把我包围了。于是我闭上眼睛安静地思索了好一会，直到我渐渐地明白了她底那些话底意义的时候。

我想，她们明天晚上一定会来，我还可以和她们见面谈话。

五月二十六日

我疲倦地躺在床上，我是被敲门的声音惊醒起来的。

是谁呢？谁在这时候来找我？

敲门的声音异常沉重，好象在报告一件重大的事情。

我连忙起来，穿上衣服去开门。

来的是朱乐无。他跑得气咻咻的。脸色庄严得可怕。

我看见他，我马上紧张起来了。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我睁大眼睛恐怖地望着他。

"静淑和文珠失踪了！"他绝望地说。

原来是这个消息，它倒没有什么可怕。我根本就不相信它。

"她们失踪了？笑话！谁告诉你的？文珠昨天晚上还在我这里，夜深才回去的，"我带笑地大声说。

"我底消息很确实。她们是在昨晚上两点钟的光景失踪的。那个时候有一部汽车停在大门口，几个穿制服的男人打门进去。他们跑上楼到了亭子间去，他们在那里骚扰了一些时候，就把静淑和文珠带走了。这是她们底房东亲眼看见

的，"朱乐无说。他显然很激动，他底叙述是用混合着痛苦与愤怒的声音说出来的。他似乎不觉得这些话对我是一个何等残酷的打击。

我捧着头在房里大步踱着。我接连地大声问："她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我觉得我快要发狂了。

"到什么地方？谁知道！在黑夜里，一部汽车，几个穿制服的男人，就只有这一点线索！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一点！"朱乐无底眼睛里射出强烈的憎恨底光芒。

"为什么不用逮捕的手续，却用这绑票的行为？我们马上出去打听，恐怕迟了会——"我不能够说下去，我底心因恐怖而战栗了。

"是的。我马上就去打听，"他坚决地说，接着又问我："然而你到A 地去的事情呢？今晚还上船吗？"

"现在不去了，至少也要等到我们把静淑和文珠底消息打听出来以后才走，"我烦躁地但又是决断地说。我底干燥的眼睛望着屋角收拾好了的行李。

"迟几天走也好，你留在这里也许有一点用处，"他镇静地说。

"岂只有用处！你应该知道她们一个是我底亲妹子，一个是我底爱人。"

他注意地把我底眼睛看了几分钟。我看见他底眼光渐渐地变柔和了。他底脸上现出温和的苦笑。他拍了拍我底肩头，就象父亲对儿子说话一样，他对我说："冷，你底心情我很了解。但是我们为了那信仰，不仅会牺牲一个妹子，一个爱

人，连自己底生命有时候也不得不牺牲的。你也许不曾听见人说过我底事情罢。我也有一个女儿，年纪比静淑还要轻，却为了那信仰死在监牢里面了。我只有她这一个女儿，我很爱她，但是当牺牲来召唤她的时候，我又有什么办法阻止呢？我也只有把痛苦忍在心里。我自己也随时等候着牺牲来召唤我，我并不是一个残酷的人。我总是尽我底力量做，我一定尽我底力量去打听她们底消息。我今晚上再来看你。”

他说完了上面的话，马上就走出去了。他底脚步依旧是很坚定的。

他去了，就象一线光亮消灭了。我留在这房间里，我睁起眼睛茫然看着空间。周围的一切并没有改变。但是那黑暗和孤寂却又开始压迫我了。

我疯狂地在房里踱着，我低声唤她们两个底名字：静妹，文珠。

没有一声回应。她们不在这里，她们也不在Y区。她们已经失踪了。

“不会的，那是不可能的。文珠昨晚上才来过。她说她们今天会来。她们现在还好好地在工厂里作工，”我狂乱地拿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

但是朱乐无底话忽然象闪电一般地把我底全个头脑照亮了：她们是在昨天晚上一两点钟的光景失踪的。几个穿制服的男人把她们用汽车带走了。这个消息是确实的。他把一切的猜想和希望都给我赶走了。

两个铁锤一般的大字“牺牲”突然向我底头打来。我底头

痛得象要炸开一般。我捧着头疯狂似地踱着。

渐渐地朱乐无底瘦面孔在我底眼前出现了。他用说教者底调子说："我们为了信仰会牺牲一个妹子，一个爱人，甚至会牺牲自己底生命。这牺牲是必需的。"

他底话说得那么坚决：牺牲是必需的。

为什么在已经贡献了那么多的牺牲以后，我们还应该说牺牲是必需的呢？为什么在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以后，我还应该付出这样大的牺牲呢？这样大的世界，这样大的S市！为什么我一个人在一晚上就应该同时失掉我底妹子和爱人呢？

一望无际的血海出现在我底面前。两个美丽的面孔浮在那上面，她们绝望地挣扎了好些时候，终于被血的巨浪淹没了。我眼睁睁地望着，不能够援救她们。

我绝望地哀叫一声。我痛苦地捧着头倒在床上。

晚上十点钟朱乐无来。他带着阴沉的面孔和疲倦的身体。

我知道他奔走了一天，我知道他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他摇摇头，用沉重的声音对我说："我已经去过许多地方，却始终得不到一点消息。我明天再去打听。"

我不说话。我把两手遮住脸。

"今天傍晚又有一个朋友到她们住的地方去过。大门上了锁，房东已经躲开了。从工厂方面也得不到一点消息，既然我们明明知道她们底失踪和这个工厂有关系。在这个工厂里面罢工潮已经酝酿了许久，现在快成熟了。她们两个就在这个

时候被捕，这显然是工厂方面底阴谋。不过她们现在究竟在什么地方？人家把她们怎样处置？我们却不知道，这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知道的。我已经托人在各处打听了，”他严肃地说。他显然把这件事情看得很认真，并且把她们两人底安全看得很宝贵。他底话很清晰，脑子一点也不乱。他的确是一个头脑清楚、办事有计划的人。

“冷，你不要这样激动。我劝你还是早点到A地去罢。你留在这里对她们底事情不会有大的帮助。你在这里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她们底事情，你完全交给我办罢。我答应你我会尽力援救她们。静淑和文珠是我们底两个极好的同志。”

我走到他底身边，我抓住他底一只膀子，我用战抖的手摇动它，我哀求地接连说道：

“她们不会有什么危险罢？你会给我救出她们来，是不是？你会救出她们来。人家不会杀害她们。她们没有罪。她们是很纯洁的，她们底心是那样善良的。为什么人家要弄走她们呢？告诉我，你会救出她们来！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们大家，你就答应我底这个要求罢！”

他按住我底两个肩头，用他底平静的眼光看入我底眼睛。他痛苦地笑了笑，然后说：“你太激动了。你现在应当休息一下。我明天再来看你。总之，我答应尽力援救她们。我爱她们，不见得就不及你。这个你该可以相信。”

五月二十七日

如果没有静妹她们失踪的事情，我今天已经在海上了。然而现在我还是在这坟墓一般窒息人的房间里。包围着我的

依旧是黑暗和恐怖。

昨夜我一直叫到天明，唤着她们两个人底名字：我底静妹和我底文珠。

早晨起来，不管我怎样疲倦，我马上就跑出去，说是要找寻静妹和文珠。

我走了两条街，只看见一些带着愚蠢表情的面孔。他们在笑或者在哭。但他们都是一样地摇晃着身子走路，软弱得没有一点力量，真象是一些鬼魂。

在一个十字路口，我遇见一小队穿黄色制服的人。他们底脸上都带着蠢然的笑容。我用了愤怒的、探索的眼光看他们，我想从他们底脸上得到静妹和文珠底消息。

但是这些脸尽是没有表情的脸，它们什么也不告诉我。这些黄色的影子走过去了。

我痴呆地站在十字路口。失望又一次压着我底心，我摇摆着头，用茫然的眼光向四面看。一些无定形的影子不住地在我底眼前晃。我底眼睛有些花了。

我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她们呢？在这样大的S市里，每一间房屋，每一个地方都保守着它们底秘密；在这样大的S市里，没有一个人或一所建筑是和我有关联的；在这样大的S市里，每一张脸上都带着蠢然的笑或哭，每一件衣服都裹着游魂似的影子，每一间房屋都象一个活葬的坟墓，在这样大的S市里，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去寻找她们呢？

我绝望地拔步走了。我走进一条比较热闹的街。一部电车突然在街中停止了。一辆载砖瓦的小车翻倒在地上，推小

车的人在那里用力，想把车子弄起来。没有人给他帮忙。开车的人从电车上走下来，捏紧拳头在推小车的人底弯着的背上重重地捶了几下，推小车的人并不还手，只是咕噜地骂了几句。站在旁边的人们哄然笑了。开电车的人回到电车上面，开起车走了。推小车的人还在那里挣扎，一个穿蓝色制服的人拿着手棒走过来逼迫他，恐吓他，他终于吃力地弄起车子走了。我看见他底背上的汗水湿透了那件蓝布短衫。

我也向前走着。我时时茫然地向四面看。包车上坐着油滑的脸，汽车里坐着艳装的西洋妇人。大商店门前进出着摩登的青年男女。电影院门口挂着香艳肉感的广告牌，摆着风流滑稽的面孔。人行道上到处是男人底光滑的头发，女人底波纹的头发；男人底最新式的草帽，女人底差不多垂到肩上的耳环；男人底颜色鲜艳的领带，女人底薄得要露出肌肤的亮纱旗袍；男人底长得挨到地的大裤脚，女人底尖尖的高跟鞋。在这些影子中间时时露出来那裹着绸长衫的男人底柔弱身子，和那曳着拖鞋敞开高领的女人底S形的瘦小身体。在一个弄堂里，在墙角后面有人对着“不准小便”的告白拉开裤子小便起来。

这一切就象一份死刑判决书把我底希望完全杀死了。在这样的地方我怎么能够找到我底静妹和文珠呢？

我终于又走进了窄小的街道，这些街道是比较僻静的。一些短衫汉子在石子路上安闲地走着。几个短衣妇人在门前略带兴趣地谈笑。一群小孩赤裸着上身在街中间打架。一个黄脸妇人捧着大肚皮倚在弄堂口，用疲倦的眼光看着街中稀

少的行人。

我到了Y区。工厂底大门关上了，在门口守着几个穿制服的人。我又走到静妹她们底旧居。我远远地看见了那三幢旧房屋，我底心怦怦地跳动起来。我怀了一个极微的希望：我想昨天和今天的一切都是梦景。静妹和文珠现在很安全地住在那个房间里，几分钟以后我就可以在那里看见她们。

但是我走过石子铺砌的窄路，到了油漆脱落的大门前，两扇大门关住了。门已经上了锁，我底这极微的希望也给它打破了。

我在这门前立了许久，心里不住地唤着静妹和文珠底名字。几个忠厚面孔的男女在我底身边走过，他们投了一瞥同情的眼光在我底脸上，但马上就畏怯地走开了，使我来不及向他们问一句话。

静妹和文珠就这样地消失了，不留一点痕迹地消失了。我甚至走遍全S市，全中国，也不会把她们找回来。从此在我底天空中那两颗光亮的星就陨落了。再没有光芒来照耀我底生活。我害怕以后我永远没有机会见到光明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线火花在我底心底微微地燃烧起来，这是憎恨，这是复仇。

我又去找朱乐无。他不在家。我回到自己底家里。

我疲倦地倒在床上睡了，天黑尽时我才醒起来。我并不知道时候是早或迟。

黑暗压着我，直到朱乐无来的时候。

我扭燃电灯，我看着朱乐无底阴沉的脸，我知道他又白白

地跑了一天。

“没有消息吗?”我恐怖地问。

“没有,”他绝望地回答。

我觉得整个世界就要毁灭了。我觉得那座俯瞰着S市的无形的火山就要爆发了。

我却是赤手空拳地等待着那悲惨的命运底到临。

我太软弱了!是的,我太软弱了。我为什么把以前的那许多有用的精力和光阴都白白地浪费掉,不用它们造成一些力量呢?我为什么这许多年都只把自己关在孤寂的思想里,不到那广大的人群中去生活,去奋斗呢?

我痛悔地捧着脸,我不敢看朱乐无。只有一个思想咬着我底脑子:现在太迟了!我只有睁着眼睛让静妹和文珠失去,不能够做任何事情。

五月二十八日

昨晚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我参加了一个杀头底典礼。我置身在广大的群众中间。地方象是在一个大的广场上。群众拥挤着,喊叫着,好象在参加一个节会。我费了很大的气力往里面挤进去。我终于挤到了前排。

一个戏台般的土坛立在我底面前。坛上站了十多个武装汉子,押着两个女囚犯。那两个女人垂着头,脸被青布蒙住,两只手被麻绳反剪地捆在背后,从她们底身材看来,她们好象是两个年青女子,而且是我常常看见的。她们站在那里不发一个声音,不做一个动作。

忽然两个凶脸汉子伸起手撕她们底衣服。她们似乎在挣扎，但是因为手被缚住，终于不能够做什么。她们底上身衣服全被撕了下来，她们底肉体就在许多人底面前显露了。”

“够了，够了！”我这样叫道，但是我底声音没有人听见。我看见台上走出来两个穿长袍马褂的中年人。他们底脸上都戴了一副假面具。他们走到那两个女郎底面前，从怀里摸出尖刀，慢慢地割她们底奶子。那鲜血溅在他们底嘴边，他们伸出舌头把它舐了。

“我们不要看这个！我们不要看这种把戏！把她们放开！”群众中间几个粗暴的声音这样叫喊。

“放开她们！抛下你们底刀子！我们不要看这种把戏！我们不要看杀人！”许多声音附和着。

突然右边那个女子把身子大大地动了两下，发出一声哀叫，就往后面倒下去。这一声哀叫送进了我底心，我认得这是静妹底声音。

我底全身的血都冲到脸上来，我底心猛烈地在跳动。我认得她们。她们不是别人。她们是我底静妹和文珠。她们有那么善良的心，一心一意地为人民谋幸福，可是如今却做了色情狂底受害者，被那班假面人拿来这样摧残，而她们所爱护的人民也不来救她们。

这个思想使我更不能够忍受，我便狂热地大叫起来：“这是我底妹子！她们是没有罪的！救她们呀！为什么你们只是袖手旁观着，让那班戴假面的东西去杀害她们呢？难道你们不知道她们是你们底忠实的朋友，她们为你们牺牲了一切，她

们现在到这个地步，也是为了你们呀！你们不起来吗？我要动手，我要救我底妹子，我要救她们。”

我叫完就直向台上奔去。不知道怎样，只在一刹那间群众就潮涌似地向前面拥挤，他们也向台上奔去。

我第一个上了台，那班假面人和武装汉子就象影子一般地完全消失了。两个女子都倒卧在血泊里，我跑到右边那个女子底身边，我一把就扯脱了蒙脸的青布，果然现出来静妹底脸。眼睛紧闭着，脸白得象一张纸。我哭着唤她，她不回应。她已经死了。我又扯开左边那个女子底脸上的布，她果然是我底文珠。她底眼睛微微开着。看见我，她就把眼睛大大地睁开了。我不顾血污，把她抱在我底怀里。我接连地唤了几声“文珠！”

“冷，你来迟了。我和静淑已经完了，”她低声说，脸上勉强露出笑容。“不要伤心。这是不要紧的。我们底事业是不会死的。会有人来继续我们底事业，你也会来继续我们底事业。我们会活在事业里，在事业里我们也会得到新生。你看！”她把手伸起来，指给我看前面。我便把头掉过去。

我被一种突然的惊奇压倒了。我底周围尽是悲哀的、同情的脸，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底身边竟然聚了这么多的人，却没有一点声息。

这么多的脸聚在一处，而且被同一种同情联合在一起。我这样惊奇着就突然醒过来了。

房间里漆黑，没有一点声音。只有我自己底心底颤动。我抱在怀里的并不是文珠，却是一段被盖。

血的颜色蒙住了我底眼睛，很鲜艳。这是静妹底血和文珠底血。血沁入我底心里，象毒药一般使我心痛。

我绝望地哀叫起来。我在心里叫着复仇。

静妹和文珠死了。但是我没有死，我知道血底债是需要血来偿还的。

我就没有再睡，我睁着眼睛一直到天明。

起床后我怀着一种奇异的、连自己也不能够解释的心情去找朱乐无。时候很早，但是他已经出去了。

我忽然想起我和静妹同照的相片，就去照相馆把它取回来。相片照得很好。是两个漂亮的青年男女。人看见这张照片决不会想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情形。母亲当然也不会是例外。

静妹，那浓密的头发，那大眼睛，那微笑的鹅蛋脸，她如今还在望着我笑。

我坐在书桌前面，把相片放在桌上，我注意地望着静妹底脸和眼睛。我忽然俯下头去，把相片吻了许久。

静妹，你果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吗？那血的景象果然只是一场梦景吗？你还会回到人间来，象这样地对我微笑吗？

但是那血，那赤裸的上身，那鲜血淋漓的奶子，那紧闭的眼睛，那纸一般白的脸！我分明地看见了那一切。

她们两个果然就这样地灭亡了吗？

她们是不能够死的，无论如何她们是不能够死的。她们必须活着。即使拿这世界上的一切来做代价，她们也必须活下去。

静妹，文珠，回来罢。你们回来罢。你们快回来，回来看我做你们愿意我做的事，回来看我怎样工作，怎样地奋勇前进，走那新的路。是的，我现在准备去做那一切，只要你们能够回来。

我这样地在心里对她们说话。她们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傍晚朱乐无来找我，那个时候我躺在沙发上，睁圆两只眼睛望着黑暗。我并没有开电灯。

"冷，你病了吗？"他把电灯扭燃，看见我底渐渐消瘦的脸，他惊讶地说。他底脸依旧是阴沉的脸。

"依旧没有一点消息吗？"我战抖地问，我想，希望又消灭了。

"没有，恐怕没有希望了，"他声音苦涩地说。

"怎么，你也说没有希望了吗？"我突然站起来，大声说话，好象要去抓住那飞去的希望。

他默默地点头。

"她们一定死了！我亲眼看见人家杀死她们的。那并不是梦！"我蒙住脸在房间里踱起来。

"冷，安静些罢，"他依旧镇定地说，虽然声音有些颤动。"每个人都要死的。你也应当知道，每天都有若干人死亡。静淑和文珠并不是最先牺牲的人，何况她们并不一定就已经被害。……凡是为事业死的人都会复活在事业里。只要我们底事业不死，那么静淑和文珠还是不会死的。我们现在应当加倍地努力工作。"

他依旧象说教者那样地说话。他也在说事业，他底话就和文珠在梦里说的一样。

事业，在我底耳里事业两个字不知道出现过若干次了。但是这一次这两个字却象两颗光亮的星，又象静妹和文珠底眼睛。这时候我底"自我"无论如何不能够抵抗它们了。

是的。朱乐无说得不错。这时候我所能够做的，而且我所必须做的。就只有这一件事：我应该使我们底事业繁荣起来，好让她们复活在事业里，复活在我底心里复活，在人民底心里。

"冷，我劝你还是马上到A地去罢。静淑和文珠底事情恐怕不会有什么希望了。我们这几天从各方面打听她们底消息，都没有结果。各个有关的机关，都否认她们被捕的事情。那个房东又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去了。如今一点线索都没有，我们很难找着她们底踪迹。你留在这里有什么用处？我劝你马上到A地去。"

"好，我明天给你回答，"我迟疑地说，因为我不能够马上拒绝他。

我不能够决定这个问题。我不愿意留在房里让这个问题压迫我。所以朱乐无走后，我也就出去了。我只是在马路上闲走，来消磨时间。

我无意间走到了"神秘之街"。这NS路，这混合着东西洋风味的大街，我许久不在这里经过了。

夜市很热闹。人行道上充满着小资产阶级的男女青年和流氓。一张粉脸在我底眼前晃过去，周围的空气马上变香了。

我无意间低下头，正看见一双浑圆的粉红色的腿；抬起头我又看见一个雄纠纠的挺胸撑腰的汉子，穿着敞开的短衫向我撞来，我憎厌地避开了。

前面起了一阵闹声，似乎人突然增多起来。几个小鬼似的、有窃笑的脸的东西在我底面前摆过去了。一个美国水兵挟着一个娇小的中国小姐走过来。他一脸通红，走路偏偏倒倒，口里哼着英文小曲。一个黑的东西在我底面前飞过，接着是一个清脆的响声。过往的人吃了惊，水兵却哈哈大笑起来。我才注意到他底手里的酒瓶没有了。有几个行人站住带笑地旁观着他底举动。我瞥了一下他手臂里挟着的少女。她有一张颇美丽的脸，可是我看不出她底脸上的确定的表情。

我站住了，正在一家"酒吧间"底门前。绿色的玻璃窗拦不住那淫荡而恶俗的、金圆国家里流行的音乐。那个水兵做了一个滑稽的歪脸，就挟着他底女友往里面去了。

路上尽是一些影子，戴着各种颜色的面具。十一二岁的讨饭女孩哀声乞怜地跟着艳装的姑娘跑。瘦弱的患贫血病的黄包车夫象负着重载的牛马似的，喘着气拖了车子慢慢地向前奔；安然坐在车上现出得意样子的，是一个胖大的商人。一辆一辆的汽车在街心横冲直撞，象坦克车。爬虫似的电车在街中狂叫。大商店门前闪耀着红绿的霓虹灯招牌。影戏院门前贴着巨幅广告，堆了些"风流，香艳，滑稽，肉感"的字眼，在下面加了几行小字是"加映×地灾情影片"。隔壁一所窄小的洋房门口贴了一张长的纸条，写着："内有巴黎美丽女子按摩。"

一种极其强烈的憎厌的感觉占有了我。

“去，去！离开这里！离开 S 市！”一个声音在我底身体里响起来。

难道我对于这种地方还有一点留恋吗？

五月二十九日

早晨，朱乐无和鸣冬同来。他们和我谈了许久，举出许多的理由，劝我到 A 地去。于是我对他们说，我已经决定了。我底话显然使他们满意。

他们底态度是诚恳的，但又是悲愤的。我知道静妹和文珠底事情在他们底心里种植了深的憎恨。当我对他们肯定地说我决意到 A 地去的时候，他们底脸上现出了光彩，坚定地和我紧紧握手。这握手暗示着将来的会面，表示着对于最后胜利的坚强的信仰。

我诚恳地望着他们底眼睛。那眼光向我要求许多事情，我感动地一一用眼光答应了。

三十一日下午有轮船开往 A 地，我决定搭那只船。

下午我去找秋岳，他不在家。我知道他依旧为杂志忙着。我留下一张字条叫他晚上来看我。这字条是交给他底房东家的娘姨的。

但是出乎我底意料之外，他晚上竟然不来。我白白预备了许多话等他来说。

五月三十日

绝早就落着雨，天色阴暗，带了使人不愿意看的愁容。似乎天也哭了，为了这个血的纪念日。这个纪念日是我永不能

忘记的，特别在这种时候。

今天是我在S市的最后一天了。这一天却是使得某一部分人战栗震恐的血的纪念日。

正午的时候隔壁人家忽然开了留声机，唱《连英惊梦》，后来我又听见麻将牌底响声。雨已经住了。

我想着静妹和文珠，我底心又隐隐地痛起来。我把相片封好给母亲寄去，我底眼泪落了在信封上面。

母亲许久没有信来，不知道是否患了重病；静妹和文珠失踪好几天了，不知道究竟是死是活；现在我就要一个人离开S市了。——我不愿意想这些事情。

我出去寄相片给母亲，并且要最后一次在S市散步。我要看看S市怎样度过这个纪念日。

我走到一个地方，跳上了无轨电车。电车经过S路桥①时我看见两个西洋兵立在桥底两边，他们挺直地站着，动也不动一动，连眼睛也不闪，活象两个木偶。我看得这样清楚，因为电车在桥上突然停了，正停在一个兵士底身旁。两个高大雄壮的华捕上车来检查乘客，一个穿钢丝马甲的西捕提着手枪在下面监视。我把眼睛掉向外面看。我底眼光正落在那个木偶底枪刺上。枪刺在我底眼里骄傲地而且贪婪地发了光。我想，它大概是渴血了。我本能地抚摩着自己底胸膛。

"站起来！"一个粗暴的声音不客气地响了。我并不回头。一只手不客气地拍我底肩膀。我把我底在枪刺上停了许久的

① S路桥：四川路桥。

眼光掉过来看这个华捕底眼睛。他不作声就走开了，跟着他底同伴下了车。我还看见他在和那个西捕讲话，恭敬地甚至谄笑地。然而电车开了。

我不等电车驶到终点就下了车。我闲走着，街上的行人并不少。十字路口立着许多人，伸着颈项在那里观望什么。白色和黄色的穿制服的人提着手枪在人行道上往来。几个扎了裤脚的短衫汉子在街中间拦住人搜查。过往的行人都带着慌张的样子，连说话也不敢放大声音。好象一切都罩上了一层严肃的色彩。在十字路口安置着电网，还有几队武装的外国兵在那里徘徊。我走了许久，我不曾看见平日那班点缀太平的东西。

我闲走着，我一直走到傍晚，我犹如走遍了人心底沙漠。我一点东西也没有寻到。对于S市我实在不能有丝毫的留恋。

我到了家。房里有灯光，有谈话声，原来我出去时忘记锁门。

在我底房间里，秋岳和朱乐无正在谈话。

“静淑和文珠底信来了！”朱乐无说，他底瘦脸发了光。他递给我一张纸。

> 我们没有死。我们还活着，就在S市。也许我们不久就会出来和你们重见。我们是在二十五日的深夜被捕的。他们打门进来，一共是八个人。他们马上用布蒙着我们底头，把我们两个拖下楼去，用汽车载走了。他们把我们放在一只小船上，白天放在河中间，晚上才靠岸，整天都有两个中年妇人监视着。这样过了几天，他们也不说明究竟要把我们两个怎样处置，他们不释放我们，也不

杀害我们。这种生活简直是长期的苦刑。但我们并不怕死。请你们千万不要把我们底事情告诉冷。我们担心他受不住这个打击。他初到A地，信仰还没有坚定，感情又很强烈，他听见这个消息会抛弃工作马上跑回S市来，这是我们很不愿意的。

我们不多写了，至于详细情形你们可以问这个送信来的妇人。请你接到信后付给她十块钱。这个妇人不是坏人。她待我们好。——静，文。

字是用铅笔写的，是文珠底笔迹。

我感到绝处逢生的喜悦，就象在黑暗里看见了一线光明。她们还活着。不管我底梦是怎样可怕，不管我们底推想是怎样绝望，她们还活着！

"我们怎样救出她们呢？"我兴奋地说。

"你不要激动，我已经有办法了，"朱乐无镇静地说，好象他有很大的把握似的。"那个妇人告诉我一切的情形。她们现在不在船上，已经移到××机关底特别囚室去了。照这情形看来她们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现在我们知道了她们底真实的消息，事情就好办了。我担保会还给你那两个活泼的女子。"

秋岳附和着朱乐无底话，他已经从朱乐无那里知道了详情。他今天才见到我底字条，是那个娘姨耽误了。他在这里坐了许久，后来朱乐无来了，他和朱乐无谈了许多话。

是的，我应该到A地去了。静妹和文珠以为我已经到了那里，她们担心我底信仰不坚定，她们不愿意我留在S市浪费时间。我说过只要她们活着，只要她们能够回到人间，我准备

牺牲一切去做她们愿意我做的事，我要努力工作，我要奋勇前进，去走她们愿意我走的路。

这个时候我不能再有一点迟疑了。我至爱的静妹和文珠啊，我如今需要的就是信仰，就是坚定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生活已经使我痛苦够了。

五月三十一日

下午朱乐无和秋岳送我上船。

舱里很闷热，许多人在那里吵闹。我们放好行李走出来，站在甲板上谈话。

阳光照在我们底头上。我底心是自由的，我底心已经越过了海，飞到那未知的A地了。

他们回到岸上去的时候，我紧紧地握着乐无底手，我诚恳地对他说："静淑和文珠底事情……"我接不下去，我底眼泪落在他底手上。

"你放心。我一定尽力去做……我们下次再会面的时候，情形决不会是这样。"他苦笑了，但是他底声音里面含有一种力量。这力量把我底隐在心里的细微的悲哀全扫去了。

我又和秋岳握了手，我微笑地对他说："希望你底杂志办得很顺利。下期印出来请你多寄几份给我。我在A地看见杂志就象看见你一样。"

他也笑了，他底微笑是很灿烂的，这个把杂志当作生命、为了它甚至牺牲一切的人。

他们上岸去了。我痴呆地立在甲板上，栏杆旁边。他们走到岸上还回过头来几次对我招手，但终于消失在人群里面

了。汽笛声震彻了我底两耳。

正四点钟，船开始向后面退，完全离开岸边，就向前慢慢地走了。

高耸的建筑，拥挤的车辆，扰攘的行人，都渐次往后面退去。在短时间以后整个的S市就完全消失了。我底眼前再没有红色的外国工厂，灰色的外国兵舰，黑色的外国商船。我底眼前只是白茫茫的海面，这海面在我底眼前展开，长得没有尽头。我们底船在这海上驶着，它要把我载到那未知的A地去。

一种新的感觉在我底身体内产生了，新的幻景迷住了我底眼睛。我不再回头去看那被我抛弃在后面的S市了。我不再为那过去的生活悲叹了。我没有留恋地埋葬了它们。对于我，生活又现出来一个新的面貌，我如今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一个新人。在灭亡的路上我有了新的诞生。

第二篇　在挣扎中发见自己底力量

〔N年〕　在A地

六月一日

酝酿了一个多月的电灯工人罢工潮现在就要爆发了。

昨天我们到司令部去参加第三次劳资仲裁会议。资方底代表完全拒绝了我们劳方代表底加薪的要求。我们让步两次，但资方底态度始终非常坚决。所以在四小时的会商以后，依旧毫无结果。

今天早晨我们底罢工委员会开会，我们决定了对付资方的手段和步骤，分配好大家底工作。

下午我从工会会所出来，走在T马路上。这条路不宽，行人也不多。刚刚落过一阵骤雨，路面还有点湿，空气很新鲜。我仰起头，看那逐渐开展的清朗的天空。我摇动着身子，我觉得一个大的事变，一个活动的机会就要来了。我快乐。

突然我发觉我底身后有几个人底脚步声。这声音和我底脚步相合。我走快，它们也快，我走慢，它们也慢。

我知道有人在后面追踪我。在这时候的确有人欲得我而

甘心。在A地暗杀事件是极寻常的，一个人只要有钱有枪，就可以随意杀死他底仇敌，他自己不会冒一点危险。前一个月《民钟报》记者因为得罪了本地的一个军阀，就在这T马路上被敌人用手枪打死。我想到这个倒有点紧张了。我应该想一个躲开的办法。

我故意在一家商店门前站住，看那文句奇怪的广告。那脚步声也就停了。我把眼睛偷偷往两边看，我瞥见了几个凶脸汉子，他们把手插在短衣袋里，我知道那里面藏得有什么东西。

我慢慢地往前走，我想到公园里去。在那里面我很容易避开他们底追踪。

公园就在前面，只要转一个弯，再走二十多步，我就可以走到那里了。我在表面上并不现出一点慌张的样子，只是把脚步放大一点。我想我也许会战胜他们。

然而就在转弯的时候，他们六个人一齐从后面拥上前来。两个人抓住我底两只膀子。另外四个人在前后包围着，圆睁着那恶狠狠的眼睛看我底脸，就象要把我吞进肚里去。

"什么事情？"我勉强镇静地问。

"我们司令请你到H山①去谈话，"拉住我底左膀的那个高大汉子说。

"好，"我答应着，就跟着他们走了。这时候我也就只有这个办法。

---

① H山：厦门的禾山。

我们走过司令部门口。司令部就在公园附近。

“到司令部里面去可以吗?”我带笑地问。

“不行,不许说话,快走!”右边那个便衣侦探厉声说,突然摸出手枪对准我底胸膛。

行人们跑过来,把我们围住,大家带了惊奇的、同情的眼光望着我。我依旧昂着头,并不避开他们底眼光。

“去!去!”这几个侦探都摸出手枪做出要开枪的样子,把那许多人驱散了。

我们走不到多远,遇见一部空汽车驶过我们底面前。

“站住!”他们把手枪向汽车夫瞄准,厉声喝道。

汽车马上停了。

他们把我押进车里。四个人坐在我底旁边,两个人站在车外,都把手枪拿在手里。

“到H山去!”一个侦探凶恶地吩咐了这一句。于是汽车飞驶地向着H山开去了。

汽车在不平坦的马路上颠簸得很厉害。车里非常闷热。没有一个人说话。我闭着眼睛在思索。

H山是著名的屠杀青年的地方,都是执行秘密枪决的。尸首就埋在山里,没有人会知道。

A地的军阀和电灯公司的资本家都认为我是这次罢工潮底主动者,他们很想把我置于死地。

死!严刑拷问!秘密枪决!这几个名词在我底脑子里轮流地出现。我底全身的血好象凝结起来。我明白我走到生命底边沿了。

生底留恋和死底恐怖轮流地压迫我。

我有血，我有肉，我有感情，我有生命。所以我不能没有留恋；我不能没有恐怖。

不多久就到了H山海军办事处。下了车，他们把我收押在俱乐部里面。一个兵来搜我底身上，搜出了一本空白的日记簿，十多张名片，几十分邮票，一串钥匙，几个银角。

"就只有这一点东西？"那个年青的圆脸副官失望地问。

"你们想我还有什么呢？"我冷笑地说。

"你底手枪？听说你有三支手枪，"他严肃地说。

"手枪？我从来没有用过手枪。我又不会开枪，要它做什么用？"我笑起来。

副官得不到结果，就不高兴地走了。他派了两名护兵，拿着实弹的枪看守我。

在七点钟光景，处长和主任都来了。他们带着笑容走进来，一进门就齐声说：

"啊，我们从前不是见过面吗？"

"是的，我们见过，"我做出平静的笑容回答他们。但是在心里我却想：他们不就是我底敌人吗？我曾经因为工人底事情和他们有过小的冲突。这事情我记得很清楚。现在我是在他们底掌握里了。

他们和我谈了许多话。起初他们带着讥笑和敌视的态度，后来听了我底长篇叙述后，他们底语调改变了一点。我把现社会底状况，电灯工人底生活情形和这次工潮底起因全告诉了他们。我明知道这番谈话不会给他们留一个深的印象，

而且他们也不见得就了解我底意思。但是除了上面的话以外，我还能够对他们说什么呢？

我们谈到九点钟。忽然电话铃响了。

电话是司令部打来的。说要在今晚上枪毙李冷。

枪毙李冷！这句话沉重地打在我底头上。……

但是处长和主任都说不同意枪毙李冷，请司令部带去自行办理。

司令部并没有坚决的表示，所以我底生命又得暂时保全了。

然而说不定到了深夜，司令部会再来一个电话，坚持要枪毙李冷，说不定司令部会把我带去自行办理，到了那个时候……

生底留恋，死底恐怖……我没有别的思想。

六月二日

昨晚我躺在那张破竹床上，我把两只眼睛圆圆地睁着，望着黯淡的煤油灯光。我好象在等待一个人。我在等待谁呢？等待那个来带我出去"枪决"的兵士吗？

没有悲哀，也没有眼泪。内心的摇荡，神经的麻木。理智在这时候没有一点用处了。眼前浮现了一幕一幕的恐怖的幻影，总不外：生命底泉源已经枯竭，现在是到了死——最后的归宿了。

好容易捱到了四点钟，突然吹起军号来。

天还没有亮，屋里还很阴暗。这时候为什么要吹号呢？……

“现在就是枪决的时候了！”一个思想突然照亮我底脑子。我底心猛烈地战抖起来。

一点疑惑也没有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外面人声嘈杂，好象准备做一件大事情，好象准备举行一次血宴。

死，寂寞的死。看不见群众底面孔，听不见群众底叫声。黑暗的山岩就是我底埋葬地。枪声一响，我底生命就完结了。

我不能够没有留恋，我不能够没有恐怖。

我等待着，等待着那恐怖底到来。

四点半钟又过去了。并没有一点动静。

“朋友，四点钟就吹号，是什么意思？”我问那个守兵道。

“先生，这是起床号，我们弟兄四点钟就要起床的，”他温和地回答说。

我底心又放下了。

这生命底短时间的延续，居然这样值得人留恋！我这时候并不去想：将来有一天一颗子弹打进我底心里，我底一切依旧会完结，那么这短时间的延续又有什么意思？

在下午四点钟的光景王炳突然走进来。王炳是电灯公司底工人，又是罢工委员会底执行委员。他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中年人。

“怎么，你也来了？”我吃惊地问。

“我底爷，我也是被侦探抓来的，”他在愤怒中带着苦笑说。“你看我背上的伤痕呀，都是被他们用枪杆捶破的。他们抓住我，我不肯走，他们就打。”他说完脱下上衣，把背向着我。

背上的皮已经破烂，到处是血迹，颜色有红的，紫的，黑的。

看着这背就好象我自己在挨打。愤怒压倒了我。我拚命咬着嘴唇皮，不要使这怒气发出来。

捱到了黑夜，空气又突然紧张了。在屋角里现着死底歪脸。

王炳低声说："我看今晚上我们要完结了。"他蒙住脸倒在破床上。

"完结？那有什么可怕？世界上并没有不死的人！"我做出勇敢的样子说。其实我底心也开始在摇摆。我为了使他安静，才不得不用上面的话来掩饰我底怯懦。

六月三日

我因为连日的疲倦，昨晚居然得到很好的睡眠。今天我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

王炳昨夜没有合眼，今天他底脸变成了土色。

"李冷，你说我们还活得过今晚上吗？"他担心地问。

"谁管这个？"我粗声说。"要死就早点死，倒也痛快！"我觉得我已经不象前天和昨天那样地胆怯了。

"死究竟不是好玩的，"他吐出舌头说。接着他又闭上眼睛轻轻地唤了两声："我底妻"，"我底儿"。

我蒙住两只耳朵。

下午三点钟光景一个新的守兵来了。他是一个北方人，看他底相貌，我知道他还有一点人性。我们对他讲话，他居然客气地回答。他在这里当兵已经七年了。他告诉我们，这里

夜间常常秘密枪毙人。我们问他：秘密枪毙，是不是还宣布罪状？难道不经审讯，也可以秘密枪毙吗？审讯的时候没有供状也可以秘密枪毙吗？他说："有许多是：抓了来不问不审就枪毙；有许多是：苦打成招后就绑出去枪毙的。既然是秘密枪毙，当然用不到宣布罪状。我前天不——"

他刚刚说到这里，那个圆脸的副官就走进来。那个人轻蔑地看了我们一眼，板起面孔对守兵说："不准同犯人讲话！好好看守！"

秘密枪毙，不用审问。——我要不去想它，我却不能不想它。我残酷地提醒自己：今天晚上在一两点钟光景，我底生命就会完结了。

我躺在床上，我突然想起了静妹和文珠。她们还活泼地在S市努力工作，半年的牢狱生活并不曾摧毁她们底精神。她们果然活泼地回到人间来了。她们满意我底工作成绩，常常寄了充满爱情的鼓舞的信来。但是如今她们能够知道我躺在这里等待那毁灭底到来吗？她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救我吗？

浓密的黑发，长睫毛盖着的大眼睛，红红的双颊，对我这一切都永远地消失了。还有静妹底温柔的话，文珠底充满热情的声音，我再要听一次，也是不可能的了。

我底面前就站着那死亡。死亡底境界第一次在我底眼前展开了。黑暗的，寂寞的，无名的，永远是漆黑的一片。没有爱，没有光亮，没有尽头，没有生命。所有的只是死。

我底母亲已经死了。我在A地忙碌着，生活在工人中间，

开始组织A地总工会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说我底母亲死了。这个消息是新出狱的静妹告诉我的。这已经是半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她底面颜又突然如此明显地浮现在我底脑里呢？难道真如一般人所说，我已经走到了生命底尽头，所以就开始回想到母亲和其他的亲爱的人吗？难道我必须死亡，所以才拿关于女性的回忆来为我自己祝福吗？

我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但是黑夜又来了。

我和王炳躺在破竹床上。我默默地闭上眼睛，我竟然睡着了。

过了好些时候我忽然醒过来，我觉得床在颤栗地摇动。我惊奇地睁开眼睛转过头去望王炳。黯淡的灯光正照在他底惨白的脸上。他闭着眼睛，身子不住地抖动。

“王炳，你生病吗？”我含糊地问。

“你没有听见刚才的几下枪声？”他恐怖地低声说。

“睡罢！管这枪声干吗？”我粗声回答着。我把手压在胸膛上，我忽然想到我底这个身体一霎间就要僵卧在山岩上，成一具鲜血淋漓的死尸了。

这样想着，我就不能够再闭上眼睛。

那个守兵故意把枪弄得哗喳地响，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用意。这声音刺进耳里，使我变得非常烦躁。王炳底战抖的身子横在我底旁边，象一个垂死的人。

我觉得我要是再躺在这张床上，我底心底跳动，我底血底循环也就会停止了。于是我站起来在房里走着，我一直走到天明。

六月四日

上午十一点钟圆脸的副官来了。他板起面孔对我们说：

“你们只可以在房里坐卧行动；若要大便小便就应该通知守兵。否则，自动踱出门外，发生误会，恐怕很不方便！”

自由，我们底全部自由都给人剥夺了。但是我底那颗求自由的心是不死的，除非到了我底生命毁灭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许不久就会来罢。

下午那个北方人来换班了。王炳问他昨夜的枪声是什么一回事情。他说：

“先生，昨晚一点半钟枪毙了三个人。我用驳壳枪打死三个，得赏十元。哎，先生，我们差不多做惯了这种买卖，丝毫不动心了。”

他说着微微一笑，一面抚摩他底枪，并不觉得他底话说得残酷。

我无意地把眼光定在他底枪上，定在他底右手上。我看见他底手和别人底手一样，是黄黄的，是瘦小的，上面没有一点血迹。我看不出来它在昨天晚上杀死了三个人！

我默默地看他底手，我忽然想道：今晚上不就是这只手来取去我底生命吗？这个人，这个温和地微笑着的人不就是我底刽子手吗？

六月五日

一个晚上又平安地过去了。我们依旧没有死。但空气依旧是阴郁而沉闷。

我在这里过了四个整天了，不曾得到外面的一点消息。亦

寒他们大概不会有危险罢。他们得到我失踪的消息以后一定会小心地保护自己。尤其是亦寒，他在A地的工人运动中占着重要的地位，他不能够让侦探们把他捉去。至于别的朋友们，他们一定会照常热心地工作。少一个我，对他们底工作不会有大的损害。在这方面我觉得可以放心。

然而那些电灯工人呢？他们现在究竟怎样了？罢工潮一定已经被压服了，这可以从王炳被捕的事情上猜想到的。

是的，工潮一定被压服了。酝酿了许久的罢工事件连爆发的机会也没有。工人一定在从前那样低的工资下面继续劳动。罢工委员会底人员一定全数被捕，至少也会被公司开除。我们得到了什么呢？

我们底要求是正当的，是最低限度的。然而这一点正义我们也得不到。这一个多月来的努力完全付诸东流。电灯工人依旧在工厂里呻吟受苦，许多人家会因此流离失散，而我和王炳却躺在破竹床上等待那毁灭底到来，不能够做任何事情。

这是我底第三次的失败了。这一年来在A地，在许多朋友底帮助下我热心地工作，生活在机器工人中间，帮助他们同困苦的环境奋斗。我们开办了机工子弟学校，开办了机工夜学，设立了机工俱乐部，成立了失业机工互济会，又组织了A地总工会。但是学校被封闭了，总工会被解散了。不管我们底行动是怎样地温和，人家并不给我们一个机会。

那两次的失败并不曾使我灰心，在信仰底指导下，在朋友底鼓励下，在静妹和文珠底劝勉下，我又开始了第三次的工作。

但是如今第三次的失败又来了，而且我底生命就要在这

次的失败里终结了。我永远不会有机会再来开始第四次的工作。

是的，亦寒他们会活着，来进行第四次的工作，静妹和文珠在S市的事业也会一天一天地发展，而我在几点钟以后就会永眠地躺在山岩上面了。今天晚上一、两点钟光景，驳壳枪底声音会响起来打破黑夜底静寂，谁能够说那时候不就是我底生命底毁灭吗？

傍晚主任来看我，他做出同情的样子对我说：

"你底事情有些不好办，据司令部说你底反动证据很多。第一，你在戒严时候煽动罢工，扰乱公安秩序；第二，联合A地各界反对司令部。如果属实，单是这两件就可以把你枪毙了。我以为你我都是学校出身，你又是政治犯，所以特别优待你。你应该了解这个意思。"

他说完就走出去，好象害怕我反驳他似的。其实我也没有话对他说了。

"我们两个最多只有一个星期的寿命了。你听他说话！"王炳忽然吐出舌头，低声对我说。

"你是不要紧的，"我觉得我底脸上第一次露了惨笑。我对他说这句话不知道是安慰他，或者是羡慕他。我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这就是"我是没有一点希望了"。

死，我底前面就站着死，确定的，威压的。

但是渐渐地死底面相改变了。

死，我为什么要这样地怕死呢？在过去，在现今，在将来，不是有无数、无数的人死过，而且还要继续死去吗？

每个人都要死亡，而且我也必须死亡。为了信仰牺牲自己底生命，这并不是耻辱，也不是灾祸。在过去有许多人昂然地为信仰接受死刑，在今天也还有许多人殉道地死在监牢里。我并不是第一个。

杜大心自愿地为他底信仰牺牲了，朱乐无为信仰牺牲了他底女儿，他还说过他随时等待着牺牲来召唤他。静妹和文珠也坚强地度过了她们底牢狱生活。我是他们大家所热爱的人，我是A地一部分工人所信赖的人。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底身上，我不能够胆怯地在死亡底面前战抖。

今天不见那个北方人来换班，另外来了一个本地的守兵。这个人很凶恶，一脸的横肉，而且瞎了一只眼睛。他底脸是一张非常阴沉的脸。看见这张脸就使我想起黑暗的A地的社会。

六月六日

下午那个北方人来了。我们看见他好象看见一个亲人。我们和他谈起闲话来。

“我昨天出去送公事，顺便替你们打听消息。你们底事情很危险。司令部还不肯承认逮捕了你们，把你们押在H山。听说司令部侦探还在想法要捉叫做亦寒和什么的三个人。工会会所被司令部派了许多侦探暗地看守着，没有一个人敢到那里去。电灯公司前两天请司令部处长、副官、参谋他们吃饭，一共有三桌人。公司经理在席上就请司令部马上把李冷秘密枪毙——”那个北方人带着严肃的表情说了上面的话，但是他刚说到这里就被王炳打岔了。

"我呢?"王炳焦急地问道。

"你大概不要紧。他们都说把李冷枪毙了,各种机器工人要求加薪的事情就不会成功了。"

虽然我已经准备去死了,但是这个消息还不免使我底内心激动。我又一次想到我所抛弃在外面世界中的一切,我还不能没有留恋。

我静默着,不想说一句话。我只顾去思索,思索我不能够忘掉的许多人和许多事情。

晚上朦胧的月色从窗户射进来。月色很惨淡,我想我底脸色该不会象这样惨淡罢。

我要挣扎,我要驱逐一切阴郁的思想。我要做一个象奈其亚叶夫那样的人。

六月七日

"喂,上官说,叫你们不要走出门槛!否则,发生误会,就要对你们不起。除了要茶水外,你们不能同我们多说话。这是上官命令,不能违抗!"那个本地的守兵一进门就用粗暴的声音对我们说。

我只是冷笑了两声。

十二点钟的光景,我们刚在吃中饭,那个圆脸的副官突然跑进来,板起面孔对我们说:"你们吃了饭就搬到那边去!"我们并没有理他。

刚吃过饭,就有三个守兵进来,对我们说要搬地方了。他们没有得到我们底同意,就把我们在这里日用的东西拿着,领我们到另一间房里去。

这一间屋子比原先的那一间更坏。这里白天苍蝇多，夜晚又有蚊虫。而且离兵士住的地方近，吵得厉害。

在这里日子显得更长了，要等黑夜底到来，真不容易。但是黑夜一来，恐怖的空气也跟着来了。

我们被蚊虫咬得难受，不能睡觉。我便吹灭了那盏昏暗的煤油灯，并且把房门也关上了。我们正要安静地睡一刻，但是门被守兵们打开了。

他们一进门就点燃煤油灯，而且恶狠狠地把房里的两扇窗门钉闭了，然后退出房去。

房里没有一点风，空气闷热。我们完全成了一大群蚊虫底俘虏，被它们咬得一身都是疙瘩。直到十二点钟，人声静寂的时候，我和王炳依旧用干燥的眼睛对望着。我们简直不能够合眼。

又过了一些时候，突然闯进来三个拿驳壳枪的兵士。他们圆睁着眼睛，对我们做个歪脸，接着又把我们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好象厨子要杀鸡时把鸡提在手里看一下作个准备似的。他们又默默地走出去了。

"李冷，我看今晚上我们一定会被枪决了。你想是不是？"王炳低声在我底耳边说。我看他全身战抖，差不多要哭出声来了。

"不会的，他们不敢枪毙我们。我们还是睡觉罢。"我勉强壮起胆子安慰他，而我底内心的惶恐已经无意识地流露了出来。我用双手蒙住眼睛，我不愿意看见那灯光。

快到两点钟的光景，静夜里忽然起了"擘啦"，"擘啦"，"擘

啦"的声音，里面还夹杂着悲惨的哀叫："哎哟，哎——哟！枪毙就枪毙，我无话可招！"

我们听得很清楚，好象这惨剧就发生在我们底眼前一样。但是声音又忽然停止了。夜是很静寂的。

就象发生了地震一般，我们底床忽然震动起来。

"李冷，你听见吗？"王炳睁着失神的眼睛看我，他用颤动的声音问道。

"是的，我听见的，"我低声回答他。我咬紧牙关，用极大的努力来镇静我底纷乱的心曲。

啪，啪，啪，啪，于是枪声响了。

没有一点疑惑，几个人底生命完结了。

死，死接连地在我底面前走过。

我想我底轮值马上就要到了。他们会带我出去到后面山岩上。这同样的枪声会埋葬了我。

我正在想我应该怎样演说，怎样骂人，怎样喊口号，怎样做出那种种的悲壮的举动。

"李冷，我不愿意死，我家里还有妻子。我不能够过这种生活。我要逃，我不能够在这里等死！"王炳断续地说，他紧紧地抓住我底左膀。

"安静点，镇静点，你不要紧，他们不会杀你，"我这样安慰他。但是关于我自己我没有一点疑惑了。

死，我底面前就站着死。我必须向着它走去。

我为什么要怕死呢？我们被囚禁，拷打，枪毙，这并不是我们底耻辱。我们为人民谋幸福，必须付出这个代价，这牺牲

正是我们底胜利。我们底黎明的将来正是许多、许多这一类的牺牲造成功的。做一个革命家，就只有两件事情：勇敢地奋斗；勇敢地就义。我已经勇敢地奋斗过了，现在应该勇敢地去就义了。

六月八日

早晨那个北方人来换班。他低声告诉我们昨晚又枪毙了四个青年。他们受过多时的拷打，仍旧没有口供，到枪毙时还在骂人。

"什么罪？宣布罪状吗？"王炳问。

"夜里枪决，照例是不用宣布罪状的。"

我们沉默着。

"听说你被捕是因为公司方面告你有剪断电线煽动罢工的嫌疑，"那个北方人温和地对王炳说。"大概不久司令部就要把你送到法院去审问。你底事情不要紧。"

"送到法院去？哪个有耐心等它！要杀最好早点杀！我不高兴等了！"王炳忽然愤怒地用粗暴的声音回答，他烦躁地在房里踱起来。

北方人不再说话了。

王炳底这个举动是出乎我底意外的。他带着一脸的怒容，没有一点害怕的表情，也没有一点欢喜。我奇怪他怎么很快地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晚上又响起了枪声，显然又有人被枪决了。但是王炳却没有一点害怕的表示。他似乎变得很勇敢了。他只是烦躁地说，他不能够再忍受这种生活。

是的，我也不能够忍受这种不死不活的等待的生活了。

六月九日

王炳今天很高兴，他对我讲了许多话。他说他现在一点也不害怕。他可以勇敢地去死，甚至不会打一个颤。

他底话使我高兴。我极力鼓舞他，我对他谈了许多我底过去的事情。我谈到静妹，谈到文珠，他对这两个女郎发出了诚心的赞叹。

我们这样谈笑着，就不觉得时间过得慢，不久便到了黑夜。

我觉得心里畅快，所以很早就睡熟了。

忽然一阵喧闹惊醒了我。

啪，啪，两声清脆的枪响送进我底耳里。接着就是许多人底脚步声，叫嚷声。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底脑子还有点昏迷。

四个拿着实弹的驳壳枪的兵士走了进来，四支枪对我瞄准。

死，这个字象闪电一般掠过我底脑子。我毫不迟疑地站起来。

我没有恐怖，没有颤栗，没有眼泪，没有思想。

我等着他们放枪。

但是房里没有动静。在外面枪声又接连地响了。人声更如潮水一般地涌起来。

“在这里，”有人在叫。

“在榕树后面，”有人在叫。

枪声接连地响着。许多人在跑。

“中了枪了。快放，他要翻墙了！”

又是两三声枪响。

于是一个尖锐的声音叫起来，声音很凄惨，这是我所熟习的声音。

“王炳！”我恐怖地叫起来。我睁大眼睛往四面看，我这时候才发觉我底同伴不在这个房间里。

是的，一定是他。哀叫的人一定是他。他们把他怎样了？我想着，我就往门外奔出去，但是两个兵把我底膀子抓住了。

“哎——哟，李冷，我——”王炳在外面惨痛地叫起来。这声音象利刀一般在我底心上划着。

“王炳！”我用尽力气来回答他。我一面挣扎着要奔出去。就在这时候一个兵拿他底驳壳枪对准我底头。

在外面又起了枪声。于是王炳底声音消失了。

我呆呆地站在房中间，我好象做了一场可怕的梦。

“你们把他怎样了？”我忽然发狂似地问道。

“他借着出去大便就要翻墙逃走，照这里的规矩是不能够让他活的，”一个守兵冷冷地说，就放开我底膀子。他们四个人又退到外面去了。

房里灯光很亮，但是在短时间内我底心里的光明灭了。

我挺直地躺在破竹床上，动也不动一下，我没有思想，好象死了一样。

六月十日

早晨我醒来，含糊地叫了一声“王炳”，没有人答应。我睁

开眼睛，我才发见屋里只有我一个人。

于是昨晚的一幕惨剧又在我底脑子里出现了。

没有一点疑惑，那个人被几颗枪弹断送了。他底血染红了墙边的泥土，他底尸体躺卧在山岩上。然而无论如何他是不能回来的了。对于这个世界他是永远地去了。

他本来不会死，他在几天以后就会被送到法院去，在那里人家不会怎样为难他这个忠厚人。他会回到他底妻子那里，他还有很多的日子可活。他说过他不愿意死，而且他不能够死。他有妻子，他有小孩，他们需要他养活。

但是他终于死了。他为什么要逃走呢？而且为什么要在那个北方人给了他一线的希望以后逃走呢？

他不愿意死，他不能够死，而且他不必死。但是他终于死了。然而我还活着，我活着来忍受等待死刑的折磨。

我知道这是不会久待的，特别在昨夜王炳惨死以后，我底死刑已经成了明如白日的事实。我再也没有方法可以逃避死刑了。

死是冠，是荆棘的冠，我必须戴这荆棘的冠。

那个北方人来了。他知道了王炳底死，他说了几句嗟叹和同情的话，然后他又告诉我，我底事情完全绝望了。司令部一直到现在还不承认逮捕我的事。他们正在和公司方面秘密接洽，大约三四天内就可以成交了。这次A地的资本家是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因为他们知道电灯工人底加薪运动一旦成功，那么自来水公司、电话公司以及某几个机器厂底工人都会陆续起来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以后就不能够再象从前那样

地任意剥削工人了。所以他们甘愿出十几万块钱运动司令部早日把我秘密枪决。司令部军法处长共有娇妻美妾十二个，电灯公司送她们每人一颗金刚钻，许多匹绸缎，这一笔费用共计是四万元，还有前后五六次宴请司令部官员的酒席费六千多元，以及送给司令、参谋、副官等等的八九万元。这样一来，我底生命就必须完结了。这十几万元买了我底命。他们要枪毙我以镇压电灯工人底罢工潮，他们要枪毙我以儆戒那班敢于反抗资本家底任意剥削的工人。如今他们底生意快要成交了，所以我至多也就只有这三四天可活了。

那个北方人报告了消息就走开了。他显然很同情我，怜悯我。他不愿多留在这里看我伤心。对于他和对于许多人一样，被杀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是一个灾祸。他以为我会被悲痛压倒的。

然而这一次他却错了。我没有一点悲痛。我有的只是憎恨和愤怒。我想着那十几万块钱。每张纸币，每个银元上面都染着我底热血。它们如今又被埋藏在那班吸血的人底宝库里面了。我底血会在那里发臭的。这十几万元本来应该散给工人，还可以给许多工人底家庭带来温饱。根据我们底要求，这次加薪底总数也不过每年一万几千元，这十几万的数目简直可以支付电灯工人底十年内的额外工资了。然而他们却宁愿使工人们挨饿，宁愿把这笔钱送给那班吸血的人，来买我底生命。他们是怎样地没有良心呀！

固然我如今会因为他们而失掉生命。但是我底憎恨是不会死的，我底信仰是不会死的，我们底事业也是不会死的。

这憎恨，这信仰，这事业会鼓舞别的许多人来继续我底工作，来完成我底志愿。而且这许多人已经在各个地方存在了。他们会比我做出更多的事情来。

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并不是孤独的。就在这个囚室里我还觉得我底心是和我所爱的那些人，和那广大的人群共鸣的；我底心是和他们底心共同跳动的。几个资本家花了十几万块钱，杀死我一个人，埋了我底身体。但是我底憎恨，我底信仰，我们底事业却不能够被他们杀死。而且甚至我自己也会在我所爱的那些人底心里复活起来。

这样想着，我仿佛看见许多人底面孔在对我微笑了：静妹底，文珠底，亦寒底，乐无底，鸣冬底，秋岳底，还有许多、许多别的朋友底。我没有死底恐怖，也没有生底留恋。

下午三点钟光景我平静地睡去了。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母亲。

我不觉得母亲已经死了。我回家去看母亲。

我走到我家底大门前，看见旧时的屋宇。我底心里充满了快乐，我大步跑进去，恨不得马上就看见母亲底慈祥的面孔。我想我底突然的归家会给她带来极大的喜悦。

我跑进她底寝室，刚跨过门槛就接连叫着“妈”，但是没有她底应声。房里没有人。在母亲底床上，帐子下垂着，床前有母亲底鞋子。里面没有一点声息。我想母亲一定在午睡，我便轻脚轻手地走去揭开了帐子。

一幅薄被盖着母亲底下半身，母亲底脸比从前消瘦多了。我俯下头去看她底脸。她底眼睛突然睁开了。她惊讶地望着

我，她底眼光里流露出喜悦。

“妈，我回来了，”我快乐地唤道。

“冷儿，是你？你回来了，”她微笑地说，就伸出右手来抚摩我底脸。然后她坐起来和我谈话。她把背靠在床架子上面，我跪在床前，把头放在她底怀里，好让她抚摩。她继续说下去：

“我等了你许多年，你终于来了。你底脸色很好，身体和以前一样健壮，我可以放心了。你肚子饿吗？疲倦吗？要吃什么东西吗？你自己去叫范妈给你弄。我病了许多天，现在身体刚刚好一点，还不能够下床。你自己去罢。”

我说了许多话才使她相信我并不饿，也不疲倦，我依旧跪在床前。

“静儿前几天回来过，她当天就走了。她也很忙。她底身体很好。她本来想陪我住几天，可是我还是让她走了。我知道她忙，我不愿意浪费她底有用的光阴……静儿对我讲了她底许多事情。你等一会儿再把你底事情也详细告诉我。现在先让我把家里的事情对你说。”

母亲说的无非是她在家里过得很好的话。她说父亲带着两个姨娘住在别墅里，剩下她一个人在家。家里的生活完全由她支配。她再没有烦恼。只是她常常感到寂寞，常常想念我们兄妹。

“妈，我不要去了，我愿意永远留在这里陪伴你，”我突然迸出了哭声说。我底两只手紧紧捧住她底右手，我用眼泪洗涤它。

"冷儿，怎么你哭了?"她慈爱地说。"你看我倒没有哭。你现在告诉我你底事情罢。"

一种无名的悲痛阻塞了我底咽喉,我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我只是哀哀哭着,同时狂吻着母亲底手。

"冷儿,我懂得你了。我不要听你说什么了。你底心我很了解。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话来说明我怎样爱你和你底静妹。你看，我近来常常找不出话来表达我底意思。我这里的寂寞也是可以忍受的。我不要你陪伴我。你底居住地方不是这里,却应该是那广大的世界。你去罢,回到你底事业里去罢。我很高兴我有你们这一对儿女。我永远祝福你们。"

她停了片刻,把我底头抚摩半晌，就把我底脸捧起来，给我揩干了眼泪。

"冷儿,不要再哭了。这里没有可以哭的事情。我是甘愿把你们兄妹遣走的。我有你们这一对可爱的儿女，这是一种幸福。但是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不能够，而且也不配享受这种幸福。所以我就把你们贡献给人类了。去罢，去为人类工作罢。冷儿，你不应该再有个人底感情，个人底悲哀，个人底爱憎。我把你们献给人类，你和你底静妹就是人类底儿女了。你就应该把你底感情放在群体底感情里面，把你底生活放在群体底生活里面。在人类底幸福里找到你自己底幸福，在人类底繁荣里看见你自己底繁荣。而你们底母亲，我底幸福和繁荣也会在这里面反映出来……

"冷儿,你牢记着: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并不是来点缀太平的。我们并不是来领受，是来给与的。我们自己也许永

远得不到爱，但是我们必须把爱分给别人。我们可以献出一切的牺牲。但我们必须用我们底爱来改变这个无爱的世界，使那许多一生领受不到爱的人都可以过幸福的生活。在他们底生活里就会反映出我们底爱来。这爱才是伟大的，不朽的。我愿意你用这种爱去爱人类，爱群体。我却不愿意你死守在这里爱着我一个人。去罢，你底地方不应该在这里。”

母亲说到这里，猛然把我用力一推，我便跌倒在地上，这一跌就把我跌醒了。

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守兵站在门外。这里并没有母亲。

我知道母亲已经死了。她不会活着来说那一番话。那些话是我对自己说的。我躺在床上，自己借着梦在对自己说教。但这说教究竟是美丽的。

时间到了傍晚了。我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前，从铁格子望出去，正看见落日底霞辉掩映在高山和树林里，那万丈的丹霞把天畔照得血一般地红。我底眼睛所见到的一切都带了血底颜色。这也许就是我底血。我也许在今天晚上就会流了血，永闭了眼睛。

这时候海军底军号声突然残酷地响起来，在这野外听来有点象狂风底怒号。这也许就是我底丧钟。我也许就不会活过今晚了。

但是我并没有恐怖，也没有留恋。我记起了梦里的母亲底话。她说得不错。母亲把我贡献给人类了。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为着牺牲自己，为人类工作，使人类幸福、繁荣，

而在这里面又看出自己个人底幸福和繁荣来。

没有个人底感情，没有个人底爱憎，没有个人底悲哀。以群体底感情为自己底感情，把自己底生活放在群体底生活里面。这样我就把我底生命和群体底生命连系在一起了。

群体底生命会永远连续、广延下去。只要宇宙不毁灭，人类不灭绝，则群体也决不会死。所以把个人底生命连系在群体底生命上面，则在人类向上繁荣的时候，我们只看见生命底连续、广延，哪里还会有个人底灭亡？

我没有恐怖。便是死今天晚上就到来，我也不怕。我是人类底儿子。我不会灭亡。

六月十一日

早晨阳光从窗洞照进来，是一个美丽的晴天。

我走到窗前，我倚着窗台看外面。我看见高山和树林在灿烂的金光里微笑了。

我望着蓝天，我梦幻地望着那美丽的蓝天，我渐渐地沉溺在思想里。

我仿佛看见一片广大的原野，那地毯一般的绿草因了阳光和露水而颤动着，在那里有些小孩唱着山歌，牧着牲畜，他们满意地笑了；或者连陌的平田绿油油的在阳光下面伸展着，农家的男女携了锄走过田畔的小径，到田上愉快地工作起来，或者在一株大的榕树下面摆着卖水果凉食的摊子，一些发髻上插满大红花的年青女人挑着担子走过，就放下担子坐在青石上面，吃着水果笑谈着各种闲话，还有许多许多的景象……

生活究竟是这么可爱呀！这一切会永远继续下去的，但

是我却不存在了，我却要去死了。

这样想着我又不能没有留恋。

我思想着，我用全副精力思想着。我说我要抓住那一切景象，不要使它们离开我。但是一刹那间那一切景象都渐渐地在改变面目了。一切都带了血底颜色。于是我才恍然明白就在那些和平的地方，流血的惨剧已经常常在开演了。血已经把最美丽的图画染污了。

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值得留恋的了。如果我们不把自己牺牲，昂然去戴那死底冠冕，用死来造成解放人类的力量，来把这个世界改变成一个非常值得人留恋的地方，那么这个世界终于有一天会被腥血淹没了的，而那班吸血的人，他们也会沉没在这个血海里面。

我不应该有一点留恋。我应该勇敢地戴上那死底冠冕。

这时候那个北方人跑来了。他带着一张哭丧的脸，痛苦地低声对我说：

"先生，你大概不会活过今天晚上了。……说不定连长就要派我做那件事情。……先生，他们会叫我开枪。是的，他们一定要叫我开枪。先生，你要提防，今天晚上一两点钟的光景，就在这××山岩。在这个岩上我已经打死过好一些年青学生了。就是这只手！……(他举起他底右手。)先生，你要看清楚，就是这只手，就是这只手呀！先生，我服从上官底命令，我已经打死过一二十个人，我也不害怕，也不动心。……但是这一次……这一次我怎么下得手呀？要我亲手杀死你，我不忍心下这毒手。我究竟是一个人呀！先生，……我还有这一颗

心呀！……但是上官底命令我怎敢违抗呢？……”他说到这里，忍不住低声哭着走出去了。

我默默地坐在破竹床上，看着他走出去。我感激他，我却不得不怜悯他。他比我更可怜，他现在竟然哭了。这个被上官底命令束缚着的大孩子，他今天晚上一定会亲手杀死我，要是他不愿意自己被杀的话。

他要杀我，我没有流泪，我不颤栗；但是他反而伤心地哭着，胆怯地战抖起来了。

我底心是很平静的。我没有激动，也没有恐惧。我安静地走到了生命底边沿。我没有留恋，我没有悔恨；我不悲痛，我不流泪。我要勇敢地走完那最后的一步，因为我底路不再是灭亡的路了。

我已经把我自己底生命连系在人类底生命上面了。我用我底血来灌溉人类底幸福；我用我底死来使人类繁荣。这样在人类永远走向繁荣和幸福的道路的时候，我底生命也是不会消灭的。那生命底连续、广延将永远继续下去，没有一种阻力可以毁坏它。在这里只有人类底延续，并没有个人底灭亡。

没有留恋，没有恐怖，没有悲哀，没有痛苦。有的只是死。死是冠，是荆棘的冠。让我来戴上这荆棘的冠昂然地走上牺牲底十字架罢。

也许今天晚上我底血就会溅在山岩，我底身体就会埋在土里，我底名字就会被人忘记。但是我决不会灭亡。我底死反会给我带来新生。在人类底向上繁荣中我会找出我底新生来。

第三篇　死并不是完结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

死去的太阳

《死去的太阳》，一九三一年一月由开明书店初版，迄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共印行十四版(次)。

爱，要爱那沉下去的太阳，它又可怕，又伟大，把它底血染红了半个天，那时候天空中便开始了黄昏的奇迹。爱，要爱那死去的太阳，爱，要爱那受伤垂死的狮子，它在临死之前那样地怒吼，使远处的鸵鸟吓得把头往沙里藏，连鳄鱼也兴奋地打呵欠。

——A.N.托尔斯泰：《丹东之死》



序

这部小说自然不是成功的作品，而且象我这样的人也写不出成功的作品来。

两年前有一天我在法国乡间偶尔读到巴黎《每日新闻》上面的一篇杂感，讲一个十九岁的安南青年自杀的事。离开了明媚、温暖、梦幻的国土，飘流到阴暗的巴黎城，看惯了大国人物底架子，受尽了弱者底痛苦，在一个凄凉的月夜里，听见街头有人在唱《安南之夜》的情歌，这时候那个逃不出"狭的笼"而回到温暖的树林的文弱的安南青年只有走上自杀的路了。这种心情当然是法国人所不了解的。

时间是不停地过去了。我底一个姓巴的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被压迫者底悲哀压倒了我。经过了短时间的痛苦生活之后我底激情渐渐地消退了，但是悲哀底痕迹却永留在心上。我想写点东西来伸诉我底以及与我同为"被压迫者"的人底悲哀，我决定用我所经过的五卅事件做主题。

这部小说延迟到两年以后才动笔，所以它底主题也改变了。也许我现在写的并不是以前打算写的那一部。虽然这也是写五卅事件，但它底主题却不是五卅事件了。我写一个小资产阶级在这事件中的多少有点盲目的活动，以及由活动而

幻灭，由幻灭而觉悟的一段故事。如果读者觉得我底英雄有点幼稚、滑稽，那么请他明白小资产阶级大半是这样的。

友人中看过这部小说的都说它比《灭亡》差多了。我自己也无法为它辩护。朋友M是爱读《灭亡》的，他读了我底《自白》以后，却来信劝我说："我希望你能从无意识的创作变成有意识的创作才好。太固执于自我的小说，我不希望你继续地写作。"他要我"写出思想健全的小说"。这个意思很不错，可惜我现在做不到。不过在《死去的太阳》里个人主义的色彩是淡得多了。虽然我底学习还不能够使我写出象左拉底《四福音》(只完成三部)那一类的书，来说明我底社会理想，但我已经不复以自我为中心来伸诉自己底悲哀了。

巴　金 1930年6月。

一

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晚间十一点钟，沪宁线夜快车开出了上海北站。天落着微雨。一长串的列车象一根长蛇似的在蜿蜒的铁轨上爬着前进，发出了单调的响声，打破这静夜底沉寂。在一辆三等车厢中靠左边窗坐着大学生吴养清。车厢里挤满了各色各样的人，从穿西装的一直到穿蓝布短衫的。有的低着头在沉思，有的严肃地在和同伴低声讲话。然而大多数的人都失了谈话的兴致，好象他们底心中藏得有什么秘密，他们害怕一开口，就会泄露出秘密来。一种严肃的恐怖的空气笼罩着全车厢，往常的嘈杂的谈笑，如今是没有了。在愈来愈浓的夜色底包围中，火车载着众人底秘密不停地前进。

两天来的刺激和奔走使得吴养清底精神异常疲倦。他在这拥挤的车厢里，在两个肥胖的商人中间找到一个勉强可以坐下的地方以后，略略向四周望了望，便觉得头有点重，身子站立不稳，眼皮也不由自主地垂下来。他就这样昏昏沉沉地假寐了片刻。

忽然火车底放汽声惊醒了他，车身底骤然的停止把他底身子也大大地震动一下，他吃惊地睁开眼睛，转头向窗外一望。那个报告站名的石牌坊静静地立在冷雨凄清的夜里。靠

着暗淡的灯光，吴养清看见了石牌坊上一行英文和两个大的中国字，他知道现在到了苏州车站了。

在一阵小小的喧闹之后，有些人下了车，又有人上车来，渐渐地一切又归于静寂。几分钟过去了。火车又慢慢地动了。

天色很暗，雨还不住地落。玻璃窗上粘着雨点。从车厢里望出去，模糊中一片乌黑。车厢里弥漫着阴郁、黯淡的黄色烟雾，到处都是鼾声，也有几个人打起精神在谈话。电灯似乎更加昏暗，时间就这样慢慢地过去，好象过得太慢了。

忽然有人在叫"查票"。皮鞋底声音愈走愈近，四个全副武装的兵士拥着一个穿制服的查票员来了。一顶小小的制帽盖着的圆圆脸，戴着宽边眼镜的一双眼睛和下垂的八字胡表示出查票员底尊严。他带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在人丛中挤过，把这个车厢里的乘客们底票子都剪了。

坐在吴养清左边的那个胖子忽然抬起头望着那几个兵士，过了一会便自言自语地说："这样的兵看起来好不威风，为什么不能够跟外国人打仗?"这声音里包含着愤懑和绝望，团团的胖脸上带着一种悲哀的表情，两只小眼睛光闪闪地圆睁着。吴养清不由自主地抬起头，只看见最后的一个兵士底黄色军帽。但一霎间这军帽也消失了。一切还是和先前一样。他转过头看那胖子。那个人底眼光和他底遇到一处了。从那个人底眼光里他知道那个人有话问他，不知为了什么，他害怕似地把头低下来，躲开了那个人底眼睛。

"先生，请你告诉我，外国人为什么要乱杀我们中国人

呢?”他觉得一只肥大的手握着他底左臂，一股热气吹到他底脸上。那个人底声音抖得很厉害，直到了他底心底。在深深的感动中他想找一句话来答复那个人。但是血的印象窒息了他，他觉得全身底血都冲到了脸上，他把两个拳头紧紧地握着，两天前的景象又来追逼他了。

他只觉得全身发热，话流水似地吐了出来，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二

两天前，星期六的下午，将近两点半钟的光景，吴养清站在上海南京路永安公司底门前，手里捏着一卷传单。他在拥挤的人群中把传单一一散发给他底手所能够达到的过往的人。

在他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他感到一种从来未曾有过的激昂与热诚。南京路的这一段被大队的偶然聚集起来的群众挤满了。几面某某大学讲演队底大白旗在各个商店底红的、蓝的招帘中间飘扬着。在这些旗帜下面聚着一两百个各校的学生。传单雪片似地四处飞着。四周呼口号的声音渐渐地高起来。忽然后面起了一阵拥挤，吴养清和他底同学们都被推着前进了。

快到了市政厅底门前，呼叫声便增大起来。吴养清看见一个高大的印度巡捕正抓住他底一个同学底衣领。还有那个在学校里素以文弱出名的张欣南也被一个瘦长的西捕拖住。“放掉他们！”有些人在高声叫。但那些巡捕依然拖着他们走，而另外五六个巡捕却拿着他们底警棍来阻止群众前进。

“放掉他们！”群众中起了如雷的呼声，后面的人用力向前推动，前面的人就成了巡捕底警棍底目标。一个西捕猛然举起他底尖上包着铁皮的手杖，向着快挤到他面前的一个年

纪很轻的学生底头凶狠地打下去。那个青年被打得几乎要跳起来。一道鲜红的血流下他底前额，霎时间他底脸就被染红了一小半边。

吴养清正走到那个青年底身边。“血!”他不禁高声叫起来。血的印象使他忘记了自己。他感到一股热气，猛然抛掷了手里的传单，捏着拳头跳将上去。忽然旁边来了两只铁腕握着他向后面一摔。他立不住便往后一倒。后面的一个同学扶住了他。“血!”他用力地、狂乱地叫着。“血!”“血!”群众中立刻起了响应。群众更兴奋地向前挤，愈挤愈兴奋。“冲过去!”有几个人这样高叫，群众马上同声响应。不多几时群众就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冲过巡捕底防线前进了。

群众底声势虽然浩大，但是他们往前进本来没有目的，也没有一点粗暴的举动。许多只手举起来，呼叫声响遍了人群。吴养清走在群众底前头，还不曾走到云南路口，前面已经聚满了人，不能通过了。他打算一个人穿过前面的人丛中向前进，忽然又起了一阵呼叫声，群众似乎有点乱了。一声清脆的枪响，送到他底耳边。“枪啊!”他惊疑地叫了一声。他自己立刻否定说：“不会的，他们不会开枪的。”话还未说完，忽然前面的人群向后狂奔起来，枪弹底声音接连地响着，哭叫声响成了一片。群众都往两边的商店或支路里跑。

吴养清在他底惊惧的激昂中，觉得自己的腿似乎在地上生了根。一个年青的孩子，满脸都是血，向着他跑来，离他还有几步的光景，忽然狂叫一声，两手抚着胸，一颗子弹从后面打进了孩子底身体。孩子便倒在地上死了。

一声尖锐的笑声送到了吴养清底耳边。他转过头，正看见一个高大的西捕拿着一支手枪对准他。他疯狂地跳进了旁边一家店铺。店铺里堆满了灰白色的脸。吴养清底心猛烈地抖着，全个身子都因恐怖与愤怒而战栗了。他惊惶地望着那许多灰白的脸。所有的脸上差不多露出同样的表情。屋子里是闷得死人的沉寂。外面的枪声还在继续地响，但最后终于停止了。又过了十几分钟，吴养清便走出了这家店铺。

街道上已经是很清静了。先前的大队群众完全不见了。宽广的马路这时候更显得宽广。全武装的西捕和印度巡捕在马路上逡巡着。在人行道上，马路上静静地躺着十多个尸体。这里是一大团鲜红的血迹，那里又是一大摊黑红色的东西。吴养清认得在电车轨道旁边仰卧着的穿灰色西装的青年是他底同学张欣南，脸上血迹模糊，一身都是血。在云南路口躺着他先前亲眼看见被谋杀的那个孩子。

他记起了就在半点多钟以前，他们这一群人还是和平地向着巡捕房前进，要巡捕释放无辜被捕的学生。他们还以为那班人总是具有理性与同情的东西，在他们底血管里总有一点人底血液，那样的服装与武器总不会消灭他们底人性。然而事实证明出来：他们只是些喝血的猛兽。在这大商埠底最热闹的一条街上把一群手无寸铁的市民任意屠杀，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空前的。多年来身受的帝国主义者底压迫象深的创痕一般出现在吴养清底心头。他在挣扎。他觉得忍耐的时期过去了。他底血应该流，他底青年的生命应该牺牲，为着来表示这个民族中也并不尽是任人屠杀的羔羊。他

把那个孩子底尸体看了一回。他底眼里发出火花，他底全身象烈火一般地燃烧起来。

“走开！”一个拿手枪的西捕用英国话对他叱道。听见这样的叱声，又看见杀人的凶器，他实在忍不住了。这时候他忘记了一切，愤怒制服了他。他拔起脚正要向那个人冲过去，忽然后面有一只手拉着他底右臂，一个很熟的声音在叫他底名字。他转过身子，便看见他底同学王志行底因痛苦而扭歪了的脸。他们两人对望了一会，两人都掉下了眼泪。弱者底悲哀压着他们底头，心里好象有多少话待说，但一句也说不出来。最后还是王志行握着吴养清底手，悲哀地说了一句：“我们去罢。”吴养清再掉过头把那些躺在血泊中的尸首望一下，然后同王志行走了。

一路上一个思想，一种恐怖追迫着他们。吴养清底被握着的热手忽然翻过来，把王志行底手紧紧地握着：“志行，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件事。”

从南京路，他们又转进四川路。这时候他们又在热闹的街道中了。吴养清底身子猛然战抖起来。“志行，我底心乱得很，我不能，不能生活下去了。……我底血为什么不流在南京路上？……志行，我不能忍耐了，我们还是回到南京路去罢！……”他狂乱地说了这些话。

“你疯了？……你要去送死吗？”王志行惊讶地说，然后又温和地安慰他道：“养清，我们回学校去罢。……不要急，这一次我们会胜利。”

“血，血啊！”吴养清迷惘地叫道；“我看见了那个孩子底

血，我亲眼看见他被谋杀的！……他底血！我听见他底叫声，你想我今晚怎么能够安睡？……还有张欣南底血！……我眼前尽是血。好象他们都在笑我怕死……笑我躲在店铺里……”

王志行不再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挽着吴养清底手臂，同他走回到T大学去。

晚餐的时候T大学底饭堂里现出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悲哀而肃静的空气。菜虽然照例地端上了桌子，但所有的人都没有心思吃饭。

“大家站起来低头静默，表示哀悼我们底被害的同学张欣南，”一个瘦长的学生说。全体学生都站了起来。

几分钟以后一个悲愤的声音又响起来：“我们还要用行动表示张欣南同学是不会白死的。……我们用什么方法对付这次屠杀呢？……难道我们底血还没有沸腾起来吗？”一个身材高大的学生跳上了板凳大声说：“我们底同胞还在做梦，就是这一次的流血也还唤不醒他们。看罢，明天南京路上又会恢复歌舞升平的气象！——”

“不，我们明天再去！”这呼声是全体一致地叫出来的。“我们明天再到那里去演讲，去散传单——”全个饭厅都骚动起来了。吴养清看见这全体一致的表示，他真感激到想流眼泪。他用全力叫着：——“甚至于去死。”这差不多是欢呼的声音。

这天晚上在大礼堂中开的全体学生紧急会议一直继续到一点钟，大家怀着紧张的心情回到各人底寝室里。

从第二天起他们全体罢课了。

三

星期日上午，狂暴的急雨象前一天的枪弹一般地怒扫着南京路，马路上的水象血一般地流着。血底颜色早被白种人用水冲洗干净了。可是血底气味还隐约地到处散布。依旧是高耸的三大公司底屋顶花园，依旧是装潢精致的各种商店，然而平日那些点缀太平的东西都看不见了。一种严肃的悲哀笼罩着整个马路。

吴养清一个人走过新新公司底门前。白蒙蒙的橱窗遮住了里面的一切。马路两旁的大小商店，每一家都蒙上一层悲哀的面纱。他知道它们都是昨天的大屠杀底见证。它们中间每一家都可以讲出一段悲惨的历史。但是它们始终冷酷地闭住口，连一个声音也不肯吐露。枪弹般的雨点不断地向他底脸上猛射，眼镜片上积着雨点，模糊了他底视线。洋布夹衫也湿透了。可是他底心里的火，身上的热依旧不曾减少。他用手把头上的雨点揩了一下，又向前进了。

雨荷荷地流，他也加快了脚步。他偶然在一家商店底玻璃窗上发见了一个大的伤口。他看见这伤痕，就觉得自己受了伤一般。心燃烧得更厉害了，似乎就要跳出口腔来。他抬起头往四面一望，披着雨衣的武装印捕和西捕在马路上徘徊。

他望着他们底手枪，他想如果他向前动一下，一定会有几颗子弹打进他底身体。他很想扑上前去和那些屠杀他底同胞的人拚命。然而他不能够给那些人做枪靶，他不能够拿自己底死亡去供那些人作乐。在愤怒的绝望中他狠狠地把他们望了几眼，又急急往前进了。

忽然他底眼前一黑，好象有什么东西挡住了他底去路。"朋友，当心点，"一个粗的声音送到他底耳边。原来他在急走的当儿不留心和一个工人相撞了。他抬起头来，一个穿蓝布短衫的工人站在他底面前。他对这个不认识的同胞感到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亲切的友情。那朴质的脸，那直率的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在他底眼里却变得非常伟大，非常可爱了。"朋友，"他叫了一声。真挚的脸还摆在他底面前。血红的眼里露出了亲切的眼光。两个人彼此对望了一会，在互相的了解中，还有说什么话的必要呢？吴养清觉得自己底眼睛润湿了。一句真挚的话从他底嘴里吐出来："我们都不要忘记昨天的事情。""只要我们大家都不怕死，就好办了。"这一句包含着热烈的希望的大声说出来的答话，象钟声一般地在吴养清底耳边响了许久。可是那个工人一霎间便转了弯去了。

"南京到了，""南京到了，"车厢里有人这样叫，大部分的乘客马上骚动起来。吴养清正在重温两日来的旧梦，却被这些叫声打断了。火车已经驶入下关站内。南京到了。

天早已大亮了。乘客们争先恐后地下车。吴养清擦了一下眼睛，从架上取下了小提箱，在人丛中挤开一条路，走下

去了。

月台上站满了接客的人，可是吴养清底朋友并没有来。吴养清来南京是在前一天晚上T大学学生会紧急会议中决定的，他来不及通知南京的朋友，而且他从前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后来才转学到上海，南京是他常到的地方，也用不着别人来接他。

据车站上的情形看来，上海的大屠杀似乎还不曾被南京人详细知道。至少在一般人底脸上看不到一点悲哀或愤怒底表情。吴养清不能相信在这样近的地方，上海的事变会不曾产生一点影响。他在上海时心情非常紧张，他所看见、所听见的一切都足以使人兴奋激昂。可是现在他在这里看见这些和平的面孔，他觉得所谓"五卅"好象只是一场恶梦。

吴养清怀着这样一种疑惧走出了车站。他雇了一部黄包车，向北门桥而去。

四

上海大屠杀后的第四日，在南京东南大学底大会堂里举行着国民外交后援会底成立大会。可容数百人的大会堂里已经没有了空的座位，两旁的过道上也站满了人，甚至窗台上也有些年青的学生高踞在那里。讲坛上桌子后面站着本日会议的主席，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穿着一件青哔叽的长衫。一个三十多岁穿学生装的人坐在桌子旁边，做记录员。

吴养清走进大会堂的时候，讲坛上的主席正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道："第六提案——请求上海军事当局立即派兵占领租界。"写毕他便转过身子大声说："请原提案人金陵大学学生会代表说明理由。"于是一个中等身材、面目黧黑的西装青年站起来，用带广东音的国语把他底提案解释了一番，他说到最后，全会场起了一次春雷般的掌声。"我们要立刻把租界收回来，"人群中有人这样叫道。

金陵大学学生会代表坐下之后，前三排座位中一个穿马褂的三角脸的青年半立起身子说："我看用武力占领租界是不合条约。"他底声音并不高，但前几排的人已经听清楚了。一个穿青灰色羽纱长衫的瘦长青年忽然站起来，高声说："请问密斯脱谢耀德，外国巡捕在上海租界上屠杀市民，是条约上第

几条载得有的?"这句话是全场的人都听得见的。立刻响起了一阵拍掌声。谢耀德无话可答,便悄悄地坐了下去。

"我们现在用反表决法来表决这个提案,反对的请举手,"主席这样说了之后,全会场立刻宁静下来。一屋子尽是黑黑的头,但看不见一只高举的手。这提案就算通过了。

主席又把桌上的文件拿起来看了一下,便在黑板上继续写道:"第七提案——请商界同胞即日罢市。"原提案人公理日报社印刷工人代表照例起来解释他底提案底理由。这个人底身材异常魁梧,四方的面孔上点缀了一脸的大麻子,再配上一部黑胡须。他穿着一件蓝布大衫。他说话时卷起袖子擦拳磨掌,好象要和谁打架似的。一口湖北话讲得十分响亮,言词也很激烈。"……如果我们这一次还不坚决地表示反抗,如果我们还不全国一致地团结起来作破釜沉舟之举,那么再过几年这块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没有我们底立足之地了。……今天他们在上海屠杀我们底同胞,明天他们也会在南京屠杀我们,难道我们都是任人宰杀的牲畜吗?……""不!""不!"人丛中起了这样的叫声。"……这次我们要有大牺牲的决心,用全力来做反抗运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说到这几个字,他底声音特别响亮起来。全场一致地起了拍掌声。"既然学生已经决定罢课,那么我还要求总商会代表答复由总商会劝导各商店罢市。"

在一阵掌声中麻面的人坐下去了。吴养清旁边的一个青年告诉他底同伴说:"这就是公理日报社印刷工人王学礼。"这几个字清清楚楚地进了吴养清底耳里。

所谓总商会代表是一个肥胖的中年男子。他慢腾腾地站起来，用毫无抑扬顿挫的声调说："这个问题太重大，我不敢负责代表总商会答复。不过我自己以为这种提案没有通过的必要。我们南京商人罢市，只足以使全城陷于恐慌，商人自己破产，对外国人又没有一点害处。我们商人都是有身家的，罢了市，破了产，我们的妻室儿女靠什么吃饭？这一层请大家原谅。"接着一个官气十足的有仁丹胡子的财政厅代表便站起来讲了许多不可罢市的大道理。他底话还未说完，麻面的王学礼又立起来愤慨地插嘴道："人家连性命都不要，你们还舍不得几个臭钱！"

"这是什么话！"财政厅的代表拿出官僚底架子，重重地拍了一下面前的小桌子，嚷起来。王学礼正要开口，会场里忽然起了一阵喧闹。"安静点！""秩序！"人们这样叫着。主席不住地摇着铃。秩序终于恢复了。官僚代表和印刷工人交换了一瞥愤怒的眼光便又坐下去。

主席马上把这个提案付表决。最先由赞成的人举手，一数共是二十六个；然后再请反对的人举手，一数也是二十六个。于是在讲坛上做记录员的人便站起来说："我是二十世纪学会底代表，当然有表决权，我来投一张反对票，"他举起了右手。这个提案就被打消了。虽然从旁听者中间发出不满的喧闹，但在短时间以后一切又归于平静了。

此后又通过了一些提案如"后日全城学生游行示威"等等。其间最引起吴养清注意的，乃是在王学礼提议的劝导下关英商益记工厂工人罢工案通过以后提出临时动议的一个女

学生。她是东南大学学生会底代表。她要求各校学生在罢课后组织募捐队援助罢工工人。她底座位在第一排。她穿着淡青色短衫，系一条青裙子。红红的圆脸盖上一头蓬松的短发，端端正正的鼻子下面配着一张大小合式的嘴。她说话时身子微微颤动，清脆的声音里充满了热情。她底一双流动的眼睛表示出坚定的决心。她说毕依旧很激动，并不坐下去。在一阵鼓掌声中，她底提案通过了，她才满意地坐下去。

吴养清觉得他熟习这个女郎底面貌。他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但他却说不出她究竟是谁。吴养清正在埋头思索，讲坛上的主席便报告："现在提案已经讨论完毕，特请上海T大学代表吴养清先生给我们报告上海大屠杀底真相。"吴养清抬起头正看见主席对他打招呼做手势请他上去。

吴养清怀着一种激昂的、多少有点紧张的心情，走上了讲坛。他站在桌子旁边望着台下无数诚恳的脸和燃烧似的眼睛，突然感到了无限的热诚。他觉得全身都在颤动。他底眼睛润湿了。仿佛有什么东西塞住他底咽喉，使他说不出一句话。他只想哭。然而台下无数的充满渴望的眼睛刺进了他底心。他挣扎了一会才说出了开场的话："我不是来演说的，我是来痛哭的。"冰冷的眼泪象雨一般地洗着他底烧脸，热烈的话不住地从他底心底涌上来。他底模糊的泪眼看不见台下的人了。在他底眼前现出了大屠杀底图画。他看见十几个死伤的人躺卧在街心，他看见南京路上染着红血；还有血淋淋的张欣南底头，和那个孩子临死的惨状。他底眼睛里燃烧着复仇的火。他差不多发狂似地吼着。说到最后他底声音已经嘶哑了，似乎

没有力量再说下去，才踉跄地走下讲台。头上的汗不住地冒出来，眼前起了黑点，全身软弱无力。过了一两分钟突然起了几声断续的拍掌，接着全会场的人一齐拍起手来。吴养清镇静地向前面看，他底眼光所触到的面孔上都留得有几滴泪珠。一股热情点燃了他底心。在一阵感激之中他底眼泪畅快地流了下来。

“哥哥，”有人在后面拉他。他掉过头，看见一个穿翻领衬衣的八九岁的小孩站在他旁边。一对非常明亮的眼睛已经被泪珠打湿了，睫毛不住地开合。这个孩子仰起头看他：“哥哥，不要哭，我们这回要齐心了。”

“弟弟，”吴养清温柔地、亲切地唤了一声，“弟弟，我不哭了。你看你底眼里还有眼泪呢！”他说着便摸出一张手帕俯着身子替这个孩子揩了眼泪。

“哥哥，我看见你哭，我也想哭了。我告诉你，我们这回要齐心了……你带我到上海去。”他举起小拳头在吴养清底眼前晃了几下：“你带我到上海去打外国人。”

“小孩子应该乖乖的在家里跟着妈妈，”吴养清爱怜地抱起他，在他底白嫩的颊上亲了一下。“你们小孩子去不得，我们大人去好了。”

“不，我要去，”这个孩子起劲地说。“你们大人去，会被杀的。我们小孩子不要紧，他们不会杀小孩子，他们也有小孩子……”

“三弟，你又在乱讲什么了？”忽然一只白白的手在那个孩子底头上拍了一下，一个少女底声音这样说。

"姐姐，"那个孩子看见来的是他底姊姊，便挣脱了吴养清底手向她扑过去，双手缍着她底手，要她抱。

"快放手罢！这样大的人还要人抱，真不害羞，"那女郎爱怜地责备说。孩子听见便红了脸，放松手站好。

吴养清微笑地向那个女郎点头，他认得她就是方才提议组织募捐队的女学生。他说："他要到上海去打外国人呢！勇敢的孩子！"孩子听见在夸奖他，便害羞地把脸靠在他底姊姊底衣襟上。

"为什么现在又怕羞起来了？"他底姊姊摇着他底身子说。她又向吴养清说了一句："吴先生刚才的演说把我感动得要哭了。"

"密斯——"吴养清刚说了两个字便又停住了，因为他不知道女郎底姓，便转口说："我们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

"吴先生记不起了？"她微笑地说。"我是婉贞姊底朋友，程庆芬。这是我底弟弟程旭。……从前在成都时，我们就住在你们公馆底对门……"

吴养清不等她说完连忙笑道："啊！我记起了。……不过是六七年前的事，我就忘记了。倒是密斯程底记性好。"

"我还记得有一晚上，月色非常好，我同婉贞姊在你们府上花园里，婉贞姊正坐在池塘畔吹笛，我在旁边唱歌，忽然听见假山后面有人做鬼叫，又投来了一块石头，落在池塘里，把婉贞姊同我都吓坏了。后来才知道是吴先生，"程庆芬笑着说。她又问：

"婉贞姊还好罢？"

吴养清底脸色突然阴暗起来，他低声答道："姊姊已经不在了，就在密斯程出省的那一年。"

"啊，怎么婉贞姊不在了！"程庆芬惊讶地说。"家母平时很喜欢她，如今还时常念她。她竟然死了！"说到最后一句，她有点凄然。

"伯父、伯母都很康健罢？……改天再到府上请安，"吴养清客气地说。

"先父去世已经四年了，家母底身体还好。吴先生来，我们一定欢迎。"

这时大会堂的人都散尽了。只有主席方国亮和王学礼几个人在谈话。暮色开始从窗户爬进来。大会堂愈显得凄凉了。

"姐姐，回去罢，是家里吃晚饭的时候了，"程旭有点害怕，便扯着他底姊姊底衣角说。

"密斯程住在什么街？"吴养清殷勤地问。

"就住在北门桥。"

"我也住在那里，我们可以同路。这个孩子很乖，让我来牵他罢，"吴养清说罢，便牵着程旭底手同程庆芬一道出去了。

五

在暮色的包围中三个人走出了东南大学。附近人家的灯火已经亮了。他们转了弯便走入菜园中的小径。湿润的泥土有点粘住他们底鞋底。他们不能够走快，慢慢地踏下一只脚，又再提起另一只。街市的灯光可以远远地望见，菜园里闪着朦胧的光。近处有一个水塘，水面笼罩了一层暮霭。塘畔喧响着阁阁的蛙声。两旁的菜畦在朦胧中成了一片模糊的深绿色。夜快要到临了。

“吴先生觉得上海比南京好吗?”程庆芬问道。

“密斯程没有到过上海吗?”吴养清惊讶地问。“在我看来，南京比上海好多了。我讨厌上海。住在上海的人只晓得钱，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是假的。在南京至少可以看见几个有同情心的人，”吴养清愤愤地说下去:“上海完全是外国人底世界，流氓底世界!”

“吴先生底话也许太过了。我理想中的上海是很美丽的。物质文明既然发达，生活富裕，人底同情心自然也丰富了，”程庆芬梦幻似地说。

吴养清象受了什么刺激似地忽然用愤激的语调打断了程庆芬底话:“上海，我是不愿意回去了! 这一次的血迹不洗干

净，我是不回上海去了。我害怕再看南京路！”

“我想这一次我们一定会得到胜利，”程庆芬充满了希望地说。“我觉得所有睡着的人都醒起来了。你这几天看出来这个变化吗？”

“看是看见的。我刚到时很奇怪，为什么南京人一点也不关心，现在我看见他们觉醒起来了。今天我心里很热。第一我要谢谢你底弟弟，”他说到这里便埋下头看了被他牵着的程旭一眼，那个孩子也正抬起头望他，不十分明白他底意思。过了一会，吴养清忽然带着疑虑说：“这一次该不至于只有五分钟的热度罢。”

“不会的，”程庆芬带着确信说。“这一次的血洒在大街上，是谁也看得见的。我们一定要把正义和人权争到手来。”

“然而我看一般人底脑子里已经潜伏着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信赖政府，以为政府底力量可以解决这件事。他们请求政府派兵收回租界。……其实我今天就听到一点风声，政府本来打算下令禁止一切群众运动，叫大家静候政府解决，后来看见风潮扩大了，害怕用压力反会激出事变，又只得装聋作哑。……除了我们自己以外，别的都靠不住。只有我们民众自己努力，才可以争回我们底自由和幸福。”

“是，吴先生底话不错。我觉得我们前面好象有两条路：一条通到光明底乐园，一条通往奴隶底地牢。无论出什么代价，我们是要向乐园去的，”程庆芬乐观地说。

“我相信靠了大众底力量，我们会走到那里的，至少我们底弟妹们会走到那里，”吴养清看着小小的程旭，心里充满了

希望，用坚决的声调说。"那天我看见南京路上一团团的红血和横尸的惨状，我在杀人者底凶恶的、轻蔑的眼光下向我们底死者告别的时候，我曾经在自己底心里深深地宣誓过：我底青年的生命可以牺牲，我底血可以再一次流到南京路上，然而正义终于是要争回来的。活着给别人做枪靶子这样的命运，我是要反抗的。我们要争回我们底自由，我们有这力量，只要我们肯做，只要我们有决心。……密斯程，你同意我底话吗？……我恨不得这一场决死的战斗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奴隶底生活，预备给别人做枪靶子的生活我实在不能忍受下去了……"他愈说语调愈激烈，后来忽然中断了，便不再继续说下去。

程庆芬不答话。他们默默地走着。夜色更浓了。吴养清觉得程旭底两只暖热的小手紧紧地握住了他底左手。

"吴先生，你不要难过，我要跟你一路到上海去，"这声音从孩子底口里吐出来的确很可爱。

吴养清只是抚着他底头叫："好孩子，好孩子。"

程庆芬没有说话。她感觉到吴养清底温暖的呼吸就在她底耳边，脸上不觉得发起热来。她故意把脚步放慢一点，让他走在前头。但再一转弯他们就走入热闹的街中了。

他们到了程庆芬底寓所。程庆芬要吴养清进去坐一会，但是他谢绝了，因为正是吃晚饭的时候，而且他底表弟高惠民还在家里等他。程庆芬姊弟二人向他告了别，走进院子里去了。程旭还回过头来不住地向他挥手。他等到看不见他们底影子时，才转过身，往自己底寓所走去。

六

夜是早或是迟，没有一个人知道。整个南京城都被埋葬在酣梦中。死一般的沉寂统治了一切。空气中含着死亡的毒气，从开着的窗户送进来。吴养清觉得窒息了：有什么东西扼住了他底咽喉。屋里抖着灰白色的微光，全个房子好象在动摇，墙壁也在跳舞。一个黑影从地上爬起来，居然走到桌子前，不客气地在藤椅上坐下了。

“也不打招呼，这家伙多么不讲礼！”他想。

“有火柴吗？”那影子居然用英语问他。奇怪的是他自己这时却坐在他底对面。

“这是一个英国人罢？且看他要做什么。”他心里这样想，并不回答那影子底问话。

“你们为什么要排外？”那影子又骄傲地问。

“真讨厌！”他想，便生气地回答道：“我没有向你解释的义务！”

“你不说吗？……哈，哈！……你们敢排外吗？非得杀几个人给你们看，你们才懂得害怕！”①

① 这里的“自称为外国人的影子”底话大部分是从美国商人洛利·史密斯写给他底支加哥友人汉克的信里摘录下来的。

“这家伙居然这样说，应该站起来赶他出去。”他一面想，一面捏紧拳头。然而全身底力气都用尽了，他底身子却似乎粘在椅子上不能动弹。他觉得在灰色的黑暗中有一双深陷的绿色眼睛在轻蔑地、讥笑地望着他。

“杀，不见得就会把人杀怕罢，我们也会杀的，”他又急又怒地说。

“哼，你们也会杀？你不曾看见那天老闸捕房底门上溅了八英尺高的血，路上血流得泞滑起来。这是谁底血？哼！不都是你们黄种狗底血吗？我也亲手拿了一支柯利特四十五号的快枪，我们把站在前一排的人打成碎块！”那影子慢慢地带着艺术趣味地讲述他底功绩。

“原来你就是刽子手，我正要找你，”他愤怒地说着，一面动手在桌子上抓东西，要向影子掷去。然而不知道什么缘故，他底手也不能够动了。

“哈！哈！你这个小 Chinaman，我劝你还是不要动罢。”那影子在灰色的微光中忽然歪了脸狞笑，露出一嘴白色的牙齿。“你们这些中国流氓妄想劫夺我们外国人的利益，所以非把你们打死十几个不可。对你们这班下流东西只有用枪弹和皮鞭；至于同你们讲理就会受害。”

“你就把我杀了罢，我不要听你底这些话！”吴养清气得说不出话来，在挣扎了许久之后才嘶声地吐出上面的话，他已经力竭了。

“我劝你还是慢慢地听我说。上帝明鉴，我的话都是真的，”虽然英语里夹了不少不合文法的句子，但那影子说话的

态度似乎是很Gentleman式的，吴养清仿佛看见它还穿着漂亮的大礼服。“我同我的伙伴白天枪杀了十几个中国人，晚上却在礼查饭店里喝酒打架，后来又和漂亮的中国女子睡觉。有一次我们一共十八九个人，拿着粗的打棒球用的棍子来和你们这班下流东西玩。那棍子是很结实的，但我也打断了两根。我们打断许多中国人的颈骨，打破了十二三个中国人的脑袋，捶碎了一个中国人的背脊，打烂了许多面孔，鼻子，手，脚。我觉得再没有比这个更痛快的了。”

影子底脸上露出高等国民底满足的微笑，他用手把八字胡捻了一下，才慢慢地、文雅地继续说下去：“你不高兴听吗？我要你听，你还不是要听！我告诉你忍耐地听着罢。有一次我们开起铁甲汽车，钢板有一英寸多厚，上面有炮架子，有机关枪，装制得好象坦克车一样。这两轮铁甲汽车开足了马力直往人堆里冲去。果然压死了两个中国人。这两个人的内脏挤得满街都是，他们的手脚筋骨都压断了，逃避的人也大半压碎了手足。”

他用手搔了一下头上的光滑的发，想了一刻，便很感兴趣地说：“还有咧，又有一次在早晨我们被一群从污秽的狗窠里爬出来的下贱异教徒围住了。我们先用救火的水龙向他们喷水，可是一点效验也没有。这是你们中国人天生的贱脾气，平常一点小雨，街上就看不见中国人；现在把他们浑身浇透了，这些混蛋还照旧拿砖头砍我们。于是我们的机关枪队放枪了。真好看：立刻打死了七个人，辗转号叫的声音充满在空中，死伤者的鲜血马上染红了街面。”

"哈，哈！还不够哩！……"他又马上忍住笑，做出最虔诚的基督教徒底样子，极其诚恳地而且略带一点说教式地说："在街头有许多中国流氓把电车拦住了，用油浇在上面，车里的妇人小孩们也被他们拖了下来。你猜我们怎样对付他们？我们把他们围起来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事情在历史上从来不曾记载过，报纸上也不敢登载，我们在巡捕房里也不敢说。对于那班生来就没有智慧的中国人，我们自然把最残酷的报酬送给他们，一下子就叫他们寂然无声。上帝明鉴！要是我说的是谎话，我就没有人格。但是这事情你们中国人也很少知道的。我能够躬逢其盛也就足以自豪了。

"老实对你说，我觉得对付你们这些污秽的恶魔，不该用公使交涉，最好用联军和你们相见，掠夺你们，蹂躏你们，强奸你们，屠杀你们，使你们世世代代都晓得尊敬外国人。这一次给你们吃点苦，也许可以得到十年的和平。"

在稍微停顿之后，那影子又摆起了大国民底架子，鄙夷地、艺术地骂道："哼，你们说什么反抗！你们这班凉血动物哪里会反抗！空口叫几次反抗，不过多送几个人死罢了。你看罢，一两个月以后，你们又会忘掉一切。你们男男女女又会在大饭店、跳舞场、大戏院、游戏场中享乐了。至于我们外国人呢，杀了几十个中国流氓至多不过花一点钱罢了。好在钱又不是我们出的。"那影子愈说愈高兴，高的鼻子愈来愈高，深的眼睛愈来愈深，它成了一个奇形怪状的东西。头不住地摇动，似乎还要说下去的样子，可是吴养清实在气得忍不住了。他极力挣扎，拚命地咬嘴唇。忽然他底身子可以动了，他猛烈地站

起来，一拳打过去："你不过是个影子，你敢装作人样来说话！"果然他底拳头打了一个空，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自己依然睡在床上。脑子里还留着歪嘴白牙的印象。自称为外国人的那影子所发的议论也模糊了。

黑暗一秒钟一秒钟不停地过去，四围都是闷得死人的沉寂。灰色的微光在这屋子里不住地抖动。他觉得自己底脑子有点发昏了。他便坐起来。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他不相信自己会在这个地方。在流了那么多的血以后，怎么还能够有如此的安静。他望着窗户，只看见高的墙壁朦胧地立在窗外。什么东西都死了，连那个自称为外国人的影子也死了。突然一阵看不透的黑暗包围着他底眼睛。他便又颓然地倒下去，伸直地躺在床上。灰色的微光似乎抖得完全不见了。于是一种逐渐增加的黑暗便向他压下来，挤过来，但是他依然挺直地躺在床上，动也不动一动。

七

吴养清仿佛听见有人在叫他底名字。他睁开了眼睛。阳光射在灰白的高墙上。他底表弟高惠民穿着白色制服，拿着一面白纸糊的小旗立在他底面前。三角形的纸上写着"为拥护人权正义而战"九个大字。那个带着孩子气的中学生拿着一面小旗象战士一般地立着。吴养清看了他一眼便跳下床来，一面问道："还有吗？"

"还有不少，我预备给同学带去。也有不曾写过的。你到我底屋里去看罢！这是我今天一早晨的成绩，"高惠民得意地说。

果然在高惠民底屋子里，床上椅上都是白纸的小旗，"打倒帝国主义"，"经济绝交"，"收回租界"，这许多字一一映入他底眼帘。桌子上还有两三面未写过的小旗，一盘浓墨，一管大笔。吴养清把眼睛揉了几下，拿过一面旗子，再拿起笔蘸饱了墨，一口气写完了，放下笔。他底表弟看时，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二十几个字："如果我们底血未冷，这杀兄弟们的仇终于是要报复的！"

"你写了这许多字，别人一眼怎么看得清楚？"高惠民接过小旗抱怨似地说。

"那么我另写一张罢，"他浓浓地蘸了一笔饱墨，再拿过一面旗帜，刚刚要落笔，一团墨汁已经滴在纸上，一霎间成了一大团黑迹。"就索性不写也罢。"他扫兴地掷了笔，把这张纸从竹条上撕下来，揉成一团，丢在屋角里。

"也好，"高惠民摸出怀中的表看了一下说，"我要到学堂里去集合了。你还是直接到公共体育场去呢，还是跟我们一道去？"

"还是跟你们一道去罢。我本来也是东南大学的学生，"吴养清毫不思索地答道。

"那么你快点洗脸穿好衣服。迟了，怕他们已经走了，"高惠民催促他道。吴养清便回到自己底屋子里去了。

吴养清再到高惠民底房里去时，高惠民递了一条黑纱给他。他接过来缠在左臂上，兴奋地自语道："这条黑纱非等到我们争回正义，是决不除下的。"

两个人捧着六七面小旗昂然地出去了。到了街中他们觉得有许多双的眼睛在注视他们。

在电灯杆上，在店铺门前，在墙壁上，都贴着标语。到处都是激动的脸和发光的眼睛。无数同情的眼光向小旗和拿着小旗的他们送过来。吴养清确实觉得在这几天里南京的民众大大地改变了。这些人似乎在欢送两个战士出征，要他们带回来胜利，从压迫中救出他们。吴养清底精神高扬起来，牺牲的火在他底心里燃烧，他觉得有什么大事变就要到了。在他底前面横着不可思议的神奇的将来。也许他们这次能够争回中华民族底自由和幸福，也许这一切都会成为梦幻，中华

民族和他自己都会灭亡。但是后者太可怕了，他简直不能想象。

不久他们到了东南大学。门前的四根石柱上贴了四张大字标语，每一张上面有四个隶书大字，一共是十六个字："反抗强权，救我同胞，收回租界，经济绝交。"这是今天游行时喊的口号。

他们走进里面。金色的阳光照在草地上，碧绿的软草在太阳底温暖的拥抱中直立起来。这样大的草地上还只有两三百人，一律穿着白色学生服，左臂上都戴着黑纱，越显得黑白分明。前面站着一个穿翻领衬衫的瘦长子，手里拿着名单在点名。高惠民认得这是高中部体育教员。他放心地说："还没有迟，"便撇开他底表哥，向体育教员跑去。还没有跑到体育教员底身边，他就听见在叫他底名字，便答了一声"到"，一面跑入同学底队里把旗帜分散了，自己底手里还留着两面。"你把这一面给我罢，"他侧过头，看见了那个八字胡的国文教员底微笑的脸，他便把"反抗强权"的一面给了那个人。他又用眼光去找吴养清，他看见吴养清远远地立着，肩膀以上全沐着阳光，一手拿着旗，一手握着拳头。忽然一阵号鼓声震破了早晨的空气，他看见童子军领着初中的同学来了。

这时白色的小旗四处飘动，人不住地从四面走来。短时间以后，在中学部学生底对面，大学部学生又聚集起来。白绸子绣着黑字的东南大学校旗与中学部底蓝绸白字的旗帜相对地迎风飘扬。

一个胸前挂着"纠察"的白布条的大学生走过来拍着吴养

清底右肩，吴养清认得这是他从前在东南大学时的同年级的同学张席儒。"养清，你来得正好，你也做一个纠察，帮忙维持秩序罢。"那个人说罢便把左肩下挟着的传单分了一部分给他，又从怀里摸出一张"纠察"的白布条给他挂在胸前。"等一会队伍就要出发了。"张席儒说了这句话便跑开了。

终于下了动员令。接着便是排队的工作，两个人排成一行。前面一个校役拿着中学部校旗，其次是中学部童子军，再次是初中学生，高中学生以及中学部教员。然后才是大学部学生，前面也有校役拿着大学校旗。大学部学生底排列次序是女生在前、男生在后，教授都没有参加。在童子军底军乐声中东南大学全体学生出发了。

纠察员是在大队旁边走着，维持秩序、带头喊口号的。吴养清留在他底表弟底身边，有时候和他底表弟谈一两句话。走出门来，吴养清看见在左边的墙畔王学礼高高地站在一个凳子上，挥动着他底大手，摇摆着他底麻面，在向他所称为"学生诸君"的大队演说。诚恳的、直率的话语从他底大口中吐出来。他底话并不长，而且是反复地说来说去，不外乎勉励他们今天要振作精神。吴养清匆匆地走过他底面前，深深地看了那个人一眼，觉得王学礼今天似乎长高了些。他对他起了尊敬心，想说什么话来表示他底感情。可是大队已经前进了。他便掉过头去，在他底眼前尽是些动着的头和小旗。"反抗强权！"远远地在前面叫起口号来了，他便追上去。正轮到他这一段呼口号。他便挥着小旗一句一句地用力叫了出来，每叫一句便停一下，于是人们春雷般地响应了。四句口号叫完，脸

挣得通红，汗珠不住地往下滴，口也有点干了，但他仍然兴奋地跟着队伍前进。

在不平坦的马路上这一队学生象一根大蛇似的蜿蜒地向前进。灰尘在阳光中飞舞，小旗挥动的声音和脚步声混合成了一片。

游行的群众走过了僻静的马路，进到大街上来了。大街底两旁摆着许多张脸，虽然其中有些是没有表情的，但在大多数的脸上都可以看出同情和尊敬底痕迹来。这周围已经找不出一张笑脸。大商店底门前都放了桌子，上面摆着一把大茶壶，和十几个碗，里面盛着黄澄澄的茶。“学生诸君，请饮便茶”，被排成两行写在白纸条上的八个字到处看得见。许多口渴的人便离开大队围在桌子旁边，不顾冷热地喝着茶。大队依然继续前进。喝了茶的人找不到自己底原位便拿着小旗拚命跑去。讲演队的人员便离开队伍走向两旁，在商店门前向店员和行人开始演讲。

大队经过一条宽敞的街道，吴养清正走到转角的地方，忽然有人拉住他底衣服。“先生，”一个兵塞了一个银元在他底手里。这是一个中年汉子，灰布的军服并不整齐，领口敞开，一顶快要破烂的军帽向后面仰戴着。一滴一滴的汗珠从他底散在前额的头发上落下来。他一面喘气，一面羞涩地、尊敬地对吴养清说：“先生，请您收下罢。”这个普通的兵底突如其来的出现倒使吴养清发呆了，他找不出话回答他。他伸出手来想去抓住那只粗糙的手，然而穿灰色服装的人已经跑了。“收条，你底收条！”他不假思索地叫起来，但是兵已经听不见了。意

外的安慰来到了他底心头，他追了几步，也就站住了。他知道这个国家里还有许多、许多的活力散在着，只要有人起来振臂一呼，把这许多散在的活力象断丝一般地结合起来，一定会产生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巨大的力量。

这个确信使他几乎高兴得跳起来。望着这许多面旗帜和大队的群众，他感到一个伟大的时代底来临，便热烈地响应着前面的口号高呼："反抗强权……"

他们很快地走到了公共体育场。从门口望进去，里面的人已经是满满的了。在各学校底旗帜之下，队伍整齐地排列着。东南大学底学生严肃地整队进场的时候，指挥台上一个紫色圆脸的穿白麻布衫的青年正拿着一个传声筒大声说："东南大学队请立在左边第三排。"

东南大学之后，又有某某两个中学进来。吴养清正在人丛中和高惠民谈话的时候，前面指挥台上便在报告开会了。台上讲演的人虽然用着传声筒，但会场太宽，而吴养清又在后面，所以几乎全听不见。偶尔有几个断续的字送到了他底耳里，如"帝国主义"，"我们同胞"之类。然而他依旧伸起颈子在注意地听，他底周围的人都在注意地听，所有的眼睛差不多全望着指挥台。突然前面起了一阵拍掌声，后面的人也跟着拍起掌来，于是全场四面八方都有了掌声。一个演说者下去了，另一个演说者又上来。在几个人演说完毕之后，忽然前面起了叫人的声音，许多人跟着乱叫，听不清楚是在叫谁，秩序有点乱了。一个人费了很大的力挤到后面来，叫着吴养清的名字。吴养清一面答应，一面跑上前去。那个人见了他，便一把

抓住，从人丛中把他带走了。来的人是方国亮，参加今天的主席团的一个大学生。

吴养清本来不预备讲话，他从来不曾在这么多的人面前演讲过。他不知道要怎样说才好。但是他已经到了指挥台前，也只得上去了。他惶惑地走到台上，主席说了几句介绍的话，他便站在这一大群人底面前。看见这数不清楚的头，他一开口，声音便发抖，他觉得说话颇费力，说了几个字便停顿一下。他说了七八句以后，胆子渐渐地大起来。几天前的惨象又出现在他底脑际，压下去了的愤怒又涌上心来。他忘记了眼前的一群人，他忘记了自己。他只是愤激地说着，用尽了自己的力气，叫哑了自己底声音。一阵天崩地坼般的掌声才使他清醒过来。他在台上立着，一手擦着前额的汗。掌声渐渐消去以后他正预备走下去，忽然记起了美国巴退克·亨利底一段有名的演说词，便用祈求的语调引说出来："难道生命竟是这样宝贵，和平竟是这样甜蜜，须得要拿奴隶的镣铐来作代价吗？万能的神明哟，……给我以自由！……不然，便给我以死！"

走下讲台他才知道他自己底疲倦，汗不住地流，全身在发热，方国亮紧紧地握着他底手热烈地说："你底演说使得许多人都哭了。"吴养清摇摇头无力地说："我不能够支持下去了。"象要倒下去似的，他把头俯在方国亮的肩上。

八

在下午四点钟光景游行队伍便在下关散了队，参加的各校学生有的是全队回去的，有的就在下关解散了。下关的饮食店、点心铺这时便热闹起来，里面坐满了游行的学生。茶楼里有人跳上桌子演讲，十字街头还有人分散剩余的传单。在大商店门前也有学生站在凳子上演说，一群一群的人就这样地围聚起来。

宁省铁道车站上停着几辆货车，外面的钢板上都贴着“欢迎爱国诸君”的白字条。中间也夹杂了一二辆三等客车，但是都已挤满了人。吴养清走到一辆车前。那些货车都有很厚的钢板，中间有一道门，里面并没有座位。钢板被晒得发热了，车中除了一道门外又没有通空气的地方。吴养清因为身体疲倦，不想步行进城，只得跳上车去。

进了车里，他怕热怕脏，不敢靠在钢板上，只得立在中央。他把衣服的钮扣解开透凉，一面注意地听别人底谈话。同车的几个青年学生在抱怨久不开车。

“我们今天当了猪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气愤地说，“我看见有一次这些车子里装满了猪。”

“是，我也见过装满了牛，”一个年纪较大的学生讥笑地

说，一面把他底草帽当扇子搧着。

"热啊，热啊，再不开车，要闷死人了！"一个穿白色制服的中学生说着，便走下车去。

又过了半点钟，还不见开车。车上热得难受，吴养清扣好衣服底钮扣走下车去。他又害怕车忽然开了，不敢走远，就在月台上闲步。

他忽然听见一个少女向站丁问话，声音很熟。他抬起头向站门一看。一个穿白麻布衫、系青裙子的女学生正从里面走出来。他便叫一声："密斯程。"

"呀，吴先生还在这里！"她对他微笑地点点头，便走过来。

"我在等火车，已经等了半点钟，还没有开车的消息。密斯程知道什么时候开吗？"

"我刚才问过站丁，可笑他也不知道。"她忽然换了语调，高兴地说："今天秩序很好，没有出一点事。出发时听见说日本领事馆门口架了机关枪。我真担心。走过日本领事馆时大家都提心吊胆的，幸而这只是谣言……"

"我倒希望它是事实，"吴养清似乎痛惜地说。

"为什么？"程庆芬吃惊地望着他。

吴养清并不避开她底眼光，他叹一口气，才慢慢地说："我并不是想看流血，不过我害怕和平地搞下去，至多一个月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不过热闹五分钟，密斯程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这一次的惨剧是空前的，我觉得中国民众已经起来活动

了，"程庆芬解释地说。"这次风潮闹得这么大，不得到正当的解决是不会平静的。"

"你看这就是当局的表示，"他指着货车对她说。"这些猪圈就是他们欢迎所谓'爱国诸君'的。客车呢，要买了票才能坐。"

"这点小事，管它做什么。现在车子又不开，我们还是叫一辆马车回去罢，"程庆芬邀请似地说。

"不，我要坐它，"吴养清忽然变得固执起来。"这也可以留一个纪念。"

"吴先生，你知道益记工人已经决定罢工吗？"程庆芬换了一个话题说。

"这个消息我还没有知道。昨天晚上王学礼约我同到下关，我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能够去，"吴养清惊喜地说。

"从明天起他们就罢工了。那里的男女老幼工人将近一千人，每天至少要发每人两角钱的生活费。这笔款子很大，不知道能不能够维持下去。幸好工程师们也都愿意参加罢工，不要津贴。这两天我们募到的款子听说只有几百块钱。"

"今天大概多一点，"吴养清有把握似地说。"我这里已经有十多块钱了。一个兵士还捐了一块钱，连姓名也不说。我想以后捐的人一定更多。"

"也难说，连我们大学里的某教授还只捐了十六个铜板，"程庆芬想到这件事，便生气。

"真的？我想这种话不见得可靠罢。"

"怎么不真？昨天我自己到他底家里去募捐。我们底一

个校役倒捐了一块钱。总之，钱越少的人越肯出钱。我们募捐的人虽然受了一些气，但也得到不少的同情。我昨天募到的钱多半是穷人底铜板角子集成的。所以我不灰心。”

“铜板角子凑成的钱能够维持多久？他们那班人自己也要吃饭呢！”吴养清说到这里忽然转过话题问：“你们大学不放暑假吗？”

“不，学生会决定罢课期内不放暑假，每天都有工作做。我天天都要出去募捐。”

吴养清不转睛地望着程庆芬。她有点觉得，便略略埋下头，不再说话。两人默默地闲走着。

“这样大热天里，你天天在大太阳下面跑，当心会生病啊，”吴养清关切地说。

程庆芬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低声答道：“不要紧，我习惯了，不会生病的。”她忽然象想起什么似地说：“后天益记工人要游行，在我们大学里集合，你一定要去给他们讲话啊。”

“好，一定。我一定去。我也要和他们一道游行，”吴养清热心地说。“我真愿意和他们接近……”

这时候火车底汽笛响了，车头在冒气。吴养清知道快开车了，连忙向程庆芬点个头说：“密斯程，再会罢，”便跑到一辆货车前跳上去了。当车子开动的时候，他在货车里还看见程庆芬在月台上对他点头微笑。

九

在益记工人游行示威的日子里，早晨六点多钟吴养清同高惠民到东南大学去，在那里又找到二十多个学生，便一同向下关出发。他们走到东南大学后面山脚下小火车轨道旁，一面走着等火车。不久火车就驶来了。大家齐声叫喊，一面挥动手里的小旗。小火车便停下来，众人连忙跳上车，火车又开始前进。过了一会小火车到了下关，众人都下了车。

益记工厂离铁道不远。一群一群的学生下车后都不进车站，就沿着铁道走去。在益记工厂附近有不少工人，大都是三五成群，学生们便分散开向他们走去，找他们谈话。

吴养清走不多远，忽然看见王学礼在前面和一个中年工人谈话。他正要叫他，但是王学礼却走在人丛中不见了。他知道王学礼到他们平常和工人代表接洽的地方去了。他也想去，却被一个女人的声音止住了。这个女人对他叫一声“先生”。他站住看时，原来有两个女人站在他底身边。叫他“先生”的那个女人有四十几岁，穿一件破旧的青布衫，蓬着头。另外的一个不过二十的光景，头发较光一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衫子。吴养清觉得有四只血红的眼睛在望他。

“先生，你们叫我们不要给外国人做工，我们就听你们的

话不做了，”中年女人非常诚恳地说。“外国人如今把八个管机器的人关在厂里，不给饭吃。先生，请你们想法救救他们。”

“靠不住，外国人不敢，”吴养清还没有答话，高惠民便走过来抢着说。“你们做得很好！你们都不做工吗？”

“昨天起我们都没有做了，”那个妇人带笑地对高惠民说。“我们相信你们，听你们的话。外国人昨天晚上叫人来说，要我们去做工，他们要加工钱。我的儿子听见加钱很想去，我和我的媳妇把他挡住了。”她说到最后一句话，便望着那个年青的女人，她底媳妇把头点一下。

“你们真的不再上工吗？”高惠民问，“外国人再加钱，你们也不去吗？”

“不上工。先生，你们发钱给我们，你们在这样大热天里辛辛苦苦跑来劝我们，我们还不明白吗？”她底脸上显出感激的表情。

“你们不去游行？”高惠民又问。

“我们女人不好去，”她羞涩地说。

“娘，我们走罢，先生们还有事情！”她底媳妇拉住她底袖子说。她们婆媳对这几个学生笑了笑，便慢慢地走开了。但是走了几步，这个老妇人又走回来对吴养清说：“先生们，请你们放心，你们先生不叫我们去上工，外国人再给多少钱，我们也不去的，”然后急急地走开了。

吴养清并不曾开口，平日善于言辞的他现在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望着那两个女人底背影，他第一次感觉到简单的灵魂底伟大与美丽，这是在他所出身的那一个阶级中所

难找到的。自然那种人是多么幼稚可怜，然而他们底灵魂是多么纯洁，多么豪侠，多么善良。这个发现固然使吴养清觉得快乐，但同时也使他感到痛苦。这样贫苦的生，贫苦的死，就是那班人底刻板式的命运。在外国侵略者底压迫下，在本国掠夺者底压迫下，他们底命运都是一样的……

吴养清一个人埋着头在轨道旁走着，不住地思索这个问题，不曾注意到高惠民已经跑开了。许多执小旗的工人在他底旁边走过。直到响起了军号声，他才惊醒过来。这时高惠民正跑来找他，把他拉到已经集合好预备出发的工人队伍那里去。

轨道旁边的空地上排立着一条长蛇似的工人队伍。两个人一排，每人都拿着小旗。两边每隔十排便站着两个学生，他们底职务是维持秩序并且带头喊口号。在前面领路的是东南大学中学部的童子军音乐队。

出发的时候军乐齐奏，同时全体队伍喊起口号来。口号依然是“反抗强权”等四句，工人并不熟练，他们跟着学生叫了两句之后，到了第三句就只有含糊的音而无字句了。但是大多数工人底脸上都带着庄严的表情。所以虽然队伍不整齐，口号不清楚，然而在两旁看热闹的人似乎都被这种简单的诚实所感动了，有的人竟然脱帽欢呼。

这一天的游行路线很简单，就是从下关进城到东南大学的一条直路。这一群七长八短的工人大队，走在从下关到城里的马路上，象一股没有色彩、但是有强大力量的铁流。这铁流一路上吸引了男男女女底注意和同情。它以不可阻挡的气

势奔向目标，终于走到了东南大学。

大队停在东南大学底门前。一部分维持秩序的学生便沿着大学入口的一条林荫路进去了。两旁人行道上、梧桐树荫下站了许多学生。一小队童子军音乐队等在校门里面。吴养清也走进去了。他站在旁观的学生中间。忽然里面的音乐齐奏，外面的队伍便开始走进学校。穿着短衫的工人们在学校里出现的时候，人行道上的学生便一齐拍手高呼"工人万岁！"所有在场的学生看见这样的情景都忘了自己地拚命拍手，拚命高呼。"工人万岁"的声音震得人耳聋。在工厂里受惯虐待的工人受到这种梦想不到的热烈的欢迎，竟然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好。大家都有一张微笑的红黑的脸。忽然他们中间也响起了拍掌声，马上全体拍起手来，大家齐声高呼："学生万岁！"比学生底声音还大得多，诚恳得多。一个学生激动地对吴养清说："这是南京工人与学生联合的第一声，这样的情景，我一生也不能忘记。"吴养清没有答话，只是拚命地对工人们拍手。

工人们陆续走向大会堂去了，走在最后的是十几个工程师。他们底态度非常从容，对于学生底欢迎，只是用微笑的点头来回答。队伍这样过完了。一部分的人跟着到大会堂去，另一部分人快乐地谈起未来的光明的前途。至少在这时候目睹这景象的学生底心中一个伟大的时代就要来了。

吴养清便是怀着这种心情向工人们演讲的。

十

约莫六点钟的光景，吴养清同许多学生把益记工人送出了东南大学底大门。他们立在门前，望着去了的工人底背影。等到这些背影完全消去以后，学生们便走开了，只剩下吴养清一个人立在校门前。斜阳挂在树梢，学校对面的一排绿树上都染了一片金黄。几只乌鸦在枝头啼叫，街中往来的少数行人底身上罩着一层朦胧的金光。四周显得那么静，那么安闲。吴养清底心境很象一个秋日的水塘，真是十分平静，一点波纹也没有。

一个女性的声音送到他底耳里，把他从忘我的境界中唤醒过来。

"吴先生！"说话的是程庆芬，手里还牵着她底弟弟，"我们正在寻你。家母想请你今晚上到我们家用便饭。"程旭笑嘻嘻地挣开了姊姊底手，跑到吴养清底面前，快活地叫："吴先生。"

"我还不曾到府上给伯母请安，倒劳伯母邀请，真正不敢当，"吴养清歉然推辞说。"今晚我还要去外交后援会开会，实在没有空，请代我向伯母道谢。"

"不要紧，外交后援会那里我也去的。吃过饭以后我可以同吴先生一道去，"程庆芬殷勤地邀请道。

“我现在很疲倦，想回去休息一会，”吴养清做出疲倦的样子懒洋洋地解释道，“密斯程还是回去代我道谢罢。”

“吴先生一定要去。今晚上除了吴先生以外，并没有别的客人。家母出来几年很想知道故乡的情形，有许多话要问吴先生。要是吴先生不去，家母一定会怪我们不会请客，”程庆芬天真地说，一面又望着程旭，加了一句话：“弟弟，是不是？”

程旭看了姊姊一眼，便对吴养清说：“今晚上的菜还是姐姐亲手做的。”

程庆芬底脸上起了两朵红云，她轻轻地在程旭底头上敲了一下，说：“小孩子不要乱说。”

吴养清笑了一笑，便握着程旭底手说：“好，我去。”

“你真去吗？还是我会请客！”程旭喜欢得跳起来。

三个人慢慢地踏着自己底模糊的影子去了。

他们到了程家，走进大门向左边走，有一个院子，门是虚掩着的。程庆芬推开门，门内右边有一间小屋(这是厨房)。他们走了几步，一个天井底全景就出现在他们底眼前。是砖铺的路，缝隙里长着青草。墙上生满了爬壁虎，绿阴阴的叶子几乎把墙壁全遮住了。左边靠墙壁有一个花坛，上面种了月季花。右边是一排旧式的平房，阶前围有一带石栏杆。屋檐口倒垂着几枝爬壁虎。栏杆外面有两株高大的梧桐树，分立在左右，肥大的绿叶把全院子的光线遮去了一半，使人觉得分外凉爽。栏杆底两根柱子上有一副木刻的对联，是“桐云影淡，梧月光清”八个隶书大字。一个女佣正俯着身子在栏杆前洗东西。

“这个地方倒也幽雅，”吴养清心里想道。他们还没有走到阶前，程旭便高叫起来：“妈妈，吴先生来了。”里面有了应声，接着便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太太走出来。吴养清知道这是程庆芬底母亲，对她行了礼，跟着她走进屋去了。

客厅里的陈设朴素，但也十分清洁。程太太让他坐下，谈了几句应酬话，女佣便端上茶来，又捧来一碟瓜子。他离家三年，已经不习惯这种应酬了。他唯恐自己失礼，应对之间非常小心。他和程太太同坐在一排椅子上，中间隔了一个茶儿。程庆芬坐在他底对面，她看见他底那种拘束不安的样子，不觉对他微笑。程旭站在他底姊姊旁边，时时和她低声讲话。

吴养清从前在成都见过程太太。虽然隔了几年，他现在还认得她底面貌。她底慈祥的笑容和亲切的言语使他感到温暖。他渐渐地不觉得拘束了。

“婉贞是几时不在的？”程太太问道。

“就在伯母出川的那一年年底不在的。”

“她害什么病？她底体子本来很好嘛。”

“说是伤寒症，被医生耽误了，”吴养清低声答道。

程太太叹了一口气，带了点感伤地说：“婉贞多么聪明，多么可爱！我真舍不得她。我原想收她做干女儿的。”

“家姊临危真可怜，只有一个丁嫂照应她。家严事情忙，没有功夫。她想起伯母，常常流泪，”吴养清凄然说道。

“唉，这样可爱的女儿竟不能永年，真令人痛惜，”程太太说着眼睛已经红了。

吴养清看见程太太动了悲感，不知道应当用什么话安慰

她。大家都不开口了。程庆芬这时候便找话来和吴养清谈。

"吴先生，你们花园里的池塘填了罢？"程庆芬问道。

吴养清知道她在取笑他。原来他有一次和她们在花园里玩，一时不小心跌在池塘里，被她们拉了起来。他受不过她们底嘲笑，发誓将来要把池塘填满。但是事后她们也就忘记了这件事情，所以池塘终于不曾填掉。

"现在也用不着填了，"吴养清微笑地答道，"因为吹笛的人已经去了，儿时的游伴也找不回来了。"

"不过印象永远存在心上，任是如何洗磨也去不掉，"程庆芬装出无心的样子说。

"但愿能够如此，"吴养清会意地说。过后他又转过头对程太太说："伯母从前住过的公馆已经被一个军人买去了。"

"可惜，"程太太惋惜地说。"房子倒很好。卖价恐怕不便宜罢，我们从前租的时候，租钱也很贵。"

"听说卖价是一万八千几，但是李家卖房子的钱用不到一年就光了。李德源现在差不多要讨饭了。"

"怎么，竟一至于此！"程太太惊讶地说。

"还有令亲王道阶境况也不好，田已经卖完了，现在还在摆空架子，其实却是借债过活。他有信给伯母吗？"

"没有，"程太太摇头说。"我们出川以后，成都方面的亲友处，很少有书信来往。道阶现在到这个地步，我原先就料到的。还有洪南平一家怎样？就是住在我们隔壁的那一家。"

"洪南平已经死了五年多。他底两个儿子争财产，打了几年的官司，一直到两方面钱都用尽了，才有人出来调解。"

"令伯还好罢,"程太太想起了一个人便问一句。"我记得他是南门一带的首富。"

"先伯已经去世了。伯母知道:大家兄爱嫖,二家兄爱赌。两个人后来都把鸦片烟吸上了瘾,现在情形也很困难了。"吴养清毫不感到兴趣地、平板地叙述了这许多地主阶级的家庭底故事。他害怕程太太还拿这一类的事来问他。幸而这一次程太太却不再发问了。她万分感慨地叹了几口气,才说:"唉,不过六七年光景,就好象隔了一世。想不到人事变化竟有这样快……"

她底话还没有说完,程旭忽然大笑起来。程太太温和地叱责一句,问他为什么笑,他便直说出来:"姐姐说,吴先生对妈妈说话,就好象小学生对先生背书一样。什么家兄,什么先伯,闹不清楚!"程庆芬也不觉笑出声了。吴养清红着脸只顾埋头嗑瓜子。

程太太瞅了程庆芬一眼,后来好象替吴养清报复似的,带笑对程庆芬说:"芬儿,你不记得你那年因为婉贞底一句话,好几天不肯和吴先生见面吗?"

程庆芬马上红了脸,止住笑不开口了。吴养清惊异地望了她一眼。

"什么话?什么话?"程旭好奇地问。

"你问你姐姐好了,"程太太答道。

"你说,你说!"程旭扭着他底姊姊底手固执地请求。

"妈妈说着玩的,"程庆芬笑答道。

"我不信,你骗我,"程旭一定要她说出来。

"放开手，让我到厨房去，我们在那儿慢慢地说，"程庆芬说着就站起来，牵着程旭走出去了。

不久，程旭一个人跟着女佣进来。女佣摆好桌椅，放好碗筷，又出去了。

吃饭的时候只有程太太、程旭和吴养清三个。吴养清知道程庆芬在厨房里做菜，他觉得今晚上的菜特别可口，完全是家乡风味。菜是一碗一碗地由女佣端上桌来，后来程庆芬也进来了。她就了座，含笑地问吴养清道："吴先生，菜还可以吃吗？"

"味道好极了，"吴养清十分高兴地称赞道。

晚上吴养清和程庆芬从程家出来同往外交后援会去的时候，在月光下慢慢地踏着石子铺的路。一个欲望在他底心里燃烧。他觉得自己很幸福，前途充满希望。他好象看见了美丽的未来底远景：新生的太阳不久就会在这个大的国家里升起来，发出灿烂的光辉。他怀着这样的心情和程庆芬畅谈了他个人底好梦。

十一

吴养清底好梦渐渐地破灭了。

就南京底情形来说，那次轰动全城的所谓工人与学生携手的大事，算是达到了运动底最高点。以后，空气便渐渐地消沉了。汉口事件底发生也曾在南京学生底心中产生很大的反响，但地方究竟隔得远一点，所以一般市民没有把它看得十分重要。其后的沙面大惨杀与全国总示威虽然也曾激动了人心；但事情一过，大家也就渐渐地忘记了。上海的运动并没有大的进展，对方依旧没有让步的表示，而自己这方面好象已经支持不住了。上海各商店因为不肯放过六月三十日的结帐期，便自行开市。加入罢工的工人虽然不断地增多，但是要供给二十万罢工工人底生活费也很困难。总之，前途黯淡。在吴养清和一般学生底心中，伟大时代底幻景渐渐地消失了。

在南京情形还要更坏。维持益记工人罢工的事，就差不多用尽了外交后援会底力量。学生中间也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有人主张读书救国，有人又以为练兵是最好的办法。东南大学学生会请了一位军事专家来讲演组织学生军之必要，接着便有人讨论关于学生军的计划，但这也只能引起一部分人底兴趣。还有一些人所顾念到的却是毕业后的升学与服

务的问题。

在国民外交后援会中也发生了争执。在六月底吴养清就在东南大学底常会中听见攻击金陵大学代表的话。在第二天的常会里吴养清听见方国亮痛哭流涕地报告这几天的工作情况。他竟然激动到在讲台上乱跳。他嘶声地说，他们每天只睡两三小时，如何辛苦地办事，然而一般人却渐渐地消沉起来，学生中竟有回家去过暑假的，也有终日躲在房间里的。捐款差不多快用光了，却再没有收到较大数目的款子。要每天发给益记工人底生活费也做不到了。难道现在好意思叫他们上工吗？

这些都是吴养清自己经历过的，也正是苦恼着他的问题。这天他听见别人说出来，更加感动了。方国亮底一番话也有一点效果。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散会后又有许多学生自动地集合起来乘小火车向下关出发。

吴养清也是其中的一个。在车上他记起了前次益记工人游行时的景象。他分明地觉得现在的心情和从前的大不相同了。从前他是怀着满腔的热诚去开始一场必胜的战斗，这一次却是最后的挣扎，绝望的努力了。这种感觉确实令人痛苦，然而更可悲的是时间相隔并不久。“这一次又是五分钟吗？”似乎有谁在向他这样地问了。

车轮底响动类似他底万转的心情。小火车在下关停下来的时候，他底心似乎也较宁静了。

下了车后他们一群人分散地向着益记工厂附近走去。红色砖砌的工厂直立在那里。两扇大铁门紧紧地关住了里面的一切。在它前面的一块空地上站了许多男女工人，有的人指

手划脚地骂，有的人对着工厂掷石子。还有些人在附近铁轨旁边无目的地徘徊。

吴养清无意间又遇到前次和他谈过话的那个女人。虽然并不曾隔多少日子，但是她底面貌完全变了。两颊的肉消失了，越显得颧骨高耸。头发乱蓬着。只有两只血红的眼睛发出来凶猛的光。

她一把拉住吴养清底手说："先生，他们说要上工，真要上工吗？"她不等吴养清开口，忽然脸上做出凶恶的样子，说："不，我不去，我不要再进那个工厂。……饿死也好……他们要我上工，我就到那上面去！"说到最后一句，她用左手指着铁轨，口里喷出白沫，样子更加难看。吴养清不觉吓得往后退一步，但连忙又止住了。那女人又说："先生，你们放心，我不是小孩。你们不叫我上工，我是不去的。"忽然她又睁大两只眼睛，摇头说："不，我不去上工，饿死也不要紧，我不愿意再过那种日子。"两只血红的眼睛死命地盯着吴养清，使他底背脊上也起了寒栗。这时一个年青的瘦汉子走到吴养清底面前，垂头丧气地问："先生，他们外国人还要跟我们对付多久？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上工？"

那个女人听见她底儿子这样地问，便抓住他底右腕歇斯特里地叫道："你去，去！你敢去上工？我要把你推到火车下面去！"说着就把他拖起走了。

这样的景象撕裂着吴养清底心。那个女人底将生命置之度外的信托把他底全个心灵搅动了。在无穷的绝望中他又感到一种深切的痛悔。他们这班学生把她底信托看作了什么一

回事？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一点也不觉得。在同一个运动中他们只是演讲，发宣言，拍通电，作文章，而别的人却在受苦。这样的思想在折磨他。他痴立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不时有几个中年工人无助地象寻求什么东西似地在他底面前慢慢地走来走去。他立了许久，忽然一个思想来到他底脑子里：益记工人应该上工了。这也许是可悲的事，然而它是不可避免的。

他转过身子，打算回去把这个意见告诉方国亮、王学礼他们。他走了几步看见一个女子在向一群工人讲演。他认得她是程庆芬，便走过去，正听见她说到维持罢工之必要。她底话非常热烈，她底态度十分诚恳，听讲的工人也很感动。这些话如果他在前几天听来，也许会被感动到流泪，但如今却觉得非常刺耳。他实在不能忍耐下去，便不顾一切地高声叫道："密斯程。"那个女郎认出来是他，微微点一下头，继续说下去。

"不要讲了，我有话对你说，"他不耐烦地说。

程庆芬以为他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告诉她，连忙结束了讲演，和工人问答了几句便跟着吴养清走了。

"不要再说这些无用的话了。我说，他们应该上工，"吴养清痛苦地对她说。

"怎么？你说应该上工！"她惊讶地望着他，不相信他真正说出了这样的话。"你要对我说的就是这一句话吗？"

"难道你不看见他们那种样子吗？他们需要的是米饭，不是演说。你要叫他们饿死吗？"吴养清气愤地说。

听见这样的话，程庆芬也觉得无话可答了。他们两个人只是埋着头向前走，彼此都不想再说一句。

十 二

两人没有目的地走着。各人沉溺在思索中找不到一条出路。吴养清底一句话打破了程庆芬底幻梦。在这时以前她还充满着希望，现在却被他底一句话把一切都赶走了。他说得不错："工人应该去上工了。"捐款底来源一旦断绝，那时除了让他们上工外还有什么办法呢？然而许多天的辛苦，许多天的努力，如许大的牺牲得到了什么结果？这样就好意思叫他们去上工吗？有什么理由对他们说呢？她底心里一直充满了希望。这样的思想永远没有到过她底脑子里，然而现在她突然明白一切了。

在痛苦的思索中两个人只是不停地走，没有一定的去处。他们走了好些时候，突然来到一条小河旁边。这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前面是一片碧绿的水，岸边丛生着半身高的青草，还夹杂了几株柳树。他们在青草中间发见一条小径，便沿着这小路披开两旁的草走着。走不多远，就到了一片稀落的树林，林间有一块软软的草地。树脚有几块光滑的大石头。

"我们在这里歇一下罢，"吴养清提议说。

程庆芬不开口，只点点头。她从怀里摸出一方手帕先把石上的灰尘拂拭一下，然后把手帕铺在石上，就坐下来。吴养

清也在斜对面的一块青石上坐了。

"到了这个地方，好象以前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他们沉默了一些时候还是程庆芬先开口。她说话时带着一种欣慰的神气，好象卸下了重负一般。

吴养清正望着远处出神，听见她底话他才惊觉地看她一眼，回答说："是啊。"他还想说什么，然而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只是呆呆地望着她底脸。这一晌来被他压住了的一种欲望现在渐渐地抬头了。

程庆芬底一双清澄的眼睛无意间也转在他底脸上。两人底眼光对射着。程庆芬底脸上立刻起了红晕，她便低下头去。吴养清底心也跳得非常厉害。

两个人都不作声。其实各人底心里似乎都有千言万语要吐出来。这种沉寂只是增加了两人底激动。吴养清觉得他底脸渐渐地发热起来。他极力想制止他底激动，然而没有一点用处。

在这内心底激斗中，他底身子忽然战抖起来。他屡次想说一句话，但每次都是话到了口里，而他底勇气又消失了。

"我要回上海去了，"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其实他底本意并不要说这一句，但挣扎了许久之后却说出自己不想说的话来。

程庆芬听见这句话，便抬起头带着惊讶的眼光把他看了一会，然后问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事了。我看不久什么都会完结的。我还是回去埋头读书罢。"其实他并没有决定回上海，他自己也不

明白为什么要向她说这样的话。

程庆芬以为他真要回上海去了，便关心地问："你真是这样想吗？……我相信这次总不至于完全失败。"

他不说什么，过了一会他忽然动了感情，他底肩上好象压着多年来的痛苦，便激动地说："我们且看罢，结果至多不过是政府得到一笔赔款，算是许多人命底代价。我们又会规规矩矩和从前一样地过下去。活动的、闹得凶的学生也许会被开除，工人会被停工。五卅事件就会这样滑稽地了结的。"

程庆芬正要回答他底话，忽然看见他底眼里发出一种异样的光，但马上又消灭了。他出神地一个人在说："我不愿意再坐下来，安安静静地读书。我底血，我愿意把它流出来。只要快一点给我一个机会做一点事情，尽一分力量，叫这做奴隶的、受苦的人民站起来，争回他们底自由。你给我死也好，只是你不要使我这样地活着受罪，不要使我这样无用地浪费我底青春……"他底手高举着做出在祈求谁的样子。

程庆芬望着他，不知道要怎样做才好。

吴养清依旧那样地说话，他底声音里充满着热情。"我底身子燃烧到快要爆炸了。……你给我一个机会罢！"他猛然跳起来，向前跑，跑了几步，脚被石子一绊，他便扑倒在地上。

程庆芬惊叫起来："吴先生，吴先生！"她急忙走到他面前。吴养清斜卧在地上，眼睛闭着，脸发红，呼吸急促，一只手放在地上，一只手压在胸前。白麻布衫的袖子上染了一点鲜红的血迹。程庆芬惊惶地向四周看，想求谁来帮忙，然而连人影也没有。她便屈着身子跪下来，拉着那只出血的手看，原来小指

头在石头上擦掉了一大块皮。她便放下他底手，从自己底衣袋里摸出一方手帕拿往嘴边用牙齿一咬，双手用力一撕，撕开一条口，再取下来一撕，撕成了两块。她先拿一块把吴养清底手上和袖子上的血迹擦去，然后用另一块把那根小指头包起。她刚刚包好，觉得有点吃力，正要站起来，忽然一只手被吴养清底右手握住了。“不要去，不要去，”吴养清昏迷地说。他底受伤的左手也抚摩着她底被握着的手。“你底手多么温柔。……把她给我。不要叫她去，我爱她！”

程庆芬底脸通红，她好象出了神地任他做去。但是过了一会她渐渐地镇静下来，连忙缩回手，站起来。脸依旧是红红的，她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做才好。

吴养清忽然跳起来，好似从梦中醒过来一般。他看见程庆芬含羞沉思，默默不语，便惊惶地问道：“怎么，密斯程，我没有说错什么话罢？”

程庆芬不答。他便走近她底身边，他看见她底眼角含着泪珠。

他底惶恐增加了。他焦急地、悔恨地说：“原谅我，一定是我得罪你了。”

程庆芬忍耐不住，便扑在他底肩上低声哭起来。

吴养清爱抚地抱着她，一面惶乱地不住问着：“庆芬，我说了什么话使你伤心吗？”她只是哭，并不回答。吴养清不懂得她为什么要哭，又无法安慰她。他惶恐地等待着。一阵激情鼓动了他，他吻了一下她底如云的浓发。他觉得全身快要燃烧，两只手拚命用力地抱着她。这样的爱抚驱散了她底悲哀，鼓

舞了她底激情。她渐渐地也就忘记一切了。

“我们是在梦中吗?”她差不多到了一种忘我的境地，半感动、半梦幻地说。她好象害怕失掉他似地也紧紧地偎着吴养清。“什么都去远了。斗争，痛苦，都去远了。我只觉得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再没有什么可以把我们分开了。……是你吗?……我多么——。为什么不早来?一定要等了六七年，等到今天!……”

“庆芬，”吴养清微笑地但也镇静地说，“我早就来了。我今年和你见第一次面时，就想起了七年前的往事，我就想对你说：‘我爱你，我爱你。’这一晌我不知道把你底名字叫了多少遍，我天天都在心里说：‘我爱你，我爱你’……”

程庆芬忽然伸出手蒙住他底嘴，爱怜地说：“是，我知道的，我知道的。”

吴养清捧起她底红热的脸，用一只手理着她底散乱了的发鬓，一面微笑地说：“你看，你底头发乱成了这个样子。”

程庆芬惊疑地望着他，好象不懂得什么似的。过了一会她忽然把他推开，她退后两步，喘息地叫着：“不能，不能!”

吴养清走上前去拉她。她又后退两步，依然喘息地叫道：“不能，不能。”

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又不敢再往前进，就痴呆地立在那里，用惊疑的眼光望着她。

她前进两步，又连忙后退了。她叹了一口气，哀痛地说：“我已经订过婚了。”她说了这句话好象费尽了气力，便坐倒在树下那块石头上。

这句话使吴养清马上变了脸色，他好象要扑过去似的，但是脚尚未移动，手又垂下来。他不相信地望着她底眼睛，她底眼里表示出她底内心的斗争和她底绝望。他明白了：这是真的，在他们两个人底中间立着一道高墙。他知道这是没有希望的了，便转过身子垂着头走了。

他走了两步又回过头去。程庆芬刚站起来，眼里淌着泪，向他伸出手，唤他："你，养清。"他便又转身走回来，到了她面前，拉住她底两只手，慢慢地说："庆芬，不要难过，忘了我罢。我若早知道，就不会有今天的事了。原谅我。"他底声音非常凄楚，眼里也含着泪。接着他又问一句："不过你为什么又给我希望呢？"

程庆芬哭得厉害；她用了很大的努力才抽泣地说："我也是不能自已的。……你为什么不早来？……一定要等了这六七年！"

吴养清叹息一声，忍住极大的悲痛说："这一切都好象是命中注定了的。……我也不知道还会有这一段因缘。……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你就把我忘掉罢，就当我不曾来过一样。我自己是不要紧的。……不要苦坏了你。"

"我不能够忘记你，我爱你，"她哭声说。

"那么，他呢，你爱他吗？"

"我早先原不知道爱情是什么，我答应他，同时也依了母亲底主张，他父亲曾经给我们家帮过忙。……他在重庆，是我们底亲戚，明年就要到南京来。……你原谅我，在我看见你以前我还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但是现在……又迟了……"

他知道再问下去也没有用。他们没有缘分了，只是因为他来迟了几年。程庆芬底哭声割着他底心。他不能忍耐下去，便摸出手帕给她揩眼泪，一面说："庆芬，不要哭了。我们回去罢。不要哭红了眼睛，被人家笑。"

十 三

就在这一天晚上，吴养清又在外交后援会里见到了程庆芬。他们两人除了招呼外，并没有谈其他的话。吴养清觉得她底脸罩上了一层忧郁的颜色，话说得很少。

第二天晚上她也是来了的，不过她说身体有点不舒服，办了一点事就走了。吴养清为她底身体担心，他想送她回家，他想找些话安慰她，他想劝她休息几天不要过于劳苦。然而这个晚上他们正在激烈地争论着益记工人复工的问题，他没有理由走开，所以他仍旧留在会里。

复工的提案终于全体一致地通过了。反对复工最激烈的是王学礼，但是经过了热烈的辩论之后他也同意了。这晚的讨论是很痛苦的。这个提案通过的时候，在场的人全掉下眼泪。吴养清是主张复工最坚决的人，但是他比别人更痛苦。这情景正象一个年青的母亲不得不把她底幼儿抛掉一样。

散会出来的时候，方国亮和另外一个学生马上就去下关通知益记工人。本来是要王学礼去的，但这次他一定不肯去。他愤慨地说，他底脑筋很简单，不会用花言巧语哄骗工人，而且他没有脸再去叫他们复工。这样的话在吴养清几个人听来很觉刺耳，不过在这种情形下大家也能够了解王学礼底心情。

吴养清恰好和王学礼走在最后，他恐怕王学礼会误解他，便一把拉住王学礼底衣袖，诚恳地对他说："学礼，我希望你了解我。"

王学礼并不看他，只是淡淡地说："你何必要我了解！"

"我是指益记工人复工的事，"吴养清激动地说。

"现在决定复工了，还有什么话可说？"王学礼烦躁地答道。

"我主张复工，是不得已……"吴养清底话没有说完，就被王学礼打断了。他简单地说："好了，不必说了，我还要到报馆去。"

"但是你一定要听我说清楚，"吴养清哀求地说。"我并不是只有五分钟的热度，我并不是欺骗工人，然而我不能够看见工人那样地挨饿。如果我是一个益记工人，我也许会反对复工。但是现在我自己吃饱饭，我不能够看人家牺牲。你现在可以了解我，可以原谅我罢？"

王学礼突然转过身子，用他底颤抖着的大手紧紧地抓住吴养清底右手。吴养清看见他底眼角里各嵌着一滴大眼泪。"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是没有原谅存在的。也许我不了解你，但是你也不了解我。你不能够了解我们工人。你只知道怜悯，然而我们工人所需要的却是超于怜悯以上的东西。除非你是一个工人，我们就永远不能了解。"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两眼死命地盯着吴养清底脸，过了一会忽然眼里射出一种光芒，脸上现出一种吴养清所不能了解的表情，兴奋地说："也许将来我还有什么行动，是你不能了解的。那时候你用不着

去求了解。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做朋友。”他说完，放下吴养清底手大步走开了。在吴养清底模糊的泪眼里，他底影子似乎渐渐地长大起来。

吴养清不能够完全了解王学礼底语意，但也不去深想它。在他底脑子里还有更重要的问题。他一个人慢慢地在巷子里走。这时候似乎所有不如意的事都一齐来压在他底肩上。他觉得自己底前途永远是黑暗和痛苦。寂寞，孤独，这一刻他更敏锐地感到。他底心里怀着无处倾诉的痛苦。在他底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他只想到自己。他在为他自己悲痛。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能够安慰他、原谅他、爱他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接受他底全量的爱的人。自己心里怀着满腹的痛苦，却找不到一个人来听他伸诉。固然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爱，有光明，有幸福。但是对于他什么都不存在了。过去二十年的生活简直是一部痛史。在他刚刚出世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了世界，他底生只促成母亲底死。父亲很爱母亲，他杀死了母亲，所以他成了自己底父亲底仇敌。父亲不仅不看顾他，反而仇视他。在他一两岁的时光，父亲就常常把他抛在地上，问他为什么要生下来，为什么要把母亲夺了去。他这样地背负着父亲底仇恨居然长大成人，这是料不到的事，但也靠了比他底长一岁的姊姊底力量。然而在十四岁时她就死了，只剩下孤零零的他。这样的回忆，他平日极力避免，但如今却挟着绝大的力量袭来了。

他觉得命运待他太残酷了。在这么大的世界中他所求的不过是一粒微尘，可是连这个也得不到。二十年的痛苦生活

底阴影里忽然出现了程庆芬，他想她应该是对他底痛苦的酬报了。她会拿她底爱来拯救他。但是连她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连她也不能归他所有！

他在巷子里反复地走来走去，最后终于走出去了。街道的两旁灯烛辉煌，正是热闹的时候。往来的人络绎不绝。好象到处都是黄包车夫底声音。他心里有点惊慌，东一撞西一撞，幸好还没有被车子撞倒。走过一个地方，他在墙上看见一些白纸写的标语，有一张是："罢课罢工，坚持到底。"这些标语好象在对他冷笑。他很想把所有过往的人拉住，告诉他们说："益记工人后天就要上工了。"

十 四

不错，益记工人要上工了。

这一天天色很阴暗。吴养清前一晚上没有睡好。第二天大清早，他就动身到下关去了。

时候还早，工厂底大门没有打开，有几个工人象影子似的在那里徘徊。他远远地望着他们，不敢走去和他们谈话。他清清楚楚地记得还不到一个月以前，同样在早晨，他在这里曾经得着一个何等不同的印象。他那时候充满着希望，怀着无限的热诚。他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生气蓬勃的。他记得工人游行的那天他是何等感动，他怀着何种的心情对他们讲话。可是现在这一切都去远了，都死了。只剩下一个灰色的天，被阴暗包围的灰色的天，和一颗空虚的心，一颗满是创痕的心。他亲眼看见工人罢工，现在在这许多天的绝望的奋斗以后，他们终于带着饿瘦了的身子重进工厂去了。这一切好象是梦。梦醒以后只留下一个痛苦的记忆。他觉得难受。他想哭，他想找一个地方痛哭一场，他想找一个人来对他(或她)哭诉他底胸怀。

“就这样完了吗？”他不能自已地这样问他自己。他找不到一个答复。他不相信就会这样完结的。可是事实是如此：益

记工人去上工了。他这时忽然想叫他们不要上工。然而他已经没有勇气了，无论是说一句话或做一件事。

工厂门前已经聚集了不少的人。但大家都不说话，是那么肃静，使人不相信他们是去上工的。太阳从黑云缝里露出了半边脸，红房子底屋脊染上了淡黄色，这增加不了人们底心中的温暖。铁门终于打开了。工人们陆续走进去，有的还在门前迟疑一会，有的垂着头一声不响地走进里面。

吴养清看着这样的景象，心里感到一阵酸痛，他不能再看下去，便掉开了头。在铁道旁边一个非常年青的工人慢慢地踱着。他把这个人看了许久。他觉得奇怪，便走到这个人底身边，问道："你不去上工吗？"

这个青年工人抬起头把他望着，好象不懂得他底问话。过了一会他才慢腾腾地说："我要去的，"说毕就向着工厂走去了。

走不到几步，这个青年工人猛然走了回来。他走到吴养清底面前，张开他底阔嘴，大声说："先生，对不起你们，我要去给外国人做工了。"说完这些话他连头也不回地跑去了。

吴养清看见他跑进了工厂，才记起来这个工人就是那个患歇斯特里病的女人底儿子。他底母亲曾经说过要是他去上工，她一定把他推倒在火车轨道上。他知道这里面还有许多的悲剧。他不能够再留在那里看下去了。

在回来的路上他记起了王学礼底话。他确实不了解工人。然而他怜悯他们，也许他还爱他们。他觉得他自己也没有一点错。他怎么能够了解他们呢？

十五

这天晚上，程庆芬到过外交后援会，她底脸色仍然不大好。这次会议只开了一个多钟头，大家就散去了。

程庆芬正要出去的时候，吴养清还在整理文件。他便对她说："密斯程，请等一下，我有话对你说。"程庆芬不说什么，就留下同他最后出来。

他们走了两三条街，不曾交谈过一句。他们都有许多话要说，彼此都明白各人底心里要说的话，但似乎在他们两人中间立着一堵墙。这样的会面反而增加了他们底痛苦。另一方面他们愈觉得有这堵墙立在他们中间来分离他们底爱，他们便愈加宝贵这种爱情。在这种情形下面，他们又走过了一条街。

吴养清挣扎了许久以后终于开口了，他底眼睛望着前面，他自语似地说："庆芬，请你原谅我。我知道我们两人不应该单独地在一起。我知道这样的见面只能够增加我们底痛苦，然而——我实在不能忍耐了。你知道，这几天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就只有一个你。我心中就只有一个你。这几天我底心不知道为什么只是痛。我想在你这里求一点安慰，求一点温暖……求一点我不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他叹了一口

气，又继续说下去："只有你还维系着我底希望，你就是我底希望。我不能够舍弃你。我底生活中充满了黑暗，只有你才给我一线的光明。现在你又要去了！那种黑暗，那种孤独！……"

他好象听见了程庆芬底低声的哭泣，他压不住心里的酸痛，凄楚地说："原谅我，我不应该使你这样痛苦。如果我底过去的生活不是那样，我现在也不会是这样地软弱。我自小就没有母亲，父亲又讨厌我，连一个相依为命的姊姊也早死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是最孤独的人。我挣扎，我受苦，我生活，也许我会死亡，却没有一个人为我洒过一滴同情的眼泪，动一动心。在受过一切的打击和冷遇以后，带着遍体的伤痕，回到那永远是坟墓的孤寂的地方，也从没有过一只温软的手来抚我底伤痕……"他说到这里忽然接不下去了，停了一会，揩了一下眼睛，吐了一口气，他接着又说："我没有快乐，没有希望，只是消磨生命似地活下去。然而你来了，你带给我光明，你带给我希望。我以为幸福就在前面等我。谁知道这也只是昙花一现，只是一场梦。……这几天什么都完了。在对一切都幻灭了以后，我这颗心只好皈依你。可是我们两人底缘份竟是这样浅。彼此相爱而彼此又极力相避。……为什么应该这样？……我实在不能够离开你。没有你，我怎样生活下去？……"

她不开口，只是用手帕掩住嘴低声哭着，脚步下得很慢，忽然呜咽地迸出了一声："你带我去罢。"这时他们已经转入一条僻静的巷子。他听见这样的话竟感动到全个身子都抖起来。他猛然把她抱持着，用手擦她底眼睛，扶着她慢慢地向前走，一面低声问："真的吗？"

"不能，我错了，我不能够，"她觉醒似地说。"让我去，"她挣开他底身子向前走了。

"庆芬，听我说，"他好象失去宝物似地唤道。

她连忙站住，掉过头来望他，水汪汪的眼里露出了深情和遗恨，这表示出来她底内心的斗争。

他向她伸出两手，苦苦地低唤着她底名字。

她走到他底面前，他想伸手去抱她。她连忙退后两步，望了他一眼，叹了一口气踉跄地去了。刚走到巷口，她又回转来等着那个疯狂似地走过来的他，含着眼泪带着凄凉的微笑对他说："我们以后彼此可都忘了罢。"吴养清痴痴地立了一些时候，象不懂她底话似的，后来忽然下了决心答道："我就要离开南京了，可是我决不能够忘记你。我不能够毁灭这样的爱情。"

"那么，请你宽恕我，"她说，声音里含着无穷的哀怨，她底泪水象泉水一般地流下来。"我……"刚说了这个字，她便把话咽下去，默默地走出了巷子。

这时候吴养清并没有痛苦的感觉，也不觉得悲哀。在他什么都没有了。他揩干了眼泪，慢慢地走出巷子。他在人丛中还瞥见程庆芬底白衣青裙的背影。他很想和她再谈几句话，但是她已经去远了。

十 六

失去的东西是找不回来的了。程庆芬已经去远了。虽然他们时常有见面的机会,但是他们很少交谈,有时只是招呼一声,有时甚至不打招呼。对于吴养清说,程庆芬已经去远了。

程庆芬固然去远了,但是吴养清却不能把她忘掉。自己决心要忘记她,而同时自己又拚命不肯把她忘记。他几次决定回上海去,但终于没有能够成行。每晚程庆芬从外交后援会出来步行回家,吴养清总是远远地跟在她底后面,单是看见她底婷婷的背影,也可以给他一点安慰。但是接着悲哀又袭来了,他便怀着凄凉的心回到家里。第二天晚上又是这样。一连过了几个晚上,后来情形又变了。程庆芬接连有五夜不曾来,第六天吴养清便接到一封信。他看信封上的字迹,知道这是她寄来的。他怀了交织着希望与恐惧的心情拆开信。里面只有一张纸片,是从一本英文小说中剪下来的。他读着:

"Let me weep on your bosom, Iet me be united to thee for au hour, and even if God repel me, Ishall be redeemed and saved byt hee!"①

① 这是从意大利小说家邓南遮底《生命底火焰》英译本中剪下来的,参看下一章。

吴养清几乎不相信他自己底眼睛，但不久他便快乐到跳起来。他懂得她寄这张纸片的意思。他要到她底家里去看她，向她说明他明白她底意思。她回到他这里来了，不顾一切地回来了。一个新的幸福底希望占有了他。他相信他底过去的痛苦得到报偿了。他便怀着这样的兴奋的心情去看程庆芬。

到了程家，他进了程庆芬底房间。这是一间幽雅的书斋，同时又是舒适的寝室。窗前放着一张小书桌，桌上左边堆了两叠布套的线装书，右边放着一个碎磁花瓶，插着两三枝绢制的菊花。中央放着一个细磁笔筒。靠花瓶的这一边有一方端砚，盖子上刻着一幅“赤壁泛舟”图。另外还有一个碧绿色的水盂。靠线装书的这一边放着一个檀香盒子，里面还焚着檀香，使屋里的空气中含了一点香气。

左边墙上挂着四张恽南田底花卉屏，还有一副对联是她底父亲写的。靠墙放了两个湘妃竹书架，一架西文书，一架中文书。右边墙上正中挂着一张费晓楼底仕女单条，旁边挂着两张放大照像，是她底父母底像。靠墙放了一张乌木方桌，两把乌木靠背椅。床底位置正对着窗户，床头有一把躺椅。白湖绉的帐子配上白绫子绣花的帐檐。

吴养清由程太太引进这间屋子的时候，他看见程庆芬坐在床中，背靠在床架上，一幅淡青湖绉的薄被遮住了她底半身。她穿的还是那件白麻布衫。右手压在被上，头斜倚在左腕上面。

她病了！这个思想突然来到他底脑子里。他这几天正担

心她会病倒。然而他看见她躺在病床上，他又感觉到意外，而且吃惊了。

他在书桌前一个方凳上坐下以后，便关心地问道："密斯程原来欠安，现在好些了罢！……我一点也不知道。"

程庆芬抬起头，用她底失神的眼光望了他一眼，懒洋洋地答道："好些了，谢谢你。"说了这句话，她又疲倦地睡下去。她底母亲正坐在床沿上，便俯下身子，用手抚摩她底乱发问："芬儿，怎样了？"

程庆芬微微睁开眼睛，对着她底母亲微笑，略略把头摇一下，低声说："没有什么。"过了一会她又坐起来喘息地说："妈，要是我底病好不了……"

程太太连忙用手蒙住她底女儿底嘴，惊惶地说："芬儿，你说什么？你底病就会好的。你年纪这么轻，不要想得太多了。你舍得离开母亲吗？"

母亲底手缩了回去，程庆芬依然带着凄凉的微笑望着母亲底面容说："我不过随便说一句……妈，我不会离开你。"她收敛了笑容，微微叹了一口气，就把头靠在母亲底肩上。

泪珠从程太太底眼里落下来，她不去揩她底脸，却望着她底女儿，充满爱怜地安慰道："芬儿，你好好养息罢。"程庆芬紧紧靠着程太太，亲密地唤了两声"妈"，好象害怕有人来把她们分离开似的。过了几分钟程庆芬又对母亲说："妈，你陪吴先生谈谈罢。我病了，不能招待他。他在这儿多没趣味。"

吴养清连忙说了几句应酬话。他开始看出来：他不能够从这母亲底怀里带走女儿。他深为这几天来的行动后悔。他

不忍再看这一对母女的痛苦，便掉过身去。他看见书桌上檀香快燃完了，便把檀香盒子拿过来，把盒子底四层一层一层地取下来。先把第二层放在面前，从第四层里拿起小铲子，把香灰铺平，拿出模印放在香灰上面，然后用小瓢从第三层里把深黄色的檀香粉一瓢一瓢地倾在模印上，再用铲子把檀香粉铺得很均匀，又倾了一些檀香粉进去，才用力一压，又把余剩的檀香粉铲了出去，最后小心地提起了模印。灰色的香灰上立刻现出一个凸出的深黄色的寿字花纹。他把它点燃以后，一个人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出神。太阳已经照在纸窗上了。

他明白了：要爱她，要使她幸福，他就应该永远走开。他底出现只能够扰乱她底这个世界底和平，不能给她一点幸福。先前的一番欢喜只不过是一场春梦。她底最后的挣扎，最后的内心激斗也失败了。她既不能舍弃一切跟他去，那么为了使她底心境平静的缘故，他应该去了。然而没有她，他以后又怎样能够生活！黑暗，孤独，死亡……他想到这里觉得心里酸痛，不能再忍耐下去，他简单地对她们说了两三句告辞的话，就匆匆地走出房来。程太太把他送到房门口。他走到天井里又听见程太太叫“芬儿”的声音。

十 七

四天以后吴养清又到程庆芬底家去，可是程庆芬已经睡在死床上了。

这个少女前几天还充满青春，充满生气，如今却成了死神底爪牙下的俘虏。脸上失了血色，眼睛半闭着，呼吸也很微弱。她底母亲坐在床沿上，俯下头看她底脸。弟弟默默地坐在书桌前弄檀香。

吴养清立在床前默默地望了许久。绝望的痛苦咬着他底心。他底泪珠慢慢地落下来。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他睁大了眼睛，想看穿这一切，然而在床上分明地睡着她。他想叫，但什么东西塞住了他底咽喉。他挣扎了许久，才呛出一声“密斯程！”来。

她好象没有听见。她底母亲抬起头来，望着他不发一言。程太太在这几天里似乎老了十年，额上的皱纹也显得多了。他看见她底脸上也还留着几颗泪珠。在这种难堪的沉默中，他们两个人底眼睛对视着，都感到一种将临的恐怖。

程庆芬忽然睁开眼睛，向四周看。她底眼光落在吴养清底脸上，忽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光辉掠过她底脸，她底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说一句话。吴养清明白她是在微笑了。

“你……来了，”程庆芬把他望了一阵，才慢慢地低声说。

“我来看你底病，”吴养清虽然极力忍住自己底悲哀，但吐出的依然是哭声。他还想向她说话，可是在深深的感动中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只是望着她。两人底眼光遇到一起了。她并不避开。使吴养清诧异的，乃是她底眼光依旧非常坚定，丝毫不散乱，完全和垂死人底不同。他底希望又被引起来了。他不相信她会死。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力量鼓舞了她。她底脸被热情燃烧着。她不顾她底母亲在旁，居然对吴养清说了下面的话：

“我想不到会死，我不愿意死。可是现在……不过我并不害怕，我明白死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如今我才明白世间还有一样东西，比死更有力量。死虽然会带走我底身体；但是我底爱是它带不走的。爱底力量要超过死。爱才是永生的。”

她愈说下去，愈有精神，脸色也变红了。青春重回到她底脸上。一个永生的爱在她底心里燃烧着。就在这一刻她自己证明出来她底话是不错的。她底母亲惊奇地望着她。吴养清也只是望着她不作声。

她越是兴奋了，居然勉强坐起来，一只手抚着头发，另一只手按着被。她底母亲劝她躺下去，她也不肯。

“邓南遮底小说《生命底火焰》里面的话的确是不错的。一点钟的爱……一点钟的爱也就可以永存万古了。爱在一点钟的时间里面把我们连结在一起，死便不能够分开我们。……不要怕，死并不能使我们永别，它反而把我们两个人中间的墙推倒了。现在我可以把我底爱交付给你。我是属于你的了。死

拿走的不过是我底身体，并不是我底心，我底爱。你不要怕，不要为我伤心。”

吴养清把她底眼睛看了许久。在那对美丽的眼睛里面，看不出一点疑惑，一点恐惧。他这时候才明白了爱底力量。在一阵感动中他不觉孩子似地、迷惘地反复说着：“我晓得，我晓得。”

她满意地睡下去，口里还说：“我多么爱你。”吴养清看出她在笑了。然而她底眼睛慢慢地闭起来，几分钟以后似乎就睡熟了。

程太太惊疑地望着吴养清，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个解答。但吴养清只是出神地立在程庆芬底床前，并不说一句话。程旭仍旧在弄檀香，这许久都不曾开过口。房里非常静。

程太太忽然用手去摸程庆芬底前额，惊惶地对吴养清说：“吴先生，她……她不好了。”吴养清也惊惶地去握她底压在被上的右手，立刻焦急地说：“手也冷了。伯母，快叫她！”

“芬儿，”“庆芬，”两人底叫声响成一片，虽然十分温柔，却也很凄惨。坐在书桌前的程旭听见这叫声，连忙跑到床前，拉着被凄惶地叫：“姐姐！”他底声音比别人底更响亮，更凄惨。

忽然他们看见她底脸上的肌肉在动。她果然睁开了眼睛，没有气力地说了一句：“妈，不要怕，”又对她底哭着的弟弟说：“你不要哭，”再把吴养清看一眼，便微笑地闭上了眼睛。

程太太底心上的石头似乎去了一半，惊魂未定地说了一句：“芬儿，你把我吓坏了。”程庆芬又半睁开眼睛对母亲笑了

笑，然后把她底眼睛永闭了。

她底生命底火就这样地渐渐灭了。但是看起来这好象并不是死，只是永睡而已。

十八

吴养清感到幻灭的时候，他听见人说王学礼失踪了。其实王学礼并没有失踪，他只是辞掉了公理日报社底职务。他自然也不再去外交后援会。发电报、草宣言这类的事本来就不是他干的，而且外交后援会底工作差不多也停顿了。城里也不再有王学礼底踪迹。他终日在益记工厂附近徘徊，夜晚有时住小旅馆，有时就睡在野外坟地上。他搬一块断石碑做枕头，把两座坟中间的凹地当作床。夜里他往往不能安睡，复仇的欲望一直在他底心里燃烧。他已经失掉了对于正义的信仰，他不再相信诉诸正义的手段，他不去追求正义了。他终日终夜所想的只是复仇，用一种狂暴的力量去毁灭敌人，不依赖别的人，专门用他们自己底力量来做出这一件大的事情。至于他自己或他们这些人会因此受到什么样的痛苦和迫害，他连想也没有想过。他和吴养清、方国亮以及其余的人完全隔绝了。他觉得他们和他底中间隔了一条沟。他底思想，他底希望，他全不告诉他们。他只是和益记工人来往。他隐藏着自己底秘密来等机会，找机会，造机会。

这时候如果吴养清遇着王学礼，他一定会吃惊的，因为王学礼底面貌上带着一种狂暴的痕迹。他底谈话，他底举止都

和从前的不同了。他底生活失了常态，便影响到他底身体，同时他底精神也就有点狂乱了。

在益记工人里面王学礼也有几个同乡。李阿根便是其中的一个。在红热的火炉旁边烧煤的工作已经毁坏了李阿根底身体和眼睛。然而为了生活，他却不得不继续做工。他底妻子在两年前死了，留下一个叫小顺子的十五岁的女儿。工厂发的有限的工钱还勉强可以养活他们父女，但不幸他去年又负了债，须得按月付出很高的利钱。他在这种悲惨的生活中找不到一条出路，而同时他底身体又一天一天地衰弱起来。生活的压迫使他对现状很不满意，因此他很容易地接受了王学礼底思想。

李阿根常常在厂里说些不满意的话，自然引起了厂方底注意。这次罢工中他又做了些事情，所以复工后他就被开除了。这次被开除的一共是十六个人，都是罢工期内的活动分子，有四个还是主要人物。

一天傍晚，王学礼走进李阿根底茅屋。破旧的桌子上放着一碗青菜，小顺子捧着一碗粥在喝，李阿根垂头丧气地斜靠在桌上，面前的一碗粥端端正正地放着，并不曾动过。王学礼惊奇地问道："什么事情不高兴？"

"歇工了，"李阿根气恼地回答，并不抬起头来。

"好，"王学礼底脸色改变了一下，但他马上又做出毫不动心的样子冷笑一声。

李阿根忽然跳起来，走到王学礼底面前，做出凶狠的样子对着他伸起拳头说："你说好？"

“你们太把自己看得不值钱了，”王学礼故意冷酷地说。

“你敢这样说！”李阿根咆哮起来，两只有病的血红眼睛发出火，面孔歪扭得非常丑陋，大声地喘着气。小顺子吓呆了，默默地放下碗，躲在墙角里。

“我不是你的仇人，”王学礼忍不住自己底激动，脸立刻变成通红，他气愤地大声说：“那里！你的仇人在那里！那个把你赶出来的人！在你流尽了你的血汗，磨坏了你的身体，给他赚够了钱以后，现在他用不着你了，把你一脚踢开，让你去死！那才是你的仇人！你为什么不到那里去呢？”他底两眼射出强烈的仇恨的光芒，死命地盯着李阿根的瘦脸。

李阿根好象受了打击似的，马上把拳头放下来，呆呆地望着王学礼。一阵恐惧侵袭了他，他刚才的愤怒完全消失了。眼睛里，面孔上都现出害怕的样子。他埋下头在茅屋里默默地走来走去。王学礼愤怒地、责备地说：“就这样完了吗？明天呢？”

李阿根并不回答，他依旧大步走着，口里机械地念道：“明天……明天。”忽然他抓住自己的头发绝望地悲声叫道：“以后怎样活下去？……”然后他用两手捧着脸踱了几步，又放了手哀声叫：“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连忙跑到父亲底面前，一声不响地偎着他。他俯下头看她底脸，又用右手在她底脸上摸了一下，两颗大的眼泪落在她底脸上。他猛然把她一推，让她跌倒在地上，自己便走到床前，躺下去粗声地哭起来。小顺子也坐在地上伤心地哭着。

“你们把眼泪看得太贱了！”王学礼很感动，但愤怒立刻把

他底同情心驱走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一晌来变得这样残酷无情。他毫无怜悯地说："你只会象女人那样地哭吗？"

"我一点主张也没有，你还说这种话？"李阿根苦恼地一字一字地把这句话说了出来，然后又悲苦地自语道："我们以后怎样活？可怜的小顺子！……好好地你们要叫人罢工。弄得我们没有饭吃！"

王学礼故意激励地骂起来："好，你想把你这条命卖给他们，在那里烧一辈子的火炉，等到烈火把你熏死吗？好！去罢！我教你，你去求账房，求外国老板，你给他们下跪，你对他们哭，他们一定会可怜你！"

"不，不，我不向那个畜生求饶！就是饿死也好！"李阿根想到账房，心头就起了无名的火。

"好！你为什么不把你们团结起来去对付他？你们也是人啊！你看，一条疯狗，挨了打，它也要疯狂地咬人，它底嘴咬到人，人就会死。难道你们连疯狗也不如吗？"王学礼继续用这样的话激他。

李阿根猛然站起来。他底眼睛看不见什么，房里只有黑暗。痛苦从四面八方袭来。一种复仇的激情占有了他。他底牙齿咬着自己底嘴唇，他底手很想抓住一点东西来撕碎。他在房子底中央站了一刻，便抓住王学礼底手粗暴地说："我们找他们去，"说毕两人便出去了，留下小顺子在房里低声哭着。

黑夜里，就在王学礼睡的那块坟地上，现出无数的头和黑影，好象死人从坟墓中爬出来了似的。蓝空中布满一天的明

星，蟋蟀在草丛中凄楚地哭泣，坟地上尽是些热烈的眼睛。王学礼高踞在一个坟顶上，敞开他底白布汗衫底钮扣，露出有毛的肚皮，兴奋地向着一大群益记工人演说：

"……今天开除了十六个，明天又会开除十几个，后天再开除十几个，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会把你们里面的活动分子统通赶出去，另外招一批新的来，好服从他们，给他们做牛马，一点也不抱怨，不反抗，不敢罢工。……你们罢了许多天的工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结果？谁叫你们罢工？谁又叫你们上工？现在去问那班人罢。叫他们给你们饭吃。你们因为罢工被开除了。你们现在却找不到他们了。他们里面如今再没有人来管这些事情了。……那么你们愿意饿死吗？愿意你们的妻室儿女也都饿死吗？"

"不！不！"全体一致地叫起来。有几个人大声说："我们去找学生帮忙，要他们再发钱。"

"不行，不应该再去找别人帮忙。别人有时候也靠不住。他们也不会给你们许多钱。还是去找你们的账房，找经理，找厂主，"王学礼坚决地说，声音里面充满了力量。

"他们会把我们赶出来，"有几个人叫。

"不要紧，不要怕。你们应该举出代表去见他们。要他们答应以后不开除工人，已经开除的也应该叫回厂来。他们要是不答应，那么再罢一次工。要是再不行，要饿死大家一齐饿死！索性把事情弄烂，大家都活不成！"王学礼狂暴地说。

群众心理确实是非常奇妙的东西。本来大家到这里来要商量怎样巩固自己底饭碗，谋自己底安全，然而王学礼底最后

几句话却把众人激动了。大家都忘记了自己个人的一切打算。众人齐声响应道："要饿死大家一齐饿死！"都觉得这是一句天经地义的话。而且在他们，这样的死好象也没有什么可怕了。

这个晚上他们讨论了许久。最后各人怀着紧张的心情回到了家。王学礼底心里热得厉害，不能安静下去。他恨不得那个行动的日子马上来临。他实在不能忍耐地等下去了。和平日一样，他躺在两个坟墓底中间，拣了一块断碑，搬过来做枕头。冷冰冰的石头刺着他底烧脸，蟋蟀时时在他底身上跳跃。他仰头望着蓝空，亮晶晶的星星摇摇欲坠。远远地送来一阵狗吠声，但不久就停止了。夜非常静，草底香气包围着他。他不能睡，一个人在思想。他想这一切都是假的，这静的夜也是假的。真实的事乃是他在几天内要做出一件大的事情。那时候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存在了。就在这一刻他才开始起了用火的念头。

十九

益记工厂成立以来，工人派代表向厂方交涉，这是第一次。

在二层楼上的账房间里，一张上等写字台后面坐着账房先生。他是一个有尖下颌的三角形脸的瘦汉子，穿着一件淡青湖绉的长衫。

工人底代表一共是五个，他们在工厂里还是比较活动的人。未进账房间以前大家都很兴奋，言语也很激烈，可是在账房先生底面前，他们都显得畏缩了。谁都不肯先开口说话，就呆呆地站在那里。

"你们不做工，来干什么？"账房傲慢地看了他们一眼，依旧埋下头去写字，一面严厉地问。

五个工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作一声。

"你们来干什么？没有事就出去！"账房放下笔骂起来。

一个年纪较大的工人向前走了一步。账房底眼光马上定在他底脸上。"张万兴，你有什么话？"账房板起面孔问道。

张万兴涨红着脸，口吃地说："先……先生，我们代……代表大家求你不要停歇……十六个工人，那是不公道的。我们工人不答应。……"

“不公道?”三角脸把眉毛竖起来,用手掌在桌子上重重地一拍。“这是经理先生底意思,你们反对? 你们说不公道?”

另一个工人代表向前走两步,说:“先生,他们有妻室儿女,就靠他们的两只手过活。你把他们歇了工,他们吃什么?先生,你愿意看见他们饿死吗?”

“饿死? 好得很!”三角脸冷笑了几声。“他们不做工活着有什么用?”

“先生,请你多想想,”张万兴温和地说。“你们不能平白无故地开除工人。你也可以在经理面前讲几句好话。我们工人不答应。”

“你们不答应? 好罢!”三角脸冷笑两声,便又埋下头写字。一个高大的英国人走进来。三角脸马上做出笑脸站起来向他打招呼。

一对碧绿的眼睛在这五个人底身上扫了一下,黄色八字胡点缀着的口里吐出一句英国话:“这些东西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不答应你开除那些工人,”三角脸用中国式的英语恭恭敬敬地回答。

碧眼的经理先生转过身子,慢慢地走到张万兴底面前。张万兴本能地往后退一步,但已经来不及了,一记耳光打在他底左边脸上,外国音的“滚出去”三个字向他底红肿的脸上吐来。张万兴抚摩着他底左边脸颊,他向前走了一步,要说质问的话,但一只脚又踢过来了。

五个工人中一个年青人伸出右手去捉那个英国人底手臂,却被他用一只手推开了。另一个中年工人连忙说:“不要

吵，我们回去商量。”他们吵吵嚷嚷地退出去了。“你们都开除了！”他们下楼的时候，账房底骂声还向他们追来。

他们出了工厂以后，一路上气恼地咒骂着。

“我原说不行，你们一定要拖我去，”张万兴抱怨道。“他们要是真开除我们，那么，我一家人以后靠什么过日子？”他没有主意地拚命抓自己底头发。

“你怕他们做什么？要开除也没有这么容易！我不相信我们就没有办法对付他们！”那个青年工人昂起头大声说。

大家在绝望中找不到一条出路，想不到一个办法。那个年纪最轻的瘦汉子方明许多时候都不曾开口，这时忽然用一个坚决的、粗暴的声音说：“好罢，是他们先动手的。要饿死大家一齐饿死。我什么也不怕。我叫他们看看我们也会做出事情来的。”他底眼里冒出火，右手握着拳头向空中猛击，然后放开，一把抓住张万兴底左臂，狂暴地说：“我们去找王学礼！”

二十

益记工人又一次罢工了。工人们正式向厂方提出条件，要经理道歉，要撤换账房，要收回开除工人的成命，同时还要增加工钱。

王学礼这次做得很好，在罢工以前这个消息并不曾传出去。等到外交后援会得到风声，想来劝阻时，益记工人已经罢工了。学生们又在各处募捐来救济工人，但是王学礼他们却不肯接受捐款。他说这次是工人自动罢工，不愿意接受外界的援助。他们要完全使用自己底力量奋斗。他对派来交涉的人说："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底力量。我们要用我们自己底力量争回我们底利益。我们这次要做给你们看：我们是怎样的人！"

事实上这一次工人果然表示出来他们底团结和坚持的精神。他们居然不顾一切忍饿受苦地支持下去。他们和王学礼一样，相信他们底理由是正当的，厂方终于不得不屈服让步。

一个星期过去了，并没有让步的消息。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许多工人家里已经断了炊，这时他们却得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厂主派人到温州一带招来了许多工人，两三天以后就要开工了。

王学礼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心里异常痛苦。虽然这些日子来他满心渴望着灾祸底到临，大事变底发生，但是真正的灾祸和事变一旦临头，他却有点战栗了。两种思想在他底脑子里斗争。他害怕那种就要到来的事变，他想放下手，让工人再投降到厂主底面前。但是已经不可能了。好象骑在老虎背上一样不能走下来，他自己为事实所迫也只得继续干下去了。

痛苦的思想在他底脑子里激斗，在无可如何中他走到了李阿根底家。

他看到了意料不到的景象：小顺子躺在木板床上，李阿根疯狂地抱着头大步走着。小顺子底脸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只有皮包着骨头，两颊陷进去非常深，颧骨因此显得很高，长的头发散乱地披到肩上。破烂的衣服掩不住她底没有肉的胸膛，胸膛里起伏得很厉害，看得出她底呼吸很困难。

王学礼进来时李阿根并不和他说话，只交换了一瞥恐怖的眼光。两人都看着床上。小顺子忽然动了一下。把两只突出的血红的眼睛圆睁起来，两只手往胸膛上乱抓，把衣服抓得更破了。她又用手抓她底胸膛，把指甲深陷进去，一面发出怪叫的声音："我饿……我饿得难受！"一面拚命地抓自己底胸膛。"饭，给我吃饭！……爸爸，一口饭也好，给我吃一口饭罢。"她猛然翻过身子，脸贴在木板上，牙齿咬着木头，双手也在木板上拚命地乱抓。

这种景象绞痛着她底父亲底心。他狂叫了一声跑到床前，把她抱起来，不管她底挣扎。他在床边坐下，让她底头枕在他底怀里，两只手压在她底身上，他用一种惨不忍闻的声音

安慰她："小顺子，等一会，明天就有饭吃了。"

"爸爸，我活不到明天了，你给我一口饭罢！"她在他底怀里挣扎。

"小顺子，你不会死！"他底眼里流下一连串的泪珠。他忍不住心中的酸痛，抽泣起来。"爸爸不会让你死。"停了一下，他又叹息几声，仰起头自语似地道："南京城有这么多的米饭，为什么单单少你这一口？……唉，苦命的儿，你为什么单单生在我这里？那么多的富贵人家，你都不拣，却拣到我这里来受罪！"

"饭啊，给我饭啊！……爸爸，你可怜我！"小顺子悲惨地嘶声叫着，一面拚命地抓他底手。

"小顺子，不要再叫了，你爸爸心肠都被你叫断了。等一天，明天一定有饭给你吃，不管去偷人，抢人，……我都要给你弄一碗饭来，我决不骗你！……"他说到这里悲痛塞住了他底咽喉，他停了许久，然后狂乱地叫出一句："天呀！叫我怎样办？"

她渐渐地安静了，好象睡去了一般。忽然他觉得她底身子在抖动。她底脸上起了一阵拘挛；口里发出一声怪叫："我痛呀！"身子剧烈地动了一下，便直挺着不动了。她底父亲惊疑地望着她底没有生气的脸，手握着她底手，他觉得她底手渐渐地冷了，便伸手去摸她底前额。他用双手捧住她底头拚命地乱摇，一面用力地叫："小顺子，你叫我！你叫你的爸爸！我去给你弄饭！……只要你叫我一声，你骂我一句也好！……小顺子，你睁开眼睛！……"他把她底头摇了许久，然后把她底身子抱起来在房里走了两转，口里喃喃地说："为什么单单该你

一个人死？"他又走到床前，把她放在床上，自己跪下来，昏迷地叫着她底名字。

王学礼冷酷地看着这一切，不作声。在床上直挺挺地躺着小顺子底瘦得不象人样的半裸的身体。他望着这个小东西，一个残酷的思想忽然来抓他底心。他想，这个小东西如果生在一个有钱人家，她一定会有吃不完的米饭，穿不完的衣服。现在她却饿死在这里，只因为她是一个贫苦工人底女儿。难道这是她底罪？难道做工人就是犯罪？难道贫穷就是罪恶？

当有钱人家的女儿正在享乐的时候，一个工人底女儿却饿死在这里，没有人关心她底命运。一切的希望全破灭了。在自己底周围无处不是痛苦，而那班人呢，却在拚命地享乐。在饥饿与痛苦中他想到那班过幸福日子的人，不禁起了一种绝望的复仇的思想。狂热的血在血管里流，饥饿咬着他底内脏。全个身子被一种烈火烧得干燥。理性渐渐地失去了它底力量。他如今所需要的只是一种行动，一种血的满足，而不是米饭了。他底火和血的计划到了这时候就完全没有改变的余地了。

不仅王学礼底心情是这样，李阿根底心情也是这样，而且多数罢工工人底心情也是这样的。对于他们，什么妻室儿女，亲戚朋友，公道正义都不存在了。只有一个欲望，一个被饥饿与虐待燃烧起来的欲望。他们不再是从前那样胆怯的任人压迫的人，他们变成受伤以后渴望复仇的猛兽了。

于是王学礼底火和血的计划就有了实行的机会，而李阿根和年青的瘦汉子方明就是以生命为质来实行计划的两个人。

二十一

已经过了午夜，天色漆黑，一颗星也没有。益记工厂底红色建筑骄傲地立在静夜里，挺直地，坚定地，也不想动一动。一切都死了。斗争，压迫，饥饿，受苦，这一切好象都死了。空气是十分沉闷。夜非常静寂，连一点哭泣或呻吟的声音也听不见。便是狗也夹着尾巴睡了。

一个黑影子忽然在红色建筑底脚下出现了。它象一只野猫一样爬上了红色建筑，虽然爬得慢，但不多几时就爬到了屋顶，后来便消失在建筑里面。接着墙角下又出现了一个影子，照样轻轻地爬上屋顶，也落在建筑里面了。

一切依然是很静，全个建筑还是死沉沉地睡着。没有一点动静，也没有一点声音。时间就这样地过去了。附近的铁轨旁边渐渐地出现了几个影子。忽然红色建筑里冒出了一道红光，第二层左边一个窗口完全红了。火和烟从里面冒出来，一条粗的火蛇往屋顶上爬，同时它底尾巴又向四面扫去，变成了许多条火舌，不住地叫着，一面向隔壁的窗户舐去。火舌一触到窗户就断了，但马上又恢复了原状，而且更用力地去舐。几次之后就把窗架子烧燃了。霎时间隔壁的一间房子也就燃起来。于是一条火舌又分成许多条小舌，小舌卷上去，又合成

了大火舌，四处乱窜。堆积丝货的地方也着火了。于是起了一阵爆裂声，火势更厉害起来。第二层左边的一角全在火焰底包围中了。火花四处飞，四面的窗户都在冒火。天空染红了一角，而建筑底右边的一角也起火了。

人声嘈杂得厉害，红色的建筑里面这时候活动起来了。警钟乱鸣。人底呼喊声响成了一片。大门马上开了。有人从里面奔出来。

“益记工厂失火了！”这消息很快地流传出去，到处响应着。厂主和经理也坐汽车来了。

在铁道旁边徘徊着的工人都聚在工厂前面的空地上，人数渐渐地多起来。大家满足地望着，也有些人在欢呼。

好象燃了许多盏灯似的，天空和地面都映得通红。人不断地从工厂底大门里进出，几个警察守在门口，然而秩序是无法维持了。

在那些受苦的工人底心中，许多日子来的黑暗似乎被这火光驱散了。他们底复仇的欲望得到了满足。尤其是王学礼，他站在人丛中亲眼看见了自己底工作底成绩，看见了他们底敌人底灭亡。

突然警铃底声音大响，救火车到了。救火车停在空地外面，救火员便走下车来。然而左边的一角火花早已冒上了屋顶，墙壁在渐渐地倾斜了之后，忽然起了一个很大的声音便倒塌了一块。一部分落下地来，一部分落在第一层屋顶上面，把火势暂时盖住了。空地上的人狂奔起来，但在短时间以后又聚拢来了。

救火员有的跑进工厂里面去了，有的便回到车上预备把车子开到空地上去。人们本来要让路，但是王学礼却叫起来："我们不要让路！不要他们救火！"群众也高声响应道："不让他们去救火！"群众把车子包围着，使它不能够开动。

忽然发生了一个绝大的响声，火势冲破了障碍冒将上来，接着便向四处乱窜，发出几种颜色的火光。右边一角的墙壁也倾斜了。一间屋子里，窗户大开，一个黑影突然出现在窗前，窗架已经燃着了。那个人却立着不动。他在拍手。火光照出了他底面貌。王学礼不由自主地狂叫了一声："李阿根！"群众也叫起来。

右边一角的墙壁终于倒塌了。李阿根所在的屋子燃烧起来。在火光底包围中他底黑影还可以看见。然而在一阵爆裂声之后那间屋子也倒塌下来。一堆砖瓦、石块把他完全盖住。王学礼哀叫一声，用手遮住了自己底脸。

第二层全层象一个大火钵一样必剥必剥地燃烧着，在黑夜里显得非常可怕。

李阿根底死使群众陷在绝望的愤怒中，如果这晚上没有意外的事故，益记工厂一定烧光了。

但是意外的事故发生了。李阿根死后不到一刻钟光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来了两连全武装的兵士，把群众包围起来。枪上插着明晃晃的刺刀，枪里实了子弹，好象预备作战的样子。他们为什么来呢？自然是奉了上官底命令。但是南京军事当局为什么派遣他们来呢？不用说，某国兵舰司令和某国领事底警告发生了效力。

群众和军队起了小小的冲突，但终于被解散了。也许是军队不肯屠杀自己底同胞，所以他们不曾开枪，只用了刺刀。

群众终于散去了。救火员在军队底保护下努力跟火势战斗。靠了他们整夜的努力，益记工厂才保留了一层建筑来欢迎第二天底朝阳。

二十二

火烧益记工厂的事故发生后，第二天下关便宣布戒严，工人底行动受到严格的监视。而这次事故底主谋者的王学礼便突然失踪了。

在第三天的晚上，已经过了午夜。益记工厂前面的空地上又出现了一些黑影。王学礼就在这些人里面。但这一次他是被绑着的，十几个兵士押着他。他们叫他立在墙边，脸对着益记工厂底大门。

一弯新月挂在天空，它底银白色的光爱抚着残废的红色建筑。尖硬的刺刀在月光下闪耀着冷的光芒。王学礼挺直地立在墙边，赤裸着的上身露出了一肚皮的毛，双手反剪在背后。依旧是他底坚定的、高大的身躯。只是人似乎苍老多了。他皱着眉头仰望新月。一把雪白的弯刀在碧海上飘浮。他又埋下头看四周，什么也没有，只有残废的建筑在对他嘲笑。他底心里起了一阵酸痛，眼睛有点润湿了，便狠狠地咬着嘴唇，再昂起头望天，似乎有满腹的怨气要向谁伸诉。月亮冷冷地看着他，不给他以回答。“难道我就这样地完了？”他底心里充满了遗憾，不能自已地吐出这一句酸楚的话。

“朋友，拿出大丈夫的气概来，我们预备好了！”上士粗暴

地对他说。

王学礼似乎吃了一惊，便埋下头看那个说话的上士，绝望的愤怒震撼着他，他疯狂地说："你们就这样弄死我？这简直是私刑！你们为什么不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杀我？为什么不让我临死前向群众说话？……这些狗！……私刑！……私刑！"

"朋友，不要气，"上士走到他底前面，拍一下他底左臂，温和地说。"朋友，不要怪我们，我们是奉了上官命令干的。我们尊敬你是一条好汉，不敢待差你。请你拿出大丈夫气概来。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怕什么！"

王学礼低下头不说话了，过了半晌才抬起头来，安静地说："好，朋友，请你等一下，等我自己预备好了叫声'放'，你们就开枪罢。"

上士慷慨地答道："好，一定，我们等你，"他就退去把这个决定告诉他底弟兄们。

这时候对于王学礼，这许多天来的生活好象是一场大梦，现在都去远了。在他底面前站着那不可思议的死，他并不怕它。然而他却有点可惜它为什么来得这样早。在这一刻他才觉得生是何等可爱，便是痛苦的生活也值得留恋。天空，太阳，月亮，树木，建筑，这一切似乎都是离不开的东西。但是一刻以后这一切都必须消灭了。他觉得他自己本来也有很好的心，他也希望一切人都得着幸福，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在这几天里竟然变成了复仇的猛兽。这自然是错误，他本来应该采取别的手段。但这并不是他底错，这是别人逼迫他做的。现在他却要受罚了！这时候那班人正在舒服地做他们底好梦，

而他自己却在这里被枪杀了。人间还有正义吗？

他底思想愈来愈乱，脑子有点胀痛了。他不能够再想下去，便把心一横，抬起头最后一次望着碧空，口里满不在意地叫出一声“放”！一排子弹从枪筒里出来，一阵烟雾包围着王学礼底身子。等到烟雾消散以后，他已经倒在地上了。全身起了一阵剧烈的拘挛，口里含糊地叫道：“工人万岁！”但几分钟以后他便伸直了身子，躺在土地上不动了。月光照下来，抚着他底冷了的脸，上面半睁着一对坚定的冷冷的眼睛。那是永远不会闭的了。

二十三

程庆芬底死在吴养清底心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最初几天里他什么事也不想做，对一切都不感到兴趣。但后来他底心情又变了。他觉得时时刻刻都有一双哀怨的眼睛在望着他，责备他不该这样浪费自己底青春。他闭上眼睛，白衣青裙的影子就出现在他底面前，或者她底声音又在他底耳边响了："我把我底爱交付给你，它会永远伴着你。"他竭力想忘记这一切，但随时随地他都感觉到有她底踪迹，有她在旁边陪伴他。有时他振作起来，就好象看见她底眼睛在对他微笑；有时他忽然心灰意懒，那么她底眼睛就变成愁苦的了。

在这种心情与这种环境中吴养清找到了一条出路，他渐渐地把已经失掉的勇气和希望收回来了，他决定把过去的一切完全忘掉，单是怀着她所给他底爱，尽力做她所高兴他做的事，做一个值得她底永生的爱的人。

奇怪的是：吴养清这样决定的时候，王学礼已经关在营部里面了。再过一天午后他就听见了王学礼底死讯，使他连向王学礼解释他底胸怀的机会也没有。

傍晚吴养清到了益记工厂前面的空地。残废的建筑痴立在夕阳里，凄楚地向人哭诉它底不幸。大门前有几个武装的兵

士守卫。地上零乱的堆了些碎砖乱瓦。太阳正在下沉，把它底热血染红了大半个天。工厂对面的墙壁上现出几个伤疤，墙边受了人践踏枯死了的草地上，有许多滴血迹，但颜色已经淡了。有一团草却被血凝结在一处。此外什么也没有了。吴养清仔细地寻找，只看出王学礼底这一点遗迹。在路旁，在铁轨旁，工人急急地走过去。远远地，兵营里起了军号声。他抬起头，在那边太阳快完全消灭了，他呆呆地望着它渐渐地死去，却想不到用什么办法拉住它。太阳最后完全沉下去了。它底血到处都是，似乎连这块草地也染红了。吴养清心里起了无助的悲哀。他想，明天太阳还可以再升起来，而王学礼流了血以后就永远地去了。

“也许我们有一天会做朋友，”他明明还记得这句话，然而现在他怀着满腹的热诚来到这里，却只看见那个人底褪了颜色的血迹了。他这时确实没有怜悯的感情。他只想把王学礼找回来，告诉那个人，他并不是只知道怜悯的人。他很想把王学礼找回来，告诉那个人，他愿意了解“他”，无论出什么代价都可以。然而王学礼是找不回来的了。……

在归途中他不住地念着：“也许我们有一天会做朋友”一句话。“有一天！”“哪一天呢？”他自己也找不到一个回答。过了一些时候，死去的太阳底景象突然重新出现在他底眼前。他好象又看见一个斗大的太阳落下山去，过后一个新鲜的同样大的太阳又从山后升了起来。他恍然明白了。一个快乐的思想抓住了他。他觉得王学礼并不曾死去，他不过是一个死去的太阳。他底死也只是短时间的，恰象死去的太阳一样，在

流了那么多的热血消灭了以后，依然会和第二天的黎明同升起来，以它底新生的光辉普照人间。

这个思想驱散了他底心里的黑暗与悲哀。夜色紧紧地、浓密地压下来，但是他一点也不害怕。他明白这是假的。经过了短时间的休息以后，死去的太阳又会以同样的活力在人间新生。他只是期待地、不停地向前走着，并不觉得路很长。

致 树 基(代跋)

树基：

我匆匆地把这一卷的校样翻看一遍，我真愿意我有勇气把它们全部删去，这三部小说，特别是《死去的太阳》太幼稚了。

请放心，我不会抽掉它们，也不会单单在文字上作大的改动。那是我编《文集》时应当做的事。可是我没有做。所以后来编印《选集》，我十分后悔。我曾声明"我不会让《文集》再版"，但是我没有办法阻止《全集》的问世。我既然进了考场，就得交出拙劣的考卷，现在连交白卷的机会也没有了。不提《文集》，这三部中篇发行了二十年光景，印过二十多版，读者们凭自己的印象打分数，至少也会给《死去的太阳》戴上"废品"的帽子。它是"失败之作"。我无权抽去它，只好让它留在《全集》里作为物证，说明我的创作的道路，我怎样在青年读者的鼓励和鞭策下走着荆棘丛生的泥泞小路，摔下去又站起来，一步一步地走到这个时候。今天我仿佛还听见走在我前头的青年的声音同和我走在一起的青年的声音，还有更多的从后面赶上来的青年的声音。

很多人过去了，还有更多的人要跑到前头去，我仍然吃

力地走我的路。我不曾创造任何精神财富。这些"失败之作"产生过影响，因为它们也是一部分青年挣扎着前进的声音，虽然幼稚，但它们又是多么真诚。

在一九二九年发表的《灭亡》里一个青年痛苦地问："革命什么时候才会来？"

在一九三二年发表的《新生》里主人公说："我已经把我自己的生命联系在人类的生命上面。"

在一九三〇年写成的《死去的太阳》里大学生看见"夜色紧紧地、浓密地压下来。但是他一点也不害怕。他明白这是假的。经过短时间的休息以后，死去的太阳又会以同样的活力在人间新生。"

"去吧，走你们自己的路，"我说，束起了校样，放在文件堆里。我跟它们永别了。

巴　金 1987年7月25日。